

雲林文獻

第四十一輯



雲林縣政府前庭

雲林縣政府發行

雲林文獻第四十一輯

雲林縣政府民政局 編印

目 錄

封面圖片（雲林縣政府前庭）	吳登林
一、雲林縣政府前庭藝術品說明	廖順福
二、圖 片（廖縣長重要施政活動）	三一卅二
三、雲林縣鄉鎮市地名史話研究	江 音 三三一一〇五
四、雲林教育史話	嚴保江 一〇六一一一
五、爲雲林寫史話的上海人——嚴保江	嚴保江 一一二一四八
六、金湖港牽水轍——雲林縣口湖鄉蚶仔寮萬善爺的故事	肖 蕙 一四九一八〇
七、笨港史話（明鄭以前部分）	黃文博 一八一—二〇六
八、廟宇裝飾藝術中「門神」形式風格的演變發展	呂雲騰 一八一—二〇六
——以雲林縣西螺鎮爲例	呂建孟 二〇七—二四二
九、雲林地區民間信仰的防衛系統——將爺廟之初探	郭良印 二四三—二六〇
十、雲林縣第三級古蹟北港義民廟歷史暨建築特色學術研究報告	莊敏信 二六一—二九五

雲林縣政府前庭藝術品說明

題目：「雲林」

一、「上于青雲」——上方為一祥雲。

二、「下屬江河」——雲成雨，往下流，滋潤大地。（流動的線條代表）

三、「林木蒼蒼」——滋潤後的大地，培育生命，茂盛林木（三木成林）

四、「永配天命」——林木保持水土，涵養水源，再蒸發為雲，如此偉

大天理，循環不斷，萬物眾生永被德澤。



設計者：廖順福 34.10.15. 生

正心高中 美術專任教師

斗六市文生路 240 號

(○五) 五五一四三〇二



廖縣長於縣議會定期大會接受議員質詢。



廖縣長於縣議會定期大會報告雲林未來遠景

◦



廖縣長於警察節慶祝大會中表揚績優警政人員。



廖縣長向宋省長報告縣政建設推動情形。



廖縣長泉裕為慶祝元宵提燈遊行
揭開序幕。



廖縣長泉裕合風穩健，為員工獻唱。



雲林縣政府員工自導自演之節目一點也不含糊。



慶元宵，廖縣長泉裕提燈遊行，樂陶陶。



雲林縣政府員工春節聯歡會摸彩活動。



二崙鄉戶政事務所新建辦公大樓動土典禮。



雲林縣政府李主任秘書學聰與參加成年禮者合影留念。



廖縣長接受北港獅子會及日本大阪平野獅子會捐贈輪椅情形。



雲林縣政府李主任秘書學聰頒贈匾額表揚模範母親。



廖縣長主持輪椅捐贈活動。



廖縣長率同民意代表勘查古坑十字關童子軍露營區。



廖縣長率同民意代表勘查古坑十字關童子軍露營區。



廖縣長與合塑王董事長商談六輕建廠大事。



廖縣長與合塑王董事長商談六輕建廠大事。



廖縣長勘查古坑樟湖十字關童軍露營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勞工育樂中心等及道路設施情形。



廖縣長勘查古坑樟湖十字關童軍露營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勞工育樂中心等及道路設施情形。



廖縣長由省議員侯惠仙陪同實地踏勘勞工育樂中心等重大建設預定地。



廖縣長由省議員侯惠仙陪同實地踏勘勞工育樂中心等重大建設預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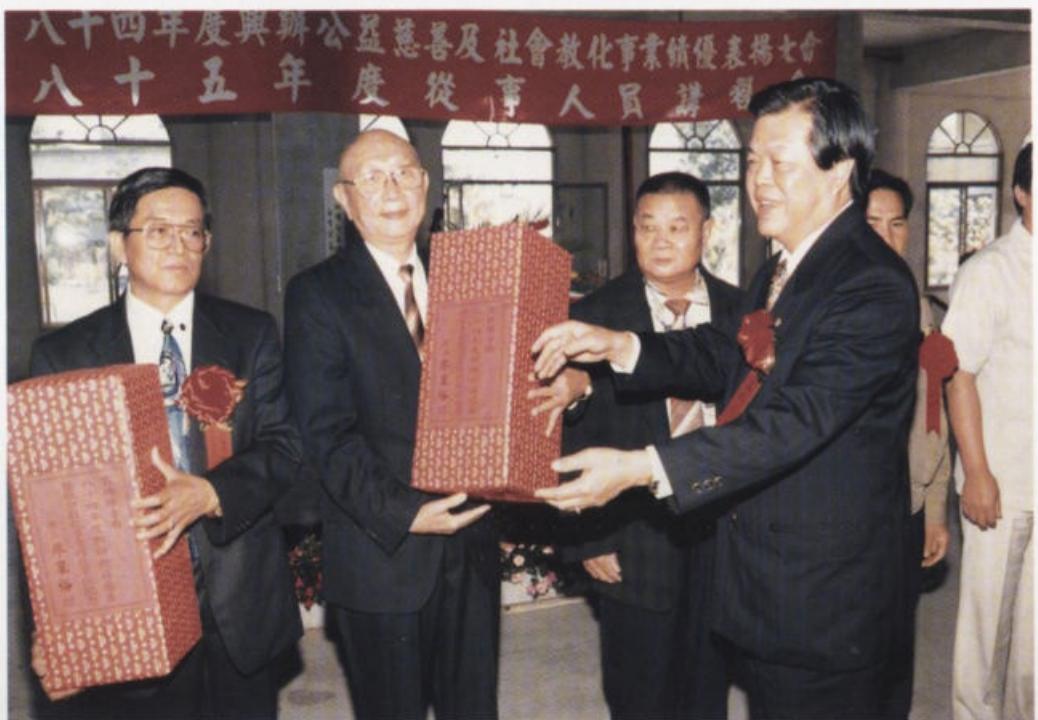
廖縣長關懷受虐兒 童活動。



廖縣長參加關懷受虐兒 童慢跑、健行活動
。



廖縣長表揚
特優村里長
績優村里幹事員情形
績優戶政人員情形
績優寺廟情形



廖縣長表揚
特優村里長
績優村里幹事員情形
績優戶政人員情形
績優寺廟情形



廖縣長參加雲林地方法院北港簡易庭落成典禮後留下歷史鏡頭。



司法院長施啓揚蒞縣參加雲林地方法院北港簡易庭落成典禮。



廖縣長巡視化學災害救災演習。



化學災害救災演練動作逼真純熟。



廖縣長泉裕、縣議會張議長榮味參加中視新聞在雲林新聞節目現場直播。



廖縣長神采奕奕暢談縣政重大建設。



中視主播沈春華小姐主持"中視新聞在雲林
現場直播觀眾座無虛席。



中視主播沈春華小姐主持"中視新聞在雲林"
現場直播觀眾座無虛席。



廖縣長主持親子植樹活動說明會及綠化義工
授證頒獎典禮。



廖縣長童心未泯聚精會神。



廖縣長暨縣議員勘查砂石地磅設置情形。



廖縣長暨縣議員勘查砂石地磅設置情形。



廖縣長暨民意代表參加褒忠鄉跳躍花鼓大廊情巡禮活動。



廖縣長暨民意代表參加褒忠鄉跳躍花鼓大廊情巡禮活動。



褒忠鄉跳躍花鼓大廊情系列活動。



褒忠鄉跳躍花鼓大廊情系列活動。



褒忠鄉跳躍花鼓大廊情系列活動。



褒忠鄉跳躍花鼓大廊情系列活動。



褒忠鄉跳躍花鼓大廊情系列活動。



廖縣長勘查西螺賀伯颱風災情形。



廖縣長頒獎表揚退休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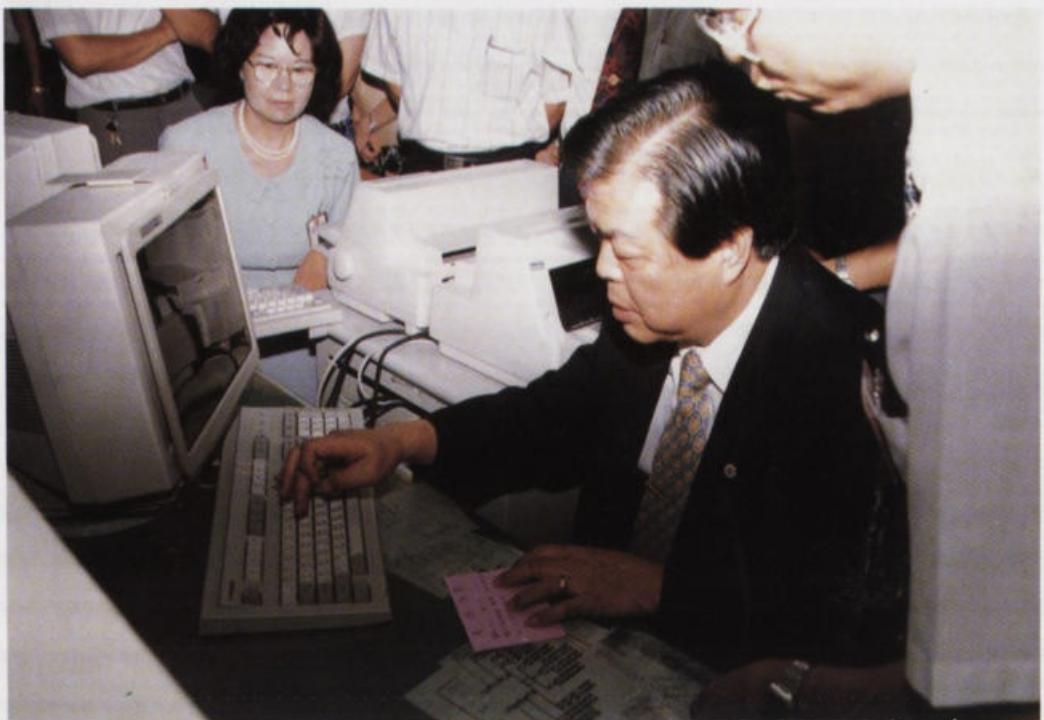
廖縣長主持斗六地政事務所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台灣寺廟藝術館落成貴賓喜洋洋於館前合影留念。



河南省文化交流團蒞縣訪問並互贈紀念品。



廖縣長按鍵後雲林縣戶政資訊全面電腦化。



廖縣長展示電腦列印之新式戶口名簿。



李總統登輝先生蒞縣巡視。



李總統蒞縣視察，廖縣長簡報2010年大雲林
改造計畫。



廖縣長泉裕冒著大風雨巡視賀伯颱風災情。



廖縣長泉裕冒著大風雨巡視賀伯颱風災情。



廖縣長主持農特產品展售大會並推銷蒜頭大餐。



廖縣長勘查古坑草嶺隧道受"賀伯"颱風侵襲災情。



廖縣長主持賀伯颱風災後檢討會。



雲林縣體育會回饋鄉里體育基金籌募活動工作檢討會。

雲林縣鄉鎮市地名史話研究

江 音

(一) 斗六史話

土沃泉甘的好地方

探討台灣開拓的史實，可以發現，「斗六」真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所在：遡自洪雅族（古代台灣平埔族的一支，現已完全漢化）聚落時代，早已有漢人和土著部落往來貿易和通婚結姻的跡象（如今方言稱妻子為「牽手」，並非閩南語原意，而來自土著結婚禮俗是牽手的原因）；以前荷蘭人為便於徵收人頭戶稅，至各地調查地名和人口數，就將地名稱謂「*Talackayan*」，譯音為「斗六門柴裡」社（由漢人通事譯成漢文），所指的就是現在斗六市的三光里地區。

那時候，斗六門原野農業尚未開發，只有野生的雜糧果實和甘蔗林，山豬和鹿群奔馳於荊莽之中，真是個狩獵的好地方。

明末，鄭成功光復台灣以後，其子鄭經繼業主政時，推行屯墾政策，鄭氏部將林圯，率領軍隊來雲林開闢草萊，拓殖曠野；斗六門首受其惠奠定了農業發展的基礎。先賢連雅堂先生著作的台灣通史中，在「林圯列傳」裡，有如下一段記載：

「圯率所部赴斗六門開墾。其地爲土番游獵，土沃泉甘，形勢險要。圯至，築柵以居……」。
「圯之初拓斗六門也，斬荆棘、逐豺狼，經營慘淡，未嘗一日安處」。

從許多史料中獲得佐證，斗六的開發時期，遠在三百二十年以上；地區農業的開發，雖不及北港沿海地區爲早，但在台灣中部腹地而言，仍屬率先開發的地區；何況早有部落聚居，已是山產獵物的交易場所；成爲農業拓殖的屯墾要地據點之後，基於安全獲得保障之下，更形成爲農產品的集散地，農商齋集。

斗六「打鹿」，柴裡「財來」

關於斗六地名的來源，有好幾種傳說：

(一) 在地方文獻中，有因星座方向而命名的說法，大意說：在北斗星之南，有織女星座，共有六顆星，地理位置剛好在北斗街的南方，就稱爲「斗六」；另一種傳說，認爲地理的位置，剛好在南斗星宿的下方，南斗星有六個門，所以稱「斗六門」，表示祥瑞。兩種說法，欠科學根據，不符人文史實發展現象，更缺乏有力的佐證，姑妄傳言。

(二) 民間傳說，諸羅（今嘉義）設縣治之初，雲嘉兩地居民爭取縣治，協議以泥土的重量爲憑藉，稱土的結果，諸羅一斗土等於雲林一斗六的重量，而爭取到縣治的設置，原來是諸羅方面在那一斗泥土中，摻入大量的食鹽所致。此純屬民間茶餘飯後的趣譚傳聞；毫無史實依據。

(三) 日據時期，日本人澤井直三郎所著「台灣地名解」中，說斗六是由「人名」轉化爲「地名」。此說真是洋腔洋調，完全是杜撰的無稽之談，根本不值爲據。

四斗六平原靠近山區，古時野鹿成羣，客家話「打鹿」，是堂堂正正的漢語古音，糊里糊塗的滿清官吏，聽成「斗六」，尾音重了一些，就變成「斗六門」。現在斗六市的三光里，史料所述：古稱「柴裡」，是客家人最早開發的地段，附近還有一條「柴裡溪」。「柴裡」的閩南語發音，正是客家話「財來」的諧音，不知道當年的地方官吏，在史籍的地名登錄時，為何不用「財來」，而以「柴裡」傳訛！

汎防重鎮飄書香

斗六門在清代就成為雲林地區的軍事重地，主要是地理位置在虎尾溪以南、阿里山山脈之西，為諸羅北隅險要的地方，所以早在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總兵王化行就移營於此，置輪防北路營把總一員，駐汎防清兵八十五名；到康熙四十三年，改設固定汎防把總一員；在康熙四十九年時，沿斗六門庄築了一道土石坡，以增汎防功能；到了乾隆年間，斗六門汎竟設「都司」，以總管雲林地區汎防，且在斗六另設千總一員及外委一員，汎防清兵增至二百五十名之多，可見其重要性。

由於本地區土地肥沃、出產豐富，交通、商業因設防而日趨發達，先民的經濟生活比較活躍，生活水準也甚富裕；這一點，我們從滿清地方政府在斗六門建設社倉的增加紀錄，就找出脈絡了：康熙四十年，諸羅知縣毛鳳倫（奉天人），一口氣在斗六門興建了十六間社倉，到了康熙五十一年，知縣劉宗樞（奉天「正白旗」滿人）任內，社倉已增至八十五座之多，當時地方經濟的繁榮，可想而知了。

在文教建設方面，乾隆十八年，於縣城北的受天宮內，創建了一所「龍門書院」（受天宮遺址在今日斗六市圓環所在地，廟建於康熙末年，乾隆元年御賜國庫重修，列入官祀，民國二十七年，日寇

在台灣強制執行「皇民化」運動，勵行通俗信仰的寺廟神昇天政策時，遭劫而被拆毀，龍門書院亦受池魚之殃）。

書院建地一分二釐九毫七絲之廣，分兩進南向，前進祀朱子文公、梓潼帝君、關聖帝君，後堂祀制字倉先聖，書院擁有學田十甲五分六厘，全是地方士紳捐獻；據傳書院的倡建，是居於林內的名宦奉政大夫大學士鄭萃俳等發起的，帶動了地方讀書尚禮風氣，因此文風薈萃，私塾更是遍及各庄。

由於龍門書院興學，斗六門文士輩出，自乾隆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年的百餘年間，產生了不少文科功名：晉翰林院侍講學士的有鄭天球（鄭萃俳的次子），中試文進士官至吏部主政的有張觀光，中試文舉人的有吳兆亨等七人，鄉試文秀才上榜的多達三十人，竟佔雲林秀才的半數，足見斗六門書香風氣之盛。

斗六堡曾建土城環池

斗六門在三百年前明鄭時期，屬天興州管轄（原稱天興縣，鄭經主政時，政東都府爲東寧府後，天興縣改稱天興州）；清領台灣之後，改東寧府爲台灣府（隸屬福建省），斗六門劃歸諸羅縣（那時候的諸羅縣面積甚廣，包括曾文溪以北至雞籠所有地區，雍正元年行政區域重劃後，轄地乃止於虎尾溪以南），此後二百零三年之間，均未改隸（乾隆五十三年，清廷下詔，褒諸羅居民抗拒林爽文革命，而將諸羅改稱嘉義，沿名至今）。

光緒十三年，台灣建省，斗六門歸劃入雲林縣轄，仍隸屬於台灣府（當時台灣省設台灣、臺南、台北三府和台東直隸州，台灣府只轄苗栗、彰化、台灣、雲林四縣和埔里社廳而已），斗六門堡地名

改稱斗六堡。

日寇竊據台灣五十年間，爲了消除先民的民族意識和地域觀念，全台行政區域竟作了十次以上的攬和性改革，斗六門隸屬變動甚大，茲依先後列如下：

雲林出張所轄下一年

雲林支廳轄下一年

嘉義縣轄下一年

台中縣轄下三年

斗六廳轄下八年

嘉義廳轄下十一年

臺南州轄下二十五年

斗六門在各時期行政地位的等級變化甚大，依史料所示：乾隆二十六年（公元一七六一年）設斗六門堡巡檢，初任章誠（浙江會稽人）九月到任；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諸羅改稱嘉義後，廢巡檢改爲斗六門分縣，設縣丞，首任章玉植（江南石埭人）；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開始，嘉義縣斗六門縣丞兼任彰化斗六門縣丞，兼治虎尾溪北岸鄰近數堡，初兼是十四任縣丞婁浩；到了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台灣改省設雲林縣時，縣治置於林圮埔（今竹山鎮），因此斗六門縣丞於次年裁撤，末任（第二十四任）縣丞是史齡；雲林縣首任知縣是陳世烈（號竺軒，光緒十四年四月十日，以雲林撫墾局委員署任）。（註：陳世烈於光緒十二年四月駐斗六）

斗六正式成爲縣治，是在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雲林縣第五任知縣李煌奉命將縣治遷

於斗六堡時開始的，時間在八月份；光緒二十一年十月，日寇武力佔領後淪陷，縣治的歷史紀錄，只是二年零二個月而已；未任（第八任）知縣是監生羅汝澤（湖北鍾祥人），在光緒二十一年五月，由抗拒日寇佔領的「台灣民主國」派任的，只有五個月的任期，臨危受命，倍嘗艱辛，彰化陷於日寇後，遂歸大陸故鄉，由李品三代理知縣。

清代民間流行天地會的「反清復明」組織，「倒滿興漢」的意識熾烈；所以凡縣治的所在地，均築城牆以防反清革命。

斗六堡在光緒十九年升格為縣治時，就計畫建署衙和縣城；十月份第六任知縣程森上任後，立刻捐建縣署，第二年（光緒二十年）四月，成立雲林城工局，著手築城；勉強築了一道夯土城牆：周圍長一千一百六十丈（約四千公尺左右），高五尺、寬八尺，外植刺竹，只闢東南西北四城門和城郊交通，刺竹外掘環城池溝，壕深七尺、廣八尺，城的中心位置大約是在福德廟（土地公廟，位在太平路的成功路口），城的東南是雲林溪環流，兩岸刺竹成叢，城北溪流錯綜、地形複雜、且有沼澤。

別小看這一垣五尺矮土城，它在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先民抗拒日寇佔領時，曾發揮了顯著的障敵功能，使入侵的日寇屍體，填平了城北溝壑。土城的遺址，現在唯一可佐證的，只留下沿著雲林溪向東延伸的城頂街，附近還可以找到一線斷續的寬溝，發人深思。

清代天地會斗六門會黨的忠義

天地會相傳是鄭成功和他的幕府陳永華設計的，別稱「洪門」兄弟：「漢」字除去「中」和「土」，就是「洪」字，寓意存光復「中土」之志，以「反清復明、倒滿興漢」的號召。入會的盟語是：

共結同盟表真心，同謀大事密斟酌；

忠義堂前無大小，不欺富貴不欺貧；

有頭有尾真君子，存忠存孝大丈夫；

入洪門非親非故，到此地無義不來。

斗六門地區的明鄭遺民，秉於忠義民風，篤敬武聖關公，因此，天地會秘密組織的根基非常厚實，形成「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抗清局面，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說反清就反了，義無返顧，在滿清統治二百十二年間，表現出不少「生爲漢人、死爲漢鬼」的悲壯行動，真是可歌可泣。

康熙六十年（公元一七二一年）五月，天地會首領朱一貴在鳳山羅漢內門（今高雄縣內門）起兵革命，斗六門的會黨立刻佔領斗六，並在賴池、張岳等領導下，攻諸羅得逞，由於革命行動全島紛紛響應，所以只有七天工夫就光復了全台，因爲大量清兵渡海增援，革命行動僅維持五十天就瓦解了。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七月，天地會改以「添弟會」名義活動，斗六門的會黨，爲拯救被捕同志黃鍾和張烈，由楊光勳領導劫獄，趁黑刺殺了石榴班汎把總陳和；肇事之後，黨徒門投奔彰化大里杙莊，慘恿林爽文起義，才引發十一月份轟動於世的林爽文反清大革命，革命行動歷時一年又三個月，而且革命的最後生死決戰長達九天，就是在斗六門和古坑地區。

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三月，會黨陳周全、黃朝、陳容、洪棟、馮旗等，在西螺湳仔莊（今屬二崙鄉、俗稱田尾）聚眾千人革命；斗六門的會黨王快，亦率眾響應，佔領斗六之後，立刻發兵攻嘉義，但是很快就被清兵敉平，王快遭受擒殺的命運。

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二年）九月，嘉義店仔口（今白河）的農民首領張丙，憤滿清官吏專橫、

貪墨、腐敗，發起「倒滿興漢」的革命行動；莿桐腳黃城，起義佔領斗六，委派黃雖榮為縣丞，用故明正朔，並親自率革命軍助張丙。這次革命歷時三月之久，失敗後，黃城遭到剖心極刑，以祭斗六之役二百多名殉難滿清官兵亡魂，株連而斬者數百人，至為淒慘。

好官姚鴻，先民景仰

台灣雖屬海疆重地，但在滿清時期，官吏的俸祿非常輕微，尤其是地方官員的待遇更低：如按舊制，知縣的年薪才二十七兩四錢九分，縣丞二十四兩三錢二厘，巡檢十九兩五錢二分，兵役約二兩每月另配米三斗；實在上不足以事父母、中不足以資衣食、下不足以畜子女。

到了乾隆八年，基於「百官不能副養贍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開始奉旨增加「養廉」金，知縣每年八百兩，縣丞及巡檢各四十兩。那時候的錢，一兩銀子值錢三千文，每一銀圓可換錢二千文，而價是一斗米二百丈、一斤肉四十文。如果依照我們現在的物價推算，當時一位縣丞每月的總收入，還不到新台幣一萬元，和二職等的公務員差不多呢。

根據台灣通史中表示，官有餘俸，而後可以講吏治，因為當時官俸偏低，所以政治風氣敗壞，「窮生貪，貪生酷，酷以濟貪」，所以民間常存「敲骨吸髓」之苦。通史中形容滿清的官場云：

「貪婪之吏，以宦為賈，舞弄文墨，剝民肌膏，三年報罷，滿載而歸。而台灣府縣之缺，遂為巧佞所爭矣。」

簡單的說，清代在台灣地區的好官不多，薪俸雖不高，卻是肥缺，所以才「人心散而盜賊起」，禍變不已；官吏不得善終，被劾革或殉職任內的，不乏其人。

斗六門堡，自清代乾隆二十六年起設官職，到光緒二十一年，歷時一百三十四年；斗六門巡檢先後有九任，在分縣時期，有二十四任縣丞駐署；雲林縣治遷到斗六堡後，也歷經四位知縣；統計史料顯示，總共三十七位地方父母官，任期在十年以上的，只有首任縣丞章玉植、九任縣丞羅道（安徽歙縣人）、十九任縣丞姚潼三位而已，殉於任內及被免革的有五位，真正受百姓景仰稱頌的好官，首推第十五任的縣丞姚鴻，任期僅三年，政績斐然。

姚鴻，是江蘇昭文縣人，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八年）署斗六門縣丞（嘉義縣斗六門分縣），兼任彰化縣斗六門縣丞，受民眾愛戴，是一位愛民的好官，曾立「示禁」的石碑在斗六福德宮路側（如今仍在，但字跡已斑剥不清），碑高一百十公分、寬五十三公分、厚十一公分，碑文如下：

嘉義縣斗六門分縣加三級紀錄三次記大功十四次姚爲 勒碑示禁藉差擄搶事，本月初九月據生員總理張鐘、張肇基、張祖臺、王濟時、董事部中流既通保紳耆舖民呈稱：竊斗六街近有地棍，自稱縣差幫夥，在街中曲巷，伺擄行人；本日惠來厝莊周姓銀被擄劫，本街張姓、南和街李姓亦被擄獲勒索，查詢無票，被斥星散，似此地棍擄搶，不異分肥，若不亟除，恐成巨害，僉乞示禁拘辦等情前來，特此除申請 道憲 府憲及移縣並飭差嚴拘外，合亟示禁，爲此示仰所屬地方人等知悉，自示以後，無論何處，縣差幫夥並無牌票，及有牌票而非命盜重情，敢在街巷墟場混拏勒索者，許居民總董鄉保等鳴眾綑赴本分縣，以憑訊辦，俾除民害，而靖地方，各宜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日勒上石

斗六界達嘉、彰，爲南北咽喉。當時盜匪出沒靡定，搶劫頻聞，姚鴻仿照江蘇「一文緣」辦法，

勸民眾每日捐錢「一文」，存殷實業戶處，充為捕盜之需；實施清庄聯團，以一保或二保為管區，以四庄或五庄為一甲，公約條議，各要地均設有守監望，若發現盜賊，鳴鑼為信號，鄰境順次應之，以便發揮守望相助保家保鄉力量；並規定擒獲盜匪現行犯，賞錢六千文，若捕盜而不幸傷亡，也有撫恤規定。

先賢倪贊元著的「雲林采訪冊」（光緒二十年任本縣儒學訓導，在職半年而已）中，記載姚鴻謂：「居官廉明，安良除暴；嘗慮差役過多，藉端勒索，為之裁派差名，輕減差費；凡有益於地方之事，莫不認真整頓，以期成效，若夫倡修廟宇，損建廟橋樑善事，猶其餘事。士民愛之，奉公祿位於受天宮內，更置田租十八石，遞年演戲恭祝，俾垂不朽。」

受天宮舊址在縣城北，前後兩楹。前祀開台聖母六尊，後祀孔子、佛祖及姚鴻祿位，日本人唯恐該廟香火鼎盛而存民族意識，在民國二十七年，找藉口予以無情的拆毀，姚公祿位神牌以及石刻祿位捐典香田記事碑，均遭劫而下落不明。現廟址在林頭里，是民國六十五年由地方紳士捐資覓地重建。

姚公堂姪姚棣，是嘉義縣斗六門分縣第二十一任縣丞，為官亦有循聲，在職三年（光緒六年至九年），頗獲民眾敬仰。

抗拒日寇佔領，斗六血戰三天

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戰敗辱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島民不服，立志「永清」（年號），組「台灣民主國」，抗拒日寇武力佔領。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五月，日寇在基隆三貂灣的澳底強行登陸，揮軍南下，抗日義軍節節抵抗，至九月初，先鋒寇軍入侵雲林，於斗南地區，

痛遭抗日義軍伏擊、圍殲、追逐，重創後退回彰化喘息，整補了三星期之後，繼續南侵，施行其「燒、殺、搶」的三光政策，暴力佔領。

九月二十九日，日寇湊合一萬餘名，配合騎兵砲兵，浩浩蕩蕩分兵三路，直撲雲林；斗六門保衛戰，從十月五日至七日，歷時三天血戰，戰況至為壯烈。

依據日寇自行編纂的「斗六鎮定史」檔案中，有一段形容斗六門劇烈戰況的描述：

「激戰導致傷亡慘重，衛生隊在槍林彈雨中開設第二救護站，地點在北門附近的「受天宮」中，正在急救作戰受傷官兵時，突然闖進一位五十多歲的義民和十三歲的持槍少年，正欲舉槍肇事，所幸及時發現，經救護站人員和警戒士兵協力奮勇捕斬，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由此可察知此間居民，不論老少，那種『不共戴天』的仇我心態；今日進軍如此險惡艱辛，遭受義軍視死如歸的頑強抵抗，絕非偶然。」

這就是薪火相傳的民族正氣，在這次戰役中，可歌可泣的壯烈犧牲報國行動，不勝枚舉；尤其是台灣民主國副將楊洪泗、分統朱乃昌等，率福字鎮海軍捷克式砲隊，身先士卒、勇於捐軀，激發出抗日殺敵的高昂士氣；義軍在斗六浴血奮戰，最後因彈盡不支而被迫撤退時，代理知縣李品三，猶力戰死拼不肯退，結果被部屬強掖而脫離戰場。

三天血戰中，斗六門的義軍領導者有簡精華、張呂赤、陳文晃等人；斗六撤退後，在古坑山區，繼續抗日游擊活動。

據傳：清軍統領王得標等兵潰脫險後，化裝農民，由簡義（精華）派人護送回台南，並各贈旅費百元，可見先民之忠貞和俠義。

(二) 莲桐史话

林蔭花簇思古道

「莲桐」古稱「莲桐巷」，這個地方在滿清時代，是「半線」（彰化）至「諸羅」（嘉義）下「台南」的交通要衝；道路兩旁盛產莲桐樹，這種闊葉喬木，葉子的形狀近似梧桐葉，每年四月、五月間，滿樹開紅花，林蔭花簇成巷，幽徑花巷的景色迷人，「莲桐巷」因而名聞遐邇。

日寇竊佔期，由於街道拓寬，礙於樹根衍展迅速，破壞排水溝渠，砍伐殆盡。

如今途經莲桐，早已不見那莲桐巷，只有莲桐國小內的網球場東側，尚存四株耆碩型莲桐樹，猶提供孩子們夏日遊憩嬉戲的涼爽。鄉公所後面的花圃中，正試植了幾株插枝盆栽，一旦嘗試成功，將來擬予推廣，布置在街道兩旁，成為莲桐未來名副其實的特殊景觀。

沿革一如濁水渾

莲桐鄉北臨濁水溪，和彰化縣遙望，東與林內鄉接壤，東南沿虎尾溪與斗六市分界，南與斗南鎮虎尾鎮相連，西側與西螺鎮比鄰，一片平原，是典型的農業鄉。

古代的「莲桐巷」，轄屬於彰化縣，劃分在西螺堡區域內，鄉內其他地區是彰化縣溪州堡的範圍；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四月，雲林設縣府，劃歸雲林縣。

日寇竊據台灣時期，故意將地方行政區域改來改去，光緒二十四年，屬於台中縣，莲桐巷庄是西螺支廳西螺區的一部分，原來的溪州堡地區改稱斗六支廳樹子腳（饒平）區。到了民國九年，日寇施

行第九次行政區域大調整，將莿桐設爲「庄」，這個「庄」的意思並非「村」，是區域性的總稱謂，包括溪州堡地區，當時的「莿桐庄」，轄屬於臺南州斗六郡。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後，才正名爲臺南市「莿桐鄉」；民國三十九年，本省行政區域再行劃分後，復歸隸於雲林縣。

墾殖的年代久遠

鄉內居民均爲福建省漳、泉二州移民，林姓衍族較繁，開拓初期遠在十六世紀，移民沿濁水溪遡流而上，從西螺延伸拓殖，在時間上大致與北港地區墾同期，已有三百多年歷史，也許更早，但缺乏史料佐證。

莿桐鄉現有莿桐、甘厝、甘西、義和、埔子、埔尾、大美、饒平、興貴、麻園、四合、五華、六合等十四村，面積約六十五平方公里，呈東西向長方形。

設鄉時首任官派鄉長是林異先生，間接民選（鄉民代表）的鄉長是謝新發先生。

民國四十年八月，本省實施地方自治，首屆民選鄉長是林柏先生，第二屆是賴慶華先生，第三屆，林柏先生再當選，繼任的有曾溪泉先生、林坤南先生、張勝也先生、曾秀田先生，現任是陳振恭先生。

探「地名」，其來有自

全鄉雖然規劃爲十四村，但是鄉內聚落繁多，爲便於區別居住所在地，因此舊地名仍廣爲民間沿用：

六合村，俗稱「新庄仔」，是由「新庄仔、土地公塲、九支烟焙、三塊厝、下竹圍、道場」六部

落組成，其中「道場」即是日寇訓練寇兵的演習場地，今已為村民全予摧毀。

四合村，俗稱「后埔」，是由「后埔、油車口（製花生油工廠）、鐵歧路（運甘蔗鐵路）苦苓腳」四部落組成。

興貴村，俗稱「紅竹仔口」，是由「紅竹仔口（興北）、庄仔（興中）、下麻園（興南）」三部落組成。

興桐村，是新庄仔和孩沙里二部落的合稱；大美村，是大埔尾和溪底兩部落的組合；麻園村，也分頂麻園和下麻園；義和村則是番仔庄和三汴頭二村落的總稱。

鄉民的習慣仍然是沿用舊地名，如饒平村稱為樹仔腳，五華村稱為湖仔內。

另外在埔子村有一個部落稱為「榮村」，原來是日寇強佔民地，為其移民建的「東園」，光復後，日本移民遣送回國，土地主權歸還農民後，鄉將地名改為「榮村」，以示抗日戰爭勝利，收復國土的光榮史實。

英勇壯烈的抗日紀錄

中日甲午戰爭，我戰敗後辱訂馬關條約，台灣被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割讓給日本，島民不服；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島上各地忠義民眾，紛紛組織義軍，群起拒日武裝佔領，英勇的行動，非常壯烈。

日寇經過七個多月的血腥肆虐，付出死亡五千人的代價，還陪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老命，才勉強控制局勢，完成形式上的佔領。

雲林縣的幅員縱深，南北只有三十多公里而已，日寇動員萬餘兵力，配備精良的武器，從九月一

日越過濁水溪入侵雲林開始，到十月八日，整整血戰了三十八天，義軍悲壯的抗戰，迫使寇軍三進三出，增添了一千多個東洋孤魂野鬼，才通過雲林地區進攻嘉義。

莿桐鄉在這次「乙未」拒日戰爭中，首當其衝，貢獻最多，犧牲最大，成果亦甚卓著。

雲林拒日佔領的義軍，是由清軍雲林守備王德標統一指揮；部署在樹仔腳一帶，則是古坑湳仔村簡義（簡精華）領導的民兵，為數約千餘人；分別由斗六的張呂赤、溪邊厝（今古坑東和村）的陳文晃、水碓的陳一昌、西螺的廖景琛等率領，埋伏在田寮蔗園間，伺機誘寇深入，計圍痛殲。

誘殲日寇，一舉得逞

南進日寇先遣隊由濁谷中佐率騎兵一大隊、千田少佐率步兵一大隊，渡過濁水溪；在義軍的安排下，沿途民眾偽裝歡迎，供茶遞扇，寇兵則樂極忘形，一路獸行姦淫，稍不如意則燒殺逞慾，九月二日下午二時，日寇在大蒲林（今嘉義大林）北郊遇伏突擊，倉惶潰陣，義軍全面追擊圍殲，主戰場移至他里霧（斗南），經過六天的爭奪戰，終於將殘寇逼退至莿桐巷一帶郊野。

九月七日凌晨，義軍乘勝三面包圍，日寇據濁水溪南岸退路，背水作殊死掙扎，平均每名寇兵擊槍彈三百餘發，才勉強穩住潰勢。

日寇潰退時，巧逢連日豪雨，溪水暴漲，入夜涉水而遁，行軍至為艱辛；義軍亦渡溪跟蹤截擊，截至「北斗」對陣，直到九月十一日，才狼狽逃至彰化，重新整補策劃，待機南進。（根據日寇「征台略記」記載，時據彰化的萬餘寇軍，正感染恐怖的「台灣熱」，高級將領多人病故，真正健康的寇兵，不足全數五分之一。惜義軍未悉此項有利情報，否則，全力反攻，很可能改寫台灣歷史。在日寇的「略記」中，稱彰化為「瘴化」，可見當時傳染病疫的猖獗。）

樹仔腳，痛擊日寇

南進日寇在斗南、莿桐遭受嚴重挫折，潰回彰化整補了三星期，養精蓄銳之餘，心有不甘，再度發動攻勢：

九月二十九日，日寇集結萬餘兵力，分三路南下，目標是斗六、莿桐、西螺；十月五日，戰線推至濁水溪畔：中路主力進攻指向是莿桐巷，由川村景明少將率三個聯隊的強大兵力，配合騎兵大隊、砲兵大隊，擺出銳利的攻勢作戰布署。

濁水溪河床寬約二千公尺，為視野平坦、毫無蔽身的砂泥地；雨季山洪泛濫，水勢偶爾蝕岸成災；平日上流一陣豪雨，下流溪水常瞬間暴漲，深可沒頂；逢旱水淺，童稚亦可徒步渡溪。

守備王得標的七星軍、義軍簡精華、張呂赤、廖景琛、陳文晃等部屬，早已沿溪岸高地築設堅固掩堡，居高臨下，嚴陣以逸待勞；莿桐鄉民同讐敵愾，紛紛蒸飯飪肴供食，全力後勤支援，協助工事構築，義軍士氣大振。

五日拂曉，日寇處於地形不利的態勢下，強行渡溪，義軍對敵行動瞭如指掌；日寇前鋒千田少佐及三木少佐兩部隊，完全暴露在河床之中，在義軍致命狙擊下，冒險縱橫搶涉，溪谷陳屍狼藉。

清晨七時，倖存者接近樹仔腳灘頭，全線發起亡命的衝鋒攻擊，義軍殊死堅守陣地，奮勇迎戰，廝殺數小時，寇軍一波一波輪番上陣，均被擊退，無法寸進；於是日寇發動猛烈砲轟，繼之步兵砲兵協同進攻，義軍支持到十一時，為保持實力，才全線向斗六、莿桐、西螺三方面，循甘蔗園掩蔽，安全轉進；終日血戰，只有寇軍中路騎兵前鋒，突破義軍陣地，快騎馳騁，勉強佔領莿桐巷。

日寇在次日採取火攻，焚燒蔗園與民房，經三晝夜浴血戰後，義軍才退守嘉義。

臘鼻發殲寇殉難

在日寇武裝佔領台灣的第二年，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陽曆六月二十八日），莿桐人陳發（綽號臘鼻發），在林圯埔山區召集義勇三百人，夜襲林圯埔日寇憲兵隊，斃寇四名傷七名後，光復了南投地區。

五月二十日又配合古坑抗日軍柯鐵義勇們，凌晨三時進攻斗六，鄉民和街民也自動參戰，殲戰一整天，義軍增至二千多人，到下午五時，日寇不支突圍逃竄。

義軍擄獲日寇大批兵器、彈藥、裝備、糧食後，連夜分頭追擊，次第消滅他里霧、莿桐等地日寇，光復雲林。

陳發率義軍進軍「北斗」，發擊斃日寇大尉隊長宮永，憲兵中尉田島憲藏；爲了要生擒日寇，急著拆橋斷退路時，發中彈陣亡，義勇護喪回莿桐，破彰化的行動因此而中止。

據傳說，陳發領導的義勇，人人奮勇，且不擾民，主要是陳發表示：「我們苦於日倭殺掠，若效日寇，無異一倭去另一倭來，當戒之。」陳發稱得上是忠義的典範，是莿桐先民英勇抗日事蹟中，最值得後人推崇景仰的啦！

(三) 林內史話

背山臨溪，古蠻荒

林內在滿清時期屬於斗六堡，日寇竊據五十年間也歸隸於斗六街，台灣光復後，由斗六和莿桐鄉各劃撥一些村落，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八日設置為「鄉」，轄十個村：

原屬斗六堡林內莊的，有林中、林南、林北三村，坪頂莊改為村，斗六東莊改稱茂林村，咬狗莊和湖山寮莊合為湖本村，九芎林街則改為九芎村。

原屬於溪洲堡（莿桐、樹仔腳）烏塗仔莊的，分為烏塗和烏麻二村，新莊仔和芎蕉腳二部落，併為重興村。

顧名思義，古代的林內，雜木叢生，荊棘遍布，林蔭濃密，人烟絕跡，一片蠻荒。如今沃田連陌，交通方便，對先民開拓經營的劬勞，我們無限的緬懷追思。

林內鄉北與彰化縣二水鄉，隔濁水溪相望，東沿清水溪及坪頂山脈和南投縣竹山鎮毗鄰，背山臨溪，地勢雄偉，不僅是雲林東北屏障，且位居雲嘉南平原北路險隘要衝，尤其是東方的「觸口山」，堪稱天險，為古代兵家必爭之地，聞名遐邇。

昔日工寮，今成村

林內地區，在台灣開發的歷程中，拓殖時期比較早，可溯自明朝永曆十九年（清康熙四年，公元

（一六六五年），明鄭部將林圮，率軍民屯墾，從斗六門向水沙連拓展農地，沿途擇地建寮，那時候的工寮，也就成了現在的村落，林內附近，則由林圮屬下部將杜、賴兩姓初墾，距今已有三百二十年歷史了。

台灣通史撫墾志中說：永曆二十二年，水沙連番亂，參軍林圮遭土著部落圍攻，由於糧食不繼，又不甘心突圍，終於和他的部屬數十人遇害，所以後來稱水沙連爲林圮埔，以資紀念（民國九年，日寇改稱林圮埔爲「竹山」，沿用迄今）。

這件歷史在台灣省通志卷首下大事記，則見於永曆三十一年欄的末尾，全文如下：「相傳鄭氏部將林圮墾水沙連，又部將杜、賴二姓墾水沙連社寮及山腳莊。」

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拓墾的風氣很盛，據史料所述：漳州詔安人林克明爲墾首，擇內林（今斗六市梅林）爲拓墾基地，與漳州同鄉拓良田數百甲，北至鯉魚頭，縱橫十餘華里；漳浦人鄭萃徘徊，負責墾林內；楊逞、蔡麟拓殖九芎林，泉州人楊仲熹也開墾九芎林。

辛勤經營，子孫發達

楊逞字文麟，漳州龍溪人，在九芎林拓墾時，建立地方武力，自製槍械，雇工百餘人，拓地千餘甲；不幸在康熙六十年，響應「朱一貴」反清復明的革命行動，事敗後，經人告密，以謀逆罪被捕入獄，結果死於獄中（亦有傳說在解送澎湖途中，賄款解役，乘荷蘭油輪流亡到日本九州地方）；因此，九芎林地方由蔡麟繼續承拓而致富，蔡家人丁興旺，至今其子孫均甚發達。

拓墾林內的墾首鄭萃徘徊（字光威），精研勘輿，爲一識時務的俊傑，他不但變荊棘蠻荒爲連陌沃

田，且官運亨通，由於協助滿清地方政府維持治安，平定「反清復明」的革命有功，蒙雍正皇帝「欽賜藍頂花翎、記載軍功，經選拔為進士，復以奉公勤勉，再受敕贈奉政大夫及大學士」。

鄭家子孫頗多建樹，兒子鄭天球（字璞齋），文武兼備，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選拔貢生，賜額拔貢，後升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右遷兵部尙書，巡撫福建地方。鄭際清（世稱海生）是萃徘徊的孫子，乾隆五十二年，隨其父天球率眾平定天地會林爽文倒滿興漢的革命，才十五歲少年，就以戰功授軍前外委加把總職，不久，授七品職銜，不幸只活十七歲，因病去世。

鄭瑞麟是萃徘徊六世孫，四十七歲，中式光緒十六年庚寅武秀才，對地方治安，貢獻良多，日寇侵台初期，迫任林內區首任區長。

先民成日寇刀下冤魂

九芎村的東郊，有一所「萬善公祠」，廟內存放著數百具冤魂屍骨，經考證是日寇屠我同胞的滔天大罪：

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六月，日寇台中縣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命令寇軍第四聯隊長益田照遠中佐，全面掃蕩本縣抗日義民，手段極為殘酷。

日寇的清野掃蕩，從六月十八日（農曆五月八日）傾巢出動，所到之處，追屠驚逃民眾、姦虐婦女、燒毀民屋，慘不忍睹，殺戮了整整一個星期：六十座村庄被焚，六千多先民遇害，四千九百五十戶罹難，約三萬民眾流離失所（以上數字，均係日寇自行調查公布），斗六東郊、古坑、林內、鯉魚頭一帶一百多平方公里原野，盡成焦土，屍獄血淵，真是慘絕人寰的曠世暴行。

這件藉口「保證治安」、駭人聽聞的屠殺暴行，日寇自己也稱之謂「虐殺之役」，經英國新聞界首先揭發，全球震驚，各國輿論紛紛譴責，日本自己的報章雜誌，也坦然的嚴加抨擊；日寇爲了緩和局勢和平息輿論，將總督桂太郎、支廳長松村雄之及肇事寇首佐藤少佐、古市大尉、石琢大尉等，免職付懲；且對罹災民眾，貓哭耗子，施象徵性的救恤！

萬善公祠，冤魂祭刀

日寇「虐殺之役」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是年六月二十三日，血腥大屠殺的寇軍到達林內地區，九芎林居民傳聞林內居民列隊歡迎日寇討伐隊，則平安無事，於是也集合五十多位村民於村道口歡迎；當日寇兒玉中尉率領的討伐中隊路過九芎林，在庄東龍眼樹下休息時，日警「井口」警部趨前提交一封討伐嚴令與兒玉，倏忽間，九芎林庄成爲焦土、村民血肉飛散，列隊迎寇的所謂「順民」，首當其衝，慘遭無情的刺殺、棄屍荒野，真是飛來橫禍；接下去焚毀民宅七十七戶，就地屠殺男女老幼數百人；燒殺九芎之後，腥風捲煙，旋至石榴班、海豐崙地區肆虐，田野頃成淒然鬼域，殘忍之至，令人鼻酸、毛骨悚然。

這場無妄之災，是在農曆五月十三日，成爲九芎和石榴地方「抗日祭祀」的日子，後來基於節約併入「中元」祭祀，如果要使居民毋忘日寇血債，理應恢復這一天的祭祀才對。

九芎林民賴電火先生等，收集散諸田野的屍骨，於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六日立「百姓公」土祠，以祀冤魂。三十年七月九日，村民黃四同發起集資建現代化廟宇，眾議尊稱「萬善公」祠，長祀以慰傲骨忠靈。

觸口山孤軍抗日

由於日寇的暴虐，釀成先民的血海深仇，激發了不共戴天的抗日情緒，持續的抗日行動，直到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底才告一段落。

林內地區武裝抗日義軍，初期是由古坑崁頭厝（今永光村）人賴福來領導，後率眾進據古坑大坪頂，與柯鐵等結盟鐵國山，推爲滿山王。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柯鐵率領抗日義軍，與陳水仙、劉德杓、陳賜、劉東岳、蔡知等統領的義軍結合，擇清水溪左岸的觸口山隘險，重建抗日基地，構築防禦工程，計畫集中力量，決死堅守。

觸口山是林內庄東方三公里許的峻嶺，東北俯臨清濁二溪合流河谷，東南則毗連蜿蜒起伏的大光山山脈，山高在海拔三百三十公尺，山頂形成天然台地，廣數十公頃，泉水潺潺，甘香可口，終年不渴，數十戶居民聚落成庄，田園之樂，宛如世外桃源，古代僅一條陡隘崎嶇小徑供出入，地理環境，堪稱天險。

不幸基地被日寇偵悉，在十二月十一日，日寇投入五個中隊的步兵，配合砲兵、騎兵、工兵，費了三個小時拂曉衝鋒搶攻，義軍奮勇抵抗，且屢斃日寇砲兵，才三五成組，相互掩護，安全撤退深山。

地區性的小型抗日活動，在光緒二十四年，仍然非常活躍，在九芎有江紅軍、楊因，在芎蕉腳、頂厝庄有林新慶和張赳，各率義軍數十人抗日；後經日寇迫光緒秀才吳克明（洪德）、鄭芳春（利三）等出面誘降，才一一成爲日寇「順民」。

神與人，和為貴

林內鄉的民俗信仰，是中華傳統的儒、釋、道一家；例如毗鄰林內國小的石頭廟，現在稱為「奉天宮」，始於康熙末年拓墾先民建小廟拜石頭，以祈開荒順利、少遇石塊，如今雖蓋大廟，仍主祀石頭神，但請進了媽祖、觀音、玄天上帝、齊天大聖、太子爺、陳靜姑等，諸神賓至如歸，熱鬧非凡。

民國四十七年，林內公園的山頂山，建了一座雄偉的濟公廟，主祀濟公，但也合祀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和齊天大聖，諸神共祀一堂，真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和睦相處。

由神到人，和衷共濟是林內鄉的傳統，林內設鄉後，歷任鄉長張旺、林慶敦、林慶堂、卓和尚、蔡榮智、張水海、鄭松枝、張秋源，和現在的鄭文煌先生，都能把握住「人和」的原則，要使社會繁榮進步，團結和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願林內鄉能宏揚「和為貴」的傳統精神。

僅提供歷屆鄉長資料

① 張 旺	林 慶 敦	林 慶 堂	林 慶 敦	林 慶 堂	洪 宗 祺	吳 萬 總	張 水 海	鄭 松 枝	張 秋 源	鄭 秋 源	張 秋 源	鄭 文 煌	鄭 文 煌
33年5月—	37年8月—	39年8月—	42年3月	45年8月—	46年10月—	46年12月—	46年1月—	53年3月—	60年4月—	71年4月—	75年4月—	79年4月—	83年4月—
37年8月—	39年8月—	39年8月—	42年3月	45年8月—	46年10月—	46年12月—	46年1月—	53年3月—	60年4月—	71年4月—	75年4月—	79年4月—	83年4月—
鄉民代表間接選	1屆民選鄉長	2屆民選鄉長	3屆民選鄉長	代理鄉長（因卓和尙鄉長死亡）	代理鄉長（因蔡榮智鄉長當選縣議員）	代理鄉長（張水海鄉長因案停職）	9屆民選鄉長	10屆民選鄉長	11屆民選鄉長	12屆民選鄉長			創鄉官派
現在	3 年 3 月	3 年 3 月	3 年 3 月	5—6屆民選鄉長	7—8屆民選鄉長								
12屆民選鄉長	11屆民選鄉長	10屆民選鄉長	9屆民選鄉長										

(四) 西螺史話

雲林縣的西螺鎮，他的名氣和北港鎮一樣，馳名國內外：古代的西螺七劍、振文書院，近代交通設施聞名的西螺大橋，以及農產品如西螺米、西螺蔬菜、無子西瓜、西螺醬油等，拓出了西螺的知名度。

西螺的地理位置在濁水溪南岸，隔溪與彰化縣爲鄰，東與莿桐鄉接壤，西和二崙鄉連陌，南面比鄰虎尾鎮，面積約五十平方公里，全是一望無垠的濁水溪沖積平原，沙質土地，非常肥沃；在早期農業社會中，算是台灣比較富庶的地方。

地名溯源

根據雲林縣志「史略篇」的記庫，「西螺」這個地名，最早是原住民平埔人「巴布薩族」的社名，漢族拓殖先民譯音而稱爲「西螺」；開發很早，諸羅（今嘉義）縣志中，記載在康熙五十三年（公元一七一四年），知縣周鐘瑄捐銀二十兩，助民番合築「西螺引引庄陂」，由此可知當時已經就有很多的開墾土地。

濁水溪也稱爲螺溪，在溪北岸彰化縣屬的北斗一帶，古時候稱爲「東螺」，也和「西螺」一樣，非常繁榮。至於文房四寶中享譽的「螺溪硯」，產地則是在彰化縣二水鎮的濁水溪上游，與「西螺」沒有關係。

清朝時代的西螺堡，是屬於「彰化縣」（俗稱「半線」），那時候的彰化縣，南疆延至虎尾溪，

除西螺堡外，還有溪州堡（今斗六、林內、莿桐三鄉鎮市部分地區組成）、布嶼東堡、布嶼西堡、海豐堡，就是包括現在的台西、麥寮、東勢、褒忠、崙背、二崙、莿桐及西螺八個鄉鎮，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八月，台灣建省以後，這一大片地方，才劃歸台灣府新設的雲林縣管轄。

清代的西螺堡，比現在西螺鎮的面積大多了，範圍擴及莿桐鄉的莿桐、甘厝、番仔（今義和村）、新莊和孩沙里莊（今興桐村），二崙鄉的頂茄塘（今安定村）、永定厝、大北園（今大華村）、新莊仔（今義庄村）、楊賢、荷苞嶼（今港後村），也都是以前「西螺堡」的地盤。

現在西螺鎮的範圍規劃，是日本人竊據台灣時，第九次行政區域改革時（民國九年，也是日本大正九年）所確定的，日本人不稱鎮而稱為「街」，轄屬於臺南州的虎尾郡。台灣光復以後，雲林再設縣，就是斗六郡、虎尾郡、北港郡三個郡的地區，分成現在的二十鄉鎮。

由於歷史上的地緣關係，所以西螺和鄰縣彰化，以及和接壤的莿桐二崙兩鄉、虎尾鎮，至今仍存在著濃郁的鄉親情誼。

日本人自公元一八九五年武力霸佔台灣之後，到公元一九二六年間，只有短短的三十一年，行政區域就調整了十次之多；儘管日本人頻頻調整行政區域，旨在鬆懈各鄉鎮隸屬關係的鄉土情結，故意製造居民間交往的嫌隙和矛盾；而且趁行政區域改革的理由，擅改了許多富有地緣性、歷史性的地名，藉以淡化對先民拓殖時的追根溯源，希望能消除民眾仇日抗日的鄉土親情大團結，但一切作為都落空了，並未得逞：我們從「吃拜拜」的四海一家習俗盱衡，就是日本人調整行政區域之後，反而更促成民眾鄉親和宗親的大團結，這是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意外景況。

古代文武薈萃

西螺雅稱「螺陽」，由於開發甚早，且是古代南北交通濁水溪南岸的津口，清朝乾隆年代，已呈街衢之貌，堪稱繁榮；人才輩出，不乏翰墨之士。

嘉慶年間，騷人墨客以文會友，即有「振文社」的雅士組織；嘉慶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年），文士王有成倡議興建「振文書院」，次年木造社館落成，振文社立「千秋書祖」匾額誌慶（今猶存）；嘉慶十九年，董事生員廖澄河捐資擴建，設詩社和學堂兩部分，造就很多學子；咸豐二年及光緒十八年均大肆修建。光緒末年日本竊據期間，禁書院教「漢文」，和台灣各地書院同樣命運，改稱「文昌祠」，由於經常有人維護與整修，外貌與設施均甚完備，是一處保管很好的古蹟。

儘管「日寇」竊據時期，亟力為推行「皇民化運動」而禁教漢文，但民間仍藉神道設教，弘揚孔孟學說，為中華文化扎根；西螺地區組織義孚社取代振文社，又在民國二十三年（日本昭和九年）於振文書院東鄰成立「懿德堂」，公推李錫禧為堂主，暗地裡進行漢文化的傳習，並兼顧文昌祠的修繕維護。

西螺有振文書院，故清代文風甚盛，根據史料記載，取進縣學文秀才的，嘉慶年間有廖澄河，同治十二年入貢的有詹錫齡，光緒年間有詹汝舟、詹汝彰、程培年、蕭嘉陵、葉介卿、林維金、廖維峻、江藻如、張廷邦、謝振芳、葉有聲等人。

取進縣、府武秀才的，西螺有廖昌期、李朝安、李朝祥、蕭化雨、蕭敬堂，其中廖昌期還是鄉試中式武舉人，李朝安任水陸都督府副將，李朝祥任九師中營千總。

在滿清政府中任官的，有廖振源任布政司、魏照洲任巡檢，惜資料不足，未能詳述。

西螺鎮所有學校，最早的是文昌國小，由日本人在光緒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一年）七月十日創辦的，原名為「西螺公學校」，初創時曾借用媽祖廟和修文社上課，至光緒三十三年才有校址；民國九年設莿桐分教場，民國十二年設安定分校，民國十六年設「西螺女子公學校」（今中山國小），悉收女生，所以西螺公學校，變成男生學校；直到民國三十年女校兼收男生，改稱「西螺東公學校」，西螺公學校就改稱「西螺西公學校」。

現在的廣興國小，是民國十年成立的，當初校名是「埤頭塢」公學校。

西螺農工創校於民國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八年），當初稱為「西螺專修農業學校」。

日本人在台灣時，雲林縣境內只辦「專修農業學校」，虎尾辦得最早，在民國十七年就設校了，西螺是第二順位，到了民國三十年，增設斗六和北港二處。日本人在台灣的普通中等學校，專為日本人的子弟而設的；設職業學校的目的，是日本人殖民的奴化教育政策，當初，除了日本學生，想進中學求學，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直到台灣光復之後，居民子弟才享受到「教育機會均等」的權利。

西螺七嵌名聞遐邇

西螺地區的居民，以廖、林、李、程四姓較多，尤其廖姓佔半數以上，祖先均來自福建的詔安及漳州泉州等地。

依據雲林縣志「氏族篇」資料，乾隆年間有廖孝、廖丹、廖君統、廖富春、廖盛、廖合端、廖輝

煌、廖培塔、廖有綸、廖似寧等入本縣西螺經商，據廖氏子孫表示：西螺的廖氏大家族是張再輝（諱愿仔，改名元子，入贊廖三九郎）第十一至十三世裔孫居多；一般稱爲「張廖氏」，在大陸時就有七條箴規祖訓，就叫做七嵌，內容如下：

第一嵌：生廖死張，曰張廖。

第二嵌：不食牛犬，知恩無論。

第三嵌：得正祀位，籃轎八臺。

第四嵌：嗣續爲女，繼絕爲先。

第五嵌：制無苟且，恐生戾氣。

第六嵌：堂教修譜，敦親睦族。

第七嵌：遷籍修譜，天下一家。

落籍西螺地區的張廖氏遺民，散居古代西螺堡二十三庄墾殖或經商，爲謀族人敦親睦族，乃以祖訓「七嵌」箴規爲序，將居住地規劃爲七大區域，春秋兩季，輪流迎神祭祀，藉你來我往，增進廖姓大團結；按地區分嵌的情形，大致如下：

第一嵌（頭嵌）：廣興、埔姜崙、頂湳（在西螺鎮南郊）。

第二嵌：魚寮、下湳、九隆、太和寮（亦在西螺南郊靠近虎尾鎮地區）。

第三嵌：犁塢庄、田尾、湳仔（現在屬二崙鄉地區）。

第四嵌：三塊厝、深坑、十八張犁（今亦屬二崙鄉）。

第五嵌：港尾、下新庄仔（今屬崙背）。

第六嵌：惠來厝、打牛浦、廈仔、塘仔面頂庄仔、張厝、下新店（均在二崙鄉）。

第七嵌（尾嵌）：二崙、下庄仔（皆屬二崙鄉）。

據說，西螺七嵌互成犄角之勢，以期達到守望相助、宗族聯防的目的；是由「阿善師」（原名劉明善）創「七嵌武術館」撮合而成的；阿善師爲人甚重義氣，爲「七嵌」後裔所敬奉，如今西螺廣興里的振興宮，供奉阿善師神位，深受居民禮讚參拜，香火鼎盛，前些年中華電視連續劇「西螺七劍」，就是取材於「西螺七嵌」和「阿善師」的傳聞逸事。

分類械鬥的歷史傷痕

根據歷史記載，滿清主台之後，二百一十二年間（公元一六八四年至公元一八九五年），總共發生了一百三十九次反清拒清的武裝革命運動，清廷認定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主要原因是一反清復明的「忠漢」思想，以及滿清的官吏派來台灣的，多半是貪官污吏，無能且肆虐。揭竿而起的，又多半是漳州人和客家人；因爲泉州人來台較早（鄭成功家族爲泉州人），城鎮富豪及鄉間地主，幾乎是泉州人佔多數，較安於現況。

清康熙六十年（公元一七二一年），彰州移民朱一貴，因台灣知府王珍父子、恣情縱慾、胡作非爲，乃於四月十九日在高雄縣（鳳山）羅漢內門結盟起義，全台響應，五月一日清政府官員奪船逃遁澎湖，朱被擁爲中興王，復「明」舊制，建元「永和」；經南澳總兵藍廷珍和水師提督施世驃率兵敉平，八十天王朝就結束了。當初響應革命的杜君英與中興王內訌，率一萬多粵籍戰士，北走虎尾溪，兵敗後就地落戶謀生，如今在崙背及二崙地區的客家人聚落，就是那一次革命造成的。

泉州人和漳州人，爲了墾拓及經商，多少會產生爭奪的是非；習俗的迎神賽會，往往也有意氣之爭，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據台灣通志大事記所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二年）秋冬之際，彰化漳、泉移民分類械鬥，延及諸羅等地，這就是台省歷史上長達八十多年分類械鬥的肇始，泉、漳人相見，如有不共戴天之仇；台灣鎮、道派兵彈壓，也不能制止，結果由水師提督黃仕簡從廈門發兵來臺搜捕安撫，械鬥才緩和。

當時械鬥嚴重地區，就在古代西螺堡及濁水溪北岸，械鬥平息後，總兵、巡道、彰化及諸羅（今嘉義）知縣，均被議去職，可見事態不可收拾的嚴重性。事後，漳人首領武舉人許國樑（斗六人，其子清榮、清雅均中式武舉人），泉州人首領謝笑（謝湊），均處決棄市示眾，被捕治罪約有二百多人。事件表面上平息了，實際上宿怨愈來愈深，冤冤相報了好幾代，械鬥到同治年間才趨緩和；械鬥的地區，擴及全省各地，佔移民少數的客家人，也捲入了分類械鬥的風暴中，同胞意氣用事，相互殺戮，至爲悲慘。

「八卦會」的反清革命

漳、泉、粵移民之間，爭地奪利的分類械鬥，繼繼續續了數十年，後遺症是弱肉強食、盜賊蜂起；戴潮春在彰化知縣高廷鏡的重用下，創立八卦會（實際上是反清復明「天地會」的舊會員組成），募漳州移民數百人，辦團練，初期是致力配合地方政府緝捕盜賊；到了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由於會眾滋蔓迅速，有數萬人之多，官府已感不能抑制，刻意予囂張的會眾懲治，乃導至了三年之久的燎原反清革命行動。

這次革命，正逢大陸上太平天國之亂（公元一八五一年至公元一八六四年），是響應太平天國反清的革命；在台灣失敗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移民的不團結：雲林地區而言，基於數十年分類械鬥的恩怨，漳州人大部份支持革命，如西螺七嵌，以廖談為首，積極參與革命；泉州人和客家人，則往往站在保安衛鄉的反革命立場，予革命黨致命的打擊；如土庫的陳澄清，結合「埔姜崙」一帶的客家人和泉州人，起兵反革命，這就是埔姜崙的地名，後來滿清政府改賜為「褒忠」的歷史典故。

根據台灣通史「列傳五」戴潮春列傳中記載：廖談於革命失利時想投降，他的妻子蔡氏表示：「勢敗而背人，非信也；既降而受辱，非勇也。命為丈夫，而卒非信勇，吾寧死於絳旗之下」，於是夫婦倆率眾力戰，結果被俘後戮於「北斗」。據傳說，蔡氏死不瞑目，後用絳旗蓋上，才閉目而逝，烈女革命的堅強意志，真是可歌可泣。

就在戴潮春之亂平息之後，西螺發生廖、李、鍾的三姓械鬥，李姓與鍾姓有甥舅之親，且是客家人，是非起點是在新庄的頂店和下店的勢力糾紛，該地李、鍾二姓居多，放言「有頂店，無下店；有新庄無七坎」，於是發生了三年的三姓械鬥，兵禍蔓及現在的西螺、莿桐、二崙、崙背、虎尾，甚至遠至土庫的後埔地區，真是家家蕩產、田園荒廢，無一倖免。

日寇一把火毀了西螺街

西螺另一次不幸，是發生在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十月六日，日本南下佔領軍，右翼向西螺街進攻，抗日義軍據西螺溪要衝，嚴陣以待；日寇從清晨六點至十一點左右，猛攻數小時，毫無進展；於是改用火攻戰術，大肆焚燒甘蔗園和民房，瞬間烈火沖天，濃煙密佈，在屋燬土焦的情形

下，義軍陷於火海，無法繼續防守，苦撐不住之後，才向「土庫」方向撤退，聯合吳玉山率領的滿清「福」字軍，誓死抵抗。

在日寇佔領雲林之後，義軍的抗日行動，時聚時散，持續了八年之久，經過若干次的清野大燒殺，無辜居民死傷了好幾萬，仍不能壓制義軍的英勇抗日，乃採取懷柔政策誘降，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寇在縣內各警察廳，設下「正式歸順典禮」陷阱，同一時間在十時十分集體槍殺「歸順」義民，受屈犧牲的有二百四十三名抗日英雄，在西螺遇難的，有三十人之多，這就是日寇殘酷的獸性。

根據雲林縣志稿卷一，土地志勝蹟篇第一四二頁記載：民國二年，因日本挫於西螺義軍，極召援兵猛攻，既入西螺，瞥見日本軍人首級二顆，義旗兩面，懸掛於三山國王廟前，乃縱火焚燬，民房店舖十九化為焦土，而此廟徒存卷壁三面，全街房屋，僅剩下十三幢而已，日軍之兇暴，神人共憤。

這件焚燒西螺案，在其他相關文獻史料中，並未涉及，是否時間上有出入，尙待考證；但，西螺街的火焚遭遇，該是肯定的事實。

(五) 二崙史話

稻香、瓜香、土香

每年七、八月間，暑氣正濃，也是香瓜、西瓜上市時刻。

這些香脆甘甜水份又多的水果，主要產地就在二崙鄉。香瓜分青皮、黃皮兩種，二崙的年產量在二千五百萬公斤以上；西瓜的產量，大約有七百萬公斤。

二崙鄉充滿著泥土的芬芳，位置在濁水溪南岸，東與西螺鎮接壤，西與崙背鄉相依，南沿新虎尾溪與虎尾鎮為鄰，面積約六十二平方公里；主要的農產品是水稻，把濁水溪沖積沃土之福，每年出產稻谷四千二百萬公斤，是雲林地區最大的米倉，香瓜和西瓜只是「間作」農產品；聞品遐邇的「西螺米」，應該易名為「濁水米」才合理，因為大部份是二崙地區的產品。

如今工業社會，二崙鄉仍停留在農業社會的經濟環境中；當我們大家在飽餐「西螺米飯」之餘，吃著香甜的「美濃」香瓜時，應予二崙一些情感上的關注。

保留著濃郁的鄉情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五十二週年，也是台灣光復五十二週年。探討二崙鄉的歷史地名和沿革，就想起了日寇竊據台灣時期的卑劣作為；日寇蓄意亂改地名，以混淆史蹟源流；竊據五十年間，行政區域竟作了十次和稀泥似的調整，藉以摧毀居民地緣的鄉土情感，目的欲使漢民族的新世代「忘本」，

真是惡毒之極。

根據滿清檔案文獻資料，二崙鄉清朝的古地名可稽的如下：

義崙庄是現今二崙。飛來厝莊，是現在的來惠村（「飛來」與「惠來」諧音，日據時改稱惠來；可是虎尾鎮早就有廣東省潮州府惠來縣的移民建立了惠來村；台灣光復後，鑑於兩村地名相同，所以二崙的惠來村，只好改稱來惠了）。三塊厝現稱三和村。頂茄塘現稱安定村。新莊仔就是義庄村。大北園是楊賢村。荷苞嶼是港後村。大莊是庄西村。八角亭就是現在的復興村。

二崙鄉的居民，具有懷舊的地緣情感，如今民間流行的地名稱謂，仍沿稱舊地名。

正名「義崙」才不忘本

二崙早在明朝鄭成功王朝時代，就稱爲「義崙」了。閩南語「義」和「二」同音，是日寇玩弄地名諧音化而謬稱「二崙」。

至於「義崙」爲什麼頌稱爲「義」，所有史料中沒有直接記載；不過，雲林地區先民，有一段抵抗紅毛番的悲壯義舉，非常值得我們探索而予以重視：

紅毛番就是荷蘭人，在明朝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七月，被福建巡撫南居益遣總兵俞咨臯率兵萬人艦二百艘，交戰七個月，從澎湖驅逐到台灣，向鄭芝龍輪貢，收容在台南安平一帶。

明朝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鄭氏和荷蘭人簽訂三年期的通商條約以後，回到福建投效明朝，任海防游擊（後遷昇總兵又晉任都督），荷蘭人才大膽武力擴展，逐漸竊據全部台灣島域。

表面文明，實質野蠻的紅毛番，對漢族墾荒移民苛虐暴斂，除了種田必須「納貢」以外，七歲以

上不分男女，還要抽人頭稅；最嚴重的是文化、思想的侵略，所有的居民，都必須加入「基督長老會」，否則，嚴懲異教。而先民卻亟力保留中華文化及風俗習慣，雖然家家戶戶在大門上繪著紅毛神像，聊表順民姿態，但實際祀奉的仍是福德正神、王爺、媽祖等通俗信仰的鄉土神明。

荷蘭人經十二年的勢力擴展，延伸到北港溪和虎尾溪地區時，即受到漳泉移民的聯合抵抗，抗荷戰爭竟支持了七年之久（公元一六三六年至一六四二年），最後的決戰地區，就是在二崙和崙背一帶，紅毛番動用了三百艘舢舨船，派兵二千，才勉強完成統治。這一帶，古時是客家人聚居，能全力支持閩南移民抗荷，真是義薄雲天。

油車也曾風光

二崙鄉地區，在滿清統治初期，轄屬於彰化縣，那時候，地方行政組合，歸劃入布嶼東堡的，有義崙莊、飛來厝莊、三塊厝莊、湳仔莊、田尾莊、大義崙莊、油車仔、大莊、番社頭、八角亭；歸劃入西螺堡的，有頂茄塘、永定厝、大北園、新庄仔、荷包嶼。

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四月，雲林設縣時，二崙地區隨虎尾溪以北七堡（溪州、西螺、布嶼東、布嶼西、海豐、沙連、鯉魚頭），劃歸雲林縣。

日寇竊據期間，本地區的地方行政中心在油車仔，隸屬於西螺支廳；日寇為鎮壓先民抗日義行，非常重視油車和二崙的地緣環境，很早就駐有憲警，在這二處設有固定的警察派出所，並積極推行毒化政策，設置公學校，灌輸「皇民思想」，圖消滅中華文化。油車公學校是民國九年設置的，二崙公學校則是民國十年設置的，那時候，整個雲林地區日寇所設置的毒化教育機構，總共才有十三所公學

校而已。

日寇竊據台灣五十年間，為消除先民地緣情感，地方行政區域經常調整，二崙庄成為地方行政中心，是民國九年第九次改革，全台十二廳改為五州二廳時，二崙屬於臺南州的虎尾鎮，台灣光復後，才正式設置二崙鄉。

憑「牽手」肯定史實

從台灣開發的歷程看，二崙和崙背屬同一時期，是台灣開發較早的地區，早在宋朝末年，大陸沿海居民，來台季節性耕作的農民，以及避元流亡來此的男性漢人，就和濁水溪南岸聚居的平埔族土著婦女「牽手」通婚，從事拓墾農耕了。

在大陸閩南地區的語詞中，妻子一詞，並不叫做「牽手」，這「牽手」乃是古老平埔族的婚姻文化，由這「牽手」一詞，可見漢人開拓台灣的歷史，豈僅是四百年而已！

所謂「台灣四百年歷史」，是日本野心政客毒化政策下所創的說詞，企圖將倭寇侵台的海盜行徑，轉化為對台主權某種程度認定的史實保留。

這種嚴重損我漢民族列祖列宗近千年對台灣的文化和生活拓殖的謬論，抹煞漢民族長期文化隸屬事實的惡毒陰謀，居然還有一小撮所謂「愛國文化人士」隨聲附和，真不知道他們愛的是那一國？

家和萬事興

二崙鄉現轄崙東、崙西、來惠、三和、湳仔、安定、永定、大華、大義、油車、大庄、義庄、楊

賢、田尾、港後、莊西、番社、復興十八村。

光復後首任官派鄉長廖貴登先生，民國三十七年間接民選（代表會選舉）的鄉長，仍然是廖貴登先生，第三任間接民選鄉長是廖浮先生。

民國四〇年地方自治施行後，首屆直接民選鄉長是廖水先生，他連任三屆，第四屆以後是廖世墾先生、廖青先生各連任二屆，第八、九屆鄉長曾清財先生，第十、十一屆鄉長李裕庭先生，第十二屆現任鄉長鍾合郎先生，可見二崙鄉政通人和。

張廖族人創七嵌

「西螺山嵌」聞名海內外，但是七嵌的老家，不是在西螺，而是在二崙鄉來惠村的新店，七嵌中第一嵌、第二嵌在西螺，第五嵌在崙背，其餘的四嵌均在二崙鄉（註：有關七嵌詳細資料，請參閱七十四年元月出版的第五期本刊）。

七嵌的祖先是張再輝，入贅廖三九郎家爲婿，改姓廖，俗稱張廖，習俗是生時姓廖，死後歸宗姓張，張廖族人世居漳州詔安二都官坡，到了清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〇一年），傳至十一世以後，族人紛紛遷台拓墾，聚居濁水溪南岸，子孫繁衍發達後，常與李姓、鍾姓先民發生衝突，爲求安全而聯宗聯防，以聚落爲單位，分建「七嵌」，形成犄角守望相助，並請武術大師劉明善（阿善師）創建「七嵌武術館」，這也就是「西螺七劍」由來的典故。

忠義凜然的民風

滿清統治台灣以後，明鄭遺民一直在台進行「反清復明」運動，天地會的組織發展迅速，活動激烈，滿清政府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倒滿興漢」起義，感到非常棘手，二崙地區先民，幾乎凡有反清革命之舉必群起響應。

康熙六十年（公元一七二一年），朱一貴和李勇領導的革命失敗後，杜君英領導的萬餘粵籍革命軍，就在二崙和崙背地區解散落戶。

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六至一七八八年），彰化天地會首領林爽文革命，因為他是漳州人，所以西螺七嵌率先響應，壯烈灑血。

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大陸來台的天地會志士陳周全，潛至二崙湳仔莊的田尾，躲在馬江家中，暗中和二崙地區的天地會黨人黃朝、陳容等，積極發展會黨，委洪棟為軍師、馮旗為糾族，召募會員千餘人，歃血為盟，三月十日起事，十四日就光復了彰化；斗六會黨王快也響應起義，佔領斗六，且立刻進兵嘉義，可惜革命軍組訓不足、裝備又差，後經清兵大舉鎮壓，不久就瓦解了。陳周全逃到西螺埔心（今安定里）被捕，結果受「凌遲」之刑而慘死（凌遲是砍斷肢體的慘刑）。

存忠存孝大丈夫

天地會又稱洪門，「漢」字除去「中土」就是「洪」字，意在矢志光復中土，入會的盟語是：「共結同盟表真心，同謀大事密斟酌；忠義堂前無大小，不欺富貴不欺貧；有頭有尾真君子，存

忠存孝大丈夫；入洪門非親非故，到此地無義不來。」

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一年），天地會改名八卦會，響應大陸太平天國革命，西螺七嵌以「廖談」為首，與他的妻子蔡氏，一同舉絳旗參與革命，達三年之久，戰敗後，夫婦倆被俘，戮於北斗；據說，蔡氏死不瞑目，後用絳旗蓋上，才閉目而逝，堅強的革命意志，可歌可泣，真是女中豪傑。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的六月六日，日寇武力竊據台灣的第七個年頭，二崙抗日義士六十餘人，突襲油車日寇警察派出所，擊斃了二名巡查，乘勝轉襲崙背支署，再順利斬殺了六名巡查，鹵獲些武器彈藥，才安全撤離，繼續從事抗日的革命遊擊戰，倍嘗艱辛。

二崙先民的忠義傳統，除了證之於一連串具體行動的史實，以及地名冠以「義」和「賢」之外，還有一項特色，就是廟宇的命名，頗富教忠教義的涵義：

「興國宮」，位於二崙鄉崙西村，奉祀的關公神像是乾隆十三年，廖姓先民自大陸迎來，建廟於民國九年，那時正逢日寇在二崙創建毒化先民的二崙公學校，可見建廟的實質意義，非比尋常。

「國興宮」，位於二崙的崙東村，廟神廟史完全和崙西村的「興國宮」一樣，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乃是先民為保存中華文化和風俗習慣，抵制日寇文化侵略嘔心瀝血的設計啊！

(六) 島背史話

此「島」非彼「島」

島背鄉北鄰本省第一大川濁水溪，遙對彰化縣。回顧歷史，在滿清時候，島背就轄屬於彰化縣，是布嶼東堡和布嶼西堡接壤的地區；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四月，雲林設縣正式施行時，和虎尾溪以北七堡（溪州、西螺、布嶼東、布嶼西、海豐、沙連、鯉魚類），劃歸雲林縣。

從地名上看，島背和東面的二島（古稱「義島」），有密切的地緣關係、歷史淵源、人文背景似的，雖然果真有這些因素存在，但地名卻是此「島」非彼「島」，壓根兒也扯不上關連。島背地名是依據現在島背國小南側的大砂島而命名的：砂島之前向南，稱為「島前」，砂島以北，稱「島背」。

島背成為地區行政中心，乃是日寇竊據時期為便於武力佔領統治的設計，那時候的「島背庄」，統轄範圍廣及現在島背和麥寮兩鄉全部地區。

台灣光復之後，因為麥寮和台西地區在清朝合稱「海豐堡」，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乃分別設置了島背、麥寮、台西三鄉。

台灣豈僅四百年歷史

近年來有人將倭寇海盜史和紅毛侵略史全套上台灣開發史；數典而忘了祖，抹煞了先民血汗經營的奮鬥歷程，說台灣只有四百多年歷史！明明是漢民族近千年的文化和生活的拓墾，具有民族文化長

期隸屬的事實，怎能盲目的予以自我否定？

「沒有昔日的雲林，就沒有今日的台灣」，許多歷史學者認為雲林地區是漢族移民台灣較早的所在；崙背鄉的豐榮村，舊名貓兒干，在移民史中就扮演著非常突出的角色：史料中記載，公元一二七八年「宋朝帝昺『祥興』元年，漢族抗蒙，大批遷居台澎：文天祥抗元，兵敗厓山，廣東新會沿海居民、殘兵、義士，經零丁洋之戰後，因亡國大故，遁入台灣，耕鑿自贍，各為部落，散聚於濁水溪南岸，與平埔番通商助耕通婚拓殖於貓兒干、南社（今崙背地區），俗稱『拗客』，後人誤以為『番』，實則道地漢民族後裔，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距今已有七百餘年歷史了。

按照豐榮村耆碩們代代相傳的說法：「在元朝，統治者蒙古韃子，在民間地主家中，一家住一位，美其名曰『管府』，由地主孝敬奉養，如果瘦了、體重減輕了，則必須以必銀子補足其原來身體的重量，擾民役民，民不堪其苦。朱元璋起義，民眾在中秋節以月餅傳訊，暗約月出同時殺『管府』；唐山某地三兄弟，殺『管府』後，划竹筏浮海，漂至后安（今麥寮鄉橋頭西方四公里的後安村）海濱上岸，問卜於擋出的三尊神像（趙、朱、溫）千歲，找到了一隻母貓帶三隻小貓棲息的小山崗落腳，於是稱地名為貓兒干（干為崗的客語諧音）」。

且不論其傳說的可靠程度，但其時空背景和史料相融合，其三尊神像也許就是輔佐晉元帝渡江定居浙江的「溫嶠」，宋太祖趙匡胤，明太祖朱元璋。兩種說法，共同的特色是抗元，因抗元而流落海外、來到雲林。

日寇竊據台灣時，經常藉故變更地方行政區域的劃分，短短五十年武力佔領期間，竟調整了十次之多，目的就是在瓦解居民的地緣情感，沖淡懷古念舊的漢民族意識，尤其篡改歷史性的地名，更有斷根斷脈的惡毒居心。

崙背鄉的大有、豐榮、五魁（原稱「五塊厝」）、阿勸一帶地方，在清初康熙年間，由樟州人吳姓和張生族人墾殖，於開拓地區的東野工地，建了一些簡單的茅草工寮，稱之為「東勢寮」，以後漸漸成為聚落的村莊，日寇就改稱為「舊庄」；因此在名稱的表面上，和附近四公里距離的「新庄」相混淆，其實兩者地名絲毫沒有「新」和「舊」的關連。

至於「新庄」，台灣光復後，與「崩溝寮」二聚落合併為「枋南」村。根據地方父母的說法：古代的「新庄」，近百戶人家，由於北臨「番社」，漢人和平埔族通婚後自成「新」莊，相傳於元朝時代，已有聚落，開發甚早。新莊地區與附近水尾村和崩溝寮一帶，鍾氏族人繁衍普及，鍾氏宗祠設於坊南村西南郊，在新莊還有鍾氏早期先民建立的開山宮，祀伏魔爺鍾馗和春秋時期晉國的介子推（開山大帝）。從新庄西北野小丘一大片古老的墓地中灑弔，再觀賞開山宮前罕見的一株八幹粗碩的老榕樹，就足以證實先民經營年代的悠久和艱辛，頗令人興懷古之思。

奉祀延平郡王，虔敬忠義

雲林地區的民間通俗信仰，有媽祖、福德正神（土地公）、各種王爺（姓氏眾多，背景及神蹟各異，大部份屬於信賞必罰的瘟神系列）、玄天上帝、觀音菩薩、關公等。

這些神，固然是我漢民族傳統的習俗信仰，由於先民篤信「抬頭三尺有神明」，本「敬神如神在

」的心情虔誠奉祀，人到何處，神也被帶走，所以大陸神靈也隨著移民，到台灣來拓展神的領域。

先民薪火相傳、篤敬神靈的風俗，不僅在當年抗拒紅毛番（荷蘭人）的基督教長老會的思想侵略，產生了正面的積極效用，對於抵制日寇皇民化信仰所加施的迫害，也具有消極應付的化解功能。例如：紅毛番強制移風易俗的努力，只能使先民在家門上繪紅毛神像（基督），聊表順民之態而已，但先民實際祀奉的神，仍然是唐山（大陸）遷來的鄉土神。又如日寇大肆驅逐寺廟神像，且焚眾神而稱「廟神昇天」，先民聞訊，紛紛像神祇密送媽祖廟或田頭田尾土地公小廟避災躲劫。

昔年紅毛番和日寇所撒下的思想毒素，污染性猶多多少少殘留在我們社會之中，不經意就見中毒份子冒出所謂「台灣地位未定」「東方新民族四百歷史」等荒謬說詞，來否定先民千餘年墾殖台灣的劬勞。

自從明鄭王朝結束以後，雲林地區猶代代祀奉延平郡王，感恩感德、香火不絕，對於清代民間反清復明倒滿興漢，「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革命行動，實有導向作用。

崙背鄉大有村的永安宮，主神是玄天上帝，也是雲林地區祀奉延平郡王鄭成功的五股中的第五房，長房是四湖鄉的三條崙，次房是虎尾鎮的後溝仔和下湳仔，三房是斗南鎮的石龜溪，四房是大埤鄉的舊庄、聯美及嘉義縣的潭蚪寮和游西村。

祀奉延平郡王的高潮，是五股過爐慶典，按五房的順序，各房迎奉鄭王爺一年，因此各房五年輪一次；每年農曆正月十七日就是鄭王爺過爐的日子（鄭成功於明朝永曆十二年春正月晉封為「延平郡王」），這一天各房村民扶老攜幼，徒步數十公里迎接王爺神像，所有民間技藝雜耍全部出籠，外台戲連台競演，而且大宴各房迎送王爺的香客，吃拜拜席開數百桌，雖然跡近迷信浪費，但也反映出社

會的富足繁榮，尤其是增強民族意識和促進民族大團結，影響更為深遠。

民族精神，可歌可泣

清朝統治台灣時期，由於地處海隅，天高皇帝遠，官場的風氣很壞，橫徵暴斂，苛政擾民，怨聲載道，因此時常發生反清復明的革命行動；崙背地區就是倒滿興漢的支持者，如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革命，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革命，同治元年的戴潮春革命，先民都積極的參與行動。

崙背和二崙地區有若干客家人聚落，有一部分是從鳳山、屏東一帶參加朱一貴革命的粵籍戰士，他們是由鳳山下淡水人杜君英所領導的革命隊，伍因為與朱一貴反目內訌後，北走虎尾溪，落足貓兒干客家人地區；革命失敗潰散後，就地定居謀生，世世代代繁衍迄今。

日寇竊據台灣時，崙背地區也是抗日義士活躍的所在：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六日清晨一時，崙背鄉抗日志士鍾祐，結合古坑鐵國山的抗日英雄賴福來和張呂赤，率領義民百餘人，突襲二崙油車日寇警察派出所，擊斃二名巡查，乘勝轉襲崙背支署，再順利斬殺六名巡查，鹹獲武器彈藥後，安全撤離；不幸抗日義士們被日寇誘降歸順，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在斗六、崁頭厝（古坑鄉永光村）、西螺、他里霧（斗南）、內林（梅林）、林圯埔（竹山）六處，舉行歸順儀式中，慘遭集體謀殺毒手，枉死義士二百四十三人；鍾祐在斗六遇害，當時他还拔刀刺寇、拼鬥十餘分鐘後成仁，其悲壯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日寇謀殺義士之後，自五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五日，分五個梯次捕殺義民和其親友三百四十八人，另遭困而自縊者四人，可見日寇殘酷暴行，實令人不寒而慄！

日寇野蠻行徑，造成先民的血海深仇，爲了牢記這五月二十五日的悲痛日期，所以民間在藉吃拜拜連絡民族情感時，行酒令豁拳而忌「五」的數字，以免一「誤」而「誤」（閩南語「四」和「死」諧音，傳統忌「四」不忌「五」）。

在遭日寇五十年迫害之餘，如今尚有人忘了祖先的深仇，居然樂於說日語、唱日歌，甚至勾搭日本野心政客、結交日本黑道流氓，挾東洋鬼子以自重的心態，不知午夜夢回，是否愧對含怨的列祖列宗！

(七) 麥寮史話

歷史上的地緣關係

麥寮鄉位於雲林縣的西北隅，是濁水溪山口南岸和新虎尾溪出口北岸的一大片沖積平原，面積約八十平方公里；北隔濁水溪與彰化縣遙望，西臨台灣海峽，東與崙背鄉接壤，南沿新虎尾溪與台西、東勢兩鄉為鄰，也和褒忠鄉一角隔溪相呼。

清朝雍正元年，台灣府下設台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時，現在的麥寮鄉、台西鄉和東勢鄉部分地區，統稱為「海豐堡」，轄有六十八莊，屬於彰化縣；到了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四月，雲林設縣時，海豐堡和濁水溪南岸各堡，劃歸雲林縣。

日寇武力竊據台灣初期，調整行政區域以分化各地的地緣關係，海豐堡分為麥寮、崙仔頂、東勢厝三區，麥寮區歸西螺支廳管轄，崙仔頂和東勢厝則隸屬於下湖口支廳。

民國九年，日寇又大幅度調整地方行政架構，將麥寮區和現在的崙背鄉湊合為「崙背庄」，崙仔頂和東勢厝兩區合併為「海口庄」，二庄均改隸於「虎尾郡」。

光復後正式設「鄉」

台灣光復後，「庄」改稱「鄉」，麥寮仍是崙背鄉的一部分；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崙背與麥寮分治，將原屬於崙背區的「興化厝」（清代屬布嶼西堡），劃歸新成立的麥寮鄉，改稱為「興華村」，兩鄉均轄屬於臺南縣的虎尾區。

麥寮設鄉後，鄉長由鄉民代表選舉產生（間接民選），首任鄉長是張有傳先生，第二任仍然是張有傳先生當選連任。

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八日，本省地方自治公布施行，雲林恢復設縣時，麥寮鄉才直屬雲林縣政府管轄。

民國四十年八月，全省實施地方自治，鄉長由全民直接選舉，第一屆、第二屆鄉長，都是林連續先生，第三屆、第四屆是許秋田先生，第五屆、第六屆是林福先生，第七屆、第八屆是林等先生，不辛林等先生在民國六十七年於任內病故，鄉長補選結果，由林憲助先生繼任，第九屆鄉長，仍舊是林憲助先生連任，第十、十一屆鄉長林松村先生，現任鄉長許茂雄先生。

麥寮鄉設鄉後，設麥津、麥豐、瓦磘、崙後、興華、海豐、後安（昔稱「后安」）、三盛、橋頭、新吉、施厝、雷厝等十二村；其中三盛村由許厝寮、中山莊、三盛莊三個部落組成，居民大部份姓許，來自泉州府晉江縣。

海豐古有「砲台」

在麥寮街以西約六公里的地方，是新虎尾溪的出海口，古代有街道市集，還有水深四公尺的港灣，稱為海豐港，出海二公里還有一個數百公尺寬六公里長的流沙島，亦名為海豐島，成為昔年海豐港的天然防波堤，海港適於一般中、小型海船泊碇，因而成為古代雲林沿海的商港和海防要地。

遠在清初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明鄭覆亡的第二年），清兵安平水師協標左營（指揮官職稱為「游擊」，指揮部設於鹿港），在海豐港駐弁兵設「汎防」，滿清地方政府也在港區設「文武口」（海關性質機構），專司進出口驗船、盤貨、放行，按海船的大小徵納船鈔（關稅）。

當年的海豐街，商賈雲集、貿易繁榮，盛況維持到乾隆五年（公元一七四〇年）六月，雲林地區遭遇連續四晝夜的大暴風雨，新虎尾溪洪水成災，沖毀了海豐街，居民紛紛遷至麥寮街，漢族移民經營了一甲子的海豐街，就因此而沒落下去了。

乾隆五十三年，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大將軍，率大軍平定天地會林爽文爲期二年的「反清復明」革命之後，清廷乃更重視台灣防務，海豐港的海防地位因此提昇，乾隆五十四年，建築了「海豐砲台」以固海防要地。

乾隆五十九年，雲林地區再度遭大暴風雨進襲，新虎尾溪洪水泛濫布嶼、海豐兩堡，十餘村落受災被毀，流失田園數百甲，海豐街道全部沖毀，居民流離失所，港口也因災變而被流土沙石淤塞，喪失海運港口功能，海豐砲台也就廢了。

直到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海豐汎」才改爲「笨港汎」（北港）的分防。

橋頭曾是軍事要地

由於麥寮地區位於濁水溪出海口南緣，土地肥沃，鄰近崙背二崙廣大平原，農產豐富，而麥寮沿海又是一線沙岸，在軍事上宜於搶灘登陸，故成爲清代海防要地。

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二年），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彰化阿罩霧人，就是現在台中縣的「霧峯」）回師台灣，征討戴潮春（萬生）領導的八卦會反清革命運動時，大軍就選擇在海豐港沿海登陸，向內陸推展、建立陣地，當時清援兵的作戰指揮中心，初期曾設在海豐港東北約七公里的「橋仔頭」，分兵北上東進，平息革命運動。

光緒八年，兵備道劉璈，認爲彰化居全台灣的中樞地帶，戰略位置重要，應設「巡道」，且主張

在彰化附近各要地、戍守重兵，「橋仔頭」也是他計畫中的駐兵防守要地。

由於古代海豐堡具有軍事地位，居民也倡行騎射習武，光緒初年有林志來中試武秀才，這位武秀才秉性豪邁、熱心公益，滿清朝廷獲悉，特頒「天奉浩命」直額一方，以彰其善；後來因領導拒抗日本佔領而被捕，不幸於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遭日寇槍殺，殉難時雖僅五十三歲，但忠魂千秋，永留人間。

日寇竊據期間，也非常重視橋頭地區的控制，整個麥寮行政區，只有「橋頭村」和「麥寮街」兩處，設有日本警察派出所。

清代文風鼎盛

依據史料，雲林地區沿海地方，海豐堡的文風在清代頗負盛名，曾中試舉人的有丁捷三、林廷璋、鄭鳳日、林世賢等人，光緒年間的文秀才，有許永春、許明若、許錦若、許玉焜、林培文、林德泉、林國棟等人，另外還有一名貢生是林維禎，這些文士提昇了「許厝寮」和「麥寮街」的文化層次。

日寇竊據後，許多文士紛紛設館授徒，教習漢學，宏揚先聖忠孝至訓，薪傳中華文化，甚至為抵制日寇毒化教育，有的遷徙他鄉鎮授業、傳道、解惑，有的混入日寇的師範學校受訓後，表面上擔任「公學校」教職，暗地裡傳授漢文及中華史地，例如林維禎就在台西暗創漢塾，許錫和就滲入日寇的教育界，經歷了土庫、斗六、崙背、麥寮、貓兒干（豐榮）、橋頭等公學校，課餘設帳秘授中華文化。

自從海豐港淤廢後，麥寮地區的發展就落後了，漸漸使人感到是沉海僻壤，在日據時代，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都不熱絡，因此日寇對這個地區的毒化教育，進行得比較遲緩，在日寇竊據二十五年之後（民國九年），才在麥寮街拱範宮廟內廂房，設置了「崙背公學校麥寮分教場」，民國十一年才正

式成立「麥寮公學校」，如果按現在雲林縣二十鄉、鎮、市比較，麥寮是全縣建校最後的一鄉（最早是斗六鎮西，建於民國前十四年；次為土庫，建於民國前十三年；南陽公學校是第三順位，建於民前十二年）。

橋頭是民國十五年設立「崙背公學校橋頭分離教室」，民國二十六年改隸為「麥寮公學校橋頭分教場」，遲至民國三十年才正式成立「橋頭公學校」，日寇在麥寮，只辦了「麥寮」和「橋頭」兩所公學校而已。

麥寮鄉現在有五所國民小學，除了上述兩所外，其餘三所均是光復以後建造的：「明禮」設在崙後村，是民國四十五年建立的；「興華」是創於民國四十六年，「豐安」位於後安村，成立於民國四十七年；其他，麥寮國小在海豐村設有分校、楊厝寮設有分班，橋頭國小在許厝村也設了一所分校。

開發期溯自「宋」「元」

麥寮的鄉名由麥寮街而稱謂，傳說是張姓先民為了維生衍代而建寮種「麥」，所以才稱「麥寮」。

鄉內居民，以許姓、林姓、吳姓、陳姓、蔡姓居多，大部份是來自「泉州」的移民。

麥寮街的先民，多半因避水患而從海豐港遷來，而且建廟宇也一起搬遷至麥寮。

位於麥寮街麥豐村的「拱範宮」，最早是建在海豐街的，所奉祀的聖母媽祖神像，是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五年）有位湄洲（興化府莆田境內）純真老禪師，佩奉湄洲廟正六媽神像到海豐港，居民建廟崇拜。

因此，當年在海豐街的「拱範宮」的廟史，比北港「朝天宮」還早九年；北港朝天宮的媽祖，是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僧人樹璧從湄州奉請來的。

「拱範宮」建廟五十七年後，毀於水災；避水災的信徒，將神像自海豐街奉遷到麥寮街建新廟，那是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的事；所以，位於麥寮街的「拱範宮」廟，反而比北港「朝天宮」晚建了四十八年。

從海豐街在清初康熙年間的繁華和建廟的盛況探索，明鄭時代的麥寮地區，早已有相當程度的開發，如果以「興華村」及鄰近的「豐榮」（舊名貓兒干，屬崙背鄉）的史料推論，麥寮的開發期，實可遠遡至「宋」「元」時代，也許較「北港」還早，可惜史料不足，難以佐證。

「興華村」舊地名是「興化厝」，原屬於布嶼西堡，早在明鄭時期就稱為「興化厝」了；在清初就傳說居民的祖先是來自福建省興化府，出海遇颱風漂流至麥寮海邊登陸，選擇現在的地址定居耕種謀生，又娶土著的婦女傳宗接代，因不忘本而取村落名為「興化厝」。

如果這種傳說屬實可靠的話，麥寮該是漢人定居台灣最原始的地方，由此沿濁水溪遡流而上，播散漢族文化；因此近年來有人提出「濁水溪文化」來。但願史學家們能在古代布嶼堡和海豐堡地區找出文化的「根」，為台灣開拓史作一番考證和澄清，足以免洋鬼子「美麗島」野心名詞，輕易的取代了「蓬萊仙島」的雅號，而讓列祖列宗不再蒙塵受辱。

(八) 虎尾史話

從「虎尾溪」究竟話頭

整個雲林縣二十鄉鎮市，全部和「虎尾溪」攀上遠親近鄰，全縣大小溪流，似乎條條都是「虎尾溪」，縣民往往被溪名弄混了，很不容易說出溪流正確的流向。

縣內溪流以「虎尾」為名的，有「虎尾溪」「舊虎尾溪」「新虎尾溪」三條，各有不同的流域和出海口。

「虎尾溪」，發源於林內鄉的山區，經斗六市匯合石榴班溪和雲林溪，經莿桐鄉轉往斗南鎮又匯合發源於古坑鄉的石牛溪、崙仔溪、大湖口溪，折向虎尾鎮至大埤與石龜溪合流之後，成為「北港溪」，是雲林縣和嘉義縣的天然界限，經由土庫、元長、北港、水林、口湖流入海，跨越十二鄉鎮市，全長八十三公里。

「舊虎尾溪」，以前在「清朝」未設置雲林縣的時候，上游稱「觸口溪」，下游也稱「虎尾溪」，原來是諸羅（嘉義）縣和彰化縣的界河，發源於南投縣，從竹山鎮分歧兩流道，南流經林內、莿桐、虎尾、土庫、褒忠、元長、東勢，分隔四湖和台西兩鄉而入海；上游由於河川改道，如今已淤塞，現有河床全長只剩二十五公里左右而已。

「新虎尾溪」，上游就是原來的「舊虎尾溪」，依據史料所云，清朝乾隆年間，雲林地區遭受好幾次暴風雨侵襲，導至洪水泛濫而成災，比較嚴重的時候是在乾隆五年和乾隆五十九年，舊虎尾溪從

林內及莿桐開始沒岸亂流，沖刷田園成溪，形成新舊虎尾溪分道；新流北岸，有西螺、二崙、崙背、麥寮四鄉鎮，南岸是虎尾、土庫、褒忠、東勢、台西五鄉鎮，出海口在台西的蚊港，全長約五十一公里。

「虎尾」地名的來源

在民國九年以前，沒有「虎尾」這地名，現在虎尾鎮北郊原稱「大崙腳」，遠在乾隆朝時候就成為小市集，屬於「大坵田堡」的「五間厝莊」；道光十年，曾發生「曾圭角」之變反清，官民混戰，市街破壞而化為焦土。

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日寇竊據台灣後的第十四年），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在「大崙腳」以南設工場，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增建第二工場並設會社總部，於是迅速形成街市聚落，地名稱為「五間厝」，至於原來在青埔仔以西的「五間厝」，改稱為「舊五間厝」予以區別。

將「五間厝」改名「虎尾」，是日本人的傑作，理由是位於虎尾溪和新虎尾溪之間。

日本人為了消除先民強烈「思漢」的民族意識，於民國九年（日本大正九年）十月一日，施行全台行政區域調整，蓄意篡改街庄歷史性的地名，將「五間厝」改稱「虎尾」。雲林地區遭地名更改之劫的，還有「他里霧」改「斗南」、「水燦林」改「水林」、「大埤頭」改「大埤」、「庵古坑」改「古坑」、「莿桐巷」改成「莿桐」等。

探索「虎尾」的地名，證實現在虎尾鎮的街市，聚集成市的歷史還不到八十年，鎮名改後沿用到現在，才六十六年而已。

舊地名，情意濃

虎尾鎮的地理位置是雲林縣的中心，東南臨「虎尾溪」的西北岸，與斗六市、斗南鎮、大埤鄉隔溪相對，東毗莿桐鄉，北沿「新虎尾溪」，與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為鄰，西接「舊虎尾溪」，與土庫連壤，轄地面積約八十一平方公里，行政建制分二十八里，市區有中山、西安、德興、新興、公安、東仁、安慶七里，郊區有平和、興南、穎川、延平、新吉、北溪、芳草、東屯、頂溪、中溪、下溪、惠來、西屯、墾地、三合、埒內、堀頭、廉使、建國、安溪、興中等二十一里。

鎮民在習慣上，居住地沿用舊地名而不常用「里」稱，所以有些通客運車的村里，公車站牌也隨俗用舊地名；經考証蒐集，虎尾鎮各里的舊地名如下：

舊五間厝：是西安里，聚落時間最早，可遡及明鄭墾殖時期，當初只有五戶人家，因而被稱「五間厝」，位置於現在雲林工專側方。

大崙腳：是公安里和德興里，因古時候附近有一座沙丘而得名，該地有一座稱為「德興宮」的廟宇，建於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供奉的神是「池府千歲」。

後莊：是東仁里。

青埔仔：是平和里的一個部落。

蕃薯莊：是興南里。

湳仔莊：是現在的穎川里和延平里。

後壁寮和竹圍仔：是新吉里的二個部落。

牛埔仔：是芳草里。

過溪仔莊：是頂溪、中溪、下溪三里。

大墩仔（大屯）：是東屯、西屯、墾地三里，據傳有許多王姓居民，在清朝乾隆年間大水災之後，從褒忠鄉北隅的「王厝寮」遷來討生活的。

舊廊：是三合里。

棋盤厝和北溪厝：是建國里的二個部落。

尾寮：是興中里。

「廉使」人名變成地名

「廉使」這個地方地名的來源，是全省最特殊的，相傳在明鄭時期就有十餘戶聚落。

先民彭姓者在附近墾殖時，看見兩隻水牛相鬥，為追趕水牛而發現畜土中有一些「龍銀」，這些銀子是牛出力相鬥時，蹄翻泥土而起出來的，因此召墾伴就地建居落戶。

據說在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有一位名叫「廉使」的老翁，從武當山求了一尊「玄天上帝」神像雲遊四海，來到「彭厝」投宿一夜，第二天老翁將神像留下後離去，以後一直沒有回來，此後村中某地經常在夜間出現閃閃毫光，村民均認為是神光發照，於是乎建廟供奉神像，取名為「永興宮」。

建廟以後，村莊果然日益興旺，村民也能安居樂業，在紀念神恩之餘，感謝老翁之賜，因此村民們將老翁的名字「廉使」，命名為該村莊的地名，而那尊高約一台尺的「玄天上帝」神像，被奉為「

開基神老上帝」。

在日寇竊據台灣時期，玄天上帝的信徒，往往藉神意領導抗日活動，壯烈犧牲的事蹟，時有所聞；如民國元年的土庫事件，民國四年的西來庵（噍吧哖）事件，不僅有信仰的因素，而且與虎尾地區，有非常密切的地緣關係。

歷史上的地緣關係

「虎尾」在滿清時代，地方行政區域劃歸「大坵田東堡」，屬於諸羅縣（嘉義），堡的行政中心是「塗庫街」（光緒二十一年，由於居民奮勇能拒日佔領而血戰，所以日寇武力竊據後，刻意運用諧音，將「塗庫」改稱「土庫」；縣內尚有「義崙」，日本人混稱「二崙」，光復後未予恢復原地名，沿用迄今）。

清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四月，台灣省增設雲林縣，原嘉義縣屬北港溪以北到舊虎尾溪以南九堡，撥歸新縣，彰化縣也撥出濁水溪以南七堡，縣治初期設於林圮埔（竹山），光緒十九年移至斗六門。

由於新縣的設立，大坵田東堡結束隸屬於嘉義縣二百零五年之久的地緣關係，和斗六門、他里霧（斗南）、打貓東（古坑）、打貓北（大埤）、白沙墩（元長）、大棣榔東（北港）、薦松北（水林部分地區）、尖山（四湖、口湖、水林部分地區），同時劃入雲林縣。

日寇竊據時期，為分化各地民眾的地緣情感，地方行政區域經常調整，至民國十五年（日本昭和元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僅佔據三十年時間，行政區域就調整了十次之多，虎尾地區行政隸屬關係

如下：

隸屬於嘉義縣土庫辦務署三年。

隸屬於台中縣北港辦務署三年。

隸屬於斗六廳土庫支廳八年，改隸時是在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同時將「大坵田東堡」的「坵」字改為「土」的「丘」。

隸屬於嘉義廳土庫支廳大墩區十一年。（湳仔庄、三合庄、竹圍仔庄歸土庫區，過溪仔庄和惠來厝庄歸他里霧區）。

到了民國九年（日本大正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虎尾開始設「郡」，虎尾郡和雲林其他地區的斗六郡、北港郡，均隸屬於「臺南州。」

虎尾郡的郡役所（郡治）就設在虎尾庄，管轄西螺街、虎尾庄、二崙庄、崙背庄（含現在的麥寮鄉）、海口庄（現在的台西鄉和東勢鄉）、土庫庄（含現在的褒忠鄉）。

民國十五年六月，日寇在台最後一次行政區域調整，只是將高雄州的澎湖郡，獨設為澎湖廳；各地行政區域雖沒改變，但行政等級略予更改，如新竹、嘉義、彰化、屏東、宜蘭、花蓮等地，原來均是「街」，一律升級為「市」。雲林地區升級的，有斗南、虎尾、土庫，由原來的「庄」改為「街」。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庄」改稱「鄉」，「街」改稱「鎮」，「郡」改稱「區」；虎尾區仍轄屬於台南縣。

幾乎成為「長溪縣」縣治

民國三十八年，本省積極準備推行地方自治，省民政廳擬定「台灣省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方案」時，新設的「長溪縣」轄屬斗六、虎尾、北港三區，縣治設於斗六的方案，送到「台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審議，會中有委員表示縣名應改為「雲林」（可能是南投籍委員林忠先生高見。至於命名「長溪」，是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系教授鄭資約的建議）。

關於縣治，有的支持原案設有斗六，有的主張設在虎尾，理由是地點適中、交通便利，尤其是省政顧問何景寮先生，亟力倡議以「虎尾」為縣治。

民國三十九年元月二十一日，台灣省參議會召集臨時會議，討論「地方自治」及「調整縣市行政區域」的方案、實施程序及調整進度，二十三日九時開始第三天議程，由議長黃朝琴主持，「調整方案」二讀完成後，進行表決，出席三十位省參議員的表決結果如下：

雲林縣治主張設在「斗六」的，十八票。
雲林縣治主張設在「虎尾」的，十二票。

假若不是六票之差，今天雲林縣政府，就在虎尾而不是斗六了。

台灣光復時，虎尾區官派首任區長是黃祺拔先生，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就任的第二任區長是陳餘泉先生。

雲林設縣、虎尾改鎮，實行地方自治是在民國四十年的八月，首屆民選鎮長是吳興旺先生，第二屆又高票連任，第三第四屆是王玄政先生，第五第六屆是周礎先生，第七屆是陳色田先生，第八屆是

陳俊惠先生，第九屆鎮長黃良行先生又連任第十屆鎮長，目前鎮長是張世和先生。

教育文化，繼往開來

虎尾鎮的歷史雖然不久，目前卻是雲林地區的文教中心，設有雲林工專一所、虎尾高中一所（原有一所虎尾女中，於民國六十九年與高中合併）、虎尾農工一所、私立大成商工一所；國中有虎尾和崇德二所，國小有虎尾、大屯、中溪、立仁、安慶、拯民、光復、中正、平和、廉使、惠來等十一所。

這些學校中，歷史最久的是虎尾國小，民國六年三月虎尾私立旭東書房創立，第二年就被日寇強行接收，改辦教日語的「分教場」，名稱是「土庫公學校五間厝分校」；五間厝庄改設虎尾郡的第二年（民國十年），日寇復據以創設「虎尾公學校」；日本人在台灣辦教育的目的，旨在對當地居民進行思想上的「毒化」、生活上的「奴化」，並沒有安什麼好心。

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具有六十五年歷史的虎尾國小，從林森路遷到明正路，新校舍耗資新台幣八千四百餘萬元建設，規畫完美、設施齊備，是一所現代化超越國際水準的學校，樹立起虎尾文化鎮的新形象。

社會的進步憑經濟的繁榮，而經濟的活躍基於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教育文化的最大功能，在於提昇國民的生活品質、擴大認知的層面，絕對有助於社會的安定繁榮和進步。

虎尾鎮現有立案的幼稚園，就有十四所之多，從虎尾地方重視教育文化的傳統風氣看，就可期待虎尾未來耀進式的發展了。

(九) 元長史話

「元長」就是「元掌」

元長在古時候稱爲「元掌」，傳說很早有一個來自福建省泉州府的拓荒者，名字叫做「傅元掌」，是他開墾元長地區，先民爲了紀念他當初披荆斬棘的劬勞，而以他的名字當作地名來稱謂。

如今我們可從元長鄉各處墓地的坟碑上證實，先民幾乎全部來自泉州府的同安和南安二縣，李姓、傅姓、吳姓居多。

在清朝乾隆末期，雲林彰化地區，「天地會」反清復明的運動非常積極，漳州籍的先民，更是積極參與革命行列；但是住在「元掌」地區的先民，全是泉州人，並未熱烈響應「倒滿興漢」的活動。到了嘉慶皇帝的時候，追認「元掌」地方士民，協助滿清地方行政平定革命有功，乃賜名爲「元長莊」，寓意「天長地久」，永遠寓庶，一直沿用到今天。

元長先民對清朝嘉慶帝頗有好感，下崙村還有「皇帝崙」的傳說，形容嘉慶皇帝曾在崙丘上觀看「大東庄」（昔地名）的風水；台灣光復時，居民且將一條「埔墘路」改名爲「嘉慶路」。其實這是訛傳，嘉慶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根本沒有到過台灣的歷史記載，我們不能當它爲真，而以訛傳訛。

白沙墩的滄海桑田

元長鄉的地理環境，西鄰四湖鄉，南連北港鎮，北界土庫鎮，東有北港溪，隔溪與大埤鄉和嘉義

縣相望，土地肥沃，一片平原，是雲林縣主要農業區之一，稻米、甘藷、落花生等，產量豐富；在山內村盛產一種薄皮多肉的蕃石榴，香甜可口，成熟時果皮有部分略帶紅色，稱為「胭脂芭」，傳說貢品，也訛傳是嘉慶帝吃後賜的雅名。

本鄉開發甚早，受益於北港溪，所以可遡自明末鄭芝龍建「十寨」屯墾時期，鄭氏就是泉州府南安石井人，和元長居民的祖籍關係密切。元長在明鄭時代，屬天興州北路管轄。

滿清政府統治初期，縣以下設「堡」，元長那時候全鄉稱為「白沙墩堡」，直屬於諸羅縣；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一年）、笨港（北港）設分縣，乃歸分縣管轄，首任縣丞是山西洪洞人胡光祖。

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台灣改為省，同時成立雲林縣，「白沙墩堡」劃入雲林，為新縣十六堡之一，堡內所轄村落從未增減，至今仍然維持昔日「堡」的轄區。

日寇竊據台灣期間，為了蓄意破壞各地先民的地緣情感，五十年的光景，將台灣行政區域作了十次大幅度的調整；因此元長先後隸屬於台中、嘉義、斗六、臺南，翻來覆去，實在是亂極了。

台灣光復以後，成為臺南縣北港區元長鄉，仍轄長南、長北、子茂、後湖、山內、合和、五塊、潭西、潭東、客厝、卓運、頂寮、下寮、龍岩、西莊、鹿北、鹿南、瓦磘、內寮、崙仔、新吉等二十村。

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台灣省恢復設置雲林縣，才又歸隸為元長鄉。

抬頭二尺有神明

元長鄉的民俗信仰以及祭祀風俗，和大陸福建沿海居民一樣，原則上信奉救苦救難的「媽祖」和「

觀士音」，同時還虔敬各類地方守護神；因此家家有自己信仰的家神，和祖先共祀；村村有「土地公」（福德正神）祠，還有「田頭、田尾土地公」小廟。

鄉民崇尚「忠義」，所以對關公非常敬佩，供奉武聖的廟宇有三處：子茂村的「感善堂」，建於民國十九年；鹿南村的「義天宮」，建於民國五十三年；長南村的「武聖宮」，建於民國六十六年。歷史較久的廟宇並不多，長北村元中路的「鰲峰宮」，建於清朝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只有一百三十多年時間而已，祀奉的主神為「保生大帝」，傳說大帝就是宋代名醫吳本，同安人，乘鶴昇天成真人；是由李姓先民從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芙蓉鄉引入的家神，因信徒激增而建廟供祀。

長南村的「順天宮」，祀奉「陳元帥」，傳說是在道光年間，名醫李成伯自泉州帶來的家神，建廟於光緒年間，該廟曾毀於日寇「皇民化運動，寺廟神昇天」的浩劫，民國五十五年改建新廟。

下寮村的「鎮平宮」，建於民國五十一年，供奉的五年千歲，是從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分靈而祀。子茂村的「南天宮」，祀奉五府千歲，建廟於民國五十一年。

合和村（舊稱「角婆莊」）的「保安府」，建廟於民國五十六年，傳聞是在民國十三年，信徒李厭夫婦自台西鄉五條港的「安西府」，迎回一面「張千歲」（唐朝進士張巡）的黑令旗於家中供奉，獲得居民崇拜而塑像建廟。

道教在元長也很熱門，鄉民奉祀「九天玄女」（陳石補天的女媧娘娘），後湖村的「聖安壇」建於嘉慶三年，子茂村的「青風天壇」建於光緒二十五年，山內村的「星天壇」建於民國二十年；道教的教義是：「敬天感德，法祖感恩，修道積德，行教祈福，救人超凡，利物推仁，濟世無爭」，這正是淳樸的民風。

烏雞是抗日英雄

在元長鄉下寮村忠孝國小學區內，有一個俗稱地名是「烏雞寮」，那兒並不出產「烏雞」，其實只是紀念一位抗日英雄而已。

這地方幾乎都是「吳」姓居民，相傳在九十多年前，有位叫「吳烏雞」的耆頭，領導先民英勇抗日，抗拒日寇佔領；他住的地方叫做「烏雞寮」，這個地名，現在還存在。

據說，「烏雞」先生英勇抗日，不幸被捕，在押送到「斗六」的中途，被地方父老率義民攔截，解送日軍嚴重傷亡，而引起日寇的報復，派軍警實施大屠殺，並火燒住宅，「烏雞寮」慘遭噩運。

元長鄉在光緒二十一年抗日佔領的英勇事蹟，比較出名的是長南村的「李竹炭」，曾率領李姓族人和鄉親數十人，遠道襲擊日寇斗六巢穴，斃寇數人雪恨，安全歸來。光緒二十三年經陳文舉告密，悉數被捕，押至斗六處決，竹炭等臨死不屈，壯烈成仁；可見元長先民忠義的風尚，是可以肯定的。

落葉歸根的寓意深長

日寇在台灣進行「奴化」和「毒化」，是從教育著手的；奴化的方式是辦公學校、分教場、日語傳習所，類似白人對付黑奴的教育方式，教日語，習日俗，目的在如何侍候日本主子；毒化的方式是嚴禁漢學、漢字，毀滅我民族歷史文化。

元長鄉光復後第一任鄉長兼臺南縣參議員「蔡秋桐」先生（生於民前十二年、逝於民國七十三年），自幼密習漢學，民族意識堅強，成年後在家開館授徒，利用夜間傳授漢學經典，義務作育民族的

幼苗。

蔡氏著作很多，筆名「落葉」，寓意「歸根」，曾加入林獻堂先生及蔡培火先生所領導的「文化學會」，且自創「醒民社」以鼓吹愛國抗日思想，藉出任元長保正（村長）的職業掩護，進行中華文化的傳播工作，因此常遭日寇的警告和刁難。

在臺南縣參議員任內，隨團體赴大陸考察，幸獲先總統 蔣公接見，倍感殊榮。

元長鄉是日寇設立學校較先的地區，民國四年就設了一所隸於北港公學校的分教場，到民國九年正式成爲公學校時，雲林全縣只有七所學校而已；那一年新成立的學校還有古坑的崁頭厝（永光），莿桐的樹子腳（饒平），二崙的油車，以及水林鄉的水林，共五所，從設校的地點看，都是先民抗日情緒激昂的地方，可見日寇設校的用心何在了。

光復前元長鄉只有元長、鹿寮（新生）、內寮（客厝）三所學校，光復後增設了山內、仁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六所國民學校，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後，又設了一所元長國民中學。

這裡特別舉出蔡秋桐先生重視地方教育，信義國小在以前稱爲「五塊分校」，屬於元長國小，當初分校的校地，就是蔡先生捐贈的。這件事給我們的啓示：只要對社會有貢獻，人的精神生命必長留世間。

(十) 北港史話

「北港」就是「北港」

一般人都認為「北港」古稱「笨港」。甚至連土生土長的北港居民，不予以追溯溯源，也人云亦云的如此傳說，那就應該了！

比較可稽的說法是：「所謂『笨港』，即明代北港，亦即今之北港」（見「台灣史」三〇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我們可以肯定：「北港」地名是古地名的沿用，也是台灣海島最早出現於歷史文獻資料之中的地名。因此，北港人應以這「北港」的地名為豪，不必要「笨」下去。

連雅堂先賢著的「台灣通史」，於「開闢紀」中記載：

「歷更五代，終及南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台灣舊誌有台灣一名北港之語。北港在雲林縣西，亦謂之魍港。」

在通史的「商務誌」中，連氏指出：

「當宋之時，華人已至北港貿易，其詳雖不可考，然已開其端矣。」

依據清乾隆年間，台灣海防同知朱景英的見證，宋代與台灣社會的經濟關係非常密切，朱氏著的「海東札記」中說：

「台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號（均北宋時通寶），錢質小薄，千錢貫之，

長不盈尺，重不逾二觔（斤）。相傳初闢時，土中有掘出古錢千百甕者，或云來自粵東海舶。余往北路，家僮於笨港口海泥中得錢數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果道邈與世絕哉！」

明代「台灣漁業誌」略載：「天啓三年（公元一六二三年）九月五日，實施海禁，不得假往北港捕魚，與荷蘭人貿易。」

雲林縣誌史略篇中述：「明朝天啓四年，荷人退出澎湖，據台灣南部，以北港為轉口。」

從上面的史料分析，古時候的北港，不僅是台灣的港市，也是當時國際貿易的轉口港埠，而且亦代表整個台灣地名總稱的習慣，可見宋、明時代的北港，是如何的繁榮。

「笨港」的來龍去脈

「北港」之所以稱謂「笨港」，是歷史上地名改變的一件有趣妙事：

明朝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福建巡撫南居益派兵將荷蘭人自澎湖逐至台灣，荷人盤踞大員（安平），設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商館，為了便於擴強勢力，派人繪製台灣地圖，圖上地名則用居民土音諧聲譯寫荷蘭文，北港寫的是（PONKAN），漢人唸這洋文地名，訛音為「笨港」，就這樣糊糊塗塗的「笨」了近一百八十年之久。

北港在清朝稱為「笨港」，到嘉慶年間才結束；如今在北港朝天宮，還收藏有滿清時期「笨港芳源茶舖」的招牌，是為物證。

「笨港」地名恢復為「北港」，也有一段滄桑史話：

清嘉慶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雲林地區遭連日颱風豪雨肆虐，導至濁水溪亂流泛濫，造成縣內虎尾溪和北港溪改道，各地河岸崩潰、土地流失而成水災，「笨港」街市亦當其衝，溪流中心偏移東南向，剛好流經街市，結果將街市流隔南北二部分，乃形成笨南街和笨北街，俗稱南港和北港。「台灣府誌」中有下列一段敘述：

「笨港街，距縣三十里，南屬打貓堡（民雄），北屬大槺榔堡。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曰南街、曰北街……」

光緒二十年，雲林儒學訓導倪贊元著「雲林縣采訪冊」，文中亦云：「北港街，即笨港，因在港之北，故名北港。」

可見「笨港」這個地名，在光緒年間，已自然改稱為「北港」；這一改，可說是歪打正著，無意中承襲了宋、明時代的古地名，似乎北港溪改道還改對了。

不論是南港（即今「新港」）或北港，都不是最早的北港故址；原來北港的街市，位置在今天北港溪的河床中，已無法辨認了。

明代海上拓荒英雄經營「北港」

有許多史料文獻中，提到「蚊港」「魍港」的地名，歷代史學家們通常認定就是「北港」或「笨港」，可是在台西鄉有一個數百年歷史的地名，也叫做「蚊港」，因此，有人說「魍港」也許就是現在台西的「蚊港」。

如果歷史上的「魍港」，確是現在「北港」的話，那麼「北港」在台灣史上的地位，更為突出了。

據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十六云：

「萬曆二年（公元一五七四年）十月辛酉，福建海賊林鳳，自澎湖往東番魍港，總兵胡守仁、參將呼良朋追擊之，傳諭番人夾攻，賊船煨燼，鳳等逃散。巡撫劉堯誨賞賚有差。」

又同書卷四十四中記載：

「萬曆三年十一月辛酉，海寇林鳳復犯閩，不利，更入廣，而留船於魍港爲窟宅。」

明朝初年，以「海上爲不征之地」，實施「海禁」政策，自「洪武」朝至「萬曆」朝，歷時二百年左右，這種人爲隔絕，使台灣的歷史紀錄，中斷空白了一段時期。

當時閩、粵沿海居民，因於「海禁」，生計無術，謀衣食溫飽而被迫铤險走海，致力海外發展，爲了安全，紛紛組織海上冒險武裝貿易集團，成爲漢族海上拓荒英雄；然而，一羣羣追波逐浪的「討海」謀生者，不幸和明朝執行「海禁」的官兵發生衝突，就被輕易的扣上「海盜、海賊、海寇」等帽子，予以無情的追剿；爲了求生存，有些被逼走國際路線，和日本海上冒險團體結合，又被冠以和「倭寇」勾結的罪名，形成亦商亦盜的惡劣形象。

林鳳亦稱林鳳鳴或林鳳梧，是漢族海上冒險集團的首領，早期和海上英雄林道乾同夥揚帆台海；從嘉靖中葉到萬曆初，林鳳聚眾萬餘人，就是以「北港」爲根據地，建立其海島王國，縱橫台海十餘年之久。

達在明萬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以前，北港和大陸貿易已列入官方控制允許，而且往北港的商船、漁船，發給「船引」，不加限制；值得我們如今正視的是：當時福建往雞籠（今基隆）、淡水、北港的船舶，船引的稅銀，是比照往廣東例，較往東西兩洋的，少三分之二，可見那時候的政府，

已將台灣視同國土，也可證實漢人在台的社會地位，屬於主導的角色，予我們肯定四百年前的「北港」，早已是繁華的港口；據此，台灣的開拓史，更可向前推數百年或千餘年，較切史實。

傳說的諺語，「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且不必評明代海上拓荒英雄林道乾和林鳳的是非，但從他們論千上萬的黨羽，當年在台灣的食宿問題推斷，若是沒有漢人的社會基礎，就不可能擇台灣爲長期根據地的；如果那時候大陸和台灣沒有某種程度的文化經濟關連的話，嘉靖年間都督俞大猷赴台征林道乾，萬曆初年總兵胡守仁戰林鳳於魍港，海陸雄師的大軍行動，也不可能來去自如、那樣方便自在的。

我們今日應珍視林道乾和林鳳的正面貢獻，他們領導的民眾，才是真正開拓台灣的無名英雄，若從另一角度盱衡，北港在明初的繁榮，還得感謝明代「海禁」之賜呢！

鄭氏海上王國的興起

明朝天啓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海上拓殖英雄顏思齊（漳州人）和鄭芝龍（泉州人），由於在日本發展受挫，率黨羽三十六人返台灣拓業，經航行八日夜，抵達北港；招納漳、泉流民三千餘眾，於北港溪兩岸沿海建立十寨，從事移民、開墾、練兵及撫番等工作。

十寨的名稱是「北港、鹿仔草、龜佛山、南勢竹、井水港、龍仔港、大坵田、北新、大小棟榔、土獅仔」，其範圍擴及現今北港、水林、口湖、虎尾、土庫等地。

另一說，顏、鄭船隊在北港西方三里的船頭埔停泊，就是現在北港鎮的樹腳里一帶，十寨的名稱和地點是：

主寨大本營，在今水林鄉的顏厝寮。

左寨，設於王厝寮。

右寨，位在陳厝寮。

前寨先鋒營，是興化店莊。

後寨訓練營，在考試潭莊。

哨船寨船隊營，是船頭埔莊。

海防寨海口鎮狩營，在後寮埔莊。

撫番寨，在今北港府番里。

糧草寨，在今水林土厝村。

北寨，就是現在北港的大北里。

雖然十寨的傳說並不統一，但均是在北港地區附近，北港居民為紀念顏、鄭墾拓之功，於民國四十五年，在北港圓環，集資建造了一座「顏思齊登陸紀念碑」，供後人追思。

相傳鄭芝龍所屬，劫暹羅船，悉得手，富甲十寨，天啓五年九月，顏思齊病死嘉義後，台閩海域就成為鄭氏的家族王國；據說荷蘭人入台，就是鄭氏允許的，且由其部屬何斌（何延斌）引迎安置，鄭方開出的條件，是以「北港」為荷人對華貿易的轉口，而且必須繳納關稅（報水），每年還要向鄭氏輸貢，表示以小事大之誠。

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鄭氏曾以台閩宗主的立場，和荷蘭人訂立三年通商條約，這種如同「友好協定」的條約，具有互不侵犯、各自發展的默契；同年九月，鄭芝龍率武力回大陸活動，接

受明朝招撫，擔任海防游擊，荷蘭人乃膽敢乘機急遽擴展；否則的話，台灣的歷史也許要改寫了。

荷蘭人勢力向北延伸，到了北港溪就受阻於鄭氏遺民的抗拒，從公元一六三六年到一六四二年，雲林地區抗荷支持了七年之久，最後荷人在北港搶灘，實施海陸夾攻，動用荷軍四百及順民武力一千四百人，中國舢舨船三百艘，才勉強完成濁水溪至北港溪間的控制。

原是鄭氏家族擁有的台灣，在荷蘭移居十二年之後，竟然賓主易位，漢移民遭受紅夷殖民暴政的壓迫，這正是鄭氏當年引荷入台，料想不到的憾事。

昔日「小台灣」

「北港」在滿清時代，地方行政區域劃歸大槺榔堡，光緒元年，該堡分為「東頂、東下西」三堡，北港是「大槺榔東頂堡」，屬於諸羅縣（嘉義），歷時二百零五年之久。

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四月，台灣省增設雲林縣，原嘉義縣屬北港溪以北迄虎尾溪以南地區，包括斗六門、他里霧（斗南）、打貓東（古坑）、打貓北（大埤）、大坵田（土庫、虎尾）、白沙墩（元長）、大槺榔東（北港）、薦松北（水林部分地區）、尖山（四湖、口湖、水林部分地區）九堡，劃歸雲林縣管轄。（彰化縣劃撥雲林七堡）

清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由於北港舟車輶集、郊行林立、塵市毗連、百貨貿易、居民眾多，特設「笨港縣丞」，為諸羅分縣，直至雲林設縣之後才廢，共歷任三十五位縣丞，首任是山西洪洞縣人胡光祖。

滿清政府對北港海港的經營，非常重視：初期由諸羅清軍「北路協左營」，派千總一員、步戰守

兵七十四名，設「笨港汎」以維治安；到了康熙三十年，增設「笨港水汎」，直接由「安平水師左營」派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額外一員、水師兵二百三十名，駐汎。

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一年），北港設「文武口」及「釐金局」（海關和稅收機構），專司進出港口的船隻管理及運輸事務。

歷史上「北港」最繁華的時段，是在清朝乾隆年間，那時候「列肆頗盛，市分八街，煙戶七千餘家；海運發達，進口布疋、洋油、雜貨、五金，出口米谷、芝麻、青糖、白豆等，百物駢集、六時成市，貿易之盛，爲雲邑冠」，俗稱「小台灣」。

嘉慶以後，由於港口淤塞，海運功能喪失，市況乃漸趨蕭瑟，到了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笨港水汎也因而減兵裁員。

如今「北港」，除了一座「顏思齊登陸紀念碑」而外，猶能激發我們一絲思古幽情的，有媽祖廟（朝天宮）燻黑的神像、旌義亭（義民廟）的義塚義犬，還有那清代盛極一時的「牛墟」殘景。事實上，在現代化的積極建設下，我們已無法重拾昔日「北港」鄉土之情啦！

雲林教育史話

嚴保江

薪火相傳的民族教化

台灣的教育，若以「教化」歷史淵源而言，應遡自宋、元兩代（史實舉出，清初在台灣，仍流通宋朝錢幣），從這島上有「漢」移民開始，即教耕、教織、教讀、教藝，代代相傳，綿延不息。

按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層次就很高，「作之親」「作之長」，就必然「作之師」；若不是中華民族的風俗、習慣、禮儀、信仰等文化生活，在台灣早已根深柢固，怎能擋住早期紅毛人（荷蘭人）長達三十八年的禮俗、文化、宗教的侵略，更難抗拒倭奴（日本人）竊據五十年間的皇民化運動。

先民對台灣的「宗主」意識非常肯定，傳統的習慣是「先到爲君（主），後到爲臣（賓）」，所以先民毫不客氣的稱荷蘭人爲紅番、紅夷或紅毛賊。任憑紅毛番如何大力推行政教與宗教合一的政策，專橫攘斥異教、異俗，對數萬漢族移民，苛徵人頭稅、通關稅、漁獵稅、增益稅；但一到明鄭回師驅荷，先民「迎者塞道」，全力支援作戰，而且立刻恢復漢化的生活方式。

倭寇憑甲午戰勝，武力強據台灣之後，更是異想天開，循奴化、毒化、皇民化三步驟的殖民政策，在台普設所謂「公學校」，積極推行日文日語（倭寇在台的子弟，就讀於「小學校」，尋常小學校修業六年，高等科加二年，漢族移民子弟，除了極少數家長有特殊身分或政治利用價值考慮外，是沒有

資格入學的）；且以武力強制先民移風易俗，例如毀廟宇、棄神像、焚書院、篡歷史、易地名、改姓名，無所不用其極；結果在倭寇宣布戰敗而在「無條件投降」的瞬間，全島居民興奮得如癲如狂，所有的生活形態，馬上又全盤中國化了。

從先民抵抗外侮的史實，就足以證明我中華文化是不容輕易被毀滅的；只要有漢民放聚落拓殖的地方，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就會緊密的結合起來，進行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教化。

明鄭時期普遍興學

台灣的學校教育，古代雖不普及，但到了明鄭時代，已奠定良好的基礎了。

那時候，台灣稱為東寧府（明永曆十五年，鄭成功驅荷時，稱為東都；鄭經主政後，在永曆十八年改稱東寧），設天興、萬年二州，郊鄙地區劃分為三十四個里，里以下轄若干社；永曆十九年八月，嗣王鄭經採納勇衛（衛戍總司令）陳永華的建議：建聖廟、設學校、施教化、培育人才、開科舉、儲賢士。台灣通史卷十一教育志中的記載如下：

「擇地寧坊，面魁斗山，旁建明倫堂。二十年春正月，聖廟成，經率文武行釋菜之禮，環泮宮而觀者數千人，雍雍穆穆，皆有禮讓之風焉。命各社設學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凡民八歲入小學，課以經史文章。天興、萬年二州，三年一試。州試有名者移府，府試有名者移院，各試策論，取進者入太學。月課一次，給廩膳。三年大試，拔其尤者補六科內都事。三月，以永華為學院（官名）、葉亨為國子助教，教之、育之，台人自是始奮學。」

明鄭時期，雲林地區屬天興州北路司管轄，州治設在佳里興（今台南縣佳里鎮），但歸那一里？

究竟在本地區設了多少社學？多少學生？造就了多少人才？由於文獻不足，沒有史料可資考證，引為憾事。

依據上述資料，我們可以肯定：明鄭二十五年統治台灣，至少有二十年之久，在積極推行全民教育工作，並且還舉行了八次大試。

從「書房」發展到「書院」

滿清取得台灣之後，於各縣治設置縣學，派任「教諭」，隸於「學政」，以後各縣及分縣，各增派任「訓導」一員；但學宮形同虛設，所有義塾，也往往徒具空名。

由於民間反清避難搢紳，有不少鴻博之士；所以民間書房的自行設置，能夠秉承明鄭社學的遺風，甚為普及。

那時候，士、農、工、商的子弟，七、八歲就送進書房，拜師啓蒙；先讀三字經或千字文，繼唸四書，不但要求背誦，而且要讀朱註，懈讀的童子則威以夏楚（戒尺、教鞭）；再授詩、書、易三經及左傳；同時教以制藝、課以試帖，肄業十年，就足以應付科舉考試。

滿清的科舉制度，在地方政府分縣學和府學二種鄉試，成績好的成為廩生、貢生，每年都給廩餼（如同現在研究生補助金），六年一廷試，赴試稱拔貢，考上了就成進士；按清政府規定，台灣籍的考生，各級考試都設有保障名額，不論成績如何，皆定額上榜；因此書房的規模自然擴大，紛紛成立書院，並置學田（由地方熱心教育士紳捐贈），藉以鼓勵鄉親子弟勤讀趕考，期獲得功名而造福鄉梓。

雲林處處飄書香

斗六門在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在城北的受天宮內，首創雲林第一所「龍門書院」；嘉慶十九年（公元一八一四年），西螺街外，又建立了一所「振文書院」；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西螺又增設了「修文書院」；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他里霧（今斗南）南畔，地方人士也創立了「奎文書院」；如果加上南投的「藍田書院」（南投前曾屬雲林），一縣有五所書院，可見當時雲林文風之盛。

龍門書院分前後兩進，面南建造，西側有護廊；學田有十筆，共十甲五分六厘零一絲。

振文書院一字一亭，右廊六間；學田也有十筆，計四甲二分六毫九絲面積。

修文書院在福興宮廟後，中進五間，左右廊六間，學田共有十一甲一分七厘六毫五絲。

奎文書院連宇十餘間，學田共計五甲六分七厘三毫五絲。

雲林在清代科舉制度下，造就了文秀才八十三人、文舉人十一人，進士三人；其中斗六竹頭角（林頭里）許國材還是乾隆三十人的文武雙料舉人，實在難能可貴。

可惜龍門、奎文、修文、藍田等書院均毀於日寇竊據時期，尚存振文書院，可供追思。

本縣國民教育的發展歷程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時，雲林地區屬台南州，日寇留下推行「皇民化」教育的場所，只有五十三所「公學校」和五處「分教場」，政府接收後分設「國民學校」，次年，增設十二所國校。

雲林正式設縣，是在民國三十九年，那時候全縣只有六十九所國民學校而已，三十五年來，增設了八十五所，如今已有一百五十四所國民小學和三十所國民中學（含代用國中）。

本縣建校最早的學校，建於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的，有斗六市的鎮西國小、土庫國小和北港鎮的南陽國小三所，距今已有八十八年歷史；建於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的，有斗南國小和西螺文昌國小；其他歷史較久的學校，崙背國小建於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台西國小建於民國元年，那時候稱台西國小為海口公學校。

全縣二十鄉鎮市中，設學校最遲的是四湖鄉和麥寮鄉，民國十年以後各設一校，在民國三十年以前，四湖鄉只有一所飛沙國小、麥寮唯有一所麥寮國小而已。

「清國奴」的遺恨

日寇從民國九年（日本大正九年）開始，對台灣大肆進行「奴化」與「毒化」，更改全島所有具歷史淵源的地名，嚴禁漢人私設書房，例如五間厝（虎尾）的私立旭東書院，遭強行接收改辦日語的分教場，到民國十年據以設立虎尾公學校。就在這一年，日寇一口氣在雲林地區創設了十六所公學校，民國十一年再增設十所，期經全面施行奴化教育而為所謂「皇民化運動」奠基鋪路。

日據時期的公學校，旨在對島民子弟施行強迫教育，校長清一色是日本人，老師絕大多數也是日本人，即使有一、二位師範畢業的台籍特權教師，待遇也比日本籍的少六成，至於少數台籍的代理教員，其待遇就更低了，如校工。

日本教師穿的是文官制服，地位高於日本警察，對學生和家長，具有統治者的權力，對不滿意的，

打人耳光，責爲「清國奴」，是司空見慣的事；甚至日本籍的學生，對台籍的同學，也自然具有這種「主子」型的特權。

民國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日寇在龍巖（褒忠鄉）創設了一所「龍巖尋常小學」，那是專爲培養日本人子弟而設的學校，設備、師資、教材非常完善，經營方式和一般公學校迥然不同；台籍子弟是不准入學的，和以前若干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堅守種族隔離傳統，白人學校是不容黑奴入學的，同樣令人氣憤；國家的命運也是個人的前途，成了亡國奴，實在不是滋味！

為雲林寫史話的上海人——嚴保江

• 肖 蔥

在雲林縣教育、藝文界，提起「嚴保江」三個字，大都耳熟能詳。激進、保守、爽朗、固執、天才、鬼才等封號，是大家因緣不同觀點、知遇深淺、認知差距而加諸其身，給予不同的評估；然而，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一、戰火孕育英傑

這個人，小學讀了三年半，中學讀了二年半，十六歲開始跟著軍隊浪跡天涯；天生豹子膽，「勇往直前」「肯定自己」是他的座右銘，「終生學習」理念，早在五十年前即已成為他思想的一部分；磨練、進修、挫折、躍起，一輩子參加過大大小小的考試與檢定，從小兵、尉官、連長到教師、主任、校長，奮鬥不懈。

藝術細胞較常人活躍，舉凡文學、繪畫、書法、戲劇、史蹟研究，樣樣皆通；新詩、散文曾轟動一時，集結為「晨曦道上」一書，由雲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書法、水墨作品雖不豐多，但其獨特率性的風格，獲得海峽兩岸藝文界的肯定，有卓越的表現；曾追隨史學國寶——林衡道教授研究台灣史蹟源流，為雲林縣十三個鄉鎮市訪源尋根；卸下軍裝後，從事教職，歷任國小教師八年、主任五年、校長十七年，於一九九一年秋，提前退休，專注在書畫藝術的研修與薪傳，開創其生命的第二春。

嚴氏一九三〇年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的江灣（今隸屬上海市），本名「寶江」，抗日戰爭爆發時，舉家逃離至湖南衡陽，因當地「仁愛」小學的老師填寫資料，筆誤為「保江」，這個「保衛江山」豪氣萬千的名字，遂沿用至今。

嚴氏的幼年，在戰亂中度過：一九三六年就讀「大場」小學，猶懵懵然背著書包玩；一九三八年在衡陽，一邊躲空襲警報，一邊讀三年級，那時候，已經知道「台灣、琉球和朝鮮以前都是中國的領土，日本人占據了東三省，還要打中國。」不久，學校被日本飛機投彈炸燬了，嚴家只好搬遷到衡陽北門城牆下的「知母巷」，一方面便於躲空襲，一方面是因為巷中設有私塾館，可以讀書；在簡單莊嚴的拜師典禮後，開始誦唸「子曰，學而時習之」，一張八仙桌，安置了五、六位不同年齡搖頭幌腦的小儒生。老夫子認為「朽木不可雕」的，就會用旱煙桿的銅煙頭，去敲「朽木」的腦袋瓜子；嚴氏幼年聰明頑皮，有一次被懲戒，頭一歪，只差一公分就成「嚴一目」了，好險！如今右眼下還留有童年「不亦樂乎」的難忘標記。

一九三九年，因不堪日軍瘋狂空襲之苦，全家溯湘江而上，到達常寧縣的柏坊鎮，在江邊的下街落腳。

嚴氏幸運的趕搭上柏坊區最後一次傳統鄉試，報名時，分到了大小毛筆各一枝、銅墨盒一台、毛邊紙一刀，試畢，還有肉包子、糖包子各兩個當點心。第二天放榜，一大早，鄉丁就到家裡來放炮報喜，說嚴保江考上四年級插班。全家歡喜異常，嚴母特地賞了一塊銀元給那位鄉丁。同班同學年齡參差不齊，嚴氏九歲，年紀最小，鄰座的尹小姐卻已經十六歲了；尹小姐家裡開豆腐坊，是位秀麗文靜、長髮明眸的古典美人。她對他，彷如姐姐帶弟弟，疼愛有加，課後常帶他回家喝豆漿吃豆腐花。由於

尹小姐以前讀過私塾，雖為四年級，但已精通古文和珠算，尤其寫得一手好字，柳體書法令人欽羨！尹小姐常抓著嚴氏的小手，教他寫毛筆字，因此，認真追究起來，她才是他的書法啓蒙師。

那一年，地方士紳和華僑開拓了一座坡山，建立了一所完全小學，命名為「紫辰小學」，春秋兩季招生，分成十二班，不收學費；原來讀區公所學校的學生，遂全部轉到這所新制的學校來了。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春天，紫辰小學改為柏坊鄉中心學校，嚴氏以十歲年紀，擔任學生自治會文化股長。那年暑假，鄰居吳靈芝小姐剛好小學畢業，要考中學，與四年級程度的嚴氏，研究算術，他們不僅將五、六年級的算術弄通了，而且連「三百難題」也全部解題了！所以五年級一開學，老師就宣布嚴保江不必上「算術」課。因此才讓他有足夠的時間去發揮「文化股長」的專長：每逢柏坊鎮趕集的日子（每月逢二、四、六，共九天），出壁報、演文明戲，春夏抗日宣傳、兵役宣傳，秋冬愛國運動、募寒衣，此外，利用星期假日，除了校內活動，還舉辦鄰近鄉鎮學校間的互訪活動，有聲有色。學校裡的老師，有些是逃難而來的外地大學生，將籃球、排球、乒乓球、跳高、跳遠、單雙槓等體育活動，都帶進了這所鄉間的洋學堂，使得這些鄉下學生大開眼界，受惠良多。嚴君那幾年更處於黃金時代，父親遠在湘西工作，沒有了長輩的約束，他生活得自由自在、多采多姿，游泳、釣魚、爬樹、象棋、軍棋，無一不曉，近庖廚學炊事，還自辦「春酒」宴請同窗好友呢！

十一歲小學畢業（實際上讀書未滿四年），於一九四三年獨自背著行囊，遠赴百里外的衡陽，以榜首的成績，考進「大剛中學」。這一年，美國飛虎空軍進駐衡陽，控制了制空權，免除了日機空襲的威脅，方能正常的讀了一年中學。可惜好景不常，第二年春天，湘北會戰失利，不久，日軍血洗了衡陽，嚴家再次避難，隱居柏坊鄉下的豬母堰山區；雖然生活在日軍占領下的恐怖之中，但嚴氏卻習

得了刻苦耐勞的農村活兒，從推籠、篩米、舂米到堆磨做豆腐，樣樣自己來；才十四、五歲，就能肩挑六、七十斤的擔子，在山路上練腳力。過完一九四四年，和柏坊鎮的幾位知識青年，從常寧縣經嘉禾縣，到達湘粵邊區叢山中的藍山縣，那裡仍然由國民政府掌管，流亡的「廣益中學」（原在長沙市）臨時設校招生，他又以榜首之譽插班初二，過起流亡學生的生涯。短短的一學期之後，抗戰勝利的歡呼聲震撼了全國，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苦難的流浪生活。可憐啊，在戰火中，他初中階段的學歷，僅一年半而已。

勝利了，全國軍民同胞扶老攜幼返回家鄉，重整家園，復原、接收的工作，忙了好一陣子，紛亂中，他又成了一位失學的少年。茫茫然的，一股愛國保家的情緒激盪著，乾脆投筆從戎，和同學相偕去當兵。三個月後，覺得還是讀書比較重要，遂離營，以同等學力考上衡陽「平智高中」，唸了一年，因緣際會，再度穿上軍裝，步入軍旅。

二、人比步槍矯的小小兵

一九四六年，陸軍二十軍在衡陽招考「軍中無線電通信訓練班」學員，報考資格是初中畢業。嚴氏抱著好玩的心情報名應試，筆試順利通過，興高采烈的去報到，承辦軍官看看站在面前的，身高僅一四五公分，比步槍還矮的小娃兒，搖搖頭，不予受理；嚴君據理力爭，說他報了名、通過考試、接獲報到通知，為什麼不能報到？在爭論中，適巧通信營副營長余德君中校路過，問明原委，特准錄取入營，從此，註定了嚴氏青年期的命運。

報考通信訓練班，他是瞞著家人，自己去的，入營受訓，只好翹家逃學啦！三個月之後，被父親

找到，自軍中領回，逼他繼續學業。在平智高中，就憑著幾個月的軍中經歷，他似乎比同學懂得多些，因此非常活躍，算是風頭挺健的人物。

一九四八年春，全家返歸故里——上海。過了幾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嚴氏已安定不下來，驛馬星動，在家呆不了幾天，就毅然決然離家出走，加入駐在常熟縣支塘的江蘇保安第九團。後來回上海一段時間，又跟隨青年軍二〇三師到台灣鳳山基地，旋撥入二〇四師，移防山東青島；接著有一個機會，到五十軍「電訓」隊回爐受訓，二個月之後，分發至一〇七師三二一團電台工作。一九四九年端午節，青島大撤退，部隊經台灣移師雷州半島，旋又調防，從此參與擔任廣州北面從化地區的防務。

當初，他加入軍旅，目的很單純，就是一個「玩」字，二十歲年紀，玩遍了大江南北，自廣州參加第四兵團行列之後，一步步跟著撤退大軍越過十萬大山，繞廣西省博白縣，再至廣州灣湛江市登船，直駛台灣。第四兵團撤退的目的地，本來是海南島，剛巧斯時，司令官沈發藻命令嚴氏到海軍登陸艦上，和馬艦長連絡通信「諸元」時，嚴氏臨時起意，決定和台灣上線通訊；當時，在台灣的海軍司令桂永清和陸軍司令孫立人，立即發了一份三百六十字的聯合邀請電報，就這樣，將近五萬身經百戰的精銳部隊，戲劇性的轉到台灣，擔任濁水溪以南的海防任務。若非如此，這批國軍按原訂計畫開往海南島，豈不投入損兵折將的撤退亂況？勢必造成國民政府的一大損失。雖然在反共大業的功勞簿上，沒有留下嚴氏的一筆助蹟，但是，把五萬精銳部隊弄到台灣來的事實，老海軍們應該耳熟能詳才對。

大陸淪陷，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物資艱困，百廢待興；然而，軍隊在台灣，雖然十分「克難」，一切從簡，但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盜、五年成功」的口號，卻非常響亮！「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反共的旗幟也特別鮮明。

第一個「改造」的五年結束了，戍守在浙江外海「大陳島」的國軍和居民，經不起「一江山」戰爭毀滅的驚恐，遂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撤退台灣。嚴氏躬逢其盛，正是「上大陳」守軍一三六團的通信官，每天在共軍米格機和榴彈砲的轟炸下堅守崗位執行任務，能撃回殘命，也算幸運。

一九五八年八月，他從湖口基地裝甲第一師退伍，軍中舉辦的歡送宴會那天（農曆七月十一日），剛巧是他的生日，師長、二位副師長及參謀長，四位將軍共五顆星，舉杯向他祝福，從此，他真乃福星高照，揚帆邁向璀璨的新里程。

回首檢視他十二年的軍中生活，可說是瀟灑走一回，足以笑傲江湖的啦！剛到台灣不久，就被九十六師保送進通信兵學校軍官班第六期（在台灣為第一期）受訓；從大陳島撤退返台，又被甄選至通信兵學校教官班第一期受訓，所以他是軍中新制教育的通信教官，也是幹部訓練班的經常甄用教官；在退伍的那一年，還是裝甲兵學校唯一的儲備通信教官呢！雖然僅僅官拜中尉，軍階不高，但受有總統蔣中正的任官令；經過陸軍總部的檢定考試，曾核定他的軍職專長代號為通信兵官（一五〇二）、無線電信官（一五二一）、有線電信官（一五一）及通信器材補給官（七五四一）四類，一般言之，能擁有兩項專長就不錯啦，他卻能一口氣擁有四項，可見他對事業的專注和投入。

在軍中的休閒活動方面，發揮他在柏坊中心學校擔任「文化股長」的長才，幫政工隊導演「話劇」，或馳騁於籃球場，成為師級「大兵隊」的一員。他為人豪爽，交遊廣闊，人緣頗佳，尤其以裝甲第一師退休前的那一年，最為登峯造極，經常代表連隊參加師部各種幹部講習，成績均名列前茅，最後一次參加師「國語教官班」講習，居然拿了個滿分結訓，這次講習，奠定了他「注音符號ㄅㄆㄮㄉ」的深厚基礎，是他退伍轉業，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的關鍵所在；師長頒獎給他，打趣的說：「又是你

這個多洞洞呀！」因此，當退伍令下達，師長還想留住這位才華橫逸的小老弟，繼續留營服務呢！當時，裝一師全師將近三百位中尉，但只要有戰士們問道：「看到中尉沒有？」這個中尉，指的一定就是嚴保江，可見他被肯定的程度了。

三、與雲林結緣，比雲林人更雲林

嚴氏二十歲時，曾隨著軍隊在雲林縣北港鎮住了兩年，和當地青年高輝雄、陳耀辰、許松仁等成了莫逆之交，而此三個家庭的父母兄弟姊妹，也都把嚴氏當作自家人看待，讓流落異鄉的遊子，感覺「家」的溫馨，心靈得以慰藉而舒暢。第二次到雲林，是陸軍一三六團自大陳島撤退來台，部隊在斗六的石榴班駐營；三個月後，進入台南中庄訓練基地。一九六七年八月，嚴氏從台北師專特師科畢業，思及與雲林的諸多善緣，遂以雲林為第一志願，在北港高家住下，等候分發服務的派令，就此定居雲林，造福雲林縣莘莘學子。

春風化雨二十五載，桃李滿雲林。由於職務的遷調，居住的環境也跟著改變，飽嘗了搬家的甘苦喜樂，他在雲林，共搬了十次家。

第一次，從北港搬至莿桐；師專畢業分發到莿桐鄉饒平國小，孤家寡人的住在學校的值夜室，一只木箱、一個帆布書包、一張行軍床、一頂蚊帳，就是他的全部家當。

第二次，一九六七年行憲紀念日，與新竹縣竹東鎮的許細妹結婚，成了家，搬離值夜室，在村子裡租了間小房間，夫婦倆暫時充當蜜月新房，添了衣櫥、書桌、炊具煤油爐等。

第三次，婚後半年，嚴夫人從桃園大坡國小調來雲林縣莿桐鄉饒平國小服務，她不會騎腳踏車，

無交通工具，爲了方便，在學校門口附近租了間矮房子窩居。

第四次，窩居一室的確擁擠，連盥洗都得在屋簷下爲之，故利用暑假，覓得有三間房的屋子，搬了進去，住得寬敞些，親朋來往，也有陋室可歇。這一次安定了兩年，長女曉星，次女曉昀相繼出生。斯時無自來水，飲用皆取井水，過著十足的農村生活。添了一架黑白電視機，成了附近老幼的最愛。

第五次屬山居，因嚴氏甄選考上「主任」，要遠去台北板橋受訓三個月，夫人無法又上班又母兼父職照顧兩名稚女，只好相中一所有宿舍有午餐供應的學校——古坑鄉華山國小，成爲山上人家。

第六次，一九七一年八月，嚴氏榮升爲崙背鄉大有國小教導主任，必須搬遷；夫人一同，調大有國小服務，住在寬敞的宿舍，閒暇時，利用空地養雞種菜，四年時光，恬淡如老農。彩色電視剛出爐不久，以黑白換得彩電，爲當時村裡的第一部。

一九七五年八月，嚴氏調升古坑鄉樟湖國小校長，夫人亦調升西螺鎮文興國小訓導主任，他們只好進行第七次搬家，在西螺文昌路的公路局車站旁，租了一間小閣樓。嚴氏每星期一凌晨四時出門，先赴果菜批發市場，買齊這星期學生午餐所需的菜色，再騎五十分鐘的摩托車，到達南投縣「桶頭」的山腳下，把摩托車寄放農家，開始翻山越嶺五十分鐘，才能到校上班，倍極辛勞。

一九七六年，爲了縮短上班路程，嚴夫人請調至雲林最北端的林內鄉，擔任九芎國小訓導主任。他們第八次搬家，租一民房棲身。

一九七七年七月，這個四處飄泊的家，終於找到落腳的地方。嚴氏夫婦克勤克儉，量入爲出，以八萬元爲本，貸款買下斗六市鎮東國小附近的一幢二層樓房。這第九次搬家，總算有了屬於自己的窩，一住就是十六年，多少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都瀰漫在此不滿二十六坪的空間裡。

一九九三年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農曆除夕，他們第十次搬家。海峽兩岸准許探親之後，嚴氏與上海的親人取得連絡，得知高齡八十一的母親大人猶健在，高興莫名，迎接老母來台奉養，以盡孝思，遂一方面申請退休，一方面尋覓較寬敞的房屋，供母親頤養天年。這棟房子屬於公寓式，名為「有福居」，五層樓建築，共十五戶，他們一口氣買了三戶的面積，計九十坪，空間夠大的。嚴氏擅長書法教學，乃開設「江南子書藝館」，創事業的第一春。

由上述觀之，浪蕩江湖的嚴氏，在雲林住了三十餘年，成家立業都在雲林，這份濃郁的鄉情，較之陌生的出生地上海，感情更為豐富；尤其是夫婦二人在雲林的教育工作，默默耕耘、犧牲奉獻三十年，所建立的師生之情，並不比「五倫」的關係遜色。退休後的嚴氏，創設師徒拜師制的書藝館，所珍視的也是想重拾日益式微的師生情誼。

一九七九年寒假，即嚴氏擔任褒忠鄉潮厝國小校長的第二年，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他被雲林縣教育局社教課劉志儼課長遴選，參加台灣史蹟源流研習會的研習活動，此後，基於對雲林的情感與熱愛，以及和林衡道先生一樣強烈的抗日反台獨意識下，他一頭栽進雲林史蹟源流的研究工作；第一項研究是「從民族意識看馬鳴山鎮安宮」，該論文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發表在「台北文獻」五九期。說起他與馬鳴山之結緣，誠屬巧合，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嚴氏獲頒「全國社會教育有功一個人獎章表揚，馬鳴山鎮安宮亦榮獲是項之團體獎勵，同台接受表揚；這項個人獲得國家級獎章表揚的殊榮，破了雲林縣之歷史紀錄。

雲林地區性雜誌「新紀元」創刊以後，特闢「雲林史話」專欄，請嚴氏執筆，撰為各鄉鎮史蹟源流與名勝古蹟；以一個異鄉人來說，此舉非同小可，因此，他煞費苦心的透過田野訪察、史料查證、

請教專家學者等等方式，踏遍雲林縣十三鄉鎮市，為它們寫史，陸續交由「新紀元」發表。

嗣後，主編「雲林雜誌」雲林藝文版，又以「江音」為筆名，撰寫「雲林薪火」、「地名遡源」、「雲林夜譚」等史話資料。此外，在「雲林國教」季刊、「雲林文獻」和「雲林史蹟源流專刊」等期刊中，也經常見到他為雲林寫史的精闢大作。因此，可以說，嚴氏比雲林人更雲林！在他的筆下，民族性的意識型態非常明確，但是為了史實的真確性，他必須利用星期假日，犧牲與家人同樂的休閒時間，走訪縣內父老鄉親；山間小徑、海濱僻壤，都留下了他辛勤採訪的足跡。

由於他這種專注的精神和執著，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台北陽明山召開年會時，特邀嚴氏在中山樓會議大廳，面對數百位全國史源專家學者及會員，以「雲林縣先民的民族精神」為題，發表專題演說，留下了一篇精彩的史話，更獲得與會者不少的掌聲！

四、「江音」的吶喊

一般人認為寫作的要件，除了興趣之外，必須具備寫作的天才及創作的靈感，但嚴氏的寫作歷程，卻揉入了他生命歷程中的血淚，篤實的寫出他強烈底情感、生活底感受，充份表達他的人生理想和抱負，為時代做見證，為歷史做評估，為理念而堅持，以「我有話要說」的執著，振筆疾書。

早在一九五三年，隨軍隊戍守「大陳」海島時，開始逐浪濤之澎湃洶湧而吟哦，吼出他心靈深處的吶喊，藉海洋之視野無窮，捕捉晨曦，描繪他璀璨的未來，矢志「刷新明朝藍天」。

一九五七年，他在新竹湖口裝甲兵基地，等待退役的那段日子裡，經室友魏亞新先生的激勵和指導，讀了一些有關哲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籍，並悉心撰寫閱讀心得。更值得一提的是，魏先生邀約了當

時軍中名作家——李冰先生，至湖口休假數日，啓導嚴氏新詩與散文的思路和寫作技巧；李先生從嚴氏多年的創作文稿中，挑選了十餘首精湛的詩作，且代他取了一個豪放的、滔滔不歇的筆名「江音」，推介給各藝文詩刊發表。由於「江音」的新詩，筆觸靈敏，意境深邃，抒情展懷，扣人心絃，頗受當代年輕男女的喜愛和關懷，例如現任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莊雅州博士，在高中時候就辦了一份「鴿鈴」詩刊，不但約稿，而且抽空跑圖書館，抄錄了好幾本中外聞名詩人的作品，提供給嚴氏參考，啓發他的創作靈感，砥礪他的創作技巧。因此，從五〇年代末期起，「江音」名聲遠播國內外，成為「台大海洋詩刊」、「詩園地」、「香港中國學生週報」等期刊的熠熠繁星。

由於嚴氏自少年投身軍旅，走過大江南北，行遍泰半個中國，經驗、閱歷甚豐，軍中又不乏博學多才之士，如一九五三年以後，他的同事余高仁先生和吳心中先生，都是他的良師益友，加上他幼年期庭訓莊嚴，師誨諄諄，養成了虛心求教、勤奮自勵的習性，扎下了深厚的文學根基和週延的哲學理念。他秉持文學藝術的理想和抱負，致力提昇作品的真、善、美，以創作新詩「主宰語言文字」的能力，轉化為散文創作修辭的獨特技巧，塑造出有情感、有理念、有生命力的藝文作品。

文句的組合，能掌握矛盾的對立，再導控矛盾的統一；運用啟發性的語法，締造迴響；妙用含蓄性的技巧，推展思維的感染；迂迴若水無痕，才能導致暗潮洶湧。例：

「我曾想要試著愛個女孩，但我從沒發現那一個女孩子本質是『美』的；這樣，我常常愛不到一個女孩。可是，當有些女孩子要愛我時，我又沒法成全她，因為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嚴氏的筆觸都是如此的活潑敏銳，是從「人性化」出發，反映生活，美化人生，羽化生命，因此，散文及報導文學在其筆下，用詞遣字，如同寫詩般精闢達鍊，字字珠璣，妙處——玲瓏剔透，絕處——驚

濤駭浪。他曾參加若干次全國性散文徵文，獲獎的作品有「長江黃河的水不斷」、「晨曦道上」、「鍾靈毓秀」等；雲林縣文化中心彙集了他發表過的詩歌、散文、專欄作品，於一九九四年出版了一本「江音文集」，列入了國家藝文著作檔案。他這枝描繪彩色世界的生花妙筆，不僅被時代所肯定，而且也留下了歷史的紀錄。

在書香世家（其先祖父為前清四品官；父為交通大學畢業，擔任錳礦局局長）、固有禮教的薰陶下，養成嚴氏樂觀風趣、擇善固執的個性，所以寫起專欄、短評、論說文來，筆鋒犀利，頗能切中時弊，明快暢志，言簡意賅。除了以「江音」及本名創作「教育類」論說文之外，他同時用「絃外」、「呆公」、「馬爻」、「振岡」、「春光」、「冬松」等筆名，在雲林青年月刊、青溪月刊、顯微鏡雜誌、掃蕩週刊、新紀元雜誌等政論性刊物，寫了不少輿論性論說文或短評；有時候同一期刊物中，登載出二、三篇他的文章，真可謂是大聲吶喊的多感多產作家。

「爬格子」是很寂寞的，但嚴氏卻是以爬格子來消除寂寞，四十年來，利用業餘休閒時間，埋首於方格子紙中，孜孜矻矻，寫了一百多萬字。我們從他的「寫作年表」發現，其中屬於學術性專欄的，如寫作與欣賞、書法雜談等，若非具備豐富的學術修養和專業認知，是動不了筆的；一般人只知道「教學相長」，他卻把寫作當成追求學識的過程。又如他奉僑委會之邀請，在菲律賓講學期間，每日講授書法教學八小時，晚上還要應當地僑社「聯合日報」之約，撰寫「江南子談書法」專欄，將理論與實務相輝映，有效掌握短短的數星期光陰，為弘揚中華文化而盡心盡力。他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忙碌，等於生命的延長；一天如能當三天用，就比別人多活了兩天。

茲將其「寫作年表」整理如后：

嚴保江先生寫作年表

									時 年 月 日	間 元公	名 稱
70. 11. 25.	70. 6.	79. 69. 7. 12.	63. 6.	61. 11.	77. 60. 8. 1. 1. 15.	79. 50. 7. 3. 30. 5.	63. 47. 10. 10. 23. 10.				
止至		止至			止至	止至	止至				
1981	1981	1980	1974	1972	1971	1961	1958				
長江黃河的水不斷 「誰是台灣人?!及「台 灣史蹟源流概述」二文	輿論性論說文 106篇	「國民教育革新泛論」	第八屆國語文競賽雲 林縣教師組第一名	教育性論說文 78篇	「活力」等53篇	「鐘樓」等86首					
散文	論說	論說	論說	論說	論說	散文	新詩		文體		
嚴保江	嚴保江 <small>經外、馬爻、呆公、振岡</small>	嚴保江			江音	江音	江音		筆使 名用		
約6,000字	約20,000字	約500,000字	全書 150頁		約200,000字	約75,000字			頁數及字數		
辦教育部委文藝協會主	日本橫濱「自強報」出版之 「台獨問題的探討」專輯	顯微鏡、掃蕩週刊、 新紀元等政論性刊物	校長儲訓班十八期出書 台北大嘉印刷公司承印	雲林縣政府主辦	台灣教育月刊、馬祖日報 、桃園週刊等報刊 報、研習資訊等報刊	台灣海洋詩刊、香港 中國學生週報等刊物	台中海洋詩刊、香港 中國學生週報等刊物		發表刊物及獲獎說明		
徵文得獎作品	建國七十年全國	之講稿文發表	彙集發表之教育 論說文成冊						備註		

81. 79. 11. 9. 止 28. 至	79. 78. 6. 10. 10. 31. 止 至	77. 5. 4.	75. 5. 11. 15.	74. 6. 11. 15.	74. 6. 11. 28. 5. 止 至	75. 73. 11. 11. 28. 5. 止 至	72. 3. 3. 3.	71. 10. 31.	85. 71. 12. 4. 止 5. 至
1990	1989	1988	1986	1985	1985	1984	1983	1982	1982
「書法雜談」14篇	「寫作與欣賞」七篇	鍾靈毓秀	晨曦道上	透過教育藝術化以 「化民成俗」	如何建立一個富而知 恥的社會	「非評集」專欄 72 篇	全國三民主義論文競 賽社會組徵文獎	反共愛國教育徵文 雲林縣第一名	「雲林薪火」及「雲林 各鄉鎮史話」等 35 篇
專欄	專欄	散文	散文	論文	論文	短評	極短篇	論文	論文
江南子	江音	嚴保江	嚴保江	嚴保江	嚴保江	絃外			江音
約 20,000 字	約 10,000 字	約 5,000 字	約 6,000 字	約 16,000 字	約 10,000 字	約 15,000 字			約 100,000 字
雲林青年月刊	雲林青年月刊	列入彰化社教館中部五 縣市「繽紛的季節」	辦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主 管	彰化社會教育館「社 會教育論著專輯」	台灣教育輔導月刊	商工日報、自由日報 、青溪雜誌等報刊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 主辦	雲林縣救國團主辦
		文藝選集	獲獎作品	全國徵文 徵文入選					台北文獻、雲林文獻、 雲林雜誌、新紀元雜誌

(總計寫作字數在百萬字以上)

83. 9.	83. 5. 4. 25. 12. 止至	80. 12.	79. 10. 25.
1994	1994	1991	1990
江音文集	「江南子談書法」 24篇	中國文字的圖象美 進	中國文字的創造與演
各 綜	專 每	論	論
類 合	欄 日	說	說
江 音	江南子	嚴保江	嚴保江
全 書	約30,000字	約6,000字	約6,000字
304 頁			
版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出	教師之友32卷第五期	雲林史蹟第二輯
	菲律賓「聯合日報」		
	間		
	僑聘海外講學期		
	嘉義師院期刊		
	(論說文除外)		
	彙集發表		

五、豐碩的社教成果

國民教育工作，本來就是秉承國家教育政策，旨在「化民成俗」；七十年代末期，教育行政部門，推出了「加強社會教育推行全民精神建設方案」，斯時，雲林縣的教育局長郭治華先生，特別重視以「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及「反共愛國教育」為主體的「民族精神教育」。嚴氏甫派任為褒忠鄉潮厝國小校長，公餘忙於寫作，已成為國內各政論期刊的名作者，加上他滿腔的愛國憂時澎湃情懷，遂被中國國民黨延聘擔任文宣委員、策劃委員及訓練委員；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雲林團委會亦敦聘其為「時事研究員」，經常受邀至各中等學校及機關團體作專題演講，剖析時事，激發全民愛國精神。由是之故，郭局長交付給他一個特別教育任務，就是承辦全縣「民族精神教育研究觀摩會」。

潮厝國小位於鄉間，是六個班級的勇類小學，學生僅一百五十餘位。縣政府函請全縣各鄉鎮中心學校及智類學校的校長、教育局全體督學課長，全程參與這個觀摩會；嘉義師專劉校長及兩位主任、彰化社教館吳長生館長、國民黨縣黨部游書記、救國團陳總幹事、團管區張處長等都親臨蒞會指導，被重視的程度，在雲林縣教育界，可以說是破紀錄的了。當然，研究會的成果亦是十分豐碩的，獲得參觀者一致的好評與滿堂掌聲。事後，教育部湯振鶴督學兼程至潮厝國小視察，竟然被這所鄉下學校的教育成效感動得熱淚盈眶！鄰縣彰化縣的國中小學校長，紛紛慕名而來，參觀潮厝的愛國教育，使這所小學熱鬧了一陣子。

在民主化的社會裡，政黨政治必須經由群眾的溝通，方能獲致大多數的認同；而這種政黨式的社會教育，亦須仰賴「文宣」幹部，推展有效的文宣活動來完成。從表面觀之，只要「手能寫、口能說

「就可以勝任文宣工作，然而，不論是「寫」或「說」，都應具備執著於「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教育使命的意識理念。嚴氏更認為，從事文宣工作，感受要「敏」、概念要「清」、觀念要「通」、體系要「周」，如此，意識型態始「固」，立場才「穩」，方能統整知識和經驗，建立固若金湯的「思想城堡」，進則「掃除橫逆，伸張正義」，退則「去蕪存菁，淑世拯民」。

口頭文宣是要一些天份的，但也必須要有參與演講的機會和演說技巧訓練。嚴氏從十歲擔任小學自治會的文化股長開始，課後的活動場所，不是鄉村的戲台、就是市集的街頭廣場，成天以「要嘴皮」為樂，從中鍛練口才；一九四六年秋，嚴氏十六歲，陸軍二十軍在衡陽北門外的幹訓班，舉行全軍演講比賽，他經過初賽、複賽、資格賽三關，代表軍部直屬部隊參賽，初出茅蘆就獲得第二名的榮譽。一九五五年夏，他至宜蘭通信兵學校，接受第一期「美式」的教官訓練，從「姿態、儀容、表情、眼神、用語、遣詞、表達技巧」等基本要求中，嚴格鍛練「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二十分鐘」等不同時間控制的相同題綱之彈性演說，這種訓練是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大量培訓各種專業人才，以三星期短時間，有效地養成軍中科技教官的師資訓練；嚴氏經過這次跨國際的「口才特別訓練」和退役前的「裝一師國語教育訓練」之後，「口才」倍增，成為他自軍中退役轉任馬祖地區國民教育工作，所憑藉的教育師資專長。一九六四年暑假，台灣省教師研習會柯啓瑤教授至馬祖，輔導連江縣小學教師暑期研習活動時，發現行伍出身的傑出講師——嚴氏，大為讚賞，在輔導總結報告中，譽之為「馬祖唯一的明星教師」。

嚴氏演說的技巧，從其專業認知及經驗中，歸納成「聲音感人、情節動人、道理啓人、見解服人」四個原則，秉持說服力是透過煽動（鼓動風潮）而獲致的哲理，掌控「情緒化」的激情，轉化成為「

「理性化」的喚起民眾；所以他在每次專題演說中，均能掌握全場氣氛，搏得不斷的掌聲迴應。他的才能，很早就被推展青年活動的救國團重視了，一九六六年寒假，總團部擔任策劃寒訓活動的負責人王健先生（現為教育部督學），英雄識英雄，延聘嚴氏當高山健行隊天祥終點站的總幹事。每日清晨早點名，總幹事必須對不同程度、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男女，進行四十分鐘的總結性演說，這種精神講話，是激勵，也是勗勉，目的在使學員在自我肯定中自我期許，以釐清「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人生認知。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他參加台北師專空中教學暑期部在職進修，選修「特殊兒童教育組」，又學到了各種輔導知能及諮商的技巧，他將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運用到「文宣」與「社教」上，不論是「口說」或「筆寫」，均順暢明達，大幅度提升了和羣眾溝通的效果，臻於「我口說你心」、「我手寫你意」的文宣至高境界。

他在八〇年代發表於各政論、時論性刊物的論說文，頗受讀者和各層次政治團體的重視，一九八三年，經中國文藝協會向教育部推薦，榮獲社教有功個人全國表揚；他這項榮譽，不僅是個人的殊榮，更代表了文藝寫作界對社會教育亦屬居功厥偉，「文以載道」受到了肯定，對所有從事「心織筆耕不朽業」的作家們來說，更是一種心靈上的嘉慰和創作動機的激勵。

從中國文藝協會的推薦資料顯示：嚴氏撰寫論說文、批駁文、考證文、報導文、專欄、短評等百數十篇，約二十餘萬言，透過各類期刊雜誌發表後，傳播至國內各階層及海外僑居地；其文能振奮人心、號召團結、改革社會風氣、建立國民共識，具有積極的教育作風。同時還提出了數十份專題演講及時事報告之題綱或講稿，以佐證他為發揚民族文化、鼓舞國民自立自強之精神所奉獻的心智。他犧

牲休閒時間，投注各類社會服務工作，任勞任怨，不計任何代價與報酬的態度，令當代有識之士感佩萬分，推崇他不僅是文藝界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前哨尖兵，也是教育文化界針對時弊「口誅筆伐」的英勇戰士。

教育文化界的時代使命，本應「指導人生、淨化人性」，要為世道人心負責，要為時代做見證，要為人類光明的前途尋找出路。嚴氏不辱使命，畢生為社會教育，獻出一片忠誠。

六、踏實的國民教育推行者

服務國民教育三十年，嚴氏經歷了福建、台灣兩省，連江、桃園、雲林三縣，只十四所國民小學，計擔任教師八年、主任五年、校長十七年，成績累計嘉獎二十餘次、記功五次，曾獲區域性表揚六次、全國性表揚三次，獎狀、獎牌、獎章、獎金共八十餘次，每一項榮譽，都是他辛勤工作的肯定、教育成果的確認、繼續奮鬥的激勵。

一九六一年夏，他乘「安平」輪從台灣到馬祖戰地，擔任國民教育的尖兵開始，即浸潤在書聲琴韻與孩子們歡樂嬉戲的童心永駐底世界裡。在馬祖（福建省連江縣）短短四年，就經歷了教師、主任、校長三項職務，基於教育專長的發揮和地區的需要，共服務了四所學校的六個工作環境。換言之，什麼工作沒有人做，他做；什麼地方沒有人去，他頂上；扎扎实实的在海風中硬撐了八個學期。

馬祖雖然是荒瘠的海島，但在「戰地政務」的經營下，國民教育普及，七〇年代已是村村有校，例如北竿島附近的大坵島，居民僅十來戶，也設「橋仔分校」的分班一所。嚴氏就在那處處都是蟾蜍的礁石孤島上，身兼主任、教師、工友三職，為八位不同年級的小朋友，度過二個月正常作息的學校

生活，不僅升降旗如儀，上下課也鈴聲響叮噹，與一般小學無差別。

北竿鄉這個島，有塘歧和板里二所小學，分轄橋仔、后沃、芹壁和白沙四所分校，嚴氏先後擔任這兩校的訓導工作，分別建立兩校的兒童樂隊，且樹立自治制度，以落實學生的生活常規，這對前線的教育而言，可謂是一項創舉，帶給了孤懸的海島一番蓬勃的朝氣。對於學生的課業，則採「因材施教」補救教學方式，運用學生學習的成就感，激勵學習興趣而締造出輝煌的成果。那年，識人善用的板里國校張錫麟校長，臨危授命，要他擔任畢業班導師，離馬祖中學會考僅僅半學期短短三、四個月而已，他與學生卯足了勁兒、加滿了油，積極準備，結果，在馬祖八所國校中，他們的會考成績，不但囊括了榜首及前幾名，而且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錄取名額。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就因這項非常特殊的成就，被調升至南竿本島的中心學校之福沃分校當主任的。

福沃是馬祖最繁榮的港口，有「小基隆」之稱。分校只有三個班級，嚴氏領導甫自師範畢業的曹常順老師，和二位來自軍中的義務老師，在這片小園地裡辛勤耕耘，一年後即欣欣向榮，小小分校享譽全馬祖地區，成為學生樂隊和土風舞教學的示範學校。值得一提的是：曹常順老師現為連江縣首任民選縣長，嚴氏之女于歸喜宴上，曹縣長夫婦兼程趕來祝福，並表示伊治縣的理念，受到嚴氏當年辛勤辦學作風的影響很大。有人形容師生關係，如同母雞帶小雞，嚴氏在馬祖的學生，如立委曹爾忠、連江縣國民黨主委張自立、教育局長林星寶等現任黨政教界要員，都具有嚴氏公而忘私的德性。

一九六五年夏，他回台灣，任教於桃園縣外社國校，卻因非師範畢業而只能以「代課」教師暫居，此一打擊，激勵他奮發自修，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年後果然考上了台北師專「特別師範科」，接受為期一年的師資訓練。一九六七年夏，省教育廳舉辦師專生畢業大會考，他居然是台北師專四班畢業生

的榜首，奠定了後半輩子從事國民教育的專業基礎，也因此和新竹師範畢業的許細妹有緣結成志同道合的杏壇夫妻。

台北師專畢業後，分發至雲林縣莿桐鄉饒平國校，服務三年期間，將北師洪文彬教授實習輔導的低年級直接教學法，和在馬祖自創的補救教學，引進該校，並推廣全校課間活動的土風舞教學；在行政工作方面，兼任訓導處的生活指導股，悉心策劃學生的「分組活動」，執行教師週三進修活動。一九六八年政府施行九年國教，標明國民小學的任務在培養堂堂正正的好國民、活潑激盪的好學生，饒平國小秉承這項改進國民教育的昭示，舉辦了一次全縣性土風舞教學示範觀摩會，全校師生翩翩起舞，活潑快樂，令與會人士讚歎不止。這種生動活潑的輔導模式和補救教學措施，隨著嚴氏伉儷的調動而帶到華山國小（古坑鄉）和大有國小（崙背鄉），加上他們掌控學校行政的能耐而精益求精，再配合當時「行為目標」的課程設計，讓全校師生皆「動」了起來，其教育效果，真可謂「一步一腳印」、「立竿見影」了。

一九七五年，蔣公中正逝世的那一年，嚴氏調升古坑鄉樟湖國小校長，夫人許細妹同時調升西螺鎮文興國小訓導處主任，教育界留下夫唱婦隨的佳話。樟湖位於古坑山區，掌理校務三年，是他心酸而又自豪的一段日子，上班必須兩個小時，騎一小時機車再走路爬蛇山陡坡，倍嘗險難艱辛；全校教職員以校為家，多少有些無奈，唯一的成就是維持了一所山區小學教學及行事作息的正常化，帶給偏遠學童快樂又充實的校園生活。他是一位有擔當、講實際、勇於突破的開創者，一九七六年的中秋節和教師節，中間只間隔一天，他為了讓終年離家遠道在此服務的同仁，有較長的連續假期安心過節，遂自行實施「彈性放假」，提前補課；這項「教改」尖兵的踐履，贏得了當時雲嘉南教育界的共鳴與

讚美；然而，那時候的教育局長灑脫的侯建威先生，卻簽報縣長，給予嚴氏記過乙次的處分，且通令全縣，以儆效尤，造成一時的轟動。此一事件，在台灣公教人員行政措施的獎懲上，像烈士般，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證明「彈性放假」不是宜蘭縣創始的，早在十幾年前，嚴氏就已經先知先覺先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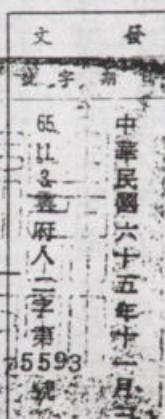
臺灣省雲林縣政府令

茲核定

現任職別：政等姓：吳
樟湖國民小學
校長
嚴保江
該校於55年9月27日擅自
調課放假有違規定

以下空白

記過一次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
五日
5593
字第壹百零二號

日說明

字朱號文

字

正封
金誠心

林 恒 生

- 一、該校教師楊繼維填記是日學校日誌不實，應予警告。
二、本案副本抄知各級學校。

- 一、該校教師楊繼維填記是日學校日誌不實，應予警告。
二、本案副本抄知各級學校。

關機關各員人應被知令本正以，化格表為改子賞罰獎於對，績于次次間為本之。同相本正與力効之。公化知識道府副本，副。文行另不，如飭辦項事意在亦，項事辦務及知詳行志有凡，關機。同相本正與力効之。

一九七八年調至褒忠鄉潮厝國小，服務三年，從指導兒童「台灣好」的歌聲中，表達愛家愛鄉更愛國的國民教育理念；透過歌謡和兒童劇展，踏實了「寓教於樂」的教學方式；推展活動量大、玩法活潑安全又富謙讓精神的「巧固球」運動，蔚為風氣，成為學校特色。

在一種特殊的狀況下（中國官場，事功再多也難敵關愛的眼神），嚴氏勉強接任崙背鄉陽明國小校長，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七年，一幹就是六年。離家單程就要五十分鐘車程，每天騎機車上下班，早出晚歸，踏曉露逐夕陽，二千多個日子風雨無阻。這段時間，是他長期辛勤耕耘的豐收季，獎狀、獎牌、獎章、獎金，領獎、表揚，一連串的榮譽接踵而至。致力推展學校特色，除了積極推行全民精神建設之外，貫徹落實藝能科教學，按日課表上課，進而舉辦全縣國小藝能科教學觀摩會，給全縣教育界留下「天下無難事」的啓示。

一九八七年調任莿桐鄉六合國小校長，離家車程約十五分鐘左右，當時的縣長是許文志先生，嚴氏這次調動，是經由地方人士推薦，讓縣長還了十二個政治人情，包括監察委員黃鎮岳、立法委員廖福本、國大代表歐明憲、省議員曾蔡美佐等，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特色。「六合」的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陣容非常堅強，他一方面「蕭規曹隨」，維持並發揚該校原有的特色，一方面「教學相長」，配合自己在國立嘉義師院語教系進修的專題研究「運用圖書室輔導學生課外閱讀」及「國小兒童書法教學之推展」，做實務演練，在書法理論方面，獨立研究「寫字評鑑標準之確立」，經嘉師院蔡尚志、張雲英、鄭麗玉、何素華諸位教授的輔導指教後，嚴氏本身在書法技巧和理論的統整，受益非淺不在話下，實際受惠的，當然是六合國小的學生了。「圖書室開放」、「學生閱讀指導」、「書法教學」均成為該校的特色。

由於上班的距離近了，每天清晨七時即可到校，於是利用這段時間，親自訓練一批女童籃球隊，著重基本動作與技法的操練，講求團隊精神與合作態度，在輕鬆詼諧中達到效果，因此，這個球隊竟然奪得連續三年縣賽的冠軍！一九九〇年參加全國比賽時，隊員姜芬珍還榮膺全國女童十大名星球員呢！誰也沒有想到，他允文允武，成為籃壇名教練。

一九九一年九月，嚴氏六十二歲，在「校長太老人」不友善的抗議聲中，調任莿桐鄉僑和國小。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在「隨意讓好校長提早退休」的白布條下、全體家長委員辭職的抗議聲中，經由記者們的見證，非常傳奇的揮淚告別杏壇。校長到任和離職，只有短短的兩個半月，卻都上演了民主社會激烈的民意抗爭活動，可見嚴氏的能耐和「知進退」的藝術。而其退休案的提出與手續的完成，只費一個半小時而已，這種閃電式的灑脫行動，可能破了全國退休案的紀錄，也炒熱了各報的地方新聞。總之，他在十七年的校長任內，只有以「不朽」兩字，來肯定他對雲林縣國民教育的貢獻。

七、一代宗師「江南子」

書法藝術是「舞文、弄筆、玩墨」的雅藝。抗日戰爭時期，在大後方成長的學齡兒童，處於一個共同的物質貧瘠環境裡，書寫的工具清一色是毛筆，做算術、寫英文也都用毛筆揮灑，因為那時候，鋼筆和鉛筆都屬奢侈品。嚴氏說，他的童年、少年在湖南，求學時代，塗鴉出了名，不論在哪所學校、哪一年級，「正楷」毛筆字都是全校敬陪末座的才子，主要原因在於，小學高年級以上的學生，幾乎全讀過私塾，毛筆大小楷早已橫豎有態、撇捺有貌了，他只好從寫字的「游於藝」方面發展，自創了一些出壁報時派得上用場的「美術字」，還真能以「新鮮感」唬人哩！

當兵後，隨著軍旅浪跡天涯，每逢年節，寫寫春聯，找機會練練毛筆字。考取了馬祖地區的小學老師，離台前夕，他才慎重其事的選購了幾枝大大小小的毛筆以壯行裝。還真有緣，讓他在海島上大肆發揮一番，如今，馬祖島上幾所校門及亭台建設，仍留下水泥雕塑的伊當年的墨蹟。基於教育的責任與宏揚中華文化的理念，他站在國民教育工作崗位上，整整推廣了三十年的書法教學。雖然沒有指導出國手級的書法人才，但是，只要他教過的學生，總能中規中矩寫一手好字，這一點的成就，足以肯定其一生奉獻書法教學的努力。

「江南子」這個藝名，是藝文界朋友們謔稱伊爲「江南才子」，而伊謙認「缺才」而自號的。真正寫寫畫畫以文會友，是在一九八三年六月間，於台灣省國校教師研習會，擔任二六二期學員生活輔導員開始的，那時，有幾位喜愛書法的學員，在一次偶然的際遇中發現伊的書法特色，紛紛求書索字；研習結束，在珍重再見的惜別會上，學員們贈送給他一枝牛耳毛製造的榜書大筆，和一台木質精緻筆架。其實，研習員中不乏書法好手，如來自金門的李根樂、新竹的賴煥琳，都是年輕的書法名家，如今都名列爲大師級書法家。這種緣份和際會，激勵了嚴氏拓展書藝的志趣，也期許了他今天的成就。

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服務於六合國小的四年間，是嚴氏書藝層次的昇華期，校內與愛好書法的同事輩若舜和王振樑兩位老師切磋琢磨，校外承「雲林青年」主編李亞南女士及「雲林綠芽」兒童期刊編輯林秋桐先生的認同，邀約撰寫「書法雜談」、「寫字指導」專欄；嘉師院之輔導刊物「教師之友」，以及「雲林文獻」專輯，均約稿撰寫「書法理論」論說文；至於自我進修方面，在嘉師院語教系，除了修習應有學分之外，所有研究和論文全投注書法理論之探究與書法教育的實踐研討，並且利用寒假返大陸探親之便，與大陸書畫界文化交流，以文會友，進而蒐購有關書法的文獻論著、賞

析、字帖暨筆墨紙硯、印泥、印材等，不僅僅印證理論以配合實際，更從實務中探索新知，以充實理論的內涵，為「中國書道」開拓新的視野。

提早退休，是份「緣」，使嚴氏盡心發展其事業與志趣的第二春，受聘至各機關團體擔任書法講座，於斗六市設置「江南子書藝館」，標示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博雅境界，列出三大館務活動指標：（一）全方面書藝研究。（二）真行草隸篆各家字體切磋。（三）書道運氣功結緣。難能可貴的是，其「傳道、授業、解惑」的書藝傳承，完全遵循古制三跪九叩的祀孔拜師禮，儀式及程序經由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吳璵教授考證規範後，按典奉行，「入門落譜」弟子必須遵守「虛一而靜，定於誠；真積力久，貴在勤；自得其樂，游於藝」的學規。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九日，第十三次的古典拜師活動，經由台視、華視等大眾傳播媒體採訪錄影，廣為宣揚傳播後，書藝館的聲名大噪；同年四月六日第十四次弟子入門典禮，教育界權威月刊「師友」編者預約獨家採訪，於七月出版的第三二五期，刊出「游刃於書藝中的江南子」，洋洋灑灑、圖文並茂，足足占了三頁篇幅。緊跟著，僑委會聘派嚴氏至菲律賓，擔任「菲華暑期文教研習會暨師資培訓班教授團」團長兼書法講座；當地僑界暢銷的「聯合日報」為宏揚中華國粹「書法」，提昇菲華文化層次，特商請他撰寫「江南子談書法」專欄，每天一篇，一下子洛陽紙貴，締造該報訂戶遽增的紀錄。僑社文風頗健的「蘭亭書會」，亦邀約愛好書法人士聚集一堂，敦請嚴氏專題演說，講題為「弄筆玩墨覓書香」。他在菲律賓雖然僅有六星期，但對宏揚中華藝術文化，所表現出具體的行動、篤實的內涵，影響的層面是至深且廣的。

江南子的水墨小品，較他灑脫的書法更迷人。自一九八六年開始玩水墨蝦，一九八八年玩雛雞，

一九九〇年玩鯰魚，都是把它們「玩」出靈氣來才正式推出；尤其是畫蝦絕招，已臻「物象、意象、抽象」揉合成超藝術的境界，受海峽兩岸許多藝術文獻所肯定。為免於「曲高和寡」淪至「孤芳自賞」之窘境，他於一九九二年五月七日宣布「封筆」，真是「幅蝦」難求了。而斗六市「國之藝」書廊立即成功的推出「封筆蝦」。在藝品市場，嚴氏已為「藝術無價」，作一番人為的詮釋。

自得其樂，是他追求書藝的人生態度。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九四年建黨百週年及一九九六年慶祝民選總統順利當選，舉辦了兩次全國「百家揮毫」活動，雲林縣均由嚴氏領隊，偕五位大師參加；他當場揮毫的墨寶，是別出心裁用油漆刷子添墨榜書，而以指書落款的，真可說是「胸羅萬有，墨蹟逸趣；意境脫俗，揮灑自如。」文友們讚其「有兩把刷子」。書道到了「心物合一」的層次，剛柔、虛實猗正、浮沉的書貌，出神入化，至於用筆與否，已非「道」的關鍵了。從運氣寫字，一氣呵成，表現字的生命和靈性，順勢展露書道運氣功，所謂「一筆一畫富有玄機，一撇一捺暗藏哲理，一點一鉤均有竅門」，一筆在手，聚精會神馭氣，運氣吐納之餘，精發神注，氣貫而導至筋骨舒暢、血氣通順，對己則延年益壽，對人則因勢利導而結緣；所以，自古以來，書法大師幾乎都長壽。研究理論配合實踐，嚴氏儼然成為書法運氣功這一門派的創始人了。

江南子從事宏揚中華文化推展「中國書道」及相關研究記事年表

時 年 月 日 元 公 間										名 稱 (論著、講學、教學)	簡 (字數、時間) 述	出 版 及 主 辦 單 位	講 座 稱 謂	發 表 刊 物 及 備 註	
80. 8. 15. 1991	80. 8. 11. 1991	80. 6. 起 1991	80. 5. 31. 1991	79. 9. 起 1990	79. 9. 起 1990	78. 9. 起 1989	50. 9. 起 1961	服務學校，校內書法 教學	國小兒童「書法」教 學之推展	國民小學「寫字評鑑 標準」確立之研究	為期一學年之實 務研究	為期一學年之獨 立研究報告	迄81年校長退休 共計教學31年	馬祖連江縣各國校 雲林縣各國民小學	從事國教、教師、主任、校長任內兼指導
修書法班 嘉師院語教系暑期進 修書法班	語文才藝營 雲林縣八十年暑假國 語文才藝營	專欄 「書法及寫字指導」 進 中國文字的創造與演 「書法雜談」專欄	約八千字 共撰四篇	約三千字 二萬餘言 共撰十四篇約	雲林青年月刊社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	雲林青年月刊 第37卷第七期始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 語文教育系	進修學生獨立實務 研究作業	進修學生獨立實務 研究作業	高年級寫字 課科任	張雲英老師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蔡尚志老師	備 註		
每週切磋二次 為期八週	暑期進修嘉師院 語教系甲班	為期三週 雲林縣政府	雲林青年月刊 第37卷第七期始	雲林文獻第35輯 「雲林綠芽」季刊 17.19.20.21.各期	雲林文獻第35輯 「雲林綠芽」季刊 17.19.20.21.各期	研究作業 進修學生獨立實務 研究作業	研究作業 進修學生獨立實務 研究作業								
開「砌磚班」 進修同學要求	進修同學 要求														

85. 3. 13. 起 1996	84. 9. 18. 1995	83. 5. 4. 1994	83. 5. 1. 起 1994	83. 4. 15. 起 1994	83. 3. 18. 1994	82. 3. 12. 1993	82. 2. 28. 1993	81. 3. 12. 1992	81. 2. 21. 1992	80. 12. 5. 1991
中小學教師書法研習會 <small>雲林縣八十四學年度國</small>	「中國書道」全集	中國書道	專欄 <small>「江南子談書法」</small>	書法班 <small>菲華暑期文教研習會</small>	弄筆玩墨覓書香 <small>電力公司雲林區處員工「休閒、高級」班</small>	江南子書藝館創立 <small>電力公司雲林區處員工「休閒、高級」班</small>	休閒班 <small>斗六市婦女會「書法</small>	員工「書法休閒班」 <small>電力公司雲林區處員工「書法休閒班」</small>	員工「書法休閒班」 <small>電力公司雲林區處員工「書法休閒班」</small>	形成書法的藝術美— <small>中國文字的圖象美—</small>
爲期九週	約480頁 約15萬字	專題演講二小時	寫24篇 約二萬言	每日一篇，共撰 爲期六週 每日分上下午二班	專題演講二小時	爲期三月	爲期三月	爲期三月	爲期三月	約六千字
雲林縣政府		菲律賓蘭亭書會 <small>菲華文經總會</small>	聯合日報社 <small>菲律賓馬尼拉</small>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總會菲律賓分會 <small>聯合日報</small>	雲林工專 學生書法研究社 <small>菲律賓馬尼拉</small>	台灣電力公司 雲林區營業處	斗六市民眾服務社 <small>擔任「指導講師」</small>	雲林區營業處 <small>擔任「指導講師」</small>	台灣電力公司 <small>擔任「指導講師」</small>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 <small>教師之友第32卷 第5期</small>
書法講師		江南子書法講座	17版 每日專欄作者	聯合日報 (僑報)	書法講座 <small>教授團團長兼 書法講座</small>	書法講座 <small>教授團團長兼 書法講座</small>	擔任「負責人」 <small>擔任「指導講師」</small>	擔任「負責人」 <small>擔任「指導講師」</small>	擔任「負責人」 <small>擔任「指導講師」</small>	教師之友第32卷 第5期
提供各種研習字帖講義 張76	初稿完成									季刊6. 2130. 期雲林國教 刊

從嚴氏推展中國書道的記事年表看來，可以肯定他的貢獻，首在充實理論基礎，以理論領導教學，再以教學檢驗理論；經過三十餘年的默默耕耘、悉心鑽研，完成了十五萬言「中國書道」全集的初稿（約四八〇頁），文稿分為「楷書、行草、隸書、篆書、理論及附錄」六篇章，這是一部內容非常翔實的書法工具書，實用價值突破時空限制，參考價值集中華書道文化之大成，尤其是運筆技巧與科學理論相結合，將物理力學的定律、現象、位能、動能和勢能，完全派上用場，藉以分析筆畫鋒貌的形成，且從人的生理狀況、心靈感覺及反射本能等，研究出執筆運筆之功能控制；至於書法研究程序，亦具有現代化科學的道理。預期這部鉅冊的問世，將使東亞漢文書道，開創一個「根在台灣」的嶄新局面。一九九六年三月起，連續九個週三下午，雲林縣教育局社教課黃蘭櫻課長規劃為「中小學教師進修」書法研習，敦聘嚴氏擔任講師，研習手冊中，有七十多頁的講義，就是從「中國書道」初稿裡抽印的。

嚴氏畢生致力發揚書道國粹，各種字體皆入木三分，然而習慣以「行草」示人，揮灑自如，歪歪倒倒、參差脫俗，妙就妙在只要欣賞過一次「嚴體」，以後任何字畫不必落款，就知道是不是「江南子」的手筆了。他常自謙「字不如人」，事實上，他工於楷書標準字體，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國語課本十二冊的生字，計有二千六百六十二個字，已於一九九二年全部寫成一百十一張字帖，可供教師配合國語科教學進度，指導學生寫標準國字。至於臨摹技巧，依據其掌控鋒貌的運筆工夫，更形出色，如臨摹唐摹王羲之的蘭亭序（神龍本）、顏真卿的裴將軍詩等，均頗為神似；他的「歷代名家楷書字蹟」選字臨摹帖，從各家代表性的碑帖墨蹟中，選出都出現過的字約一百五十個左右，依據字的筆劃形貌和部首，重新組合臨摹，而且將類似筆劃的字列在一起，對於學習臨帖的人而言，能夠一目瞭然，

方便極了。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筆勢強勁，筆力透暢，鋒貌俊秀，必須以獨特的運筆技巧，配合書寫速度之「疾如掣電」，始克膚功；嚴氏也將之收入選臨帖中，詳細推薦說明。書法的基礎，歸根在楷書，唯有札下深厚的根基，才能運用自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嚴氏書藝造詣，已達心想意化之境，誠屬其來有自。

真、草、隸、篆四體，一般文人雅士幾乎對行草的韻味、筆情、墨趣較為鍾情，在實用上也廣受大眾歡迎，因此，嚴氏對草書的研究，特別精到，從草書不離楷則的「落筆技巧」、異於楷書的「筆順探究」，到「筆劃的章法和約定俗式」，均有詳盡的說明專論；尤其是研究出草書之書寫技法「簡、速、美、活、神、妙、味、奇」八道，配合一筆草的「實筆、虛筆、意筆」三筆理論，更譜出了草書的形質和情性，賦予草字的筋骨血肉和靈氣。

江南子的知名度，是「真積力久」墨香四溢中揮灑出來的，「台灣當代書畫家名鑑」及每年的「台灣美術年鑑」早已肯定其成就；大陸方面，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暨「中國美術書法界名人名作博覽」兩鉅冊中，亦非常有份量的推薦嚴氏。

大眾傳播媒體及書畫藝術資訊出版界推薦「江南子」大師記事年表

年月日	推 薦 內 容	媒 體 及 出 版	備 註					
1992 5 7	1991 1	1990 7	1989 5 29	1983 7 26	1981 1 31	潮厝國小校長嚴保江夫婦，街頭義賣春聯，響應雕塑「朱媽媽」紀念銅像	聯合報	台北市景美女中訓導主任朱靄華救溺水學生而不幸捐軀
「蝦」— 江南子畫蝦稱絕，已至「物象、意象、抽象」揉合成超藝術境界，推出「封筆、 子學經簡歷師承專長書法、水墨	「台灣美術年鑑」328頁二百字簡介江南 公司	江南子工書法、國畫	「當代書畫家名鑑」203頁80餘字簡介	28日雲林縣書法學會於縣文化中心成立 嚴保江當選理事，許細妹當選監事	中央日報等各報 地方新聞版	中央日報等各報 地方新聞版	列入理監事當選名單報導	列入理監事當選名單報導
大明報第六版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書友雜誌社	傳統與現代文教基金會策劃	斗六「國之藝」畫廊推出成功	台灣美術年鑑編輯委員會			

1994 7	1994 5	1994 5 12-14	1994 4 29	1994 3 21	1994 3 21	1994 2 28	1994 1 29
「游刃於書藝中的江南子」報導文 三頁篇幅，文圖並茂（作者：古喬）	「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516頁 介嚴保江（江南子）學經歷及書畫成就 5230字簡	「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516頁 介嚴保江（江南子）學經歷及書畫成就 5230字簡	「文藝研習會大放異彩－書法家江南子 傳書藝」（照片三張文 2000字報導文）	文總蘭亭書會主持書法家嚴保江（江南 子）講座，大師即席揮毫（新聞稿）	「文藝研習會大放異彩－書法家江南子 拜師典禮（約二分鐘畫面）	「靈性完美的追求－江南子書藝館散發 藝文的芬芳」（1500字報導文）	江南子書藝館，以文會友，登門入學遵 古禮拜師（30日聯合報續採訪報導）
師友月刊 325期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北京）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北京）	菲律賓聯合日報菲 律賓聯合日報等	菲律賓聯合日報 菲	台灣電視台	雲農雜誌 202期	台灣新生報 聯合報雲林縣新聞
4.6.第十四位成人弟子張珍雲入 門拜師編輯徐藝華採訪	异天、戈德主編	行	講座14日下午三時在自由大廈舉 行	江南子任菲華暑期文教研習會僑 聘教授團團長兼「書法」講座	3.19.採訪第十三位入門弟子張堅 志拜師典禮	3.19.張堅志拜師（入門第13位） 播出畫面約二分鐘	第九位入門弟子張家銘拜師典禮 實況報導 主編陳慶元採訪報導

1994 9 1	「多才多藝江南子伉儷相攜揚國粹」第 三版半版文圖並茂詳盡報導	雲林青溪通訊月刊	社長張燭墉
1995 2	「中國美術書法界名人名作博覽」995頁 以百餘字簡介江南子及文字畫作品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 社（北京）	中國國際名人研究院 中央書畫院聯合編纂
1996 11 12-13	「華人書畫藝術家作品大展」畫冊197頁 刊特邀書畫家江南子 一筆「佛」字	首屆華人書畫藝術家 作品展組委會編印	三月於北京作品大展 人民解放軍測繪學院印刷廠承印
1996 10 22	「江南子積極推廣書法」報導28位弟子 拜師，刊出教師書法研習照片	聯合報	記者沈娟娟專訪
1996 4 11	「江南子」胃癌手術後復建中，決定捐 出房屋義賣珍貴字畫成立基金會	中國時報、中央日報等	21日10時書藝館召開記者會
夜八點檔「兩岸情、中國心」報導斗六 江南子書藝館16分鐘（13夜9：00重播）	上海東方電視台紀錄 片（二十頻道播放）	3.23下午東視導演徐荐主持葉蓉 一行五人訪問江南子大師	

從上列記事年表中，顯見其倍受尊崇。而收視率有兩億人口的上海「東方電視台」，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的夜間八點檔黃金時段，翔實的介紹斗六「江南子書藝館」，畫面播出達十六分鐘之久，另外還應收視觀眾的要求，於十三日下午六時，又在二十頻道重播。雖然他是上海人，但這種文化藝術資訊的傳播作為，是不能輕易以「統戰」兩字抹殺大陸藝文界對嚴氏之重視的。

檢視嚴氏晚年企劃完成的目標，第一是「中國書道」全集的出版，以宏揚中華文化；其次是「江南子文教基金會」的成立，以落實標準楷書的推廣；第三是「中國書道教育學會」的創設，以全面培育承傳書道的師資。這就是嚴氏退而不休的教育家理念和一代宗師的風範。

八、戲劇化的人生

「使下一代勝於這一代」，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義務——表明了童子軍服務幹部「木章」持有人，獻身、獻心、獻力，為人群的心路歷程。嚴氏夫婦在一九八〇年以前，雙雙就是中國幼童軍的木章訓練合格服務員，領有兩顆代表榮譽和資格的木章，因此，心理年齡始終停留如九歲稚童，當了十多年的幼童軍「老狼」（團長），接受了數十次「阿克拉，我願盡力！」小狼的營火吼聲；人生短短數十年，由於他的確是多才多藝，所以在這有限的時空舞台上，他表演得多采多姿。

他真的懂得戲劇，小時候玩文明戲、演街頭戲，在穿一尺五征袍的時代，曾指導軍中政工隊演「話劇」，也編寫過幾齣廣播劇腳本；不論是前台或後台、事務或劇務，甚至各類角色扮演的技巧，都具有豐富的經驗。一九七九年開始，台灣省積極推行中小學劇展，嚴氏那時候任潮厝國小校長，請夫

人許細妹編寫「處處有溫情」的劇本，僅以一週的時間，從有限的學童之中，選挑角色、訓練、排演，參加四月份文藝季雲林縣首屆兒童劇展，結果，四年級的小演員黃淑菁，竟然獲得全縣最佳演員獎，而學校也榮獲最佳團隊精神獎。漸漸的，嚴氏指導戲劇的能耐擴散到鄰縣，例如，吳敦義先生在南投縣長任內，該縣教育局社教課劉中丘課長，特擬公函，聘請嚴氏夫婦擔任青少年兒童戲劇研習會講師；接著有好幾年光景，他均趕赴南投，擔任「青少年兒童劇展表演指導」和「劇展實務」兩課程。玩戲劇很容易進入「忘我」的境界，嚴氏戲劇化的人生，除了美化生活、充實生命之外，更有指導人生、改造人生的積極意義，就因為他的生命富有戲劇性，所以他能成為各種型態藝術的創造者，也是機會的開拓者。

他曾給「人才」一詞下了個定義，就是「天才結合學識和經驗，善予創造機會和運用機會者，就是人才。」這似乎是給他自己的所作所為而下的詮釋，他對每一項事物，只要一投入，立即產生強烈的創造意願，不計毀譽得失，不為世俗所困，先豐富自己脫俗的心靈生活，進而追逐令人驚奇的突破，締造震撼社會的價值，而且始終維持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嚴肅的立場，坦然地接受時代的衝擊，期待歷史給予的公平考驗。

人，須活得有尊嚴、有理想；如果一味追名逐利，在本質上就先低人一等了。嚴氏這一輩子，傲骨凜然的「辭職照准」就有五次紀錄：第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假退役」，不接受升職、調裝校教官等禮遇安排，毅然向充滿火藥味的軍職告別；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七月，請辭苗栗民防指揮部的通信領班，破釜沉舟，決定改行，一心一意想從事教育工作，結果，經警總司令部總司令黃杰上將發令「該員自請辭職照准」；第三次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馬祖連江縣長陳正福先生調職，乃效伯牙絕

絃而懇辭仁愛國小校長之職；第四次在一九六五年八月，決心自馬祖返台自修考師範學校而辭去連江縣之教職；最後一次，就是前述的「提早退休案」，縣長廖泉裕先生非常技巧的在其辭呈上批了個「勉允所請」四字。

所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倘若沒有峯迴路轉，哪來的柳暗花明？嚴氏在人生道上，不停的奔馳，頗令人激賞，妙就妙在，只要他「一揮鞭，蹄聲便成為不再回頭的山色」，多麼灑脫！

金湖港牽水轍

—雲林縣口湖鄉蚶仔寮萬善爺的故事

摘要

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雲林縣口湖鄉一帶發生臺灣歷史上最慘烈的大水災，前後罹難者計達萬人，以後的歷代子孫為緬懷和超度先祖，乃有「牽水轍」的習俗產生，每屆農曆六月初八在地與旅外鄉親，都齊聚萬善祠前追思祭祀，形成臺灣最奇特的牽水轍文化。本文首述金湖港的歷史，接著敘說萬善爺的故事，然後對牽水轍科儀及相關活動作了明晰的介紹。

一、金湖港歷史

(一)樹苓湖

明末清初的今日雲林縣沿海地帶—麥寮鄉、臺西鄉、四湖鄉、水林鄉和口湖鄉等地，仍是一片無垠的潟湖和沙丘之地，清道光年間自然完成一個南北長達30餘里的狹長大潟湖，狀如象鼻，叫「象鼻湖」，後來有人以為不雅，乃據其音改稱「樹苓湖」，以今日臺西鄉的五條港為「上湖」，青蚶莊以

黃文博

南到北港溪出海口爲「下湖」（或稱「下湖港」、「下湖口」），依曾人口「《金湖春秋》的研究，「下湖」應該在今日蚶仔寮西南方萬善祠附近。

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所撰《臺灣十七口海防圖說》，對樹苓湖有如此詳細記載：

樹苓湖，嘉義縣西北十公里海口有樹苓湖，又名象鼻湖，北距五條港二十八里，南距猴樹港（今東石港）十五里；外有西沙汕二道，若斷若續，內匯爲湖，上下三十餘里，以五條港爲上湖，樹苓湖爲下湖，湖內深丈七、八至四、五不等，自岸至口湖約逾十里，潮入時一片汪洋，潮退至海灘至岸約五、六里，上湖門口久淤，唯下湖可遊大商船，海岸寬闊。

就笨港發展歷史而言，大抵清初以猴樹港（東石港）爲外港，清中葉猴樹港逐漸淤塞而無法再發揮港口機能，連「上湖」的五條港也早已「久淤」，乃由仍「可遊大商船」的下湖取而代之，因而造就了早就發展成港口市鎮的下湖港的黃金時代。

(二) 下湖港

大抵上，在清中葉以前的下湖港，早已聚集成港口市鎮，近海傾向與重商性格的泉籍先民，從清初便陸續移民至此開疆闢土建立新家園，如同安曾姓、孫姓、陳姓、李姓、謝姓、呂姓，和惠安邱姓、鄭姓等等，皆在此域開族奠基，形成「下湖街」，史家推測最盛時期，下湖街多達一五〇〇戶以上，因加工之利而聚集成莊的鄰近外埔，更高達兩三千戶，足見此一地帶商業之富庶；耆老相傳曾有全記、咸記、西安和瑞利等商行在此興築貨棧，近代開墾魚塭常有榨油、製糖、染房和釀油等古式工具出土，間有船塢遺跡發現。

下湖港在清中葉成爲笨港的出入港後，便因航運之利，一方面與大陸貿易，一方面亦與臺灣沿岸港口互市，一度曾是臺灣早期十一個主要港口中的一個。

就歷代行政區域劃分，依曾人口《金湖春秋》的整理，此地大致在明鄭時期屬天興縣（天興州）之轄域；清領之後屬諸羅縣，乾隆年間諸羅縣改嘉義縣，設四里十六保，此地屬尖山保，直至光緒年間始歸雲林縣尖山堡。

日據時期，此地歸雲林出張所管轄，再易屬嘉義縣北港辦事署尖山堡，不久又改隸臺中縣北港辦事署尖山堡；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臺灣改爲二十廳，此地屬斗六廳下湖口支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地方制度改制，歸臺南州北港郡口湖莊管轄。

臺灣光復後，沿襲日制，此地屬臺南縣北港區口湖鄉，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行政區域劃分，終歸雲林縣口湖鄉迄今。

（三）金湖港

下湖港有一段迷人繁華的歲月，也有一段美麗的易名傳說，那就是金湖港由來的故事；曾人口《金湖春秋》依《雲林文獻》的報導和耆老的口述，有這麼一段記載：

清仁宗嘉慶來臺觀察臺灣風俗、地理、民情，曾由下湖港經過，當時臺灣海峽風浪大作，將船駛進樹苓湖避風，船至港內，水平如鏡，喜其爲天然避風港，乃賜名「金湖」。

相同的故事，李春景《水轍情》也有很詳細的描述，金湖人一直信以爲真；事實上「嘉慶君」根本就沒有來過臺灣，《嘉慶君遊臺灣》只是一種民間戲曲小說，「入港避風賜名金湖」之說，應是一

種「歷史拼湊」，曾人口即以爲「或爲其他大官抵臺之說」。

然而，不論史實如何，金湖港確實是下湖港的另一個稱呼，早年漁民也因此地是繼笨港和五條港之後，被較晚發現適合避風泊船的一個港灣，後來曾經是笨港的外港；清末金湖港逐漸淤淺，民商乃陸續遷徙到有利泊船的今天港東、港西村一帶，建立另一個「新港」，仍沿舊稱「金湖」，後人爲分辨金湖新舊兩地，乃稱原來的下湖港爲「舊港」。

就歷史發展與地理變遷而言，不論新港金湖、舊港、蚶仔寮一帶，都有一個共同的母土，那就是金湖港。

(四) 新港

新港指的是今天口湖鄉港東村和港西村一帶，統稱爲金湖。

金湖在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大水災過後，官民迅速復建，很快就恢復港灣機能，清同治初年出版的《臺灣府輿圖纂要》對下湖港和樹苓湖仍有以下「避風寄泊」的記載：

下湖港：在縣西五十里。海岸浮沙現於水外者爲港，水漲沙痕隱約者爲湖。湖內潮退見底，行舟處有溝一道。潮退時尚有六、七尺深，不致擱底；潮漲水深丈餘，千石船可以出入（舊志不載）。

樹苓湖：在縣西九十里。湖內水常深，下湖之外澳也。出湖舟遇逆風，可寄泊於此（舊志不載）。舟至鹿港口，猝遇北風，逆不得入；則沿海岸深處，駛往下湖或樹苓湖灣避可也。

即使到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亦載：「下湖港，在縣西南四十里，爲外海汊港。南北小商船由此出入，交易貨物則歸北港街行棧。」足見直到清末下湖港依然是北港的

外港。而淤淺廢港大致是在日據以後；其實，此時航運中心，早已轉移到因與鄰莊在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發生械鬥而遷徙建莊的新港澳——新港，即今天統稱的金湖了。

(五) 蚶仔寮

金湖港「舊港邊開基萬善祠」所在位置的蚶仔寮，行政區域屬口湖鄉臺子村，與其濱臨樹苓湖鄰近村莊，大抵都是從事養殖或捕撈的小莊頭，由其地名即可看出這些莊頭的原鄉性格，像位在大湖口邊的「湖口」，築寮養蚵而成莊的「蚵寮」，盛產青蚶仔而移住成村的「青蚶莊」等等，蚶仔寮也是因為出產「血蚶」（正蚶）而形成的聚落。

清乾隆年間，以林、邱兩姓為主的福建漳浦先民，乘坐舢舨由下湖港登岸，先民在今天臺子挖南邊搭寮捕養血蚶，後來逐漸成莊，莊名因而叫「蚶仔寮」；嘉慶年間因風沙侵襲之故，遷至牛屎港（今成龍村）西邊居住，繼續墾殖；道光年間又因風災水患，再遷徙到今址重新建莊，直至今日；其間雖又歷經數次風水天災，近年來亦遭地層下陷之苦，但大抵未再他遷，不過人口卻已嚴重外流。

蚶仔寮莊廟為「福天宮」，主祀金王爺，草創於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初稱「金王府」，後以先民來自「福」建及金王爺為代「天」巡狩為由，改為今稱福天宮；其金身為海漂樟木所雕刻，廟內尚存兩座道光年間的石香爐，為雲林縣濱海地區的老廟之一，每年農曆二月十五日為例祭日，每屆此時，參拜者眾，蔚為進香熱潮。

然而，叫蚶仔寮躍上民間宗教舞臺而能名聞遐邇的，是因為此地莊外西南方有一座首創臺地「牽轍文化」的舊港邊開基萬善祠。

一、萬善爺傳奇

(一) 金湖大水災

所有的故事，得從開臺以來最慘烈的大水災說起。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農曆六月初七，原本風和日麗的大地，黃昏時分忽然烏雲密布、雷聲大作，接著狂風暴雨、驚濤駭浪，「西南颱」夾著山洪、海嘯，由北港溪和牛挑灣溪直奔鴻湖港灣地形的樹苓湖（象鼻湖）而來，有如排山倒海之勢，狂掃沿岸村莊：

到午夜的時候，樹苓湖沿岸的蝦仔寮（今日湖口村南，北港溪畔）、舊新港（今下崙西，頂箔仔寮漁港附近）、竹達寮（今廣溝厝西南海中）及其鄰近的村莊，無數的生靈均被吞噬於狂濤駭浪中。蝦仔寮及竹達寮全沒入海中，箔仔寮及舊新港大部分居民，也隨波臣而魂歸天國。

這次大水災，從虎尾溪以南一直到北港溪以北的沿海地帶，全被波及，無一倖免，據統計，計有下湖街、臺仔挖莊、蚶仔寮、牛屎港莊、水井莊、新港莊、青蚶莊、箔仔寮、蝦仔寮、竹達寮、竹笛寮等等村莊遭殃，《臺案彙錄》甲集第三冊所收「臺灣鎮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會奏臺灣猝被風災情形摺」即載：「近海之下湖等九莊地勢較低，當風雨洶濤之時，淪入大洋者，無從稽核。」此即文獻所載：「道光廿五年，大雨連宵，颶風間作，淹斃居民三千餘人……。」後人對這種因海水奔入樹苓湖而暴漲毀莊的浩劫，稱之為「湖內洗港」。

(二) 四座萬人堆

此次大水災，大抵初七午夜以前淹沒下崙以北地區，午夜以後淹到舊金湖一帶，直至初十天亮後雨勢才漸小，但大雨則一直下到十二日，繁華的金湖港就這樣一夜夢盡了。

風停雨歇，海水退後，海灘上屍橫遍野，溝壑中死屍滿布，悽慘的海邊，悽慘的人間；而田園已廢，魚塭已毀，倖存者三餐無以爲繼，面對千百死屍，根本無力埋葬，只能任其風吹日曬、蠅鳥爭食，所幸十多天之後，與新港曾姓素有交情的臺南府鎮臺官曾玉龍（一說與新港曾氏同宗之誼的嘉義協臺曾光亮）聞訊，乃到嘉義率領官兵前來收屍掩埋。

那時，十里方圓的棺木全被買走了，連草席也被買光了，逐漸發腐生蛆的屍體，不得不只好就地挖坑集體掩埋，形成「萬人堆」，由北到南一共有四座，依曾人口《金湖春》的調查爲：

- (1) 在廣溝厝新莊仔附近，一九一四年移至下寮塚旁。
- (2) 在現在的四湖鄉三姓寮塚，即下寮仔萬善祠後。
- (3) 在口湖鄉的青蚶莊西南大溝墘。
- (4) 在下湖港邊的大坵墳，即蚶仔寮開基萬善祠旁。

總計大水災罹難人數，官方資料記載有兩千餘人，亦有三千餘人；但此地居民統計爲七〇〇〇人。

(三) 萬善亦同歸

掩埋過後，臺灣府事上奏清廷風災水患和救濟情形：

臣等查臺地猝遭風雨，臺嘉兩邑海口，淹斃人民幾至三千餘口，恂堪憫惻。業經該廳縣等派令夫役撈獲埋葬，自可無虞暴露。惟各鄉小戶窮民，房屋半成平地，棲身無所；各處水猶未退，傭趁

亦復無行，若不速加救濟，勢必流爲餓殍。現據臺灣府知府全ト年稟請動用義倉谷一千石，發交臺灣縣知縣胡國榮，碾米赴運各鄉，按名發給半月口糧；再提府庫銀三千兩，易番銀三千九百圓，委員解交署嘉義縣知縣王廷幹，親詣各鄉，確查戶口，酌量救濟。

而宣宗覽奏後，於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九月十日諭內閣曰：「著劉韻珂派委委員，詳細查明被災輕重，妥速經理。所請動用倉谷銀兩，是否足敷賑濟，務使海澨窮民，不致一夫失所。」並表明：「臺灣颱颶陡發，倒塌房屋、淹沒船隻、傷損人民，損傷甚多，朕心深爲不忍」，乃依例敕封爲「萬善同歸」。

敕封之後，由於災後衛生不良，飢荒、瘟疫接踵而至，相傳此地不幸又病死三〇〇〇人，與水災罹難七〇〇〇人合計一萬人，居民以爲此乃皇帝「金口」所識，實爲天意，萬善同歸也！

萬善同歸原意應指「人莫不有死，死後則同歸一路也」的成羣無主孤魂而言，此地萬善同歸亦然，但在意義上，卻與一般「有應公」式的萬善同歸有著偌大差異，因爲祂們是自己的祖先——死得認不得的祖先。

(四) 聲龍的傳說

大水災過後，一條由北向南漂來的大鯨魚（海翁）被沖上海灘，一個傳奇的神話便在此地流傳開來，並成爲歷代子孫口述相傳的故事；曾人口《金湖春秋》記載了曾仁杰的口述，有這麼一段情形的記載：

該次水災是當時天庭玉皇大帝敕命一條聲龍（耳朵不靈的龍），行施海嘯，擬淹斃東港、蚵仔寮

的居民；因該地居民獲罪於上蒼，不能寬恕。聾龍在接旨時，錯聽為新港、箔仔寮（以上兩村災情最烈）；後來聾龍因違了旨意，罪犯天誅，便變成大鯨魚靠灘，死於附近海邊，任由居民割肉食之。並說災後凡患瘟疫之病人，如食鯨魚油必能痊癒。

這個傳說，李豐楙在其〈臺灣雲林舊金湖萬善祠及其牽轍習俗〉一文中，另收有「聾王爺被罰變成鯨魚」一說；然而不論那一種說法，這都應只是一種神話創作而已，此地居民在遭受如此重大變故之際，亟需一種「天譴—報復」的理論，來合理解釋整個事件，藉此自我撫慰失去親人之痛，和紓解無能救濟的壓力，並為千百水魂「開脫罪孽，解脫天譴惡名」（李豐楙語）。

美麗的傳說，動人的故事，正是先民智慧的結晶。

（五）九頭十八手

在整個大水災事件中，此地流傳著一個捨身救人的英雄故事，並因而塑造出一尊「九頭十八手」的傳奇神像，而為歷代子孫所傳頌。

故事主角叫陳英雄（一八〇九—一八四五）；有人以為「英雄」是對其尊稱，此人或叫「陳貳」，或名已佚，僅匿稱為「陳的」，澎湖移民，依據曾人口〈金湖春秋〉的記載，此人：

生前家道小康，事母至孝，且敦親睦族，村民皆敬重之……，體格魁梧，身高約六臺尺，臂力過人。當六月初七夜狂風大雨來臨時，戴笠披蓑往視池塘，然池堤早被波濤沖決。乃急欲返家探視其母，近家門時，房屋已被水沖塌，其母親不幸被壓斃水中。正悲痛欲絕，忽聞鄰居有哭泣哀號之聲，往視之，有八孩童共立木樁上，行將滅頂，急急萬分，惻隱之心油然而生，陳英雄乃奮

不顧身，用其項背及雙肩雙手救此八孩童。但說時遲那時快，未走百步，因水勢洶猛，愈陷愈深。其時若求自己脫身，應可倖免於難。然天黑水急，方向莫辨，不幸連同八位小孩，齊被捲入汪洋碧海之中，魂魄同歸樂國。

故後人爲感念其英勇之事蹟，又認爲其捨身救人之精神，死後必爲神，乃塑造金身一尊，以一大人拯救八小孩之情景爲主題，供人祭祀。

這個傳奇故事，約在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塑造了一尊九頭十八手的神像，此地尊稱爲「大萬人」，不但有副身，還有「鎮殿大萬人」，並分靈到各地，每屆祭期，分靈各地的大萬人便紛紛返回祖廟「過爐」，足見祂的靈驗與被認同。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今祠興建完竣之後，另塑一尊頭戴相帽、身穿蟒袍的黑面「鎮殿萬善爺」，尊稱爲「二萬人」（在大萬人之後），如此塑造的理由是：因曾蒙道光皇帝敕封，職位相當於城隍爺；致於黑面乃因溺水之故。

而此後，既有鎮殿二萬人，鎮殿大萬人乃能接受各地請奉出巡，雲遊四海去也！

(六) 開基萬善祠

大水災之後，移居下湖的裔民，爲祭祀罹難先人，乃於清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募款興建草廟於蚶仔寮西南處萬人塚旁，即「萬善同歸祠」前身，嗣後歷經五次修改建而有今祠面貌，修建年代及倡議者分別爲：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外埔莊商人王大有倡議募款，嘉義縣府奏准撥出庫財助建，三年後完工，

爲擬廟式的磚瓦祠堂。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下湖口區長」曾住倡議募款，重建中，咸豐二年（一八五二）重修之「萬善同歸」石碑出土。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口湖莊長」曾蠶（曾住之子）倡議修築。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雖再修葺，但腐朽依舊。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旅嘉商紳許水權倡議籌組「金湖港邊萬善祠籌建委員會」，聘陳天配為主任委員，積極勸募，募款對象除外出經商鄉親外，在地村莊有蚶仔寮、臺仔挖、牛尿港、蚵寮、口湖、植梧、後厝、水井、鵝尾墩和水林鄉大尖山、大山村等地，於原祠北側八尺位置重建今祠，各項時間如下：

- (1) 農曆閏七月初二，出火退神。
- (2) 農曆閏七月初六，拆除舊祠。
- (3) 農曆閏七月十一，動土砌基。
- (4) 農曆九月初六日，豎柱上梁。
- (5) 農曆十月初一日，立碑安香。
- (6)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六月，圓竣落成。

此次重建，大抵是歷年來最大的一次工程，即今面貌，總工程款約在百萬元，除萬善同歸祠外，同時完成的尚有東側萬善塔（納骨塔，一九八一年於塔前增建八卦型「追遠亭」）、金爐、紀念碑亭和事務所等建築物。

嗣後陸續完成周邊建築，包括：

(1)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牌樓及萬善門，高雄五甲堯天宮、許清標、林貴粟、吳平和、李月婁等人捐建。

(2) 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眾姓臺（康樂戲臺）及金爐，臺子村林萬順（阿石仔）捐建。

(3) 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〇三），西側萬善塔。

今日萬善祠空間配置，形制如下圖（見下頁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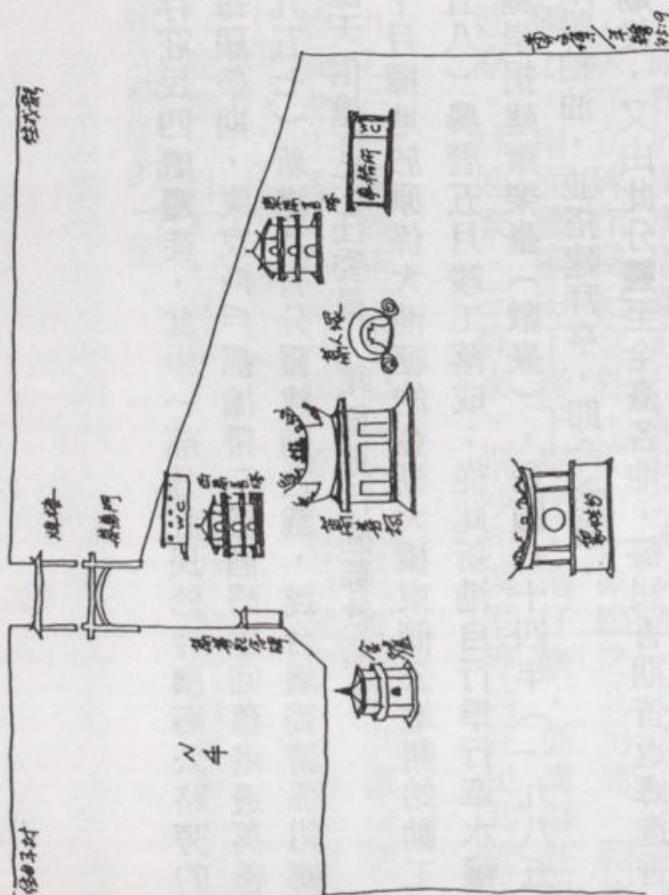
(七) 浮水涼傘穴

位在萬善祠東側的萬人塚，是當年大水災後四座集體掩埋塚中最南、也是最大的一座，此地傳說此塚有靈穴，所以神奇事跡歷代相傳；蚶仔寮人李春景所撰《水轍情》中，引述此地耆老林茂口述，有以下一段精彩報導：

傳說清朝咸豐年間，大陸有位楊姓地理堪輿師來臺遊玩，——坐船經過本地時，適逢本祠廟會祭祀日期，由於當時港務尚盛，人潮往來不斷，故當時廟會期間，可說人山人海盛況，故地理師順道參觀本祠祭典，並對本祠之地理研究一番，臨走前對廟方人員說：「此墓，左有小河環繞，墓後有一片林投樹林護背，墓前獨立生長一枝林投樹護前，猶如一支涼傘護盤，墓前朝港口，觀看船隻進進出出，猶如閱兵似，此墓依地形觀之，確為一好穴，將來必出大人物（王侯將相）。——墓前生長那棵林投樹，每逢下雨時，不管雨勢如何大，墓前地總是有個一、二尺長圓型之地帶不會濕，總是乾乾的，令大家稱奇不已。後來日本佔領臺灣，墓後及墓前的林投樹遭人破壞，

風水亦遭傷損，幸好墓地未被遷移；至民國五十七年本祠填土墊高地基，古墓半陷入土中，墓前留個半圓型陷平地，像個半月型水掘地，供人膜拜，原本墓地商議要重修，擲筊請示萬善爺，未被蒙准而作罷。經過七、八年之久，墓地一分一寸的浮昇，到今已全部浮出地面，可說是本地一大奇蹟事項。

此一奇蹟，此地住民稱之「浮水涼傘穴」。這座萬人塚曾於咸豐二年重修一次，重修古碑萬善同歸於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重建萬善祠時出土，目前漆成白色，墓型典雅、流線動感，莊民必拜之地，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農曆六月初八例祭日時的「追思祀典」，亦在此隆重舉行。



(八) 金湖萬善爺廟

金湖港大水災後，倖存莊民四處遷徙，其中一部分莊民於今濱海公路旁的新港集結成莊，行政區域分屬港東村和港西村，每屆祭期，家家戶戶都攜帶三牲酒醴返回舊港邊萬善祠祭拜先人，後因交通不便，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新港及有分靈建廟之議，遂合議委請孫鉗擲筊請示允准，籌組「萬善爺祠籌建委員會」，由陳天信擔任主任委員，積極進行勸募款項。

經費籌後，同年農曆十月擇地於原係大池糖的金湖大橋東側公地開始動工，動員兩村所有牛車和人工填土，於翌年（一九五八）農曆五月竣工落成；從此新港自行舉行牽水轍。其後，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旅外木材商施崇捐建康樂臺（戲臺），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重建今廟，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再填上鋪設柏油，並搭建拜亭，即今全貌。

金湖人在新港分靈建廟後，又由此分靈至全臺各地，每屆香期皆返鄉進香，但凡回鄉謁祖者，必先到蚶仔寮舊港邊祖廟朝拜，之後再到新港的金湖萬善爺廟進香過爐，以示飲水思源。

金湖萬善爺廟所在的新港，由於莊大人多，因而每年的牽水轍，都遠比祖廟的蚶仔寮舊港邊開基萬善祠來得熱鬧，也許這就是萬善爺、萬善媽神威的擴散吧！

(九) 下寮仔萬善廟

在集體掩埋與祭祀萬善同歸專廟中，位於下崙村下寮仔之北，亦即三姓寮公墓南面的「下寮仔萬善廟」，是另一個萬善爺的傳奇之地。

依後人傳述，當年大水災由北南下，下崙以北地區大抵在農曆六月初七午夜被淹沒（午夜之後才淹到金湖港一帶），浮屍漂著於下寮和五塊厝（三條崙轄境）附近，後經官兵收埋合葬於今廟後，此即四座萬人塚之一；嗣後再陸續發現隱埋於泥沙中之骨骸，而予以檢骨裝入骨罇或水缸中，據稱金斗甕以裝一具屍骨為主，水缸則裝二、三具或十來具童骸，葬於原屍坑之上。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建萬善同歸祠，以為祭祀場所；並重修大墳，將金斗骨罇及水缸封抹石灰成一座座小塚狀，整齊排列於廟後，幾近四百墳，並豎「萬善同歸」石碑紀念。歷數十年，小祠因年久失修而傾圮塌毀，再修建時，乃改塑金身萬善爺，取代原祀之萬善同歸石碑。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原葬於廣溝厝新莊仔附近之萬人塚，因海水侵蝕而遷葬於此地原墳北側，並仿小塚墓式，約造百墳；除亦立碑作為紀念外，同時在原廟之北另建一祠奉祀，形成南面舊廟和北面新廟並列並祀之局。大體上，南面舊廟由下崙下寮仔、箔仔寮、廣溝厝莊民共祀，以擲筊方式決定主事者；北面新廟則由三姓寮、林姓寮、三條崙、飛沙和溪尾等地莊民共管，主事由各地村長輪流擔任。

至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兩廟皆已破陋將毀，諸莊主事乃共議合建一廟共祀，經擲筊允准，由箔西村長蔡奏擔任籌建委員會主委，以總其事，隨即募款及興工，而於翌年（一九七四）落成，即為今廟，成為「下崙地區十四村」之所共管共祀。

在祭期方面，下寮仔以農曆六月初七為祭日，主因是此地先祖淹斃係在初七午夜前，這種死亡日即為忌辰日的觀念，正是祖先祭祀的一環。

不過，此地另有一說：原本祭期也是六月初八，因為免菜價波動和人潮擁擠，乃與金湖協議，此

地提前於初七舉行。

(十) 萬善成神演義

金湖港萬善同歸信仰，原係祭祀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水難先祖，雖然比較接近祖先崇拜，但由於是集體死亡與無主祭祀，因而原始形態，基本上仍屬「有應公信仰」的一環；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時空和現世觀念交錯下，原始的陰厲信仰形態，開始逐次向陽神系統躍昇，這些改變包括：神位變金身、萬善同歸變萬善爺、祠變廟、銀紙變金紙、白色水轍變多色水轍，甚至祭祀變賀誕等等。

在祀神方面最早是蚶仔寮舊港邊開基萬善祠在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塑造「大萬人一九頭十八手」的奉祀神像和分靈事實；之後，下寮仔萬善廟也在清末塑造萬善爺金身，取代原祀萬善同歸的石碑神位；而真正完成歸入正神系統的是，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蚶仔寮舊港邊開基萬善祠雕塑頭戴相帽、身穿蟒袍的「鎮殿萬善爺一二萬人」，至此，有應公現象消失，萬善爺完全以地方守護神的身份同配天地，永享人間香火。

在祠廟方面，除了蚶仔寮舊港邊開基萬善祠仍維持「祠」稱之外，下寮仔萬善廟和新港金湖萬善爺廟皆在近年易祠為廟，蚶仔寮舊港邊開基萬善祠和新港金湖萬善爺廟的廟貌，更興築成閩南式的陽神大廟，外觀已非簡陋、無門的陰廟格局了。

而在紙錢方面，金湖港各地已普遍使用敬祀神明的壽金和刈金等金紙，祭拜祖先用的大銀銀紙漸趨減少；另外，水轍的顏色，也已不再局限於專為超度水魂的白色或灰色系列，亦兼有超度其他亡靈的各種顏色；這種轉變更表現在整個祭祀的態度與心情上，進香取代祭祖，作忌如同賀誕，加上家家

戶戶大宴賓客等等，都可輕易感受如李豐楙〈臺灣雲林舊金湖萬善爺及其牽轍習俗〉文中所云「神格上昇」的軌跡與衍化。

毫無疑問地，今後包括蚶仔寮、新港和下寮仔的金湖港萬善爺信仰，將更趨陽性神格發展，儘管牽水轍仍在。

三、牽水轍科儀

(一) 水轍

「轍」，音「狀」(chung)，道士科儀書作「轍」，正字爲「旋」，是一種以竹篾編紮成兩圈圓筒狀，糊上花紙而成的牽魂祭器，上下中空，高及成人胸部。臺灣民間有「血轍」和「水轍」兩種，前者糊貼紅色系列（代表「血」）的花紙，專作超度難產而過世的婦女，多見於打城科儀，目前臺地最大牽血轍法會是，每年農曆七月十一的新竹市南星宮普度；而水轍則糊貼白色或灰色（表示「水」）系列的花紙，主要在超度溺水或因水而亡的亡魂，不但見於打城科儀，也多見於醮事法會，臺灣的牽手轍習俗，要以雲林縣口湖鄉的金湖港（蚶仔寮和新港）最爲盛大和壯麗。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此地的水轍已不再只限於白、灰色系列者，漸有其他顏色摻雜其間，主因是目前的超度，也包含其他死亡在內，而且心情也已隨時間轉移而大異從前了。

金湖港的水轍，除了一般常見的轍形之外，外圈四周蔑的上中下，分別各貼有一尊約26分分高的紙像，全部十二尊作四組排列如下：

觀	城	大	水
音	隍	鬼	王
善	牛	小	污穢神
才	頭	鬼	魂
良	馬	小	身
女	面	鬼	

就其意義觀之，可作如此解讀：

水王和污穢神：乃表示水中正邪兩種神，而魂身則代亡魂自己。

大鬼（及兩名小鬼）：押解亡魂，陰間守衛。

城隍（牛頭、馬面）：天理昭彰，善惡有報。

觀音（善才、良女）：慈航普度，救苦救難。

此外，水轍頂端四角還各插有一支小三角旗，有招魂之用，當然也有裝飾意味。

(二) 作轍

早年的水轍，都是由各家各戶自行糊裝，然後置放於家中到農曆六月初八，才送到廟前排放。近來由於職業分工的結果，蚶仔寮和新港的金湖港兩地，已都委由道士壇糊製，這些年皆由鄉內梧南村「合真靖保護壇」的李東芳大法師「得標」，新港原在萬善爺廟東廂糊裝，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前後因空間問題移至金湖國小；而蚶仔寮的糊製地點原先在莊內活動中心，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為祭祀方便，也移到舊港邊開基萬善祠前搭棚製作。

通常糊製水轍的工作，在農曆六月初就已展開了，由於數量龐大，道士壇以竹工和紙工分開計算的方式，都會另請放暑假的村童前來打工「做勞作」，工錢合計三、四十元，然後再以一座一〇〇元（一九九五）的價錢，賣給莊民。

莊民通常在初七以前買回水轍，早年是在水轍上寫上亡者的姓名，現今則書寫自己的姓名、住址，以示叩謝，置於家中過夜，天亮後再送到廟前排放；當然，也有人在初八當天才匆匆來買的。

各家各戶購買水轍的數量，雖無規定，但大抵依祖先或先人的數目而定，今天則多依許願而購，量力而為，少則一兩座，多則二、三十座，完全看誠意，每年新港總數量約在五〇〇〇座之譜，蚶仔寮因莊小人少，大約在一〇〇〇座，兩地事前都以這個數目委託道士壇糊製，但如牽轍當日水轍仍未售完，不論剩下多少，廟方都得無條件全部買下，換言之，負責糊製水轍的道士壇是穩賺不賠的。

(三) 超度科儀

由於金湖港牽水轍是一種超度亡靈的習俗，因而沿例都禮聘道士團前來設壇演法，為水魂超度；因地緣與習慣，這些年都禮聘口湖鄉梧南村「合真靖保護壇」，即主持糊製水轍的李東芳道長主壇，承襲其父李教（李教之師為蔦松的黃善）一脈相傳的泉州靈寶派道法，在六月初七、八舉行簡式的「一朝宿啓」法事。

這種一朝宿啓科儀的度亡法事，在臺灣民間都歸入所謂的「做功果」、「做功德」或「做師公」，正式的名稱應叫「度幽科」，比民間最為流行的家庭式「靈前繳仔」（靈前繳庫錢之意；中午起鼓，入夜結束）或中午起鼓午夜結束，午夜結束的「斷午夜」要來得大些，大抵初七中午起鼓，初八

入夜結束，所行科儀法事如下：

初七下午：

請爐起鼓

發表請神

放水燈

誦唸度人經

初七晚間：

走赦馬

初八上午：

誦念慈悲赦罪寶懺

誦念太上酆都岱獄寶懺

拔度功德道場科儀

排轍（非科儀部分）

初八下午：

奉 轉

水施工事、持齋時次、丁口、火燄合共三、四十斤、水施再以一斗、一〇〇元
由梵禮司贖大、此之謂以香工時辦工食開指責

淨筵普施

倒轍

謝壇燒轍

(四)道壇布置

六月初七上午，李東芳道長主持的道士團，開始於廟前臨時搭建的道壇布置，主要是法器的準備與掛軸的陳設，如同一般陰事道壇布置，正面為三清道祖和救苦、普化天尊，兩旁為十殿地獄，壇外左右另置山神、土地座像。



三清道祖是道教最高神祇，道教有所謂「盤古開天地，一氣化三清」之說，三清即指玉清元始天尊，居清微天宮，三清之首神；上清靈寶天尊，俗稱通天教主，居禹餘天宮，相傳是截教的教主，曾

擺誅仙陣與元始天尊等諸仙門法；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春秋楚人李耳，居太赤天宮，道家以其爲始祖，著有道德經五千餘言。

三清道祖左右爲救苦天尊和普化天尊畫像。救苦天尊即太乙真人，是東極東華大帝的化身之一，神通廣大，功力無窮；普化天尊是「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的簡稱，亦即商朝紂王的太師聞仲，有三眼，曾與姜子牙鬥法，後敗死絕龍嶺，死後受封爲普化天尊，督率雷部廿四天君興風布雨。

兩旁十殿閻王掛軸，分別是一殿秦廣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五官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卞城王、七殿泰山王、八殿平等王、九殿都市王、十殿轉輪王，這些掛軸如同電影情節般地描寫亡魂如何循序進入陰間世界，接受地府法律審判，隱含強烈的警世意義。

壇外左右兩尊神像，壇左爲山神，紅臉黑鬚，穿甲持刀，座騎青獅；壇右則爲土地，白臉白鬚，黃衣黃帽，同爲鎮守道壇之神。

(五) 請爐起鼓

基本上，超度水魂的法事，都在道壇內舉行，一般所見的功德陰事，道壇內必奉有莊中神明和魂身，金湖港水轍法事也不例外，初七下午兩點過後，道士團先行主持迎請之禮，由萬善同歸祠恭請神像和象徵萬善爺的香爐蒞壇，神明有鎮壇和鑒禮之意，香爐則象徵萬千水魂在此同受超度，此俗亦傳至新港。

請爐後，通常接著作簡單的開光禮，由道長主持，爲山神、土地及其座騎開光點眼，付以神靈，在撕去紅紙罩後，道長嘴念開光咒，手持硃筆，沾濡白雄雞冠上的血，依序點其眼、耳、鼻、口、舌。

等五官七竅，和心、背、手、足等四肢，以及三十六骨節，一筆一點，細心慎重。點畢，用手搖晃神座，並揮動紙火，表示「神靈附身」了，從此開始，正式執行鎮守道壇的重任。

開光之後，立即「起鼓」，鑼、鼓、鉸、嗁呐、弦齊鳴，表示這場一年一度的水轍法會，正式開始。

(六) 發表請神

道教任何陰陽法事，第一個節目通常都是發表和請神，可視作整個法事的前奏曲，因係對天發表、奉請諸神，所以道長、道眾皆上場面向壇外而演；而此時全部委員也都得全部到場隨拜，以示虔敬。

發表是向諸天、三界稟明這場法事的旨意，並祈求上蒼庇祐境民平安，主壇道長步罡出壇，宣讀〈無上金書發表科儀〉，將參與者的名單呈送上蒼知曉，以求臻祥納福；接著行三獻禮，之後宣關、化財。

發表畢，即刻請神，誦念〈拔度請神科儀〉，啓請陽間諸聖及遠近神祇降臨道壇鎮守以防妖氛入侵，並協助道長作法，以順利進行超度法事。

(七) 放水燈

初七下午四點半的施放水燈，是整個超渡法事的焦點，也是第一個神、道、民共同完成的節目。

施放水燈的旨意在邀引水路孤魂前來受普超度，普遍存在於一般的陰陽醮事，金湖港的超度法事，因與溺亡特別有關係，所以施放水燈也就特別有其意義了。

施放水燈可用「全境總動員」來形容，從神到道，從道到民，全部皆參與，以步行的方式，到廟東牛挑灣溪施放，整個送水燈隊伍大抵是：獅陣開路——童乩領路——道長道眾——挑牲醴人員——端水燈座人員——隨拜人員。

水燈座計造五座，竹架紙糊，作房子造形，所以也叫「水燈厝」，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起的水燈造形，已與以往大不相同，不但精緻而且有藝術美感了。

大隊人馬約在近五點時來到牛挑灣溪，工作人員立即在岸邊設案備禮，道士們就在此地作簡單的祭禱和誦念經懺，宣讀疏文奏報天地神祇，召請水路孤魂降臨接受普施，以助幽魂超昇水域；畢，由工作人員將水燈檯上膠筏，然後撐離岸邊稍遠，在插香點燭後立即下水施放，這與北部的「點火送行」大異其趣；時值漲潮，水燈順流而向北（上游）漂去，民間相信，水燈漂流愈遠愈能招來更多水魂，也更能保祐境民平安久居。

水燈既送，表示水路已開通，溺水幽魂將陸續上岸，因而在隊伍返程時，隨拜人員便沿途插香作為「路燈」，以照亮冥路，指引十方孤魂抵達廟前的寒林所和同歸所，以便聞經聽懺，接受普施。

(八) 走赦馬

初七晚間法事進行「走赦馬」，這是唯一的一場道士戲，人類學家將其定位於儀式戲劇或戲劇儀式。

走赦馬也稱「放赦」或「放赦馬」，行話叫「溜離」，通常做功果的陰事科儀必有這場武戲，大小道士全都上場，其意義是道士以中介身分央請赦官，帶著赦書，騎著赦馬揚鞭啓程，下地府懇請幽

冥教主酆都大帝（佛教稱之為「地藏王菩薩」）開釋亡靈，並請救苦天尊運用其無邊法力濟度幽魂，赦免其罪愆。

儀式分上下兩段，上段為文戲，下段為武戲，文戲主要是誦念「靈寶放赦九龍科儀」，和唱讀並焚燒給陰曹地府與亡靈的各種表章疏文，道士立於長凳和由長登墊高的科儀桌演法，藉此象徵陽界空間。

下段武戲是描述赦官如何招馴赦馬，而後連夜下地府稟奏的情節。先演「招馴戲」，扮演赦官和赦馬的道士於場中來回穿梭奔跑，最後赦官以青草、番薯籤等美食餵馴赦馬而上路；後演「趕路戲」，所有道士手執「箇仔火」（tam a hoe；衛生紙捲製的火把）於場中又是來回穿梭奔跑，表示連夜趕路，並不時有跳躍和翻筋斗動作，象徵翻山越嶺，最後來到地府晉見幽冥教主酆都大帝，面呈赦書，表示稟奏赦釋功成；任務既已完成，赦官、赦馬與赦書乃和金紙火化，以示敬謝。

走赦馬法事戲演來輕鬆有趣，戲味十足，在整個陰事科儀中，具有調節哀傷氣氛的功能，可看性極高，亦有極高的戲劇藝術。

(九) 詠經拜懺

既是超渡法事，道教科儀中必有經懺誦念，這種小型的一朝宿啓科儀經懺，都擇要而誦，計有「度人經」、「慈悲赦罪寶懺」（上中下三卷）、「太上酆都岱獄寶懺」、「拔度功德道德科儀」，有時還加上「拔度招魂沐浴科儀」，每經或每卷以一小時為原則，平均分配於一天半的節目中，因初七下午要放水燈，初八下午要牽水轍，所以誦經拜懺的時間，幾乎都安排在初八上午。

這些經懺的旨意，同質性既高且近，大抵依其名稱就可以瞭解，非超度即赦罪，非慰靈即敬獻，藉此增加亡靈功德，通常都僅由一名道士誦念，隨拜人員亦可輪流更替，算是科儀中較為單調的部分。

(十) 排轍

初八上午，正當道士團的科儀進行中，開基萬善爺祠與境域住民也開始忙著排轍，各家各戶紛紛把先前購買回家過夜，或當日才新購的水轍，或提或扛，或載或車，有用走路的，有騎機車的，也有拉板車的，更有開小貨車來的，陸續送到開基萬善爺祠預定排放水轍的地方排轍，逐一且有序地將水轍緊緊固定於預定的繩索上。

萬善爺祠早年都在祠前空地排轍，後來因戲臺及必須搭建各種棚子的空間機能問題，乃移至祠後排溝東側，即通往成龍的產業道路兩旁，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起再因戲臺附近整地完竣，而改採到戲臺後面的魚塭旁邊，成「L」字形排。

而數量高達五〇〇座的新港萬善爺廟，早年也都在廟前排轍，密密麻麻，儼若「轍陣」，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之後，因廟埕塔建拜亭（遮雨棚）及搭建康樂舞臺關係，及移至廟西的濱海公路上，每屆祭期，水轍便由莊內橋邊向南直排到兩公里外的莊外，雖也很壯觀，但因距離拉長，那份氣勢與張力已大為減弱了。

(十一) 起轍

六月初八下午三點過後，整個金湖港開始沸騰起來，從此開始一連串的起轍、牽轍、倒轍和燒轍，

是兩天祭期的焦點，也是高潮。

起轍或可寫作「啓轍」，是啓動水轍招請水魂起水之意，水魂久幽水下，藉由起轍招引上岸，始能予以超度，解其苦痛。儀式由道長主持，在迎請萬善爺的香爐後，於所排水轍北側設案排香，先行誦念「無上拔度水轍科儀」，超度水魂一番，並祈求速速上岸；畢，道眾手執金紙火在前淨轍，道長手握靈角不時吹號，右持七星劍不停舞動緊跟在後，快速巡視轍陣一番，招引水魂趕緊離水上岸，這就是此地的起轍。

而由此分靈至新港的萬善爺廟，起轍儀式較為複雜，其起 現場增設用竹竿貫穿的兩座水轍，分別象徵男魂和女魂，竹竿立於盛水的瓷碗上，表示在水中，而竹竿則可供水魂扶持之用；水轍下則各置數樣物件，名稱及用途如下：

- (1)芭焦：（或竹櫈）：蕉即「招」，有招魂之意，亦供水魂攀爬上岸之用。
- (2)塑網（原件應為雞籠）：供水魂「腳踏雞籠，手扶竹櫈」破水登岸。
- (3)公雞：預知水魂是否上岸，上岸時公雞會驚鳴啼叫。
- (4)水（內盛淡水，另置勺子）：供水魂上岸後洗手洗腳之用。
- (5)竹椅：供水魂洗手腳時坐椅，反面則供紙船（魂船）所乘之用。
- (6)木屐：供水魂所穿，以利行路。
- (7)魂船：紙摺，度遠地水魂上岸之用，儀式時置於倒轉竹椅上拖行。
- (8)掃帚：象徵為水開打水路及掃淨入莊路。
- (9)米篩或黑傘：供水魂遮天之用，以避強光及穢邪之氣。

(10) 除此之外，傳統上還有「招魂幡」，爲道士持之以招引水魂之用。

新港的起轍儀式，在道眾拜誦科儀之後，由兩位莊民下場扶持竹竿，由道士在一旁號吹靈角引魂，招降水魂速速上岸，此時，其中一支竹竿由靜而動，由輕而重，由抖而跳，然後拔地而起「發起來」，直往水轍陣列跳去，最後躍入「轍陣」之中，並在此「退童」，表示「先遣部隊」的水魂已上岸到達莊中了。

(三) 牽轍

既已起轍，從此開始，就可以「牽水轍」了。

牽水轍也叫「打水轍」，傳統牽法是用手打轉使水轍旋轉，漸轉漸重，表示水魂已由水底浮昇，隨轍轉而起、而被拯救了，早年金湖人在轉動水轍時，都會邊牽邊喊亡者名字，並哭得死去活來，因爲這是此地的「悽慘忌」。

然而，傳統旋轉水轍的牽轍方法，在今天的金湖地區是看不到了，由於水轍實在太多了，又怕被風吹走，所以廟方早就用繩索一座座、一排排地串聯固定起來，根本無法轉動，也沒有時間一一轉動，今天的「牽」法，就是「摸」一下，其實能每座都摸一下，那也就善「摸」大焉了。

在道長的引領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載斗笠，有的撐陽傘，一個接一個地穿梭於一排排、一列列的水轍中，爲古早的上萬九玄七祖牽引超度，當然是爲此世的每一位先人牽引超度，人來人往，牽來牽去，仍叫人感動莫名。

(三) 淨筵普施

水魂陸續離水上岸，包括先前因放水燈招引而來的所有水路幽魂，此時都得齊全至道壇聽經聞法，接受道眾的超度和境民豐盛的普施。

初八下午金湖地區的每一名人家，幾乎都準備山珍海味的祭品普度，虔誠地敬宴每一位水魂。道眾一方面入莊巡筵淨化孤品一番，俾便祭品乾淨可食；一方面在道壇設「救苦臺」，登座說法和誦經招魂，使十方諸魂皆能聞經超度和享用祭品。

誦經說法時，道長頭戴「五帝冠」，和道眾一面拜誦《靈寶普度科儀》，不時點香念咒，邀請水魂前來施食，同時告以戒律，切勿藉機為害世人；一面普施祭品，依經懲的段落，不定時去擲水果、糕餅或硬幣，任人撿拾，這原本是施擲給幽魂的，但民間俗信撿到這些祭品會行好運，吃了祭品會保平安，所以搶拾者極為踴躍，形成眾樂樂的熱鬧場面了。

(四) 倒轍

普施完畢，即行送孤，道長準備「倒轍」。

倒轍乃推倒水轍送孤之意，通常由道長單獨或和另外兩名道士搭檔進行，其裝扮、法器和任務如下：

- (1) 道長：頭繫紅頭巾，以法師身分登場，雙手緊握捲圓草席，草席頭尾各塞入點燃的「古連」（古仔紙所捲製）紙錢：草席在神鬼世界就是「草龍」，是驅邪抑煞的高強法器。

(2) 道士：兩名皆平素穿著，未作任何打扮，其中一名道士敲鑼開路，另一名道士左握靈角，右持七星劍引路；這般組合，這般組合，並非絕對，有時省略敲鑼道士，有時兩名皆省略。

在法師點燃古連後，即刻上路，隨著「噠噠」鑼聲的引導，左握靈角者不斷吹號驅趕，並不時舞動七星劍劃過轍身，威嚇藏匿其間的水魂現身；法師則沿著水轍陣列，不時邊跑邊跳，邊要邊轉草席地撲打地面和轍身，以驅送頑魂速速離去，草龍既現，水魂非定不可，否則將永難超生。

有請便有送，乃順理成章之事，陰陽人情如一，陰間水魂終究還是得回到屬於牠們的陰間世界；至於以草龍驅送，是否送客之道，那也只能說係陽間世人的一種禮俗了。

有時因時間關係，倒轍也有緊跟在牽轍之後舉行情事，行止完全由道長決定。

(五) 謝壇燒轍

整個超度法事最後一個節目就是謝壇送神，這是道教任一陰陽法事的最後完成式，旨在酬謝諸眾神的相助。儀式很簡單，由道眾在道壇內拜誦「謝聖酌獻科儀」之後，鳴炮燒金而結束，道眾們至此便可折壇束裝回家了。

在此同時，廟方工作人員也忙著將倒轍之後的水轍，連同道壇的山神、土地和寒林所、普陀岩等普度場紙紮祭器，集中在廟前溝邊焚化，蚶仔寮因水轍較少，當日下午即可燒畢，但高達五〇〇〇座水轍的新港，則多延至次日才火化，有道是：「一火化解千古愁」，至此，一年一度的牽水轍完全結束。接下來的就是各家各戶以全新的心情，迎接來自南北各地親朋好友的辦桌宴客了。

四、結語

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陰曆六月初的一次大水災，改變了金湖港的地理，改變了金湖港的歷史，也改變了金湖港的命運，然而卻也由此而創造出臺灣民間最盛大、最悲壯的牽水轍習俗來；每屆此時，散居各地的金湖人，如萬流歸向大海般地投入金湖的懷抱，在這裏牽引水魂，在這裏紀念先人，也在這裏團聚閒話家常，牽水轍給予金湖人的，除了一份淡淡的哀愁外，應該也有一種暖暖的溫情。

然而，時代在變，心情也隨之在變，今天的牽水轍，顯然暖暖的溫情已壓過淡淡的哀愁了。入夜後家家戶戶如辦喜事般地大宴賓客和廟前街上宛若昇平盛世的艷舞表演，恐怕早已模糊了金湖人的水轍情了。

參考書目

1.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
2.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
3.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
4. 〈臺灣府與圖纂要〉（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八三）。
5. 〈明清史料戊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一九五九）。
6. 〈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銀經濟研所，一九五九）。

7. 〈臺灣十七口海防圖說〉（大通書局翻印本，臺北：臺銀經濟研究所，一九八七）。
8. 安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武陵出版社，一九八七）。
9.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一）。
10. 曾人口，〈金湖春秋〉（彰化：中國詩文之友社，一九七八）。
11. 李春景，〈水轍情〉（雲林：金湖舊港邊開基萬善爺祠，一九八三）。
12. 劉還月，〈臺灣的歲節祭祀〉（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一九九一）。
13. 黃文博，〈臺灣冥魂傳奇〉（臺北：臺原出版社，一九九二）。
14. 李豐楙，〈臺灣雲林舊金湖萬善祠及其牽轍習俗——個自然／非自然觀點的結構分析〉（雲林：金湖舊港邊開基萬善祠印行，一九九五）。

笨港史話（明鄭以前部分）

呂雲騰

前言

方輿紀略記載：「澎湖爲漳、泉門戶，而北港即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即漳、泉也可憂也。北港在澎東南，亦謂之台灣。」，「按北港」一名「魍港」，即今之笨港；地在雲林縣區，曩爲海舶出入之口，而往來者遂以北港名台灣也。」，雲林縣於清光緒十三年（一六八七年）設置，台灣設治始自明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光復台灣後設天興、萬年兩縣，笨港屬天興縣。清康熙廿二年（一六八三年）施琅攻台，鄭克降清，翌年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下設台灣、鳳山、諸羅三縣，笨港隸屬諸羅縣，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七年）諸羅縣易名嘉義縣，一直到光緒十三年新設雲林縣，爲該縣一大街市稱北港街。「方輿紀略」記載無誤。

有關笨港史料，在明鄭以前是台灣西部與澎湖相對的口岸，史志鮮少記載，僅在方志點綴，清代設台灣府後，始出現於康熙卅四年（一六九五年）撰修「台灣府志（高志）卷一山川編諸羅縣水道項目，在山疊溪（三疊溪）條下記載：「源流有二……至石龜之南復興北流會，同爲山疊溪至笨入於海。」笨港地名乃載於官修方志，之後在續修台灣府志、諸羅、志在港埠、街市等項目出現，有康熙五十六年漳浦陳夢林撰修「諸羅縣志」記載笨港：「商賈輶集，載五穀貨物，台灣近海市鎮此爲最大。

一，「雍正十二年置笨港縣丞於磚子礁，後遷笨板頭。」。康熙廿五年金鉉纂「福建通志」兵防項目諸羅縣笨港條：「笨港人口眾多，地位重要，調撥台灣水師把總一員、兵一百名駐守。」，乾隆廿九年（一七六四年）余文儀撰編「重修台灣府志」記載：「笨港街，距縣三十里，南屬打貓保、北屬大槺榔保。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曰南街、曰北街，舟車輻輳，百貨駢闐，俗稱小台灣。」。連橫之「台灣通史」記載：「歷更五代經及兩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灣而以笨港為互市之口，故台灣舊志有笨港一名小台灣之語，笨港在澎湖東南。」，可與「方輿紀略」的，「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台灣」印證，然而笨港、魍港、北港的謂之台灣，非始於清代，已在明代史料發現，如「台灣通史」記載「歷更五代經及兩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灣而笨港為互市之口」當在較早年代。

漳泉邊民前來笨港互市，早先對象當為土著，到明萬曆年間荷蘭人也入笨港與土著與漢人互市進而居住，但對拓荒墾土未為重視。明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年）福建海澄人顏思齊偕鄭芝龍等廿八結盟兄弟及黨眾到台灣於笨港登陸，築寨以居，領撫土番，拓荒墾土為田，並築屋以居成為聚落，遂有漳泉墾民三千餘人前來參與而設十寨，由顏思齊統領經營。天啓五年顏思齊病逝，結盟兄弟舉鄭芝龍繼志經營，崇禎初年福建大旱，明廷接納鄭芝龍建議，以人給銀三兩，三人則發耕牛一頭，由官船載運獎勵，到笨港拓荒墾土，來者數著人，形成笨港外九庄聚落，使一片荒土成為農田。「台灣縣志」引「蓉洲文稿」記載「中土人之入台灣自思齊始，信不誤也。」，此乃漢人大批移入台灣笨港拓荒墾土之始與發展史實，顏思齊為開拓台灣先驅，笨港即漢民族移居台灣發祥地。

筆者於民國四十年，依據史實呼籲不可磨滅顏思齊率眾到台灣登陸笨港拓荒墾土，開奠漢人移入

台灣拓荒墾土經營台灣之功，笨港為開拓台灣發祥地，並向當時北港鎮長陳向陽建議立碑紀念，也在雜誌報章撰文建議，為台灣省政府重視，省府主席周至柔乃題「顏思齊先生開拓台灣登陸紀念碑」，由鎮長陳向陽撰寫碑文，建立於北港鎮民主路圓環，於民國四十八年八月由周至柔省主席揭幕。

明鄭以前的台灣與笨港之歷史源流，史料零碎散落於方志、文稿。我列祖列宗，自三國時代起拓疆海外，必自大陸先到澎湖，再以澎湖為中途站，或以出發點而至台灣，因澎湖群島羅列於台灣海峽之中，先民能自大陸到澎湖，則不難到與澎湖一水之隔遙遙相對的台灣、笨港，中華文化也以此途經傳入台灣、笨港，為尋根、探源。

因此，台灣、笨港之開拓發展，與澎湖有密切關係，尤其早期的開拓史實，不過台灣、笨港之早期開拓史料，都較為簡單並且散落，有鑑於此為笨港的「丞先啓後」、「繼往開來」，將明鄭以前有關台灣與笨港開拓史料，稍作系統探索，以為顏思齊率眾登陸笨港開拓台灣之源流。

台灣、笨港歷史大事表

公 元 年 代	事 蹟
公元前二三〇	東吳黃龍二年 孫權派大將軍衛溫，副將諸葛直率甲士萬人經亶洲到九洲、土著不服擒數十人而回。
公元前二二〇	三月 秦始皇派方士、術士前往蓬萊仙島求取不老仙藥以落花生，長生果獻秦始皇。
六〇七	隋大業三年 隋煬帝派羽騎尉宋寬，水師何蠻探琉求，土著不服擒一人而四。
六〇八	隋大業四年 再派宋寬攜帶禮物到琉求撫尉、土著仍不服，取衣甲而回。
六一〇	隋大業六年 派虎郎將陳稜、朝清大夫張錦洲率兵攻琉求，俘土著數千人而回。
一二八一	元至元十八年 元世祖派軍征伐日本，至九洲遇颶風失利，軍兵各擇堅艦逃遁台灣、澎湖。
一二九一	元至元廿八年 元世祖派楊祥爲宣撫使、吳誌斗爲禮部員外郎，阮鑒爲兵部員外郎發兵六千前往琉求宣撫，由軍官劉閏、陳輝帶兵二百人上岸，土著不服，不諳三嶼語，被殺官兵三人，招諭書無法交與而回。
一三九〇年間	「島夷志略」記載漢人到琉求與土著交易。
元至正年間	

公

元

年

代

蹟

一四〇五至一四三〇	明永樂三年 明宣德五年	明宣德以後	明嘉靖年間	明萬曆廿二年
一四五二一五六三	明永樂三年 明宣德五年	明宣德以後	倭寇侵騷劫掠閩浙沿海，往來於台灣、澎湖之間。	海盜林道乾竄踞澎湖，遭官兵圍剿逃遁到台灣（笨港）。
一五七三	明永樂三年 明宣德五年	明嘉靖年間	倭寇侵騷劫掠閩浙沿海，往來於台灣、澎湖之間。	七月十二日荷酋韋麻郎率戎克艦三艘由笨港抵媽宮澳，佔據媽宮要求與中國互市。明廷派沈有容率船廿六艘前往驅逐，沈有容曉以大義，韋麻郎於十月廿五日退出媽宮返回魍港（笨港）。
一六〇四	明永樂三年 明宣德五年	明嘉靖年間	倭寇侵騷劫掠閩浙沿海，往來於台灣、澎湖之間。	六月十五日顏思齊與鄭一官（芝龍）等廿八兄弟在日本長崎結盟，定八月十五日起事推翻德川幕府。
一六一二	明天啓元年	明天啓元年	明天啓元年	八月十四日事洩德川幕府派兵緝捕，全員連夜乘十三艘逃出長崎八月廿三日抵達笨港，登陸後設寮寨拓荒墾土圖謀再起，漳泉墾民三千入笨港參與。設十寨經營，並安撫土著平埔族及紅毛番。
一六二五	明天啓四年	明天啓四年	明天啓四年	荷蘭人入侵安平一帶與土著互市。 顏思齊病逝，鄭志龍繼志統領十寨，擴大拓荒。

公	元	年	代	事蹟
一四〇五至一四三〇	明永樂三年 明宣德五年	遣中官鄭和至南洋各國宣揚國威，前後七次，途經東番，東番服之。		
一四三〇以後	明宣德以後	漢人經由澎湖到笨港與土著接觸、交易。		
一五二二一一五六三	明嘉靖年間	倭寇侵騷劫掠閩浙沿海，往來於台灣、澎湖之間。		
一五七三	明萬曆元年	海盜林道乾竄踞澎湖，遭官兵圍剿逃遁到台灣（笨港）。		
一六〇四	明萬曆廿二年	七月十二日荷酋韋麻郎率戎克艦三艘由笨港抵媽宮澳，佔據媽宮要求與中國互市。明廷派沈有容率船廿六艘前往驅逐，沈有容曉以大義，韋麻郎於十月廿五日退出媽宮返回魍港（笨港）。		
一六二一	明天啓元年	六月十五日顏思齊與鄭一官（芝龍）等廿八兄弟在日本長崎結盟，定八月十五日起事推翻德川幕府。		
明天啓四年	明天啓四年	八月十四日事洩德川幕府派兵緝捕，全員連夜乘十三艘逃出長崎八月廿三日抵達笨港，登陸後設寮寨拓荒墾土圖謀再起，漳泉墾民三千入笨港參與。設十寨經營，並安撫土著平埔族及紅毛番。		
一六二五	明天啓四年	荷蘭人入侵安平一帶與土著互市。		
明天啓五年	明天啓五年	顏思齊病逝，鄭志龍繼志統領十寨，擴大拓荒。		

台灣舊時稱北港 魍港笨港是北港

笨港，爲昔時台灣西部重要口岸，始自何時完整文獻可考，於明代零碎出現於史志，爲台灣古時地名之一乃無可厚非之事實，也與台灣的開發有密切關係。爲此，先究台灣之名始自何時，與笨港之名相同，史志記載不詳細，且對其稱謂亦不同。台灣通史著有連橫在開闢紀記載秦始皇命徐福求海，三神山，三神山爲蓬萊，方丈，瀛洲，指蓬萊，方丈爲日本，瀛洲則台灣，在秦代就指台灣爲瀛洲。開闢紀並記載，經他從史籍考證，自隨、唐到宋、元均稱台灣爲琉求（瑠求），到了明代以東番稱之（明史記載鄭和下西洋途經東番，東番服之）。

將台灣稱琉求，連橫引證鳳山縣志的「或元以前，此地與澎湖共爲一國，而同名琉求」記載，及「文獻通考」記載琉球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水行五日而至，旁爲毗舍耶，「台灣使槎錄」指毗舍耶爲台灣。台灣通史開闢紀並記載台灣古時之稱爲北港；引「方輿紀略」記載「澎湖爲漳、泉門戶，而北港即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即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即漳、泉也可憂也。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台灣。」爲證。連橫在文中按「北港一名：『魍港』，即今之『笨港』，地在雲林縣西，曩爲海船出入之口，而往來者遂以北港名台灣也。」。

台灣縣誌記載：「荷蘭入北港，築城以居，因稱台灣。」，連橫認爲如果如此，台灣之名是始於荷蘭人，台灣縣誌以「荷蘭設市於北，築磚城，制若崇台，海濱沙環水曲曰灣，又泊舟處概謂之灣。此台灣所由名也。」，連橫在通史指出「如誌所言，拘泥文字，以爲附會之說，台灣果出荷人，則荷人著書當用其名，何以又稱爲小琉球耶？」「蓉洲文稿」曰：「萬曆，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台灣」。

思齊踞台早於荷人三年，若徵此說，則台灣非出於荷人也明矣。「蓉洲文稿」之說亦有未確者。

台灣通史記載：「瀛壤百詠序」說，明季周嬰「遠遊篇」載東番一篇，稱其地為台員，蓋台音之僞也，台灣之名入中國始於此。連橫認為依據是項記載，閩人已稱東番為台灣。周嬰為福建浦田人，明中葉漳、泉人已有入台僑居者，因以一葦可渡海到台灣，見聞較為正確。

對台灣兩字，也有人由「埋寶」而來，「埋寶」的來源為明代漳、泉人入台墾荒耕種或經商，因水土不合，動輒病死異鄉，不得返鄉，因而埋寶此地，稱此地為「埋寶」，後來以「埋寶」為不祥而改為台灣。綜上史志記載：台灣舊時稱北港，尚有一名稱「魍港」，即「笨港」。

秦始皇求不老丹 落花生成長生果

北港的古地名叫笨港，此為十七世紀時及以前已有的地名。十七世紀荷蘭傳教士繪製的台灣古地圖，在台灣的西部，澎湖島正東之處就有Poon Kan地名。此地名為居住的土著，屬於洪雅族系的平埔族聚落「剝玻阿蘭（Vobor Lang）社」人，將流經聚落的河流叫Poon Kan並為口岸，到該口岸與平埔族被稱「熟番」交易的漢人，以同音的漢字寫成笨港或魍港的。荷蘭人於十七世紀時到此通商後傳教士也跟踵而至，於是繪製此地圖，上面就有Poon Kan地名及河流。

漢人以漢字書寫為笨港或魍港的地名，在十七世紀以前就有，只是荷蘭傳教士於繪製地圖時，以洋文字寫出來而已。笨港位於澎湖島正東，與遙遙相對，漢人以澎湖為跳板發現台灣及笨港，進而到笨港與土著接觸交易、開發，然後由笨港擴大到台灣各地，因此笨港與台灣關係密切。

台灣與澎湖的發現年代傳說紛紜，史料可尋的是列子的記載「渤海之東，有無底之谷，名曰歸虛，

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東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此爲中華民族自秦漢到漢三代流行向東海發展的文獻，其中的方壺撰著臺灣通史的連橫主張是澎湖，瀛洲乃台灣無疑。

這五座渤海之東無底之谷，名曰歸虛的海中之山，被方士、術士描繪成「蓬萊仙島」，島上有「仙藥」可使人長生不老，遂引起統一中國之後的秦始皇的重視，爲長生不老而命方士前往「蓬萊仙島」採取仙藥，於是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入東海求仙藥一去不返，就是到了稱蓬萊的日本九州島，徐福成爲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五百童男童女在日本繁衍，也成爲「天孫降臨」的「天降民族」的始祖。因徐福一去不返，秦始皇爲達成求取長生不老仙藥，再派方士、術士到東海仙山求仙藥，都如同徐福一去不返，因深怕未達成任務而遭受處罰。有的以奇異的果實充爲仙藥呈獻敷衍，因而有的以落花生稱「長生果」向秦始皇交差。落花生的被稱長生果的典故在此。而呈獻的落花生，可能採自現今聞名全省的「北港土豆」，此爲無法稽考的民間傳說，也是附和之說。

隋煬帝二征琉求

虎井嶼設置兵站

連橫在台灣通史依據「隋書」記載，認爲隋代是拓疆台灣之始。隋書記載隋煬帝於大業年間三度經由澎湖征台，第一次爲大業三年（六〇七年）三月四日；派羽騎尉朱寬，水師何蠻率兵探琉求。琉求爲瀛洲之後的台灣古地名，何蠻於大業元年向隋煬帝奏報琉求情形，隋煬帝爲拓疆而決定征伐琉求，經澎湖而征琉求，土著不服，擒一人而回。由於此次征伐經澎湖，征伐之地將是澎湖正對面的地方，今之嘉雲一帶。第二次是大業四年（六〇八年），以征伐土著抵抗而改爲撫慰，再派朱寬攜帶禮物前往琉求撫慰土著，土著仍不服，取其衣甲而回。此次也是走原路經由澎湖而到嘉雲一帶的海岸上岸與

土著接觸。第三次為大業六年（六一〇年）二月十三日派虎賁郎將陳稜，朝清大夫張錦洲率兵攻琉求，也是經澎湖而至琉求，又遭到土著頑抗，殺土著國王，俘土著數千人而回，征伐地點也將是澎湖對岸的嘉雲地區，有可能是笨港，因為有笨港溪河流，有土著聚落，也是他們出海捕魚的口岸。

從歷史角度衡量，隋煬帝的征伐被稱瀛洲（夷洲）的瑠求（琉求）不祇是顯示武力與國威，尚有拓疆意義，三度經古名稱賣州的澎湖、以澎湖為中途站、兵站，也可證明賣州已有漢人居住是中國的版圖，為無容置疑的，只是無在賣州設治的史料可稽。

隋煬帝三度征伐琉求未竟功，由於將澎湖為征伐兵站，乃經營澎湖，傳說隋煬帝在澎湖群島的虎井嶼築城養兵，後來因地殼變動建於海邊的城傾倒沉入海底，成為「海底沉城」。於天晴水清陽光充足時可見海底的城垣，這是為隋煬帝經營澎湖，澎湖已有漢人居住，並以澎湖為兵站征伐琉求做見證。

東吳孫權征夷洲 生擒土著數十年

在隋煬帝征伐琉求之前，及較早的秦始皇派方士、術士到「蓬萊仙島」求取長生不老仙藥之前，東吳末帝的元興、天紀年間（二六四—二八〇年）沈瑩的「臨海水土志」除記有台灣的水土外，也有澎湖的記載。因此，史學家認為東吳探海的史料可證東吳要向東海拓疆，史料記載：「三國吳大帝黃龍二年（公元前二三〇年）春三月，孫權征夷洲（台灣），派大將軍衛溫，副將諸葛直率領甲士萬人，經賣州到夷州，因土著不服，擒數十人而回。」，此舉較之沈瑩的「臨海水土地」早五百十年，也較之隋煬帝的征伐台灣早三百三十三年。

台灣在澎湖之東，與澎湖一水之隔而遙遙相對，福建泉州、廈門、金門住民能駕舟到澎湖，更不

難駕舟到台灣，何況天晴時，澎湖漁民出海向東航行捕魚，於天晴時不難遠見台灣高山，台灣將是澎湖漁民「神秘之地」、「冒險之地」，「憧憬之地」自有漢人居住的秦漢開始。隋煬帝為征伐琉求而在虎井嶼建城為兵站，到了唐宋兩代漢人的移入澎湖，甚至由澎湖而到台灣，雖無文獻可稽，從在澎湖青螺虎頭山，湖西良文港、白沙中屯、白沙後寮瞭望山等地發現，或挖掘出來的石器、骨器、土器可證是唐宋年間先民的遺物。漢人居住澎湖以捕魚為生、農耕為副，漁場是台灣海峽，東可到台灣、西至大陸，為了捕魚或避風而到台灣與土著接觸，進而交易，一直到居住，距離澎湖最近的雲嘉南地帶的沿岸是接觸、交易及居住的地方，由澎湖直線可達的笨港，是漢人與土著接觸的主要口岸，土著也因而接受中華文化而逐漸漢化，出現了平埔族。

元世祖征日失利 軍士逃遁到台澎

台灣通史記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元師征伐日本，至九州海上遇到颶風，軍兵各擇堅艦逃遁至澎湖及台灣西岸，但又再遇風，乃返歸福建。元軍征日失敗，乘艦逃遁到澎湖及台灣西岸，發現澎湖及台灣在戰略上的價值，尤其是征伐日本可為兵站，元世祖就於當年在澎湖設巡檢司。這個設治措施，不僅表示將漢人居住的澎湖正式納入中國版圖，而有官署在此治理，也要以澎湖為據點進行台灣土著的招撫，也為將來征日的兵站。

元世祖要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於至元二十六年（一二九一年）九月，有「海船萬戶」楊祥奏報福建書生吳誌斗設他對海運熟悉，建議如要征服台灣土著應「先禮而後兵」，可從澎湖發兵，先予宣撫。為元世祖接納派楊祥為宣撫使、吳誌斗為禮部員外郎，並派阮鑒為兵部員外郎同往招撫琉球土著，

發兵六千由汀路尾澳出發，途經三嶼（澎湖），招募三嶼人陳輝爲嚮導，到了琉求後，先由軍官劉閏與陳輝帶兵二百人，分乘十一艘小船上岸，岸上土著均不諳三嶼話，反而被殺官兵三人，元世祖的招諭也無法交與，失利而返。登岸地點史志未載，有可能是與隋煬帝大業年間三度途經澎湖征伐琉求同一地方，有可能是與澎湖遙遙相對的笨港。因元史記載：「琉求在南海之東，漳（漳州）、泉（泉州）、興（興化府）、福（福州）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琉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晴朗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笨港在澎湖之東，兩地遙遙相對，從此地理位置看來不差。

元代漢人到琉求 與土著交易貨物

元代漢人到琉求與土著交易，於至正年間就出現，汪大淵在「島夷志略」記載，於至正年間有漢人到琉求與土著交易，以陶磁器、布料等交換鹿皮、硫磺。到了元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建議在泉州建立福建省治，因泉州接近琉求，可伺機就近過海前往宣招或征伐，爲朝廷接納，當年九月派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到琉求招撫，土著雖抗拒但未動干戈就擒土著一百三十人回泉州。這次到琉求招撫往返均途次澎湖，因此登岸地點也將是笨港。史志記載，高興由琉求返四泉州途次澎湖時，當時澎湖人口漢人有一千六百餘人，貿易也盛，前來的商船全年有數十艘，由澎湖巡檢司治理，成爲泉州外府。

元仁宗延祐四年（一三四七年），有名琉求土著號稱波羅人，乘木筏漂到澎湖，登陸後掠劫財物及作物，殺害牲畜，居民稱與南宋時騷擾澎湖的「毗舍耶」人同樣兇狠。

明代笨港漸實現 鄭和船隊到東番

明代的三百餘年，台灣不寧靜了，先有海盜出沒掠劫往來商船，繼而是倭寇的騷擾，後來爲紅毛番（西班牙人及荷蘭人）的竊據台灣及澎湖，但閩粵兩地移民默默地在台灣拓荒墾地，並在澎湖群島經營，笨港就成爲漢人與平埔族及紅毛番交易的口岸，也是漢人移入台灣，則「唐山過台灣」台灣西部的主要登陸港埠。

笨港的形成，始自何時？應在十七世紀以前，如從三國東吳孫權黃龍二年（公元前二三〇年）的探海算起已有二千三百年以上，如由隋煬帝大業三年（六〇七年）來算也有近二千年歲月；以元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征日敗軍的逃遁到台灣、澎湖算是七百十年以上：如以元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省都鎮撫張浩的宣撫算是七百年了，在明代成祖於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派遣中官鄭和赴南洋各國，途經台灣，此時笨港已是台灣西部重要口岸，以此推算有五百九十年歷史了。北港鎮中央市場重建，開工前的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間，先在建築基地做考古挖掘，在深四公尺處挖出明代的陶、磁器，可證在明代已有漢人居住。位於笨港溪畔的聚落，笨港溪流先是居民飲水水源，後來就被利用於行舟、泊舟之地並成爲口岸，與外來的商船接觸進行貿易而爲港埠，聚落也繁華而出現街市。

韋麻郎入侵媽宮 沈有容諭退魍港

漢人看荷蘭人以其膚色不同，毛髮紅色而以「紅毛番」稱之，十七世紀時西方海權國家將勢力向東方擴張，先佔領東印度群島，並設立東印度公司，爲了擴張勢力派兵向東北亞地區要求貿易，對台

灣及澎湖是要倣照東印度群島予以佔領，然後與中國沿海港埠互市通商。因荷蘭與明朝無外交關係，明朝法令又不准互市，就採取強佔港埠後再強迫互市手段。荷蘭人於何時前來笨港，無史料記載，從巴達維亞日記記載及片斷文獻中看出，於明萬曆初年已入侵笨港，派兵駐屯並抽稅，也以笨港為據點入侵澎湖，紅毛番入侵澎湖及被驅離退回笨港經過，不僅澎湖文獻記載，且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石碑可證。澎湖的史料記載：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年）七月十二日荷酋韋麻郎率戎克艦三艘抵澎湖媽宮澳，登陸佔據媽宮後，沿海岸設置商攤，與澎湖居民貿易，福建商人聞訊也開船前來交易，出現互市狀況，在媽宮的交易有自笨港帶來的翻譯林玉居中週旋進行而順利。韋麻郎此行目的是要將荷蘭國王准予互市的介紹書送給明帝，乃透過前來交易的商人李錦、潘秀、郭震等三人向福建稅監高采活動，並送禮物給他，高采拿了荷蘭人禮物後，即向大將軍李文達走門路，同時派周之範到澎湖，向荷蘭人索取賄賂及活動費六萬荷幣。韋麻郎存疑不顧一次全付，先給一半，希望因而將通商事務談妥。

福建總兵施德政，逮到前往遊說通商的李錦、翻譯林玉，他瞭解朝廷不會允准與荷蘭人通商，但荷蘭人已派三艘戎克艦及軍兵佔據澎湖，以守土有責，非予驅逐不可，乃派沈有容帶兵前往驅逐。沈有容認為動干戈不如曉以大義，如不接受再動干戈不遲，主張先禮後兵策略為總兵施德政接受，於閏九月廿六日率兵船廿六艘駛於媽宮澳，將三艘荷蘭戎克艦團團圍住，由林玉帶回不准通商命令。韋麻郎將向周之範行賄事告知，希望獲准通商，沈有容要韋麻郎前來官船對質，但周之範聞風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韋麻郎到沈有容官船商議、沈有容以禮相待，並以凜然態度向韋麻郎曉以大義，主張和平解決自

動撤出媽宮，韋麻要求通商之事破滅，也自知不該佔據媽宮，接受沈有容的勸諭，於十月廿五日撤出媽宮前往魍港（笨港）。沈有容以達成驅逐紅毛番任務，係媽祖神佑遂登陸媽宮到天妃宮（今之天后宮）拜祭媽祖，並鑄刻「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碑一座為絕念，此碑不知於何時被埋入地下，日據的大正八年（民國八年）重修天后宮時被挖出土後存於天后宮，民國四十二年省文獻委員確認為台灣省最古老石碑，要求澎湖縣政府，澎湖天后宮妥為保護。

紅毛番入侵笨港 培養翻譯及商人

韋麻郎由笨港率三艘戎克艦載運軍兵及商人到澎湖，佔據媽宮一百多天，被明廷派沈有容諭退而返回笨港，這是萬曆卅二年（一六〇四年）的事，可以證明荷蘭人在此之前已前來笨港通商並居住有一段時間，與住在笨港的漢人及平埔族有接觸及通商、語言也到了通曉程度，乃有韋麻郎率戎克艦到澎湖媽宮澳要求互市時，帶了翻譯林玉，笨港的商人李錦、潘秀、郭震，他們都是漢人，要通曉荷蘭語非是一朝一夕的事，非有一段長時間不可，由此推測荷蘭人於萬曆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間已到了笨港。

明史記載，永樂三年起到宣德五年前後廿六年下西洋七次宣揚國威，也率師入東番，所謂東番為台灣，使東番降服。接著海盜林道乾遭官兵圍剿逃遁台灣，隨之入台者數百人，以兵劫土著，並役之若奴，引起土著憤怒計議殺之，事洩反被夜襲，此為明代土著與漢人接觸的史實。鄭和下西洋途經東番的台灣，船隊需要補給飲水、糧食，當時的口岸，台灣西部僅有笨港，鄭和到笨港的可能性很大，而在笨港地區發現不少「宣德香爐」有可能是由當時的漢人遺留下來的銅器。至於林道乾在台灣海峽橫行，於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年）一度竄據澎湖，在官兵圍剿下由澎湖逃遁到台灣，海盜船需要口岸

停泊及補給飲水、糧食，一定逃遁到與澎湖對面，台灣西部的口岸笨港。倭寇是日本的海盜，自元順帝至正元年（一三四年）起就騷擾中國沿海閩、浙地區，到處劫掠，都以台灣為往來之地，一直到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還侵入澎湖良文港劫掠，前後有二百七十六年。受上述的影響土著漸開化，閩粵漢人也前來貿易，同時將中華文化移入，土著就慢慢地被同化過漢化的生生活成為「平埔族」，居住於平原從事農耕並形成聚落，各族有其族系並制定族規以求繁衍，笨港的洪雅族系，聚落之一的剝坡阿蘭社，河流及口岸稱 Poon Kao 為一例，但漢人仍稱平埔族為番或熟番。

漢人到笨港與平埔族相處、交易，引起荷蘭人的重視也前來參與，在萬曆二、三十年代，笨港成為平埔族，漢人及紅毛番荷蘭人同居之地，也是貿易的口岸。

顏思齊日本起事 幕府圍捕出長崎

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顏思齊率締結金蘭之盟的兄弟二十八人，以及黨人三千登陸笨港，設十寨安置，從事拓荒墾土為田工作，然後築屋而居成為聚落，同時安撫被稱熟番的平埔族，叫紅毛番的荷蘭人，劃清境界和平相處，使笨港安定繁榮，農作物豐收，福建漳、泉兩地人聞訊前來參與拓荒墾土為田者與日俱增，顏思齊成為開拓台灣先驅，聲勢壯大。

顏思齊，福建海澄人，字振泉，身體魁偉，精於武藝，懷有大志，因在海澄遭到宦家侮辱而憤殺其僕後逃往日本，落腳於九州長崎為裁縫師，因認真經營，又是節儉，數年後家道漸富裕，加之生性豪放，仗義輸財，不僅獲旅日華人推崇，日本人更是尊崇，推為長崎的僑領。

萬曆年間，到長崎貿易的華船甚多，有福建晉江船主楊天生，其人豪爽多智，與顏思齊甚友善，

成爲莫逆之交，當時的日本由德川幕府主政，文恬武嬉未得民心，素懷大志的顏思齊企圖起事推翻，乃與楊天生相議獲得贊同，由楊天生遊說旅居長崎的李德，洪陞、陳衷紀、鄭芝龍等廿八人，這些人均是豪傑英雄，於六月十五日會合顏思齊處，祭拜皇天后土締結金蘭，以年歲稱兄道弟，大家扶顏思齊爲盟主，當時鄭芝龍年僅十八，在結盟兄弟中年紀最輕，但懷有大志，且才略過人，爲顏思齊器重。

鄭芝龍，福建南安石井人，少名一官，字飛黃。父紹祖，爲泉州太守黃善繼幕吏。鄭芝龍於十歲時，常投擲石子玩，誤中太守黃善繼額頭，黃太守擒來治罪，見其狀貌眉清眼秀，笑而開釋。十六歲就押船到長崎，聚平戶士人田川氏爲妻，生一子取名成功。

顏思齊與結盟兄弟及黨人議定八月十五日仲秋夜起事，不料於十四日事洩，德川幕府派幕吏發兵緝捕，顏思齊及全部黨人聞風，當夜各駕船逃出長崎，是夜在港外集結後，在顏思齊船計議去處，楊天生表示可將十三艘船開往舟山，陳衷紀說如到舟山人都散了，人散則孤立，難以齊事。乃建議乘秋風迫使台灣安頓，他知道台灣爲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土地肥堯適於墾耕，將雄踞一方，先取其地後再雄霸四方，則扶餘之業可成。此護獲楊天生同意，顏思齊遂決定由陳衷紀、楊天生兩人領航，日陞號帶，夜放火箭，以便觀望跟蹤。十五日天明，顏思齊船號砲三響，十三艘船起程魚貫而行，航行八晝夜，一路順風，於八月二十三日抵達笨港，登陸後築寨以居，鎮撫平埔族的熟番及入侵的紅毛番，分汛所部，展開拓荒墾土爲田並狩獵維持生計，開墾農田豐收，居住笨港的漢人也參加拓荒墾地，顏思齊據笨港拓荒墾地農作豐收的消息，很快地傳到漳州、泉州，許多無業者紛紛前來投入，人數達三千餘人，不久，鄭芝龍父親鄭紹祖去世，鄭芝龍季弟芝虎，四弟芝豹，從兄芝莞也前來笨港，聲勢因而更大。

登陸笨港設十寨 二千墾民拓荒土

墾民已達三千餘人，顏思齊爲統御墾民從事拓荒墾地爲田工作，及保護其安全，不受平埔族熟番及紅毛番的騷擾，能和平相處，乃將原有寮寨擴充爲十寨，分別是：主寨（大本營，統領住處）、左寨（左翼營）、右寨（右翼營）、糧草寨（屯糧營、糧倉）、海防寨（海口鎮守營）、哨船寨（掌理船隊、管理港埠）、後寨（集訓營）、撫番寨（安撫平埔族熟番區）、北寨（鎮撫紅毛番營）。

顏思齊未來笨港之前，在笨港除了土著的平埔族熟番外，尙有到此與之交易的漢人，以及到此通商的荷蘭人，爲使十寨的墾民的安全，顏思齊乃設定平埔族熟番、紅毛番荷蘭人的居住地區，平埔族熟番居住區爲笨港東北地帶，由撫番寨負安撫之責。紅毛番荷蘭人的居住區爲笨港西北郊，以北寨鎮撫。撫番寨，北寨的地名尙存，撫番寨的地名將「撫」字以同音的「府」字取代稱「府番」，爲今之北港鎮府番里。北寨爲鎮撫紅毛番，管制其進出笨港，設有寨門爲關卡，將此寨門稱「大北門」，大北門就成爲地名，是北港鎮大北里。

顏思齊將紅毛番居住區設於笨港西北郊，也規定荷蘭人的船隻到笨港互市，不得航行笨港溪到笨港，航行笨港溪支流的牛挑灣溪，在其聚落設口岸互市。因此，在牛挑灣溪南岸有紅毛番聚落，尙存紅毛路、番仔厝、車巷口、紅毛番有關地名，紅毛路今雲林縣水林鄉車港村，爲紅毛番聚落，村內保存一口六角形的水井稱「紅毛井」，相傳是紅毛番開鑿水井。番仔厝也在車港村，顧名思義乃紅毛番的聚落。車巷口是今之車港村，係搬運互市貨物的牛車通行及停放之地。在牛挑灣溪北岸有地名「鹿場」聚落，相傳是紅毛番向諸羅山土著收購活鹿飼養之地，在此待船運。這些地名及一口「紅毛井」

」，可為顏思齊鎮撫平埔族熟番、紅毛番荷蘭人，以及他們居住地區的有力證明。

鄭芝龍統領笨港 攻佔金廈震明廷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九月顏思齊率健兒入諸羅山打獵，因豪飲大醉感染傷寒，數日後病危，召鄭芝龍等廿八兄弟前來交代後事，他說：「與諸兄弟共事數載，尙未建成志業，揚中國聲名，如今壯志未遂中途夭折，期望諸兄弟共同繼起完成志業」，言畢大哭，諸兄弟也哭。顏思齊死後，楊天生提議推舉一人為主繼續領導十寨，乃祭拜皇天后土割牲插血為盟後，以劍插米，大家輪流拜劍，如劍耀出者為主，輪到鄭芝龍拜劍時劍躍出於地，乃推為主。十寨在鄭芝龍悉心經營下，不但繼續推展拓荒墾土為田，農作物也一季比一季好，墾民收入好，築屋而居，結成聚落，又從家鄉招來族親擴大墾耕，鄭芝龍聲勢因而擴大。農產品的運銷，生活必需品的輸入船隻來往頻繁，加上與紅毛番的貿易，笨港就繁榮起來了。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年）二月，鄭芝龍以為在笨港經營有成，且兵強糧足，應有進取之計，向諸兄弟表示願帶領兵船十艘前往金門、廈門乘其虛而佔據，為台灣外府。獲得陳衷紀等人支持，是以鄭芝虎，鄭芝豹為先鋒，鄭芝鷗、鄭芝豕隨後支援，鄭芝彪、張泓為左軍，鄭芝獮、李明為右軍，鄭芝鵠、鄭芝蛟為衝鋒，鄭芝莞、鄭芝虎、鄭芝燕、陳衷紀為後衛，鄭芝麟、陳勳為放哨，鄭芝麒、吳化龍為監督，楊天生、洪陞為參謀，每艘戰士六十人。並派林翼、楊經、李英、方勝、何斌等留守。經一番準備後，三月初三由笨港誓師起程，三月初十伐金門，十八日伐廈門均獲勝，震撼明廷下令閩粵沿海戒嚴，並決定招撫。此時，鄭芝龍威振治海，聲勢豪大。

四月下旬又攻粵東、靖海、甲子。明廷有意招撫。並知鄭芝龍童年曾受知府黃善繼投石不責之恩，要黃善繼出面招安。不派黃善繼爲泉州巡海道付予使命，經一番接觸鄭芝龍感激，見黃善繼後表意，但久無安插而引起兄弟不滿，鄭芝龍不得不屈意，離開泉州返回笨港，並固守海疆，展現實力。天啓七年正月，將勢力由粵東伸展到漳浦舊鎮，並威名震於南海。

到了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九月，熊文燦主閩時接受招撫出任海防游擊，爲明廷防守海疆，其弟鄭鴻達、鄭芝豹等也轉爲明朝鎮將。

獎勵饑民入笨港 墾荒形成外九庄

經過數年，福建大旱而饑荒，民不聊生，上下無策解決，巡撫熊文燦求教於鄭芝龍，芝龍以與顏思齊在笨港設十寨，安置三千餘墾民拓荒墾土爲田生產糧食，用以發展地方，有今日笨港繁榮爲例，建議獎勵饑民渡海到笨港拓荒墾土從事糧食生產，況且笨港周邊尚有一遍荒土等著開拓，熊文燦認爲是上上之策，遂向朝廷奏報，獲得允准後以到笨港從事拓荒墾土爲田者，每人給銀三兩，三人發耕牛一頭，並以官船載運爲獎勵，應募者有數萬人，乃分批載運到笨港，在十寨墾民協助下進行拓荒墾土爲田工作，拓墾地區都選在有河流地方，不但解決飲水也可用於農地灌溉，其範圍南自八掌溪南北岸起，跨越牛稠溪（朴子溪）到笨港溪（虎尾溪、北港溪），涵蓋今臺南縣鹽水鎮以北，至嘉義朴子，雲林縣北港、土庫、虎尾一帶，形成九個大聚落（尚有大聚落的衛星小聚落），諸羅縣志記載，稱此九大聚落「笨港外九庄」，是笨港的衛星聚落，均以笨港爲門戶，輸出生產農產品，輸入生活用品，「外九庄」分別是大小棣榔、龜仔港、大坵田、南勢竹、鹿仔草、龜佛山、汫水港、土獅仔、北新。此

為繼十寨開拓笨港之後的笨港地區的大規模開發，鄭芝龍的名聲在閩粵、台灣大振，並奠定漢人於清代大量移入台灣各地拓荒土為田，繁榮台灣的基礎。

笨港十寨及外九庄墾民，孜孜經營，築屋而居，生活安定在衣食之餘，向鄭芝龍納租，使之財力豐裕，能養兵士及造兵船，如天啓六年三月的攻佔金門、廈門，四月攻佔漳浦之靖海、甲子。

紅毛番入侵安平 舟師基地設笨港

繼萬曆年間侵入笨港的荷蘭人之後，野心勃勃的荷蘭人又於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年）入侵安平一帶，與土著互市。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年）荷蘭人倣效顏思齊在笨港設寨，由三千餘墾民拓荒墾土之法，逐漸向福建漳州、泉州兩地招徠墾民在安平墾拓，並漳州、泉州的口岸通商。荷蘭人在安平一帶活躍後，將範圍向東北方擴展到土著聚落的新港、麻豆、蕭隴、目加溜灣四社。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荷蘭人為征服土著華武隴社聚落時，大批舟師以笨港為基地，從笨港進出，記載於一九四四年巴達維亞日記。這項記載，可證笨港有大批荷蘭人居住，具有軍兵，笨港可用為舟師基地，港灣較之安平優越，若非荷蘭舟師不會捨近就遠。

笨港是荷蘭人入侵台灣的第一站，在此與土著的平埔族及居住笨港的漢人接觸並培養翻譯、運用商人，於萬曆卅二年入侵澎湖企圖通商失敗被逐回後，乃轉向安平。

芝龍就撫守海疆 威震七閩又富強

鄭芝龍於崇禎元年為明廷招撫，官拜海防游擊防守海疆後，發揮才華用兵，圍剿橫行閩海海盜有

功，官位一路向上升，崇禎四年升到水師總兵，此時，海船出入閩海皆由他控制，有關與荷蘭人貿易，也由他掌控，派顏輝亞爲代表駐於笨港辦理。巴達維亞日記記載，鄭芝龍爲防守海疆規定荷蘭人的貿易口岸限於笨港，不得自行前往福建口岸貿易，唯屢次闖關都不成功。

荷蘭人以不能將通商範圍擴展到福建或中國其他地區，在貿易獲利，遂改變政策經營台灣使之成爲荷蘭在海外領土，向安平發展以擴大勢力範圍，但不放棄自萬曆年間起在笨港建立的基石及港灣，崇禎十七年大舉安平附近的土著華武隴社時，船師即由笨港進出，巴達維亞日記在一六三二年七月、十一月的這項記載可證荷蘭人的企圖及在笨港的情況，笨港港灣被荷蘭人利用的狀況。

台灣通史在顏、鄭列傳記載，鄭芝龍自幼時起與海洋接觸，航海技術高，於十六歲時即押商船到日本，由此可知其本領，登陸笨港墾土仍與海洋接觸，橫行台海群盜非相識則門下，在笨港掌控台海，就撫後以海防游擊防守台海，規定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得往來，海船也以有鄭氏令旗而獲得航行安全，向鄭芝龍繳費每艘二千金得令旗，歲入金額達千萬，其富有不遜朝廷。鄭芝龍成巨富後雄心勃勃，另在安平築城，使舢舨可自笨港直通安平，所屬軍兵薪餉不需取向朝廷而自給，海盜不敢進入台海，使台海海船航行安寧，鄭芝龍威權據於七閩。

清兵入關，崇禎帝自縊，北京被攻陷，福王立江左，改元弘光，封鄭芝龍南安伯，翌年鄭鴻達、黃道周共迎唐王於福州即位改元隆武、晉封鄭芝龍同安侯，加封太師，其昆仲亦加封官爵，期以捍衛社稷。隆武二年，因戰功晉封鄭芝龍平國功，鄭鴻達定國公，鄭成功忠孝伯。清兵南下，明軍兵敗如山倒節節敗退，鄭芝龍一度退保安平，軍容甚盛，清兵不敢冒然進攻。

光復台灣驅紅番 反清復明立基地

清將博洛對鄭芝龍父子採取攻心戰術，先命泉州士紳郭必昌往訪鄭芝龍招降、鄭芝龍心動，博洛會韓固山兵力進逼安平，一場大戰一觸即發，鄭芝龍經郭必昌傳言「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遂命韓固山兵離安平三十里，以書信邀降，內容是：吾所以重將軍者，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時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愛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提督印以相待。我所以冀將軍來者，欲商地方人材也。鄭芝龍看了博洛書信大喜，召成功商計降清，一幕兒子泣諫父親應忠心不二，忠孝難兩全的歷史故事發生於安平鄭芝龍軍中。鄭成功泣諫：「父教子忠，不聞以武，且北朝何信之有？」，表明鄭芝龍教他忠臣不事二主，此為忠君愛國，今清兵雖入關佔領半壁江山，清將博洛以閩粵提督官職利誘降清；對此能相信嗎？鄭芝龍說「喪亂之天，一彼一此，誰能常之？若幼惡識人事」，指鄭成功如同小孩，不知道人事，在變亂之世，昨天扶他，今天變了有何關係，有甚麼人永久不變？不聽兒子諫言，鄭鴻達也力諫，鄭芝龍都不聽，遂提出降表。鄭芝龍到了福州見博洛折矢為誓，飲酒三日夜。博洛深知鄭成功有雄志也是人才，希望能來降，久待不至，將鄭芝龍挾往北京。鄭成功乃起師抗清，清兵不敢輕視。永曆八年，清廷遣使至泉州，欲封成功海澄公，芝龍同安侯為條件招降，為鄭成功拒絕。於是將鄭芝龍置於高俎，鄭成功不顧，於永曆十五年進攻台灣鹿耳門，光復台灣，驅逐荷蘭人。

十月，清廷棄鄭芝龍於柴市，在北京子孫被殺，在台的鄭成功聞訊，悲慟欲絕說：「吾固知有今日也」，為盡孝道令所屬舉喪，設牌位以祭。鄭成功為完成反清復明大業，與明朝遺臣悉心經營台灣，從此，進入明鄭時期。

古笨港歷史意義 今日台灣應重視

史學家說，有了笨港，始有顏思齊及三千墾民登陸笨港，從事拓荒墾土；有顏思齊的設十寨安置墾民經營，才有鄭芝龍的繼承遺志發展笨港，以及獎勵數萬福建饑民的入墾，進而壯大鄭芝龍在台灣及台灣海峽的聲勢。因而有其子鄭成功率軍登陸鹿耳門驅逐荷蘭人光復台灣，使明鄭以後及清代有大量移民到台灣，造成今日繁榮。這是顏思齊與二十八位結盟兄弟，及三千餘墾民登陸笨港開拓台灣，在台灣歷史投下的影響。

參考書籍

元史

台灣府志

諸羅縣志

台灣縣志

方輿紀略

蓉洲文稿

台灣通史

雲林縣采訪冊

台灣外記

北 寨	撫番 寨	後 寨	前 寨	哨船 寨	海防 寨	糧草 寨	右 寨	左 寨	主 寨	
大北門	府番	考試潭	興化店	船頭埔	後寮埔	土間厝	陳厝寮	王厝寮	顏厝寮	小地名
北港	北港	北港	北港	北港	水林	水林	水林	水林	水林	鄉鎮所屬
大 北	府 番	住戶 他遷	溪洪沖毀	樹腳	後寮	土厝	土厝	土厝	水北	村 里
後 衛 營	安撫番人區	集訓營	先鋒營	掌理船隊	海口鎮狩營	屯糧營	右翼營	左翼營	大本營	備註

資料出處	北 新	土 獅 仔	汎 水 港	龜 佛 山	鹿 仔 草	南 勢 竹	大 坵 田	龜 仔 港	大 小 棟 榔	
康熙五十六年「諸羅縣志」	太保	六腳	鹽水	鹿草	鹿草	朴子	朴子	朴子	朴子	鄉鎮所屬
		水虞厝北新村	塗獅村	井水里	竹山村	南竹里	崁後、竹村	順安里	大鄉、大葛、仁和	村 里



廟宇裝飾藝術中「門神」形式風格的演變發展——以雲林縣西螺鎮為例

呂建孟

壹、前言

廟宇的建築與彩繪是台灣最具傳統的民間藝術之一，也是本土文化中最濃厚的鄉土色彩與象徵，由它豐富的建築語彙和多采多姿的繪畫，可以依稀捕捉到過去先民走過的路、信仰的過程。那一磚一瓦、一累一物皆是歷史的痕跡、文化的烙印。

在建築與彩繪多樣化的形制中，我們選擇了以廟宇的（門神）彩繪為題，且以雲林縣西螺鎮這個古老的農村為研究的區域，從門神的彩繪方式和圖像的意義開始，在深入瞭解和研究後，我們希望在這傳統藝術的脈動中，找出門神的發展歷程在台灣西螺這個區域中，究竟是有何種因素的影響。其中想要探討的包括（門神）畫風的改變、繪畫的形式、和製作裝飾的方式、以及其內、外在的影響因素，都包含在內。我們試圖從這些範圍中，尋求屬於傳統藝術的蛛絲馬跡，認識這個屬於台灣、屬於自己的文化根源。

我們對於台灣文化情感的落實，實來自於對台灣這塊土地關愛與認同，因為對我們而言，今日強調本土，並非僅是意識形態的爭辯而已，而是真正落實與著眼在生活環境之中；這個主題的研究調查是由平和、嘉琳和我共同完成的，非常感謝兩位，在這段期間透過彼此的概念溝通與熱烈討論下與

資料的找尋和實地的田野調查，才能完成這項工作，相信它是一個好的開始，也希望大家能共同的參與，一起尋求探索我們文化的根。

貳、文獻回顧

對於有關『門神』的研究，一般說來大致上是附屬於廟宇建築、傳統版畫或民間藝術的書籍之中，而這些書籍所描述的不外乎門神的起源與人物題材的裝飾，很少有針對門神的形式風格作為探討、研究的對象，尤其在門神視覺部份的相關性問題之中。

在視覺傳達設計領域中，我們想透過對於「門神」形式風格的調查與分析，如造型色彩與裝飾圖案等：：，將屬民間藝術中「門神」的面貌做一些瞭解，而整個調查過程與思考，是希望有別於以往文獻中對於門神描述的方法與研究。

其次，我們認為「以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的概念和作法，是較能夠仔細地探討問題點的細節，所以，我們以西螺作為研究的案例，是希望除了對於「門神」形式風格的調查分析之外，更能夠在研究中瞭解到，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到地區門神的演變發展，而這些結果正可適度反應出，整個台灣廟宇「門神」的部份面貌。

這是我們以廟宇裝飾藝中，以西螺的「門神」形式風格的演變發展作為研究討論的最終目的。

參、研究內容

一、簡述西螺鎮的演變與發展

西螺位於雲林縣北端，北臨濁水溪本流西螺溪與彰化為界，東達莿桐鄉，西接二崙鄉，南與虎尾鎮相鄰，海拔約在25至30公尺之間，為濁水溪大沖積平原的一大聚落。（陳三郎（西螺鎮探源），『雲林文獻38輯—雲林縣各鄉鎮市地名探索』（雲林，雲林縣政府，1994），頁67）

澤水溪橫越西螺北方帶來了肥沃的土壤、豐沛的水力，使西螺成為嘉南平原最富庶的農業區，享有「嘉南穀倉」的美譽至今，現今西螺鎮農業人口仍佔全鎮百分之七十左右。

在雲林縣的地方史上，西螺地區早有巴布賽平埔族先住民的活動；西螺鎮別號螺陽，因得天時地利人和，西螺成為早期先民來台墾殖與文化發祥的重鎮。乾隆初年（十八世紀），大量移民湧入，西螺落戶人口繁衍迅速，居民有近五千戶之多，於是市街漸成雛形。此外西螺鎮上除散發著農村獨具的恬靜、富饒外，文風的鼎盛，賢能輩出，在清代四大書院中即擁有振文書院與修文社，足見當時人文薈萃，民生昌盛之盛況。

日據時期，因日人鼓勵內地人種植蓬萊米，而西螺由於土壤的肥沃，農業的發達，產量甚大，造就許多富豪，且西螺又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故市街繁華，文風亦盛，現今沿平路街道上，還留下昔日繁榮景象的建築遺跡。

然而對於以農業城鎮著名的西螺而言，在整個台灣工業化、產業結構大量的變化下，交通地位的喪失，使西螺的發展相對著有其限制與遲緩，以現今西螺人口的成長幅度而言，從1974年後人口即未再增加，一直在五萬人左右，甚有日漸沒落之嘆。

總結以上的內容，西螺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居民對於廟宇有著一份濃厚、虔誠的信仰，我們以此區作為研究的對象，應該是很貼切的。

（廖登堂，『螺陽采風－序言』雲林，螺陽文教基金會1995，頁1）

（『全國廟宇道觀全集』台北，眾文書局，1987，頁167-169）9

（陳三郎「西螺鎮探源」，《雲林文獻38輯－雲林縣各鄉鎮市地名探索》雲林，雲林縣政府，1994，頁67、75-76）

二、「門神」釋義

所謂「門神」者，即泛指門戶之神，「通俗篇」謂「左曰門丞，右曰戶尉」。門神為中國民間所崇信的古神，是古代五祀之一，據鄭玄《禮記·曲禮》記載「五祀：戶、灶、中、門、井，此蓋殷時制也。」（圖一）古人祭門戶的原因，主要是「門戶人所資出入。」即感謝守護並祈平安。《淮南子·氾論訓》又云：「今世之祭井、灶、門、戶、箕帚、杵臼，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事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故門神之祀，當出諸德報功之意。

五祀				
土地	灶	井	戶	門
土地神	灶神	井神	戶神	門神

（圖一）

三、門神的沿革與發展

門神的祭祀自上古即有，至周較有詳細的記載，當時並無具體之形象，以後才逐漸形象化出現。由大體來看，信仰之下分成靈的世界與物的世界（圖二），主要包括自然的崇拜、亡靈的崇拜與庶物的崇拜。

上古人類既有泛靈思想，便認為人工所製造的器物往往附有神靈，所以有所謂的庶物崇拜。門是庶物的一種，又是進出住宅的首道關口，重要性非比尋常，因此特別受到禮敬，被古人列為五祀之一，定期祭祀，感謝守護的辛勞。由於門戶是鬼魅入侵取家的關卡，為了發揮鎮邪驅兇的功能，後人遂從純粹的祭祀轉移與神話傳說結合，將一些鎮邪物懸掛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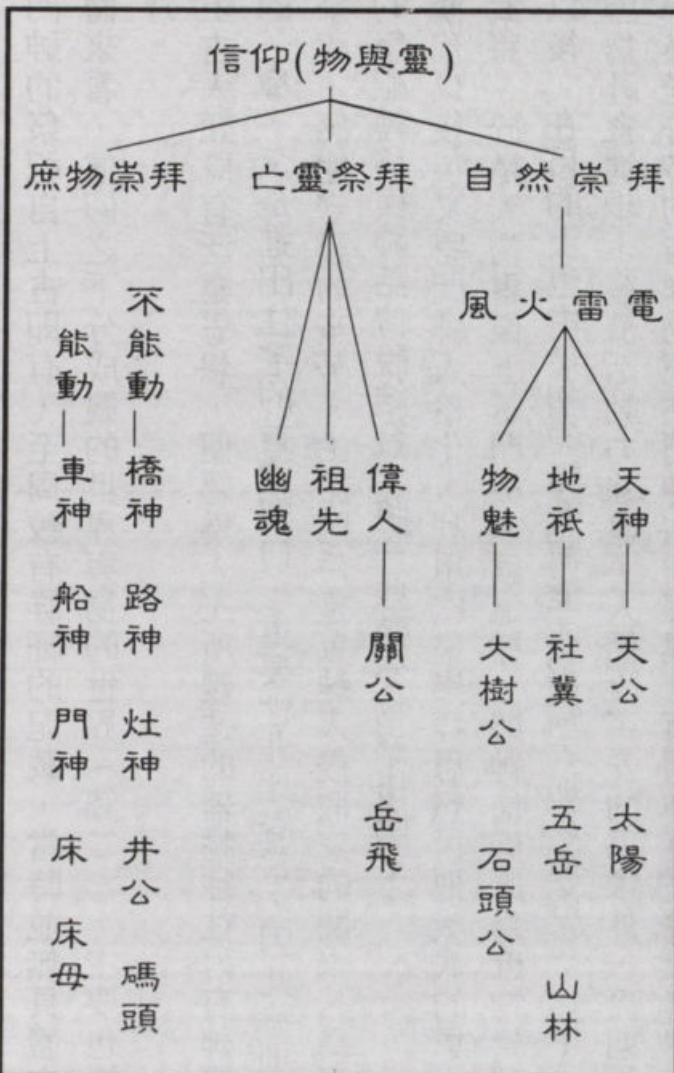
漢代以後，又將門神人格化，利用亡靈崇拜思想，把威武的勇士請來守衛門戶，如秦叔寶、尉遲恭等武將，於是人物畫像上了門板。就這樣，門神信仰原為庶物崇拜爾後其人格化成為偉人崇拜。從宋代以後，在目的上也由最初的驅邪演變成招福，加以通俗化，把人們的希望寄託在門上。

因為社會進步，經濟活動力強盛，人們除平安的需求外，更期盼物質的滿足，於是門神跟著多樣化，不僅是許多的吉祥物配在門神的圖案裡，而門神更是跳脫傳統人物，諸如魏徵、黃忠、姜維、趙雲、岳飛、韓世忠、花勝、關容、趙公明、燃燈道人等等，只要是具有法力的英雄人物，都可以充作門神。同時人物造型也不在侷限於武將，一些文官門神相繼出現例如捧門神、羽扇門神、如意加冠門神等，也隨人們的喜愛登上榜列，目的在求滿足升官致富的心願。門神從神話傳道的遠古發展到後來變化極大，歷史上著名的文武將相都在其列，很難考見固定的人物信仰。所以祭門神的習俗雖有所傳

承，但隨著後世社會的發展變遷，也隨著個人心願不同門神漸漸多樣化，畫法也不再是統一固定的模式，從抽象的觀念到具體的造形，延續至今仍為社會大眾所崇拜和作為精神的仰賴。

(吳哲夫「中國年畫中的門神」，《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4：4卷期」1994，頁40—45)

(范勝雄「寺廟門神——以臺南市為例」，《台灣文獻第45：1期》1994，頁101—114)
(施弘晉，「台灣宗教建築中的門神彩繪」，《美育期刊第四十五期》1994，頁13—24)



註：門神原為庶物崇拜，後世將其人格化，成為偉人崇拜。（圖二）

四、寺廟門神的種類

寺廟爲民間信仰之中心，門扉圖繪門神可彰顯威武裝嚴，神聖不可冒犯；另亦隱涵辟邪化凶、迎福納祥之意。而門神圖像以不侷限於宮廷勇士，而視釋道之別、神佛之意，具有尊卑高下且多樣化，這也是民俗藝術多采多姿、樸實自然的可愛之處。至於門神亦有正門、偏門之分，其圖像自二扉、四扉、六扉至十扉不等，視明間開設門扉多寡而定。

(一)道教門神

『事物異名錄、神鬼部、門神』：「道家謂門神，左曰門丞，右曰戶尉」：丞、尉即文、武官吏，事實上文左武右只是籠統的說法，一般皆喜用武將居正門，文官居偏門爲多。

1. 神荼、鬱壘

許仲琳『封神演義』謂神荼、鬱壘是棋盤山桃精柳鬼，爲山上軒轅廟內泥塑鬼使，名曰千里眼、順風耳。後變人身，化名高明、高覺兄弟，下山助梅山七怪拒周，被姜子牙打神鞭繫斃。據『封神演義』第八十九回、九十回的描述，神荼是面如藍靛、眼似金燈、巨口獠牙貌、身軀偉岸，方天搓上懸豹尾；鬱壘是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劍、容似硃砂、頂生雙角，純鋼板斧似車輪。

2. 奏瓊、尉遲恭

據『新唐書、奏瓊傳』謂瓊爲唐歷城人，字叔寶。隋末曾參加瓦岡寨起事，復歸事太宗，以攻討王世充等有功，封胡國公。死後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功臣的像被畫

在凌煙閣上。其流傳在民間的故事很多，後與尉遲恭同被尊爲門神。

又『舊唐書·尉遲恭傳』謂恭爲隋末唐初朔州善陽人，字敬德。隋末從軍於高陽，以武勇著名。後降唐，從太宗屢建大功。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殺太子建成、其亡圖寂有功，封爲吳國公，後封鄂國公。

3.三十六神將

三十六神將即康元帥、趙元帥、高元帥、殷元帥、岳元帥、李元帥、楊元帥、辛元帥、王元帥、鄧元帥、五靈官、馬龍官、張聖者、蕭聖者、劉聖者、連聖者、勤仙姑、何仙姑、李仙姑、紀仙姑、移山大將、倒海大將、吞精大將、食鬼大將、枷大將、拿大將、縛大將、鎖大將、必大將、龍大將、馬伽羅、虎伽羅、江仙官、黃仙官、金舍人、康舍人。

4.三十六天罡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魁星 高 衍 宋 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罡星 黃 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盧俊義

天機星 盧 昌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吳 用

天閻星 紀 丙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公孫勝

天勇星 姚 公 孝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施 檜

天雄星 林 明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沖 胜

天退星 天壽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微星

天究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任來聘

高 可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單百招

高 可

(封神演義) (水滸傳)

穆 史 進

李 俊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橫 弘

雷 史 進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俊

戚 成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孫 乙

秦 明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壽星

天退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戚 成

天威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猛星

天雄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封神演義) (水滸傳)

天威星

天猛星

(封神演義) (水滸傳)

李 豹

呼延灼

<

6. 二十八宿

胃土雉	宋	庚	柳土獐	吳	坤
畢月烏	金繩陽		張月鹿	薛	定
參水猿	孫	祥	軫水蛇	胡道元	
(東方蒼龍)					
角木蛇	柏		亢金龍	李道通	
氐土貉	高		房日兔	姚公伯	
心月狐	蘇	真	尾火虎	朱昭	
箕水豹	楊	林	危月燕	侯太乙	
(西方白虎)			壁水	方吉清	
奎木狼	李	雄	井木犴	沈庚	
婁金狗	張	雄	鬼金羊	趙白高	

7. 二十四節氣

(春)			(秋)		
立春 (文官揮扇)	雨水 (龍王執板笏)	立秋 (武將)	處暑 (武士揮鞭劍)		
驚蟄 (雷神執短斧)	春分 (仕女拿團扇)	白露 (儒生背劍)	秋分 (仕女閱卷)		
清明 (白無常持棍箋)	穀雨 (道士灑柳鉢)	寒露 (俠士執劍)	霜降 (武士舞雙刀)		
(夏)					
立夏 (武將執長槍)	小滿 (昏官提煙槍)				
(冬)					
立冬 (武將)	小雪 (武士持令旗)				

芒種（芒神持禾）

夏至（儒生踩火輪）

大雪（武士揮大旗） 冬至（儒士執卷）

小暑（小鬼捧火爐）

大暑（大鬼舉火盆）

小寒（黑無常拿牌鎖） 大寒（大鬼舉冰塊）

以上七種門神皆可用於正門，但一般廟宇正門則以秦瓊、尉遲恭最為普遍；其他三十六神將、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二十八宿、二十四節氣雖也用於正門，但仍以偏門居多，且多用於供奉上帝公、大道公、郭聖王、五部堂、太子爺、城隍爺、巡狩千歲之廟宇者，其中以康、趙、高、殷四元帥及張、蕭、劉、連四聖者最為常見。

8. 門釘

門釘亦視為門神，是較為特殊的一種，常見於供奉帝后級諸神的官廟，以朝廷重視的祀典廟宇居多。按皇宮門扉多以門釘為門神。一釘視為一星，此為門釘之用意。而門釘之用，則以正門、偏門全用，未有各為取捨者。

9. 龍、鳳

龍、鳳為帝王之象徵，用為帝后級諸神廟宇之門神，或為正門、或為偏門，有用雙龍、雙鳳，亦又有用龍、鳳搭配者。

(二) 佛教門神

1. 哮哈二將

哮哈二將為道教之稱呼，佛教稱哮將（閉口者）為吽金剛；哈將（開口者）為阿金剛，俗稱為二王。原為一人即金剛力士，為了鎮守山門而一分為二，二人相向，又稱為相向守護。今門神

哼降作青臉，執金剛杵、乾坤圈，立於門左；哈將作紅臉，執金剛杵、定風珠，立於門右。

2. 韋馱、伽藍護法

韋馱護法亦稱爲韋馱菩薩、護法韋馱、韋將軍。韋馱護法神像皆身著甲冑，手中金剛杵或扶於地，或平放、或上托，或高舉，各有其含意，且不失其勇猛威武之神態；然其面容作童子貌，乃表示其內心之純潔。

伽藍護法亦稱伽藍爺，乃守護佛寺之神。按伽藍爲梵語音譯，佛經上所謂僧伽藍，其義爲眾比丘之園或白象園，即僧所住之園林，俗稱佛寺。

釋家諸佛像前，多以韋馱、關聖爲護法。韋馱白臉，持金剛杵，立於左；關聖紅臉，提青龍偃月刀，立於右。爲所見門神，韋陀圖像可辨，然另一圖像則常繪黑臉，執斧，應爲伽藍護法。

3. 四大天王

佛經中稱須彌山山腹有四王天，爲欲界六天的第一天，最接近人間，各有一天王護持，及東方持國天王，身白色；南方增長天王，身青色；西方廣目天王，身紅色；北方多聞天王，身綠色；俗稱四大金剛。

4. 四大鬼王

即清水祖師手下之張、黃、蘇、李四大將軍。四大鬼王作爲門神，似供奉清水祖師之廟宇獨有。但既稱爲鬼王，亦有用於冥界廟宇者。

(三) 冥界門神

冥界諸神有東嶽大帝、酆都大帝、閻羅王、地藏王、城隍爺、大眾爺、有應公、水流公等。稱帝

的、官階高的門神用秦瓊、尉遲恭及太監、文官等，官階低的只用文官或差役或范、謝二將軍或牛、馬爺等；沒有官職的只有門柵，不繪門神。

1. 范、謝二將軍

又稱七爺、八爺、黑白無常，俗稱矮長伯。

2. 牛爺、馬爺

又稱牛將軍、馬將，本為閻王從屬，亦為城隍爺前之捕役。

(見圖三、四、五、六)

(范勝雄「寺廟門神——以臺南市為例」，《台灣文獻第45期》1994，頁101-114)

門神的種類

從神所守來分	天門的門神 廟門的門神 家門的門神
從教別上來分	道教 佛教
從性別上來分	男 女

(圖三)

不同而有其差異，大致如以下分佈：

一般寺廟門神的人物造型及形式會隨著廟宇所奉主神的

寺廟門神(與主神有關)

佛寺	韋馱、伽藍、四大天王
觀音	仙女、哼哈二神將
女神	仙女
媽祖	千里眼、順風耳
陰廟	七爺、八爺、牛爺、馬爺
文昌廟	加冠、晉錄(祈福門神)

(圖四)

隨著人們為滿足升官致富的心願，後世門神的演變也有了許多不同的面貌：

文官門神	
天官	福祿壽三仙
	宋良顥
五子登科	

(圖五) 喻升官發財

福神門神
天官門神
送子娘娘
喜神、和合二仙
流海
小財神

(圖六) 喻多子福，福壽延年

五、西螺地區門神形式風格的探討與比較

(一)題材類型，運用原則（表現手法）裝飾圖案、造型色彩

門神的目的，在避邪守護家門，因此門神的造型自然是凜然不可侵犯，門神的彩繪，在漢代以後，將門神人格化，彩繪的人物增加其威望，所以門神通常繪成魁武壯碩，濃眉鳳眼，並穿戴甲冑，到了現代，現代人將門神的裝飾更為講究，甚至與早期有些改善，我們就以西螺地區的門神彩繪來探討其改變究竟在哪裡？

門神在色彩及造型上裝飾的因素

1. 門神在裝飾上穿戴甲冑、武盔、手持利器外，為傳神美化，臉部面相也極為誇張，環眼、環睛、鬚、長鬚、白臉、黑臉、紅臉等種種變化，其實往往隨作者的心意。以秦瓊、尉遲公為例，通常秦氏年輕時畫做白臉，尉氏則較年長，會長有鬚鬚的黑臉或紅臉，這樣的造型，是在顧及對稱、美觀、也在講求變化。清朝初年武門神常見背插旗幟，與當時旗兵（總爺）裝束有關，極具時代意義，從這裡可以看出門神造型的不斷變化。
2. 在門神裝飾的象徵意義上來看，有許多門神將吉祥物陪襯於其間，較為少見的是在畫上增繪飛翔的紅蝙蝠，或是蟻子（蜘蛛的一種）從天而落，以寓『福在眼前』或『喜從天降』，這樣的畫面出現，當然是受到門神的信仰的改變，從純粹的驅邪避魔，到富貴吉祥的祈求，而榮華富貴，則常建立於科考的功名的取得、地位的提昇，因此前文所述的種種朝官的出現，文門神身穿朝服，

腰繫玉帶，有的手捧如意，有的手持官帽，爵杯，目的無非想藉門神的法力，求取功名，以光耀門楣。

3. 再者門神的造型變化，與各式各地的喜好也有所不同，有的細心臨摹傳統畫作，有的則喜歡變代，開創新局面，但情節的變化，總以扣人心弦為主，所以畫像要鮮活明豔，要有神威，於是運用黑紅黃蘭綠紫等強烈色彩，來倍增其絢爛，正所謂的『一黑二白三金黃，五顏六色穿衣裳』的年畫印製要訣，就是在強調色彩表現的重要性。

4. 外此，繪稿與雕工師父的技巧，更是門神成敗的首要條件。門神製作首先由畫師起稿，然後交於刻工刻成印版，印下底稿，會施用筆鉤染。通常顏色是用套印的方式，但是人物頭臉，衣飾精細處，則需要繪師的巧筆來運作，尤其『開相』最重要，開相開的好，門神神威才能顯露，有才能令人動心喜愛。

（施弘晉，「台灣宗教建築中的門神彩繪」，《美育期刊第四十五期》1994，頁13-24）

首先，我們就以門神的造型與色彩上的裝飾，所把握的原則及特色來探討，再來分析西螺地區的門神彩繪。

（一）造型：

門神的造型用色多靠師徒相傳，有時會加入廟祝或乩童的意見，或匠師的神來之筆，故在大原則之下仍有不同的造型，而設色敷彩亦然。

（二）頭部：

1. 眼睛：眼睛是最傳神的部份，也是最好的視覺引導線。

a. 單鳳眼：剛毅正直，如關公、秦瓊。

b. 環眼：威脅嚇阻，如尉遲公、鍾魁。

2. 鬚鬚：鬚鬚有莊重穩固的感覺，故門神多半有鬚鬚，只有佛寺門神，秦瓊沒有。

a. 黑鬚鬚：一般武將門神。

b. 白鬚鬚：傳爲文官門神梁顥。因爲高齡中舉，故以白鬚鬚示以年長。

c. 虬鬚鬚：剽悍、豪邁。如鍾魁。

d. 無鬚鬚：四大天王、二大護法、因宗教的關係而沒有畫上鬚鬚。

秦瓊是年紀輕的武將，流傳他最初不繪鬚鬚，但後來人們覺得還是繪上鬚子比較莊重，才
有份量鎮宅趨邪。相同的有些人也會替二大護法繪上鬚鬚，道理是一樣的。

二、手：

1. 一左一右持器物：使畫面達成左右平衡。

2. 同一手持器物：以平常人之習慣拿法繪之，力求統一。

3. 雙手均持器物：爲一般文官門神，因一手拿笏版、一手拿吉祥物。

三、腳：

1. 雙腳著地：a. 一八字步：三角構圖，站姿平穩。

b. 一丁字步：習武者的站姿。

2. 單腳著地：較有動感。

四、服裝：

1. 文武袍：內著甲衣，外披文袍。

2. 甲衣：均以「金」為材質，故依造價的多寡而決定。甲衣披帶的部份。常披帶的部份如：肩、腰、腿。

五 手持器物：

1. 武將：

a. 四大天王

南方增長天王持「青光寶劍」（風）

西方廣目天王持「碧玄琵琶」（調）

北方多聞天王持「混元珍珠傘」（雨）

東方護國天王持「紫金龍，花狐貂」（順）

b. 二大護法：韋陀——金剛杵

伽藍——斧

c. 哼哈二將：哼將——乾坤圈

哈將——定風珠

d. 神荼——金瓜：鬱壘——斧

e. 秦瓊、尉遲恭——鞭

2. 文官：

a. 官帽、酒器、取其「加官晉爵」之意。



天聖宮門神

b.爵、鹿、蝠、喜（喜鵲）、馬、寶（元寶）、瓶、鞍取其「福祿壽喜馬報安平」之意。
c.桃代表長壽之意。（見圖七）

（二）色彩：

設色敷彩，全憑經驗傳承，甚至遷就現有的色料。現在已少用礦物質性的原料而直接使用油漆者多。

一、面色：

- 1.白色：一般文官、祈福門神或較年輕的門神，面部均呈白色，如秦瓊、加官晉爵。
- 2.黑色：莊重、神聖、如尉遲恭、順風耳。
- 3.紅色：警告、危險、如鬱壘、廣目大王。
- 4.青色：恐懼、怪異如神荼、千里眼。

二、門板：

- 1.一般均為紅色，有趨吉避凶之意。
- 2.北極宮（玄天上帝）則施用黑色，因北方代表黑色，但也有例外者。

文武將手持器物的差別：

潤 間

文 官	武	將
<p>海盤、官帽、馬鞍、物、平、安、」、「筆、加官、壽山石，上升起毛筆一枝「壽比南山」手托紅色蝙蝠海水「福如東</p> <p>八爵、鹿、蝠、喜（喜鵲）、馬、寶（元寶）瓶、鞍。取其「爵錄福喜之意。」</p> <p>置、」、「（筆）然長壽（桃）」</p> <p>」、「（筆）然長壽（桃）」</p> <p>酒器、」、「（筆）然長壽（桃）」</p>	<p>二將、</p> <p>二護法、</p> <p>二大伽藍（關公）—斧鍼（音「月」）</p> <p>四大韋馳—金剛杵</p> <p>天王、</p>	<p>東方持國天王—紫金龍、花狐貂、靈蛇（順）</p> <p>西方多聞天王—混元珍珠、拿（周）—青光寶劍（—周）</p> <p>南方增長天王—碧玉琵琶（—周）</p> <p>北方廣目天王—</p>

(圖七)

(二) 西螺地區廟宇門神調查

為瞭解西螺地區廟宇門神的各種面貌，以實際訪查記錄下各廟宇之相關調查，內容如下：

廟宇名稱	彩繪年代	裝飾題材	主神	次神
正興宮	民國三十八年	秦叔寶、尉遲恭、太監	中壇元帥	太子元帥、保生大帝、媽祖
鎮南宮	民國五十九年	秦叔寶、尉遲恭	玄天上帝	關聖帝君
承天宮	民國六十七年	秦、尉、天宮門神 一加冠晉爵	關聖帝君	福德正神
廣福宮	民國六十七年	秦、尉、太監、宮女	湄州媽祖	觀音佛祖、註生娘娘、伽藍爺
慈惠堂	民國六十八年	四大天王、韋陀護法	瑤池金母	三官大帝、太上老祖、九天玄女、地母娘娘、觀世音佛祖、玉皇大帝
福興宮	民國六十八年	*秦、尉、太監、宮女	湄州媽祖	觀音
振興宮	民國七十三年	*秦、尉、太監	阿善師	無
崇遠堂	民國七十四年	*秦、尉、太監、宮女、童男童女	張廖祖先	無
永興宮	民國七十五年	*秦、尉、太監	福德正神	媽祖
三山國王廟	民國七十五年	*秦、尉、太監	三山國王	無
伽藍爺廟	民國八十三年	秦叔寶、尉遲恭	伽藍爺公、奶奶	無
靈山寺	民國八十四年	秦、尉、四大天王	濟公	觀音、媽祖
天聖宮	民國八十四年	秦、尉、太監、宮女	天上聖母	太歲星軍、五斗將軍

PS：1.以上裝飾題材中有其『*』標示者為西螺同一畫師許報錄先生所繪製
 2.各彩繪時期的年代是以經我們分析判斷所得結果，可能與事實略有小差距，在此說明

1. 正興宮廟宇門神的彩繪是我們調查西螺地區中，年代最為久遠的，由於年久失修，所以色彩上已不再那麼鮮麗明亮，且由於香火的吹燻，讓人感到有幾分樸拙之美，幾分典雅之氣。在造型上，臉部的感覺雖然沒有如今剽悍凜然的威儀，但他們像是神佛帝王的臉像，眼神是穩重祥和的。

2. 鎮南宮的門神，整體上極具藝術價值，不管人物造形比例，勾勒的筆法與色澤的搭配運用，以今日的眼光來看，是有其一定的製作水準，例如臉部表情的工筆，細膩的表現手法，鬍鬚的量感濃眉大眼，充份顯現匠師彩繪技巧的高深。

3. 承天宮的門神，手中所握持的兵器，與鎮南宮門神所持的長斧是相同的，在外觀形式上兩間廟宇有其共通性，但是畫工上是感覺不太一樣，因此不能確是否同為一個作者，但唯一可確認的事實，兩間廟宇門神的彩繪是屬於同一時期。

4. 廣福宮的門神，彩繪年代約略在二〇二八年間上下，從其形式中可看出已接近現代的表現手法，而所謂接近現代表現手法，是其門神人物在裝飾上，較早期繁複且施以更多的金漆，顯示出時代中門神形式的演化。

5. 慈惠堂是屬於佛教的寺廟，因此在門神的人物題材上是以四大天王（持國、廣目、增長、多聞）和二大護法（韋馱、伽藍）為表現，人物造形的輪廓，是以黑邊勾勒，而人物的彩繪，在色澤上仍然鮮豔亮麗。

6. 從實地調查的過程中，福興宮、振興宮、永興宮、三山國王廟、崇遠堂，都是由許報祿先生所繪製的，從這五間廟的門神彩繪來看，崇遠堂的畫風有點不同，是其徒所畫，還是其他因素，我們不清楚，然其他四間廟宇，形式及畫風就較相似，在此可看出幾個特色。

(1) 本是背插旗幟，現在再加上彩帶飛飄的樣子，似乎像佛教的風格，且每一次都不盡相同。

(2) 他的裝束上，例如鞋子、衣服、旗幟，雖是同一人所畫，但每每都力求變化，每一間廟宇的門神彩繪都視為一項作品製作，這是畫師本身所做的努力。

(3) 秦瓊的臉部表情，在振興宮方面有所不同，較其他的來的凶惡，這是另一個差異的部份。且振興宮在尉遲公部份，手部所畫的位置，也不太相同，是畫師興之所致，還是神來之筆？但卻有另一獨特的風味。

(4) 由畫面的動勢分析，以最晚所繪製的作品，三山國王廟的門神最具動勢，這兩尊門神比以前所畫的，在頭部稍稍有些歪斜，手部離中心位置也較遠，製造出的緊張感，使得更鮮活且具生命力，神韻帶著祥和的神情。

(5) 顏色方面，在鮮豔中帶和諧，有極強的配色觀念。設色敷彩接近人性化，具人的特性，但不離神的本質。

7. 伽藍爺是1994年所製作的作品，是屬於半浮雕的門神彩繪，原本的形式不變，但是裝飾更為花俏，可象徵現今社會情況及未來裝飾表現的趨勢，可是即使如此，畫師卻沒有注重神情氣韻，比不上許報祿先生的門神彩繪，這是唯一缺憾的地方。

8. 靈山寺是間佛寺，所繪的門神形式與天聖宮類似，我們可從近期作品中看出，兩間寺廟的作者雖企圖在傳統的風格中，做一些變化，在裝飾上、手勢上及臉部繪製上別有新意，但始終，讓人感覺缺少一分傳統的精神，及門神固有的威儀和凜然不侵的風範。細看之下，這位作者的門神彩繪，似乎與正興宮、鎮南宮較早期一點的門神彩繪表現，有一段距離。

9. 天聖宮的門神彩繪其形式與鎮南宮、承天宮相似，手持的兵器是類似長斧之類的物件。由於門版的大小，所以門神形體矮胖，整個畫面趣味性頗高，但是，它雖然是目前最近所新繪的門神，卻不及傳統的門神彩繪精神，所以民俗傳統藝術的傳承，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及更多有心人的參與，才能將屬於台灣的最純粹與舟精的民間藝術，留給我們未來的子孫。（見附圖）

四、影響西螺地區門神形式風格的演化因素

(一) 外在環境

1. 就裝飾年代與歷史比較中，我們調查的結果，西螺門神的裝飾或彩繪約略在光復之後，在研究調查過程裡，並未見更早期的門神形式，就歷史背景而言，40年代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一切物資皆投入鞏固建設之中，廟宇修建，主要在於戰時所遭受破壞的修護（如正興宮）。60年代國民政府政權趨於穩定，宗教活動趨於活絡，少數的廟宇被修建（如鎮南宮）。台灣在70年代中期之後，經濟活動開始活絡，一些在外地經商成功的西螺鎮民，為回饋故鄉，相對的對於西螺廟宇的修建亦不餘遺力，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大部分的廟宇，都在此時期之後所修建。
2. 因為對於信仰對象的改變，相對的影響像門神的人物題材裝飾，例如道教廟宇以秦叔寶和尉遲恭為主要人物（幾乎所有門神的人物裝飾），佛教則以四大天王為多（慈惠堂、靈山寺），以比例而言道教占82%，佛教占18%。以道教廟宇為多，其次從農業社會專化為工、商社會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產生以往鄉土觀念的模糊，以地域性信仰的三山國王廟在我們研究的廟宇中僅佔一家，而全國性神明如禱祖、關聖帝君，就佔據多數。而社會中的經濟活動與廟宇之

間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而門神裝飾亦隨著廟宇而在形式格中，反映社會環境的變化，以比例而言全國性廟宇占85%，地方性廟宇占15%。

3.文化環境之中，以往人物裝飾題材的想法仍然影響，但亦表現出屬於台灣的風格形式。台灣西螺的廟宇形式，是在明末清初由閩、粵移民傳入，由於台灣歷史環境與社會背景的複雜，使得台灣廟宇建築中門神的形式及裝飾，除了延續傳統文化思想外，更反映出民間的信仰類型三十年來在文化環境中急速的演變。從伽藍爺廟中以木雕形式為表現的門神，已與大陸的傳統形式有所不同，而這些正可顯現與印證文化思想的變遷。

4.以地域因素來說，門神彩繪會隨著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距，但差距不是非常明顯，我們曾與台南的廟宇門神作比較，而對於門神的表現上，我們發現兩地在門神人物題材表現大致相同，如都是以秦叔寶和尉遲恭、太監、宮女為主要人物，但在描寫的精緻度就略有一些差距，一般而言台南門神彩繪較西螺彩繪門神來得細膩。

(二) 內在環境

1.以調查內容而言，形式風格隨時代的進步而有巨大的變化：

70年代之前，在調查中較具僕拙典雅的樣貌，彩繪手工較類似與接近國畫形式表現的工筆畫，勾勒的線條屬於黑色（如承天宮、正興宮）。

80年代後開始將細部紋飾裝飾的更繁複，勾勒的線條也以金邊為主，且稍微的突出於平面，這些特色較70年代之前整體印象的僕拙典雅有非常大的差距。

9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如伽藍廟的門神形式，開始以浮雕的方式表現，整體而言

肆、結論與建議

我們可視為一個好的改變。（在臺南鹿耳門聖母廟的門神更進步到半立體的形式，不過沒有迦南爺廟的精緻。）其次低品味、粗造型式的彩繪亦隨之出現，如靈雲寺與天興宮等。

2. 關於彩繪的演化因素中，將分幾個方向：

- (1) 即匠師本身的產生多靠師徒相授，因此在觀念和題材表現上，大致沿襲傳統的模式，但是，匠師在圖案裝飾手法上，並非依循往昔樣貌，而會加入匠師本身的想法，例如裝飾的題材是「瓶」，同樣的隱喻有平安之意，但形式構圖的表現或許就有圓的、方的不同的造形。
 - (2) 其次匠師與匠師之間，亦會影響門神型態的演變，其因素為匠師對於同業有比較的心能，不願輸給對方的想法，因此很可能就發展出，現今裝飾繁複的門神型態。
 - (3) 匠師與廟宇之間的互動下，在廟宇創建或修建，廟宇人員往往會採納匠師的意見與想法，無形中將會將匠師個人的喜好帶入作品中，影響廟宇的門神形式的演化。
 - (4) 廟方和民眾的願望往往亦是因素之一，像早期秦瓊在裝飾上並未彩繪其鬍子，當匠師彩繪好了門神以後，總被認為不夠威嚴而被要求彩繪上鬍鬚，另外據李漢卿匠師表示如人物表現的圖案裝飾上，早期是不畫上龍紋的，因為門神的神格並不高，但由於時代的演變，民眾所希望的是較金碧輝煌的樣式，因此所以相對的就使龍紋裝飾成為習常。
- 以上為我們從幾個角度去歸納、整理出，影響西螺地區門神形式風格的演化因素，以作為此份研究的重要結果與訊息。

經我們以西螺地區廟宇門神的形式風格之演變發展的研究調查後，看到屬於西螺地區門神的演化風貌，除了從文獻著手、訪查、記錄所獲得的訊息之外，我們對於西螺地區的門神有以下心得：

1. 從現況調查後，門神的裝飾大致僅止於光復後的形式，顯現門神的裝飾與彩繪的面貌，亦隨廟宇的整修而全新彩繪其題材形式。

2. 在中國藝術一書中，有談到台灣在門神彩繪的表現，完全保有大陸彩繪傳統，但事實上經過我們對於西螺的研究後發覺，台灣本身在門神形式上已有其不同於大陸的發展，而展現出自我的特殊風格。

3. 中國大陸門神人物題材形式多樣化，諸如魏徵、黃忠、姜維、趙雲、岳飛、韓世忠、花勝、關容、趙公明、燃燈道人等等，只要是具有法力的英雄人物，都可以充作門神。但就以西螺的門神而言，秦叔寶和尉遲恭為題材的裝飾最多。

4. 西螺地區的彩繪風格，受台灣本身各種內外環境的影響，如經濟的發展、西方文化的傳入等，而這些影響的確使匠人的畫風有所改變，且朝向兩極化的發展。

5. 西螺地區廟宇門神的形式製作由早期的素彩平面發展到全彩平面，其後又有描金框、突出金邊等，至今已有木刻浮雕的樣式，甚至有半立體的門神樣式產生，凸顯了門神隨其時代的變遷而有其演化的樣式。

建議事項：

1. 傳統彩繪，以往被納入傳統建築形式風格之中，其實我們認為它是獨立於建築形式的個體，不管在形式、概念或表現上都有其獨特面貌，希望往後能以藝術的層面去看待它。

2. 西螺門神一直在演變，形式手法也一直在翻新，現今的兩極化發展，確實使我們憂心，建議相關的

學術單位投入對傳統藝術的關懷，使台灣在裝飾藝術上能有更好的發展形式。

伍、參考資料

1. (陳三郎「西螺鎮探源」，《雲林文獻³⁸輯—雲林縣各鄉鎮市地名探索》(雲林，雲林縣政府，1994)，頁67)
2. (廖登堂，『螺陽采風—序言』雲林，螺陽文教基金會1995，頁1)
3. (『全國廟宇道觀全集』台北，眾文書局，1987，頁167-169)
4. (陳三郎「西螺鎮探源」，《雲林文獻³⁸輯—雲林縣各鄉鎮市地名探索》(雲林，雲林縣政府，1994)，頁75-76)
5. (吳哲夫「中國年畫中的門神」，《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4：4卷期》1994，頁40—45)
6. (范勝雄「寺廟門神—以臺南市為例」，《台灣文獻第45：1期》1994，頁101-114)
7. (施弘晉，「台灣宗教建築中的門神彩繪」，《美育期刊第四十五期》1994，頁13—24)
8. (劉靜枝「欣賞台灣的寺廟門神—掌風調雨順的四大天王」，《國教世紀第28：3：165卷期》1992，頁59—63)
9. (燕仁，『中國民間俗神』台北，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 (阮昌銳，『門神的故事』台北，金陵藝術中心)
11. (劉文三，『台灣宗教藝術』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2. (惠西成、石子，『中國民俗大觀』台北，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莊伯和，『中國造型』台北，光華畫報雜誌社)

百載於今顯赫護螺陽



西螺正興宮門神



西螺鎮南宮門神



西螺承天宮之門神



西螺廣福宮門神



慈惠堂門神



福興宮門神



振興宮門神



崇遠堂門神



永興宮門神



三山國王廟門神



伽藍爺廟門神



靈山寺門神

雲林地區民間信仰的防衛系統——

將爺廟之初探

郭良印

前言

台灣早期的聚落發展過程中，地方信仰及宗教性建築物經常是構成聚落空間與生活的重要因子之一，聚落的中心地帶經常也是聚落型廟宇的所在位置，甚至也常見一聚落之中出現多處信仰中心的情形，而這類信仰則是以多元化的型式出現。

在聚落中，除了經常出現的媽祖信仰、天帝信仰、千歲信仰、土地神祇信仰之外，尚可發現一種與故鄉聚落的地緣、地方防衛及有密切關係的信仰型式，也就是將爺、五營兵馬的信仰。此一信仰在現代的農村聚落中仍可見其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該處空間及其建築型式，往往也是構成聚落地景的重要節點與地標。

台灣早期移民與寺廟建立

台灣人大都是漢族的移民，距今二百五十六年前才急遽增加。而台灣的大部分耕地，也都是由這

些移民所開拓。當時台灣全土都住著強悍的原住民，他們對漢人的拓墾進行頑強的抵抗，所以移民必須先對付這些原住民的襲擊。再加上經常有瘟疫的流行，而台灣海峽的風浪也很險惡，尤其是海盜船出沒無常，因而漢人移民莫不經歷非常艱辛的歷程，方能覓得安身立命的處所。

就因為如此，早期的台灣移民，都全靠向神明的祈禱來求取安全、驅逐邪靈和幽鬼以逃避一切災難，所幸他們身體健康也都能轉禍為福。故時至今日，這些移民的後裔，仍然供奉他們大陸家鄉的守護神，以及奉祀各自信仰的神像與香灰。而隨著移民社會的發展，各信徒也都建立了共同的寺廟，將爺廟在聚落的形成過程中便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何謂將爺廟

將爺廟又稱五營神兵、營頭、五神將軍，其產生的原由已經無法考證，但是依其配置方位和功能推斷，似乎與瘟疫有著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是各處村莊的主神爲了防衛庄頭、抵禦邪魔歪道所擁有的神兵神將。

按照台灣人的觀念，所謂「神軍」，就是指負有軍事或警察任務的將士。天上有三十六天罡的天兵凶神，地下有七十二地煞的地兵惡煞，兩者都被稱爲「神將」，而前者則被稱爲三十六軍將，神將天兵的觀念有兩種意義，其一是說神將靠外部援助以增強自己的力量，其二是自己成爲神將天兵，受萬能之神的庇護而生勇氣。此外還有相當於雜兵的神兵，通通屬於主神的王爺或城隍爺等。全軍分成東西南北與中央五處故稱五營，各營都有神將負責指揮。中央部隊的中營，由大將軍中壇元帥坐鎮，負責指揮全軍五營部隊。

各營都有神將，稱爲「五神將軍」，其神像是鎗身人首。關於五營神將有兩說：一是中營爲中壇元帥、東營爲羅昆、西營爲羅燦、南營爲文良、北營爲招賢。一說東營是張公、西營是劉公、南營是蕭公、北營是連公。廟中的主神位於中央神座，前面置放載有印敕的架，用以表示官位官職的官印與玉皇大帝或天子所受的敕封，左右圓筒還插有三角形五方旗，又名五色旗即西金、東青、南紅、北黑、中黃，同時又佩帶有令旗，表示神命的旗及敕令，表示神的笏板與刀劍等。這都是爲使主神指揮神軍所用的東西，藉以顯示雄壯的神威。每當祭典或主神出巡時，都要把上面的東西放在神輿中，或安置在主神的前後，以象徵主神統率三軍的神兵。神除了賞善罰惡之外，還要鎮壓驅逐邪靈疫鬼，所以才要指揮神兵神將。因而假如現在正在流行瘟疫或有外敵來襲時，作爲神之子民的信徒，就會感到一種不安，經大家協議之後，就要舉行消災平安的祭典。在舉行這種祭典時，全體信徒都要虔誠禱告獻祭，並把神將神兵配置在各地方，以便鎮壓散佈瘟疫的惡鬼或惡靈。這時乩童等人，就代替主神實行所謂「安營」（圖二），記下五營神將的大名，把五方旗分別插在村落的東、南、西、北、及中央五方，這就等於把五營兵馬部署好了。在放軍典禮完畢之後，一般家庭都要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商家和工廠是在每月的初二和十六兩天，準備上等酒席抬到一定場所，以便犒勞五路的神軍；前者就把這叫（犒軍），後者稱爲（做牙）。到了年底尾牙時，更要供上盛大的酒席，來答謝爲息災平安而奔波的神軍，同時還要請求神兵神將暫時撤退休息，這就是所謂「收軍」。

總之，王爺麾下五營兵所謂「五營」，即以村莊或廟宇（無廟則以神壇爲主）爲中心，依五行方位而設的「兵營」，分別爲：

東營，東方，青旗，九夷軍。

南營，南方，紅旗，八蠻軍。

西營，西方，白旗，六戎軍。

北營，北方，黑旗，五狄軍。

中營，中央，黃旗，三秦軍。

代表五營番號的旗幟，皆為三角形，其旗色完全依五行五色而來，各地各廟皆然，其數據九八六五三，則是民間慣用的禮制極數，而其軍隊番號採「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秦」之說，多少也反映了漢人本位主義的一統觀念，應係「建都關中」以後所衍生的思想。

五營的設置與型制

基本上，五營之設置有內營和外營之分。依神格而論，凡曾受帝上敕封的正神，如關帝、媽祖、保生大帝與諸姓王爺等等，皆設內外營；而本無兵權卻擅自擁兵的非命厲神，如萬善爺、眾爺等等，則只設內營。依廟體而論，私壇僅設內營，公厝級以上的角頭廟均設內外營，但人群廟則不設營寨，如台南祀典武廟，北南鯤鯓廟等等。依地域而論，鄉間廟宇大多設內外營，而市集廟宇則受地形限制多不設外營。

內營總兵馬三十六萬，或說三十六營將，係屬王爺的近衛軍，負責王爺本部的安全防務。其造像大致有五營旗和五營頭兩類，多置於神殿供桌上。所謂五營旗也叫五營轎，是在類似手轎的小轎上，依五方各插上五色三角旗幟，各旗皆載明該營的元帥、番號、軍馬和兵員數目，可視為營旗或令旗，目前各佛具店都有販售；五營頭（圖一）是在五營旗前增列或另置架播放五個小木偶頭像，一般都有

頭無身，講究者則者以布袋戲裝，非常精緻，其排列方式，中營必在中央，而其顏色，亦依五行五色而妝扮。

大多廟宇皆以五營旗為內營象徵，五營頭較少，尤其新建廟宇都是五營旗的天下了；不過，也有兩種同時羅列並排的，這以老廟為多。然而，不管設置五營旗或五營頭，各地寺廟都已視為神體奉祀，晨昏點香，但其配備位置，必定設在殿外神案上，少有置於內殿的，再怎麼說，畢竟祂都只是部將而已。

外營是以王爺座殿的廟宇為中心，分佈於庄頭五方；中營多在廟宇附近的營寨，總兵三十一萬，另有軍馬三萬一，為部落的防衛部隊。其營寨位置，多選擇聚落四方要道的出入口或制高點，互為犄角，以使邪魔惡煞不得其門而入：其營寨之建築，各地不一，幾乎找不到相同的造形，甚至有些鄉間同一廟宇的五營，也各有差異，大體上可歸納出六種樣式：

圖一：五營頭

圖一：安營情形

圖二：土丘式



一、露天式：完全沒有硬體建築物，也沒有什麼屏障，只在營位上插放竹符而已，這是最簡單的設施。

二、圈圍式：以鐵皮或砌水泥作簡易的圈圍，頗為克難、草率，許多鄉間的小廟，即多此式。

三、土丘式：（圖三）以天然高地或人工土丘作為營位；講究一點的，另在其外圍砌以磚牆，以防泥土流失，沿海一帶的廟宇，多採此式。

四、磚龕式：用磚或水泥砌成小神龕，如同平房造形，小者下過膝，最高也不到胸部，台灣民間的五營造形，以這種樣式的最多。

五、小祠式：以磚瓦營建，如同蓋廟一樣，不但高度都在成人以上，而且造形也較講究，甚且磨石子、貼瓷磚，有些地方還在門上刻有對聯，一如一座完整而獨立的小祠，近年來新蓋的大廟，所建的五營，都已朝此形式發展。

六、寶塔式：磚造磨石子或水泥高塔，最高有九層，此種營寨較為少見。

雖然各地廟宇的五營造形或有不同的地方，但卻仍有三個共同的特徵：其一，營寨建築物皆矮小粗劣而緊鄰路口少有腹地；其二，老廟或愈鄉下的五營愈簡陋殘破；其三，新廟或大廟的五營較為講究。

在外營設備或祀物方面，常見的配備神物大致有八類，可單一奉祀，亦有多樣齊祀，但不管擺祀何物，皆用象徵該營的統帥。

一、令旗：三角旗幟，如同內營令旗，但多自製。

二、令牌：（圖五）削尖的長方木牌，有立於五營轎上，亦有置於木架上，牌上寫有營稱、主帥和

兵馬數。

三、竹符：（圖四）即敕令，於兩尺高許的竹節上，削平一面，以朱筆寫上該營稱號、主帥和兵馬數，或僅畫符鎮罡很有書法趣味；竹頭部位多包金紙、紅布或五色布，竹符是外營最多的一種。

四、石碑：（圖六）在石碑上僅刻營稱，此種較為少見。

五、紙像：以紙糊神像祀之，各依五色而塑，這已是五營的具像化了。一般在磚龕式或小祠式的營寨，始有這種配備除了紙像外，有時也增列紙馬、紙旗和紙製涼傘。大體而言，每年更換一次。

六、彩繪：直接於祀壁上繪製神像、座馬或兵器。

七、金身：各營皆雕神像奉祀，一如完整小廟，此類多半配合小祠式的營，算係相當豪華的五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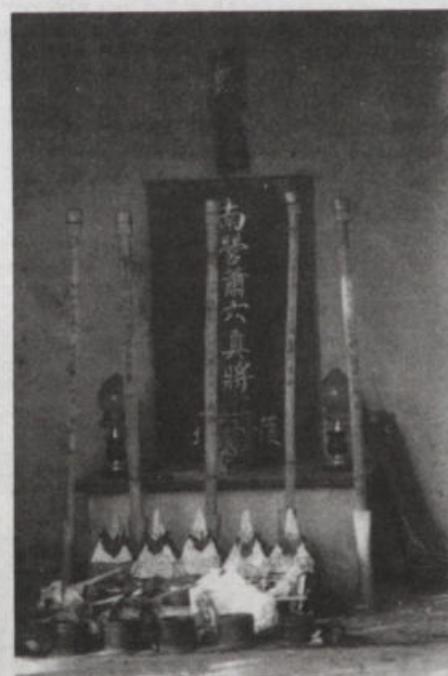
圖四：竹符



圖五：令牌



圖六：石碑



八、五營燈：竹製紙糊的倒三角形神物，與竹符等高。

九、壺碗烘爐：於營寨或竹符前另置壺、碗或烘爐，一般也視作五營的象徵，事實上，它是祭煞之用，算係五營的加強火力。

大體上，敕令各營以角頭廟主神行之，亦即一營一令，但也有一營數令的，如一營有三支竹符，這表示角頭廟有三位祀神，各自放營；有些地方因受制於市集或地狹，通常會把五營集中安置，地點以廟前為最多。

將爺廟的神格定位

台灣寺廟的祭神因儒釋道三教並馳，為數眾多。通常在一座寺內就有好幾尊神像，令人難於分辨。原來據民間信仰，以為神界的組織實與人間的社會組織相同。因此祭神有主神、屬神、客神的分別。

主神包括：統一神、一般神、地方神、雜神、或行政神、司法神、職業神。屬神包括：配偶神（神之妻妾）、配祀神（神之部下）、挾祀神（神之婢妃）、隸祀神（神之公僕）、分身神（神之代理）。客神有：同祀（友神或幕僚神）、寄祀（來賓格的神）等。

另一方面祭神又可區分為：天神、地祇、人鬼。天神有：被視為神中之至尊的玉皇大帝，以及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神、五顯大帝、三官大帝。地祇即是：土地、社稷、五祀、五岳、百物之神。人鬼即指：先王、功臣、先公、先祖、先師及其他歷史人物等。五神將軍統領著三十六軍將、七十二地煞，而這些部署們又常出現於城隍爺、青山王、大眾爺的祭典之中。依上述分類而言，五神將軍係因與主神間有某種關係而配祀的神，故屬於配祀神之一格。

雲林地區將爺廟與聚落的社會、文化及空間的關係

遠在唐代中國東南沿海的航運就相當發達，隨著唐末五代華北地區持續的戰亂，人口大量南遷，相對的，南方人口過剩所造成的壓力也愈大；福建地區本是地狹人稠，因此更需要對外發展以謀生計。此區域不僅靠海，更是下沉海岸地形，河流入海處形成三角江也形成了天然良港，因此促使福建地區的人們紛紛向海洋發展。

台灣居民多來自閩粵，昔日交通，均靠帆船渡海來台，風雲不測，常常有船難；其次，台灣開發之初，蠻煙瘴氣，充斥各地或瘟疫流行或水土不服，所以經常祈求神明保佑。

慢慢地，移民拓墾的地區除了廟宇的建立外，同一村落的居民也設置了所謂的神兵神將，將之安置於村落的周圍以維護村民的安全。筆者在斗六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從當地老一輩居民口中得知，早期該地區將爺廟建築形式係以「竹桿」置立於該聚落的四個方位作為象徵性的標示，後來因為經濟狀況的改善才漸漸有草屋、土塊屋、磚塊屋的轉變。

將爺廟的設置除了保衛村民的精神層面外，另外它也反映了該村落的經濟能力好不好、村落的腹地大小、聚落規模的變遷、及信仰的熱誠與否；經濟能力好則將爺廟的形式及裝飾也就越好；反之則愈差，腹地越大則將爺廟的距離也就更遠。同樣的，它也代表了該村落的地標及界線。

以下就斗六市附近五個完整的村落做一概略的介紹，分別是斗六市的長安里、久安里管士厝、久安里九老爺、莿桐鄉油車子、及斗南新崙里，其他尚有北港口湖鄉東湖村的零星幾個營頭。

斗六市長安里

長安里是一個蠻穩定的村落，近年來隨著擴村的因素使的西營搬遷至一公里外地點，而東營也因為道路擴寬、居民信仰不同而往外遷移至今處。營頭方位的辨識可由將爺的臉部顏色、手執令旗的顏色及門聯內容加以辨認，由於東西營較南北營的建造日期為晚，可發現神像的彩繪、形制不同、廟體高度也不同。



圖七：長安里西營



圖八：長安里東營



圖九：長安里南營



圖十：長安里北營

莿桐鄉油車子

油車子係由油車子、埔尾、頂油車子三個村落所合成，所以村落的範圍較大呈現長方形，每一將爺臉部及令旗的顏色都呈現其方位所屬的顏色。而中營獨立於主廟附近是最特別的，主神三太子腳踏風火輪，背插代表五方位的旗幟，意味著領導者的權威。各營營址大體沒有變動，其中北營因附近民宅改建而於原址附近重新修建。



圖十一：油車子東營



圖十二：油車子西營



圖十三：油車子南營



圖十四：油車子北營

久安里九老爺

將爺們均以玻璃框框起，方位的顏色以臉部最為明顯；由廟內裝置有日光燈，及煙薰玻璃的情況可顯示香火還相當鼎盛。



圖十五：九老爺東營



圖十六：九老爺西營



圖十七：九老爺南營



圖十八：九老爺北營

久安里管土厝

管土厝係久安里三個村落之一，村內的東營將軍與其他三營的畫法不同，係因附近民宅改建而於原址附近重新修建，北營的彩繪已嚴重剝落無修復的跡象。



圖十九：管土厝東營



圖二十：管土厝西營



圖二十一：管土厝南營



圖二十二：管土厝北營

斗南鎮新崙里

新崙里沒有大廟，只有一尊武德侯每年輪流由村民供奉，於兩年前因村內運勢不好而設置了將爺廟。該村落將爺廟的建築形式較為特殊，各營以一約三公尺高的竹竿懸一令旗為標示，中營（圖二十六）上懸一黃旗寫著【中壇元帥三太子】而底下則配置八卦米篩及綁有代表五營將軍令符高約一尺的竹竿（圖二十七），其餘各營懸一黑旗寫著「天上聖師、濟公禪師、五府千歲、關聖帝君、沈大使」以外並無明顯文字或顏色可供辨認。

圖二十三：新崙里東營



圖二十四：新崙里西營



圖十五：新崙里南營



圖二十六：新崙里北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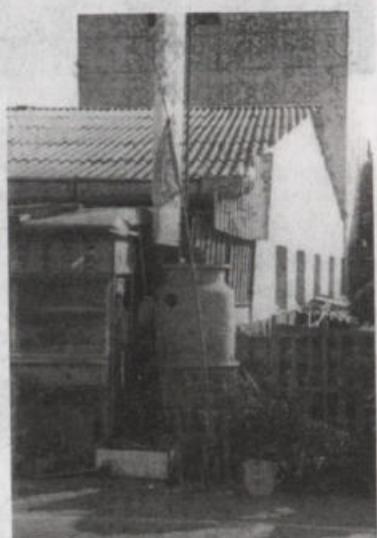


圖二十九：東湖村南營



圖三十：東湖村南營石碑

圖二十七：新崙里中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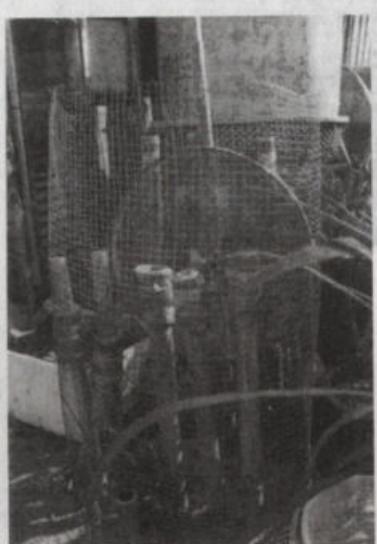
圖三十一：東湖村北營



圖三十二：東湖村北營竹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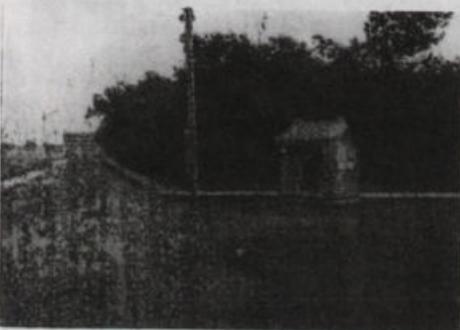
圖二十八：新崙里中營竹符



□湖鄉東湖村

這裡的將爺廟無彩繪，只以一大理石刻上將爺的名字，特別的是這種的將爺廟內供有【竹符】，廟體也特別樸素。反映出沿海居民樸實的風氣。

圖三十三：深圳縣的東西南北營暨整潔的廟體



結論

在國外的影集當中常見一小小的村落，人數不是很多，但環境打掃的相當乾淨；附近的小山丘及森林洋溢著淺淺的綠意，這樣的一幕經常觸動我的心靈。這一次的下鄉調查卻也讓我看到了台灣鄉村美麗的一面，斗六久安里的深圳崙給了我這樣一個驚嘆！

深圳崙（圖三十三）對外的交通要道共有三個主線及一個農田小道，每一個路口均可看見將爺廟矗立，面朝著村外好在護衛著居民，整個村落有百分之八十的住宅是平房，沿著村莊的街道極少看到雜草和垃圾，整個感覺似乎是到了歐洲的鄉下一般，居民對於將爺廟的感覺如同鄰居、好朋友一般，隨時有人上香、打掃。如此美麗和諧的社區，不正是我們一心所嚮往的嗎？

總之，經過了這一次的訪查，筆者就將爺廟現況提出三點心得

一、保留純樸、溫馨的景觀記憶：近年來因為都市規劃的理由，此種屬於南部聚落特有的歷史性建築物，漸漸消失於人們舊有的記憶之中。它不僅僅代表該聚落的成長與變遷，亦是一種民俗信仰的傳達。值得長久保存並推廣。

二、維護與維修：調查的個案當中，大部分的廟體大都相當完整，但週遭的環境則有些髒亂。如廣告標誌的張貼、或建築廢棄物的堆置等；油煙及濕氣侵害的情形也相當嚴重，如管土厝的神像彩繪已嚴重剝落。建議由該村居民共同來維護，一方面有凝聚向心力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有環境衛生保持的功能。

三、將爺廟的社區定位：要將將爺廟塑造成甚麼樣的場所，要定位在村內中扮演甚麼樣的任務，這

是很重要的。我的想法是使將爺廟成為地方休閒的一個核心。將爺廟位居村落的交通要道上，同時也是該村落的四個方位，它可以是一個使聚落生氣蓬勃的場所；一個村內居民休閒的場所；年長者將智識、技術傳給年輕人的場所；村內居民深一層了解，思考村內種種的場所。讓它與居民的生活產生互動，使它活起來而不只是一味冷漠地的供奉在村落的某個角落。

- 一、董芳苑，1986，認識台灣民間信仰、長青文化、台北
- 二、黃文博，1995，台灣信仰傳奇、臺原出版社、台北
- 三、黃文博，1988，台灣民間信仰見聞錄、臺南縣立文化中心、臺南

雲林縣第三級古蹟北港義民廟歷史暨建築特色學術研究報告

莊敏信

壹、源敘義民廟

一、開台始站——笨港（北港）

北港即笨港之說，經由各方多年討論後，考據明鄭、荷據、清代及日據之輿圖，可以證明今北港之區域確為古之笨港一部份或大部份。

笨港地名始見於十七世紀初，荷蘭人據台時所繪地圖中就有「R. poakan」（圖1—1）的標誌，可知笨港早於一六〇〇年代已存在。

關於笨港地名的由來有幾種說法：

一、原住民（平埔九族之一的洪雅族）稱此為poonkan，又荷蘭人手繪地圖載以poonkan；故漢人直接譯音而稱之。

二、北港一帶之農民喜用「古亭笨」為穀倉，便取名為「笨港」。

三、北港附近海灘，其地形多像倒蓋的畚箕，本取名畚港，卻因「畚」字筆劃多，因而改易於書寫之「笨港」代之。

《諸羅縣志》卷一海道條示中有「笨港與澎湖遙對」，在地理上，早期之移民路線是以澎湖為中繼站，如此北港乃最近登陸台島之據點，故首當漢人對台墾殖之要衝，成為全省最老移民聚落之一（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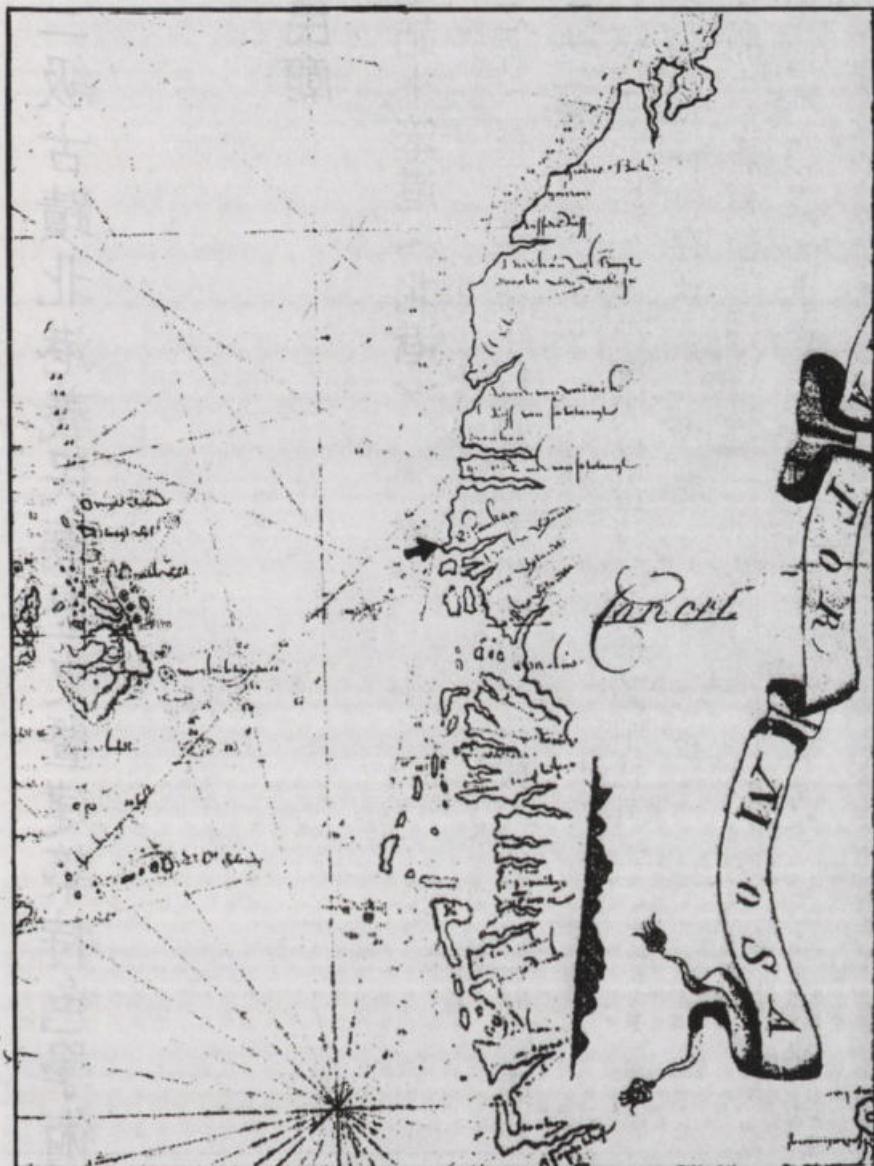


圖1-1 笨港地名最初地圖

此為十七世紀初荷蘭傳教士
德合時所繪地圖，箭頭所指
「Poonkan」即為笨港。

資料來源：西人所繪十七世紀台灣島圖
錄自許雪姬、吳密察著
《先民的足跡—圓話台灣蒼桑史》



圖1-2 康熙五十六年笨港位置圖

資料來源：周鐘瑄 《諸羅縣志》

《諸羅縣志》亦載記以天啓元年爲顏、鄭登陸至笨港開墾拓土，鎮撫土番，此時之北港應指今北港溪沿岸一帶地區，可知北港（笨港）在天啓元年左右應已具港口的規模了。而乾隆中葉，台灣海防同知朱景英所著《海東札記》說：「台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佑、天禧；家僮於笨港口海港中，得錢數百，肉好深翠，古色可玩。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其示北港之發展早在宋時，便已在漢人形成一通商聚落的河口港。

笨港發跡既早，其街市的形成，據古文獻記載，康熙中葉，有陳立勳拓墾於此，同治年間（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四年）更有漳人來此建店舖。然笨港一如早期老移民港般，遭受大自然營力支配、影響，淤沙堆積，使得曲流地形、港口位置改變。又深蒙颶颱、火災、地震、北港溪洪水犯濫等天災侵襲（表1-1），尤以乾隆十五年（西元一七五〇年）、嘉慶八年（西元一八〇三年）水患最爲嚴重，雖曾以猴樹港、下湖口爲外港，終無法改變其停港之厄運；其間又歷民變事見件致使市街歷劫，受損甚重。

蒙受天災、人禍之笨港，雖曾擁有「小台灣」、「一府二笨三艋舺」之譽稱，卻也造成機能上變質，原街區被破壞或重建，地名複雜變化；如今笨港褪去往日繁華，蛻變成一農產品集散地和宗教性質的都市，俗諺云「有時星光，有時月光」不也說明了笨港興衰榮枯的歲月。

表 1—1 北港歷劫年事紀錄表

年	代	記	事	年	代	記	事
康熙五十年 （西元一七二一年）	大地震	暴風、洪水	暴風雨	道光十二年 （西元一八三二年）	道光二十年 （西元一八四〇年）	道光二十八年 （西元一八四八年）	道光二十八年 （西元一八四八年）
乾隆十五年 （西元一七五〇年）	大地震	暴風、洪水	暴風雨	咸豐三年 （西元一八五三年）	咸豐三年 （西元一八五三年）	咸豐三年 （西元一八五三年）	咸豐三年 （西元一八五三年）
乾隆二十三年 （西元一七五八年）	大地震	暴風、洪水	暴風雨	同治元年 （西元一八六二年）	同治元年 （西元一八六二年）	同治元年 （西元一八六二年）	同治元年 （西元一八六二年）
乾隆四十七年 （西元一七八二年）	大地震	暴風、洪水	暴風雨	光緒七年 （西元一八八一年）	光緒七年 （西元一八八一年）	光緒七年 （西元一八八一年）	光緒七年 （西元一八八一年）
嘉慶二年 （西元一七九七年）	洪水	林爽文事件	泉、漳械鬥	嘉慶二年 （西元一七九七年）	洪水	嘉慶二年 （西元一七九七年）	洪水
嘉慶八年 （西元一八〇三年）	洪水			嘉慶八年 （西元一八〇三年）	洪水	嘉慶八年 （西元一八〇三年）	洪水
光緒二十年 （西元一八九四年）	大火災	戴潮春事件	暴風	光緒二十年 （西元一八九四年）	大火災	光緒二十年 （西元一八九四年）	大火災

一、義民廟（旌義亭）的緣源

地址：北港鎮義民里旌義街二十號

義民里建置時間為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於清代屬大槺榔東頂堡北港街，及臺南州北港郡北港街，光復後稱義民里，因該里於乾隆五十三年（西元一七八八年）時，即興建義民廟，故命名之。

奉祀主神：義民公。（圖1-3）

創建年代：清乾隆五十三年（西元一七八八年）

緣 源：

北港義民廟，殿的左、右、後側各有「義塚」一座，其乃先後葬祀於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林爽文事年及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戴潮春事件中保鄉衛民而殉身的義民們。

清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冬清廷積極逮捕天地會（反清復明組織）之成員，林爽文（即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人，來台居彰化杙莊務農事，因經營得法而致富）謀合天地會幫派，發動起事，首陷大



圖1-3 早期義民爺之木雕像
(其分有「大帥」「二帥」「三帥」之稱)

墩，次攻彰化，因城內守軍稀少，於廿九日終淪陷；爽文遂又率眾南下攻諸羅縣城，時諸羅縣城官民協力堅守，所以屢戰不克後爽文轉攻府治（台南）而致全台軍心動搖。豈料沿海一帶賊寇乘機而起，與散兵遊民結合人，打家劫舍，濫殺無辜種種令人法指行爲。

乾隆五十二年（西元一七八七年）夏，林爽文攻陷新、南港時，北港方面有壯丁勇士一八〇名「義民團」，該團有一隻勇猛具有靈性的忠犬，日以繼晷的防守，以防偷襲。而義民團成員驍勇善戰，能與居民同舟共濟，一致團結禦戰，所以抗清方者屢戰不陷，反而常慘遭義民團反擊，致損失慘重。遂施一詭計，利用五月三十日義民團舉行慶功宴之夜，先暗中派人潛入毒殺守護的忠犬，再遣隊入港襲擊；待清兵趕至救援時，義民團眾勇士皆罹難了。而後稽查罹難義民之姓名，終因無馬詳核；致義民籍屬不明。

是年，福康安將軍奉旨渡台平此事件，屢戰告捷，並擒獲林爽文，於乾隆五十三年（西元一七八八年）更將餘徒掃盡。待返回朝中，福安康將義民團殉難一事上奏，高宗乃於同年五月御賜「旌義」一金匾，藉此褒揚北港保鄉衛民義士忠勇事蹟。六月，北港士紳協議，由笨港天后宮之僧修誠，將義民遺骸拾藏合葬於瓦棺，並建立一祠亭稱「旌義亭」。且敬謹鉤摹，懸掛御賜「旌義」匾額於大殿，崇奉義民公英靈及義犬（圖1—4），而以捨身之日五月三十日，作為例年大祭，以表其功勳。

戴潮春，字萬生，籍屬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其祖移住台灣，居彰化四張犁莊（今台中市北屯區四民里），世為北路協署稿識任（武職人員的書吏），家境富裕。

其兄萬桂因阿罩霧（今霧峰）人爭田，而集殷戶結成八卦會，立約有事鄉援。時潮春未入黨。咸豐十一年（西元一八六年），北路協副將夏汝賢知戴家富有，索賄不成，故革其職。當時戴萬桂已死，潮春爲求自保，遂召集舊黨員，再建八卦會，辦理團練，南北人士相繼入會達數萬人。

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分巡台灣兵備道孔昭慈，聞天地會眾滋蔓，地方官漸無法控制，甚至有會黨揭杆起事之傳聞，故令淡水同知秋曰觀嚴辦會黨。會黨徒眾人人自危，八卦會因而趁機起事。首攻陷彰化，後勢力分爲二，一股抵圍嘉義，其一股勢力撲攻笨港。

是時北港居民共同商議，相偕率同至天后宮請禱媽祖，占卜吉兇，神明指示爲告。於是居民以培土爲堡壘，引溪水入舊河道，作爲豪川巨溝護城。後來抗清軍聚至，北港居民乃迎天后神旅出禦，其未戰即退，因無法得逞，遂轉破新街，焚燒之；於是北港居民結集義勇出救受難者，惟因抗清方者勢眾，爲能一舉收復新街；但再北港居民與官兵分道合擊之下，遂收復新街，後又隨官軍至嘉義殺退抗清者，爲嘉義解圍，十月會首嚴辦率眾攻鹽水港，傳此時北港義民公英靈曾顯赫，現身禦嚴，嚴軍驚慌潰敗。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嚴辦再度糾集黨員，欲



圖1-4 義犬將軍石雕像

再攻北港，但為北港義民所擊退，義勇連戰獲勝，自此嚴辦未復出，後亦北港鄉勇所擒。待嘉義北斗一帶戰役平定，調查死難者，有蔡水等三十六名義勇陣亡者，遂合祀於旌義亭中。

今稱義民廟乃是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黃玉琮敬獻石雕「義民公」香爐（圖1—5），因此便將旌義亭改稱之。

目前全省以義民為主神的廟宇有三十餘座，而以新埔褒忠亭、彰化懷忠祠與北港義民廟同為內政部評定為三級古蹟，但其中除北港義民廟有祀閩系義民外，另兩座則屬純粵系義民廟；同時塚與廟的合一，並共祀忠犬；更顯得北港義民廟具有的代表性、特殊性。

每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義民公普，北至土庫南至鹽水（嘉義八掌溪以北，虎尾溪以南）的各村更輪流前來祭拜，以感戴義民忠靈護鄉衛民之恩。

二、義民的歷史意義及信仰影響

義民爺別稱義民公、忠勇公、大將軍。究其本質，與大眾爺頗相近，均為孤魂，惟前者基於義犧牲；後者死於非命居多。

清治台共歷時二二三年，台地素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



圖1-5 同治二年黃玉琮敬獻「義民公」香爐

大反」之稱；義民爺是此一時代產物。

本省各地奉祀的義民爺，大抵多是因民變事件，閩（漳、泉）粵分類械鬥事件，漢民、原住民衝突事件，及抗日行動中，各地起身捍衛自己鄉土的義士們。由於各戰役激烈，造成義民死傷慘重，當地居民便集體收埋於一處，尊為「義塚」；如有立廟香火奉祀，則題額為「義民廟」。可知義民之產生，最根本的原動力乃對抗「反清事件」所加諸當地社會的破壞行為；且往往扮演自保、護鄉、衛民之角色，加以清廷勸募、行賞、官民合作之下，並以義民厚軍隊實力，補兵防之不週。在義民表現上，及建功平亂之功不可沒，但亦有部份義民藉機公報私仇、掠奪、誣陷，甚而鬥械，反而造成社會秩序的破壞。《彰化縣志》便有「若制之無法，則欲禦亂而反以召亂」之說法。

歷經民變事件，清廷皆不惜針對務農、經商、紳衿等不同背景之義民，分別給予不同實質的獎賞，諸如比敘軍功、匾額等以示旌獎，而職銜、翎頂僅能及於少數功勞較大之義者，但是賞給人民匾額可使人民望匾而自然激發忠義之氣，且可抑人民從抗清者之心的作用；同時匾額懸於公共處所，反而能使人感受蒙恩賞賜。且由人民在褒賜之下，獲得精神、物質滿足，足以推動義民投效官府。

清廷對於民變事件中因功殉職或守節而亡者，其亦有立專祠、或置昭忠祠、節孝祠及義民廟，以供民間祭祀之舉。乃是為達其政治目的，將其與民間信仰，道德整合，以維繫社會秩序。

民變中陣歿的義民爺，其信仰分佈相當廣泛，且由於本省客籍人士對於壯烈犧牲的義民備極推崇，加以血緣同親的鄉土情感，凸出義民爺的信仰，成為客籍信仰文化的一大特色，並由此明定農曆七月二十日為「義民節」，定期舉行公祭，追悼義民先烈之精神。除客籍義民廟之外，本省各地義民廟由於所祀義民爺之對象不同，祭典日期則不統一。

義民廟在台灣開發史中，為統治者清廷與閩、粵族群間衝突互動關係重要史蹟，更應予細心保存之。

貳、義民廟之建築分析

一、周圍環境配置

義民廟周圍環境配置（圖2-1），廟前右斜前方面有一小廣場及一座戲臺，廣場左前側鄰房仍為磚瓦平房，右側鄰房則皆已改建三樓樓房；義民廟右側庭院臨旌義街，東側可由卷道通往民生路，使得義民廟之廟埕成為一銜接本街廓主要三條巷道的節點，並使義民廟成為本街廓的中心位置。

義民廟是國內少數墓塚與廟合一的古蹟，此外，在臺灣多數的客籍義民廟中，北港義民廟則是少數有奉祀閩籍義民的義民廟，其意義格外特殊。目前義民廟內現有義塚三處（圖2-2）：位於本廟後堂明間並緊臨主殿後牆身之義塚為清乾隆五十二年（西元一七八七年）壯烈犧牲民之墳塚，其「旌義碑」則奉祀於主殿主神龕後，另後堂左側陪祀土地公，右側陪祀「義犬將軍」；於義民廟左右側之義塚則祭祀清同治年間戴潮春之亂中殉難之義民，座向皆朝西偏南，其塚身於大正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時曾予以整修，塚身周圍基座為磨石子面，塚身上方原為覆蓋魚鱗狀紅瓦，但民國八十年時整修則於紅瓦上再加舖水泥漿面。基本上，旌義亭建立之初是為藉以褒揚忠於清廷、保鄉衛民義士之英勇事蹟而建立之祠亭，但因笨港街監生黃玉琮於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捐募重修旌義亭並改稱為義民廟後，才正式建立起三座義塚與義民廟間互相對稱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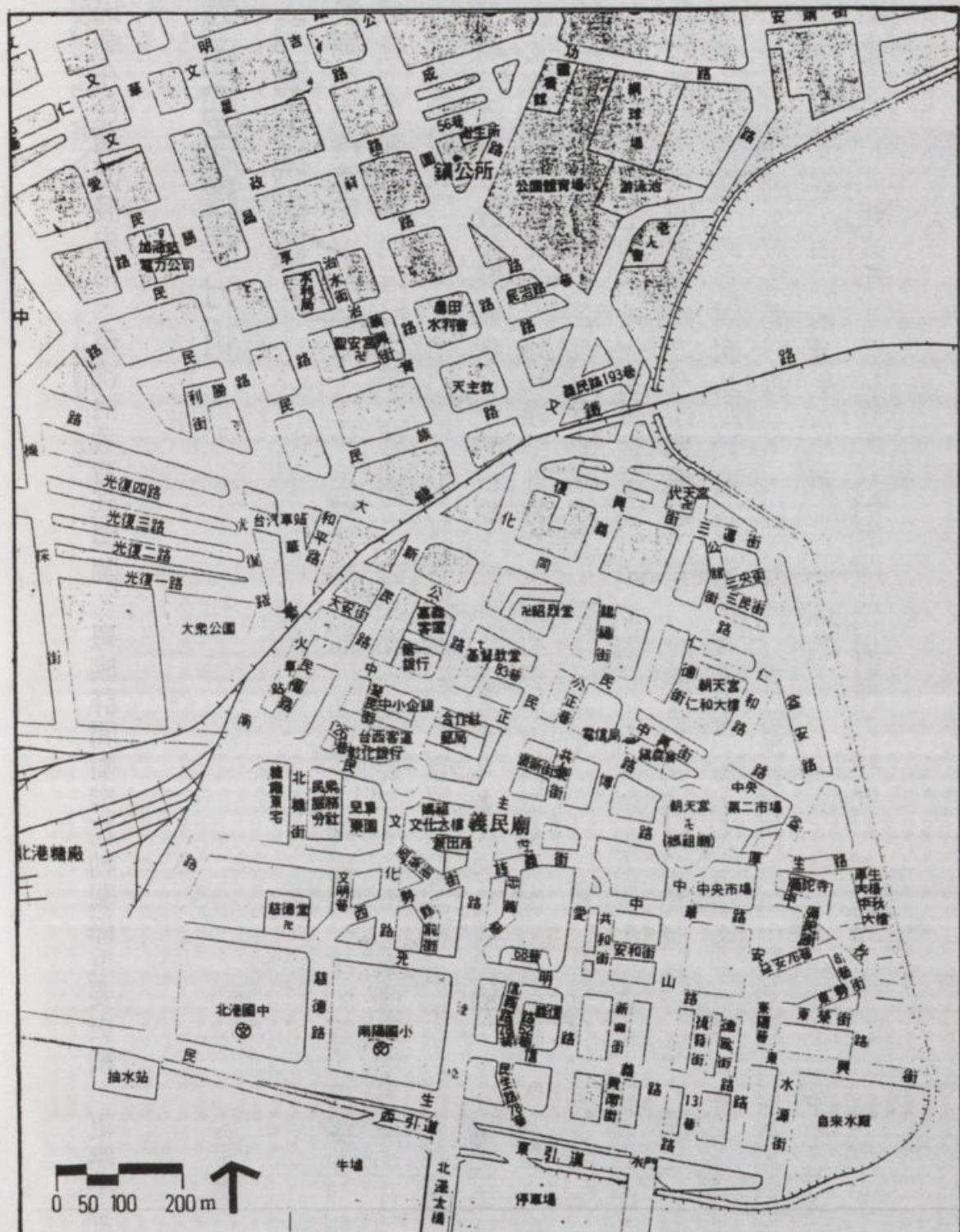


圖2-1 北港義民廟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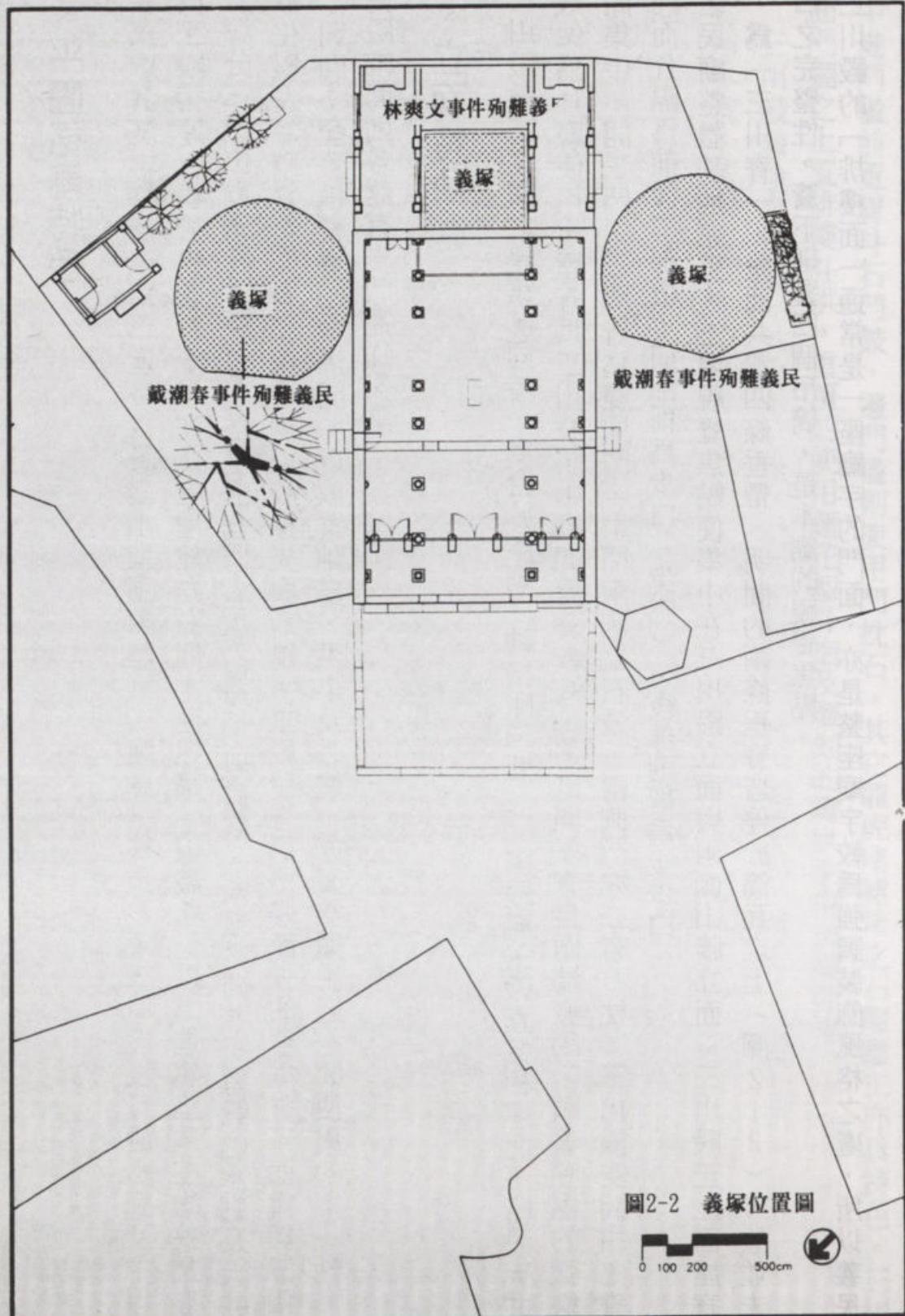


圖2-2 義塚位置圖

二、平面格局特色

義民廟其基本格局現為二進帶後護室小型祠廟建築，廟身呈狹長形，三川殿沒有過水廊及中埕而直接與正殿相連；雖於民國八十年在後堂增建左右廂水泥建築，但整體仍以二進建築為主的狹長形廟宇，義塚分三處位於主殿正後方及廟身左右側。主殿與三川殿同寬，兩殿之間並不留設過水廊及天井，因此於生殿左右牆身各開有二個小窗以利採光與通風。主殿屋脊為一條龍式的燕尾脊，面寬與三川殿同為三開間；配置為較寬的中港間，以放置神龕、供桌及香爐，亦發突顯主殿空間使用的單一性，同時由主殿港間則各開有一門通往後堂。

三、立面特色

三川殿為三開間之建築，同時，為合於本廟之神格開三間，三川殿與主殿直接相連而不留設天井；三川殿做為拜殿使用，屋脊為三川脊，中港間屋脊較高，邊港間屋脊自兩端發出，順著呼應的弧線往中港間集中。開三門，三門皆為雙扇門，中門兩側立石鼓，兩側門亦立有石枕，三川殿空間由主脊處設大門而分隔為前後二部份，前部稱為步口（步廊），後部則稱為後步口。

義民廟整體基地完整，主要視覺焦點便集中在三川殿立面與兩側山牆立面；三川殿正面屋脊分三段，為「三川脊」，屋面共置四條垂帶，明間的兩條垂脊皆停於筒瓦之上（圖2-3），故並未破壞簷口之完整性，簷下則置四個吊筒，是本廟的視覺焦點。

三川殿的「排樓面」通常是一座廟宇的門面，亦是整座廟宇較為強調裝飾風格之處，所以義民廟

在中港門檻前置青斗石門鼓，邊門檻則使用門枕石，其它龍虎堵裙堵之石雕雕工亦具特色。三川殿排樓面門楣之上置排樓斗拱，重覆的使用蓮花型斗抱及雕刻的彎拱使得排樓面變的異常華麗。

三川殿前後立三柱，共立十二性，設有附壁柱，為「廟堂式」棟架；前簷柱為方型石柱；中脊柱則為木柱，並於大門結合而成「封柱」的手法；前步口得一架，後步口得二深，前後出簷各得一架，因此，三川殿空間可概分為前出簷、前步口、後步口、後出簷等四個空間組織（圖2—4）。

主殿因所祭祀之主神地位最尊，故其屋簷升至最高，使得主殿山尖成為本廟之最高點；其左右側的山牆由三川殿至主殿起伏變化，磚砌牆身與背脊飾鵝頭沿形成優美的比例。

主殿共用柱二十根，分為四路，前後得五柱，兩旁皆有附壁柱，四點金柱所圍的「架內」，寬大於深，亦合乎傳統體制。

後堂為新建水泥建物，由左右護室及廊道共同包圍著位於後堂明間的義塚，左右護室及過廊皆為民國八十年所改建的水泥建築，為使合於禮制，義塚上方並沒有加蓋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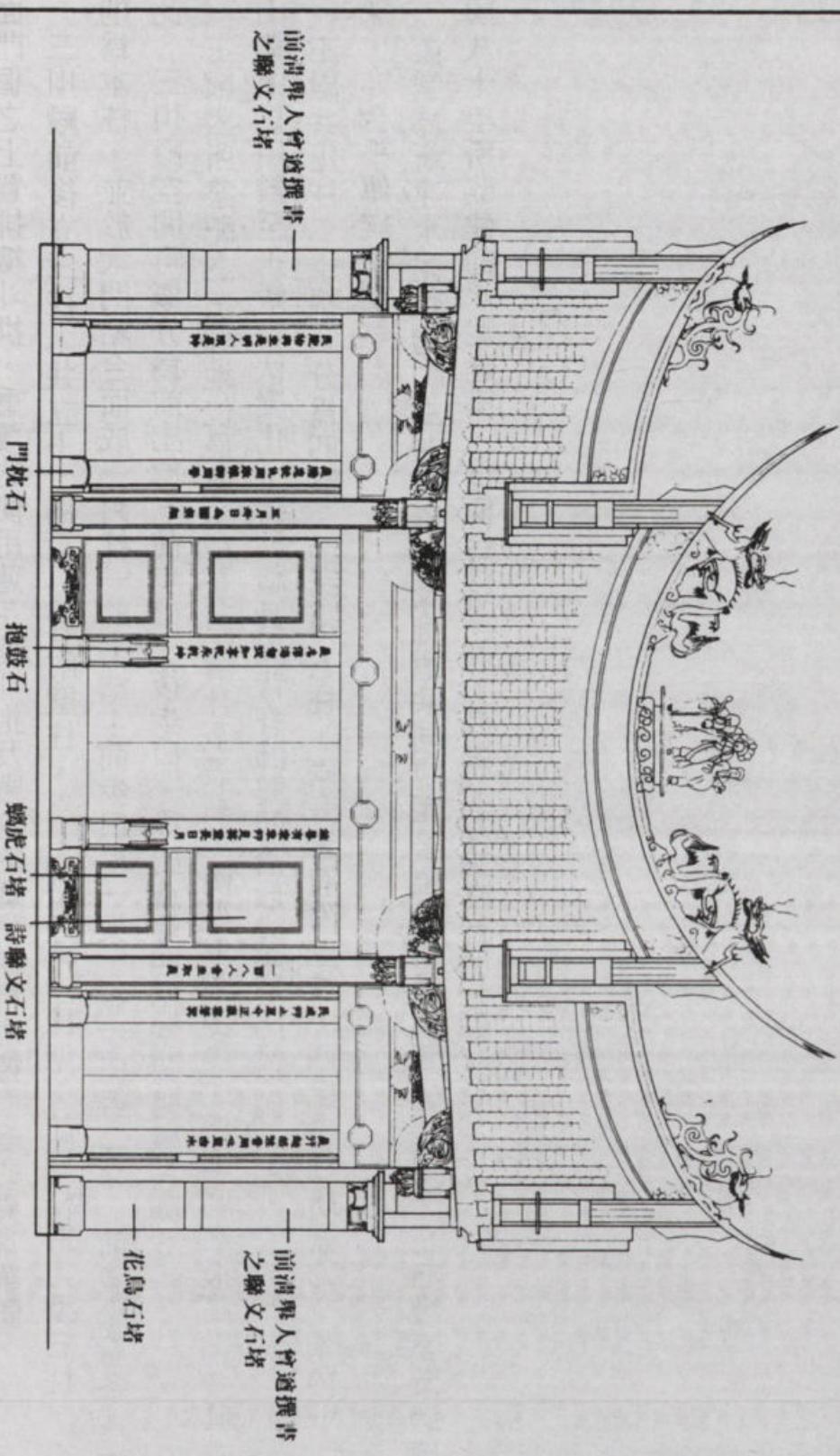


圖2-3 三川殿正立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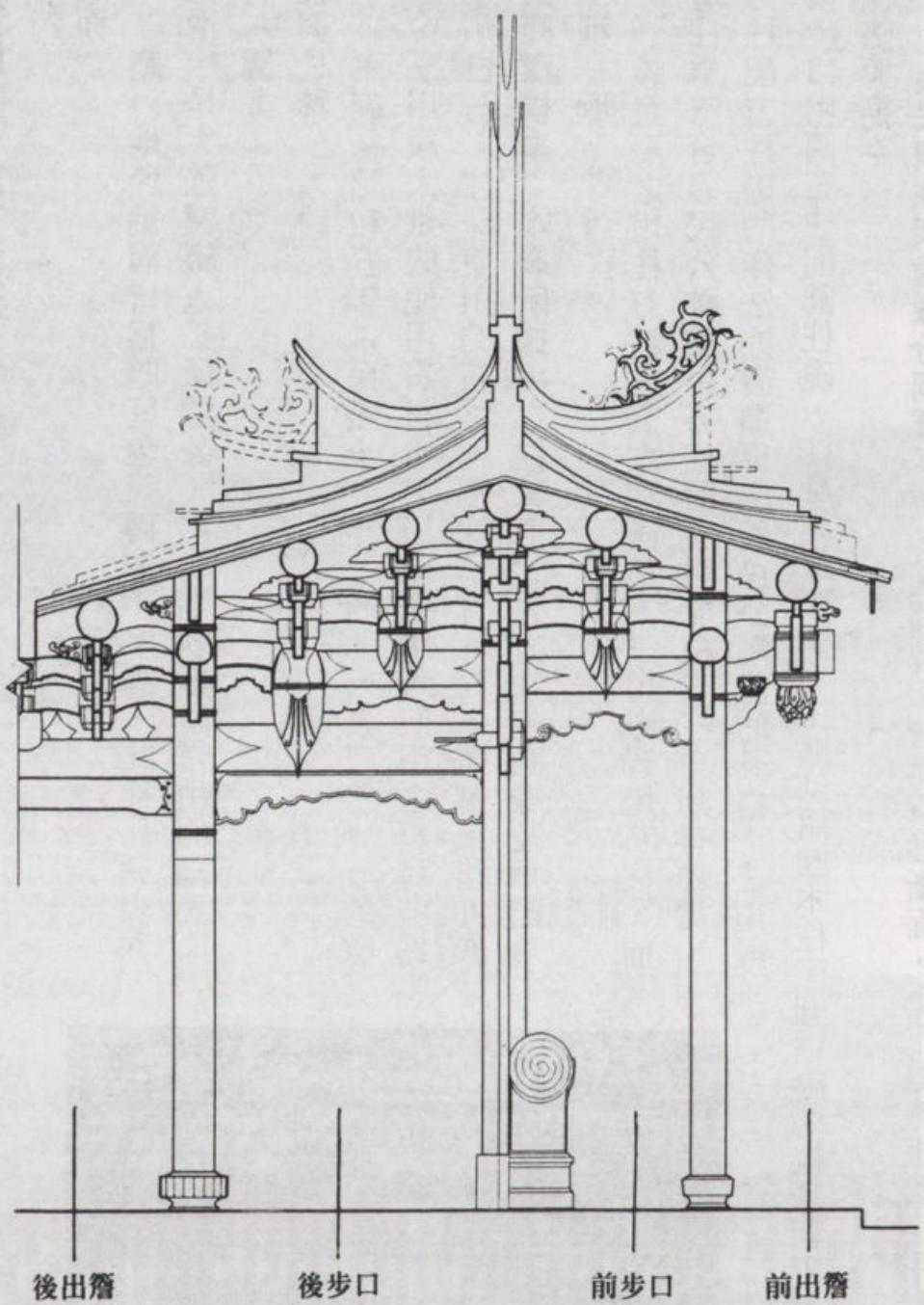


圖2-4 三川殿明間剖面圖

0 10 50 100cm

四、義民廟之構造形式

(一) 補面

廟內地坪舖面皆為暗紅色尺磚做丁字舖，此種尺磚表面光滑，是大陸窯廠人工所燒製，為北港地區所常用的舖面素材（圖2-5）。

(二) 柱與柱珠

本廟在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的改建中三川殿大量的使用石材：三川殿壁堵所使用之石材多為泉州白石，柱珠使用的石材則多採用青斗石，雕刻風格亦較為簡潔樸素；本廟所採用之柱珠形式有方珠、圓珠及竹節珠三種（圖2-6）。

義民廟之用柱有石柱及木柱兩種，三川殿皆用石柱，前簷柱為符合義民公神格用方柱而不用龍柱，柱身刻有聯丈，方柱配方柱礎的作法亦發顯現出義民公剛毅的神格；三川殿後步口用圓石柱配圓柱礎，柱身施作束腰；主殿則用圓木柱配圓柱礎，柱身則不束腰。

(三) 樑防與桷本

義民廟棟架通樑分兩種系統，明間棟架皆用圓形斷面，上下並施板路，用料碩大，構件多



圖2-5 地坪所使用的紅色面磚

(四)屋與瓦

施作雕刻；次間附壁棟架則多採用方形斷面，用料較為細直且構件並多施作細雕，主從層次分明；壽樑則採圓形斷面。桷木為扁形斷面，近年並繪有仿木材紋路之「虎斑紋」。

義民廟屋面所使用的筒瓦原為紅色之素燒筒瓦，其瓦片防水性不佳，因此三川殿所使用之



圖2-6 義民廟柱珠型式圖

筒瓦在民國五十八年便改為釉燒筒瓦，色澤呈橘黃色，但至目前釉燒表面已剝落掉（圖2—7）；主殿的屋瓦也改用釉燒筒瓦，但大部份仍留用有素燒筒瓦。

三川殿所使用的瓦當紋樣為壽字紋，滴水則為蝙蝠圖樣（圖2—8）；主殿所使用的瓦當為獅頭紋，滴水則為「雙龍搶珠」的紋樣；其三川殿與主殿之間之滴水紋樣又各不相同，龍側



圖2-7 三川殿屋面的釉燒筒瓦



圖2-8 三川殿所使用之滴水、瓦當

排水滴水爲龍紋，虎側天溝滴水則爲花草紋。

三川殿採三川脊式，大脊上置「福祿壽」三仙與雙龍剪黏，邊段脊頂則爲魚龍吐水草，脊堵邊堵爲雲紋泥塑，中堵則爲花鳥及走獸剪黏。主殿屋脊則爲一條龍式之燕尾脊，脊飾剪黏爲「雙龍護塔」脊堵內的彩繪則已化色不清，垂帶牌頭亦無裝飾，但原有圭台面磚仍保留（圖2-9），建議未來可再予以復原。

(五)牆壁及門窗

義民廟在昭和五年改建前其廟身牆壁皆爲土埆牆，後因年久及地震毀壞使牆體幾近倒塌，於昭和五年修建時將三川殿與後殿全部牆體皆改爲磚牆。三川殿及正殿山牆外側皆出磚砌之鳥踏，兩端並以葫蘆（圖2-10）紅色面磚收邊，山牆施作泥塑鵝頭墜。

三川殿三開間皆用雙扇門，並繪有門神，主殿龍虎側開單扇圓拱門以通外埕，門上亦皆置有泥塑門額，惟其內所題的字體采繪已斑駁不清；主殿左右次間通往後堂亦以圓拱門連接，爲磨石子門框及雙扇門板，拱門之內外側皆有矩型的泥塑門額。



圖2-9 主殿主臺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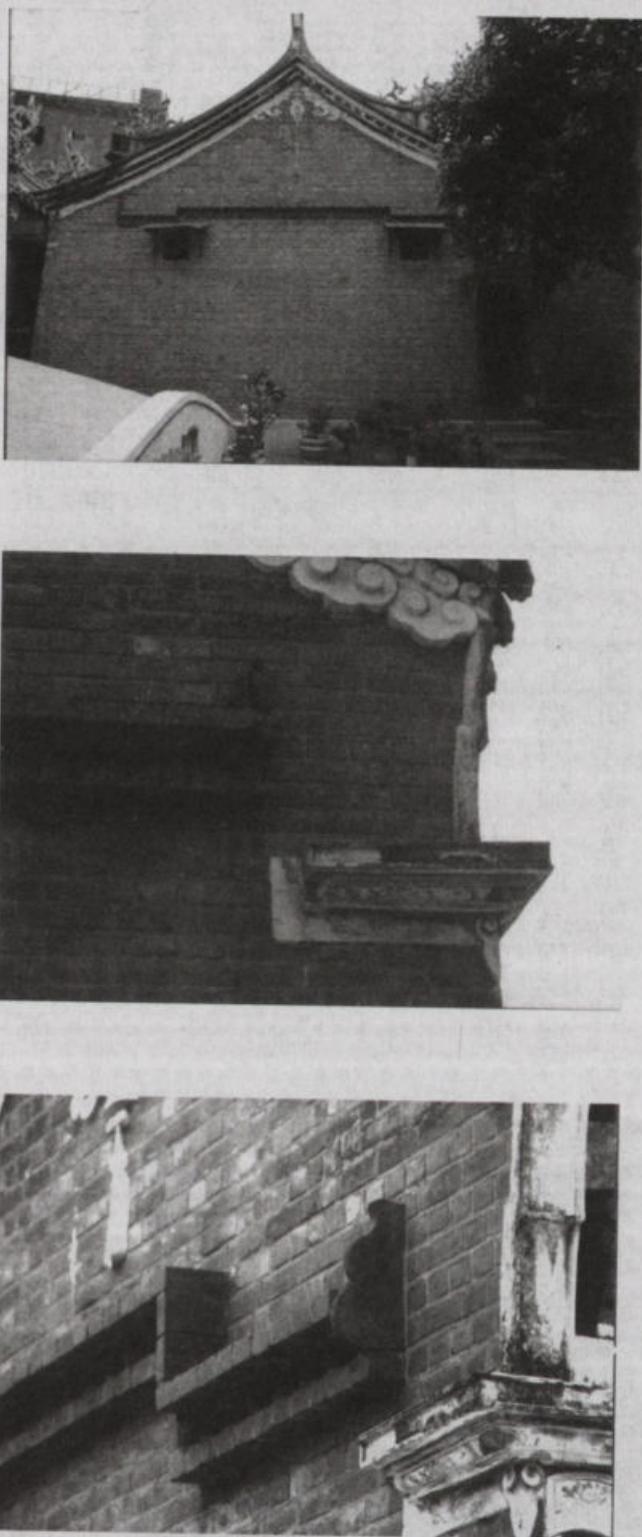


圖2-10 鳥踏及牆身照片組

參、義民廟大木結構分析

義民廟之棟架有「廳堂式」與「廟堂式」兩種，其三川殿屬於前者，主殿則為後者。三川殿後步口得兩架，為二通二瓜式以連接後檐柱，棟架內的瓜筒頭部皆筐篋並施作淺雕。明間棟架與次間棟架的細部施作方法並不相同（圖3-1），明間前步口施作瓜筒，為銼瓜筒，鼻開三爪，次間附壁棟架前步口則施作趴瓜筒，後步口棟架則改立筒柱，並改用矩形通樑。

義民廟架構特色為牌樓斗栱（圖3-2），中港間門楣上先置「楣引」，再置斗抱、五彎枋、連栱再以圓斗承接桁引及桁木；邊港的門楣做法同中港形式，並同時利用蓮花型的斗抱調整起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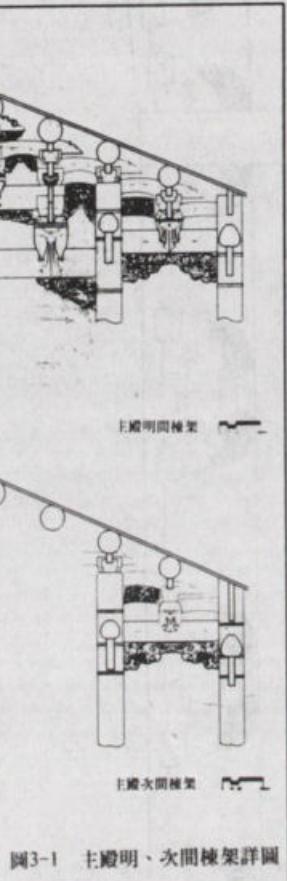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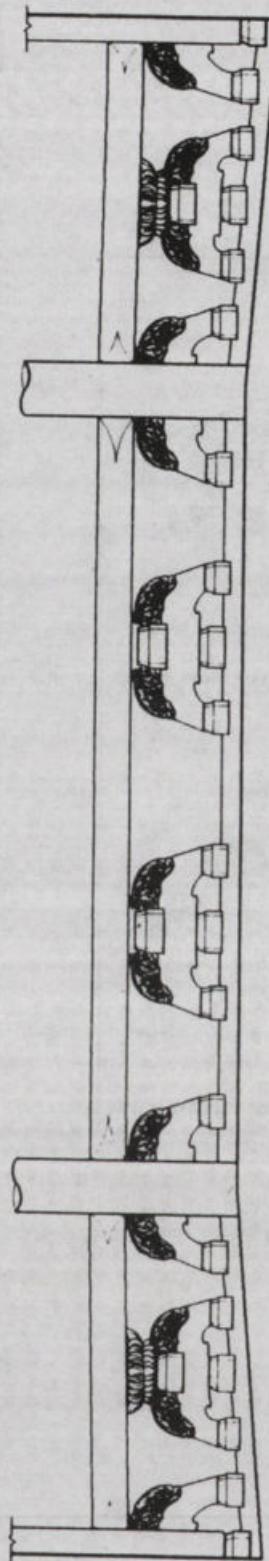


圖3-1 主殿明、次間棟架詳圖

圖3-2 主殿排樓斗拱詳圖



主殿排樓斗拱詳圖

三川殿前簷柱壽樑上則出斗草座，上施斗抱斗座承接力桁；後簷柱壽樑上則直接以引腳接方桁，方桁本身已有曲線並結合引腳施作花草紋雕刻。主殿的牌樓主要位於前後點金柱，點金柱於壽樑施「一升三斗」斗栱承接桁引再接桁木。

肆、斗栱分析：

義民廟斗栱可分為棟架斗栱、牌樓斗栱及出簷斗栱三種。

(一) 棟架斗栱：

義民廟之斗栱屬於出雙頭的作法，即明間與次間皆出栱；三川殿棟架多採用八角斗，瓜串出草尾栱，出一跳接桃彎斗承接雞舌再接桁木（圖4-1），栱身則為關刀栱，栱身較短用料較粗。

主殿棟架斗栱作法較為細緻，架內疊斗皆為八角斗，明間架內大通樑之瓜筒二跳，其瓜串與第一跳斗栱為龍鳳栱（瓜串雕為鳳頭栱，副栱則為龍頭栱），接連花圓斗再接第二跳關刀栱，以桃彎栱承接雞舌再接桁木（圖4-2）；二通瓜筒則疊二斗直接承接中脊，瓜串施作草尾栱承接關刀栱接桃彎斗以接雞舌及中脊桁。架內斗栱次間斗串則皆出草尾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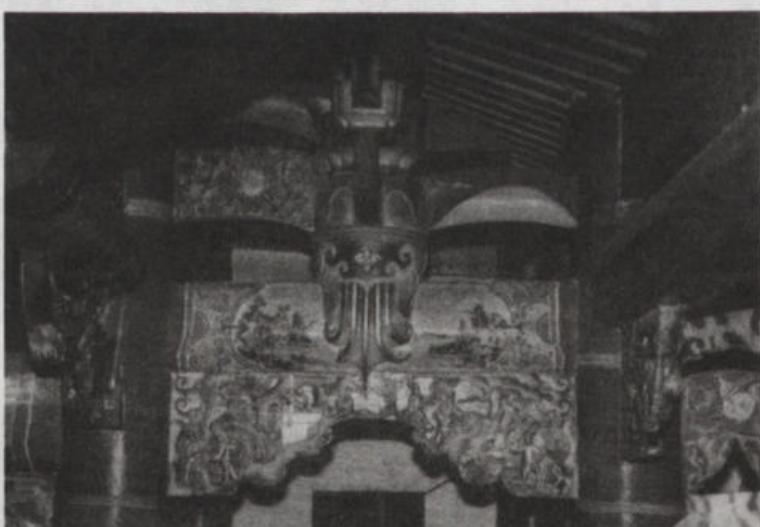


圖4-1 三川殿前步口棟架



圖4-2-1 主殿明間架內斗栱

圖4-2-2 主殿次間架內斗栱

(二) 牌樓斗栱：

義民廟採用許多排樓斗栱（圖4—3）的裝飾手法，使用蓮花斗座的情形是為義民廟牌樓斗栱之一大特色，牌樓斗栱皆為橫栱。



圖4-2 桃彎拱承接雞舌再接桁木



圖4-3 排樓斗栱

(三)出簷斗拱(圖4-4)

三川殿前簷口自步口通樑出丁頭拱以承接吊筒及挑簷桁，吊筒豎材並雕刻人物像，束尾則雕爲螭虎狀，斗身使用蓮花圓斗，其雕工細緻，主題明顯，亦爲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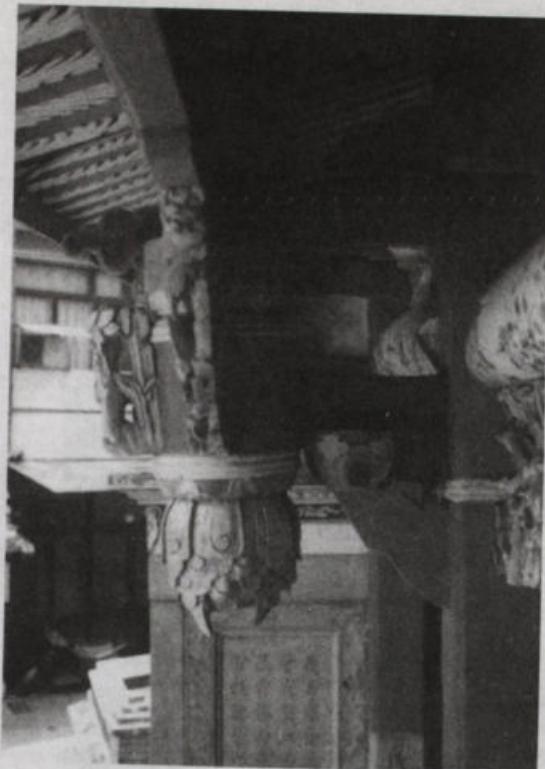


圖4-4 出簷斗拱

伍、義民廟之裝飾與附屬文物

一、義民廟之裝飾：

義民廟之建築裝飾有石雕、木雕、山牆脊飾等。

(一) 石雕

義民廟所保存之石雕作品表現在三川殿，除昭和五年（西元一九三〇年）龍虎側牆面全部改為石雕文堵（圖5-1），並保存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義民廟修建時的監生黃玉琮捐贈之石鼓、門枕及石獅。

1. 抱鼓石與門枕石（圖5-2）

抱鼓石又稱石鼓，常置於中門門柱前方，可防止門柱搖動，亦有裝飾之作用。三川殿中港間立有石鼓，兩側邊港間則立門枕，兩者皆以青色花崗石為石材，側立面則各刻壽翁仙鶴及麻姑仙鹿等意寓「福壽雙全」的浮雕，石鼓面做常見之螺旋紋狀，鼓面外緣的垂巾處並留有敬獻者的姓名。



北港郡北港街義民廟

圖5-1 日據時代的義民廟

由《總理廟文擇錄》載得



圖5-2 抱鼓石與門枕石

2. 石獅（圖5—3）

位於三川殿龍虎側墀頭上方置有石獅一對，與抱鼓石、門枕石等同為清同治年間之物。

3. 詩聯文石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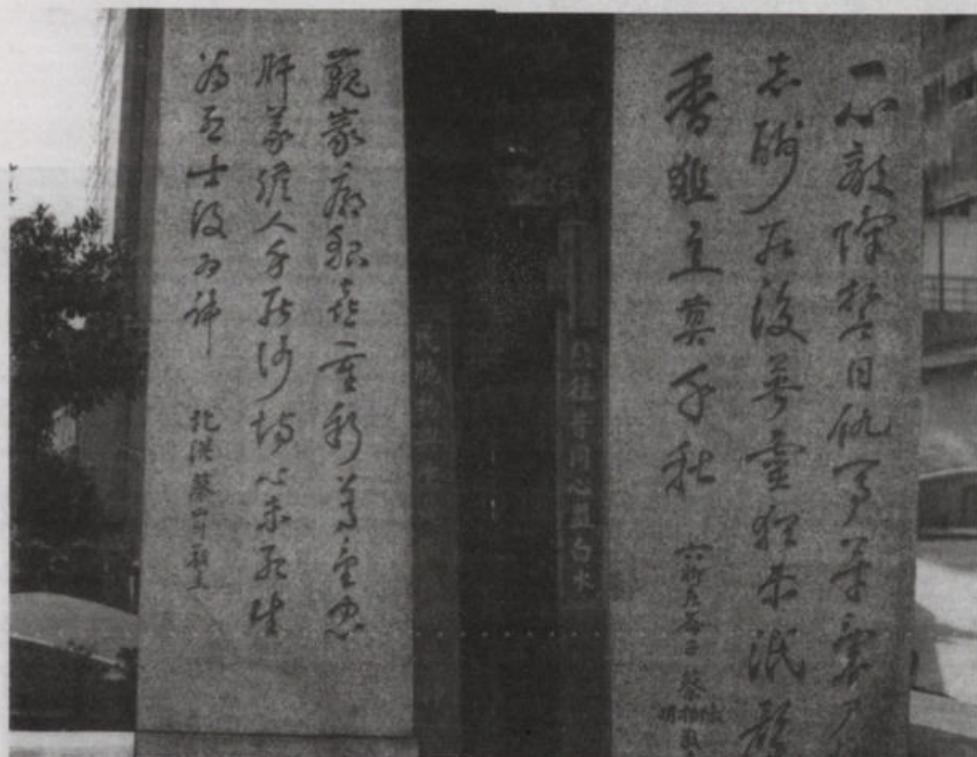
三川殿的詩聯文石堵為昭和五年（西元一九三〇年）重修三川殿時特邀請北港地區的鄉紳耆老共同題寫聯文所成（如福建晉江前清舉人曾道），因此，除了龍虎對堵及中港麒麟堵仍為石雕作品外，其餘皆為石雕的詩聯文堵所構成，甚為壯觀。（圖5—4）

（二）木雕（圖5—5）

義民廟木雕作品多採用單面雕的作法，較特別之處，則是在主殿架內通樑的插角則施作單面雕的雲龍及麒麟紋樣，後點金柱的通樑則為雲龍吐卷草紋之雕刻，同樣皆為單面雕，四周並圍有邊框。



圖5-3 石獅



陸、結論

在台灣開發史中，義民廟在統治者清延與閩、粵族群衝突互動關係中，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其乃為重要史蹟，如何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及良好的維護工作，是當前刻不容緩的課題。

北港義民廟乃奉祀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及同治年間戴潮春事件中為保鄉衛民而殉難之義民、忠犬。目前全省以義民為主神的三十餘座廟宇中，其與新埔褒忠亭、彰化懷忠祠同為內政部評定為第三級古蹟；但北港義民廟除了有祀閩籍義民之外，同時塚與廟的合一，並共祀忠犬，足顯得北港義民廟具有的代表性、特殊性。同時建築物本身亦保存了清代的建築原貌及日據時期修建時的詩聯文石者，兩者間彼此相互的協調著。

但近年來由於不當的修護方式及增添不適建築，再加上材料本身的使用極限，已多方面的呈現損壞及腐朽之情況，企需進行整修，誠冀北港義民廟能在政府、學者專家能與北港鎮各界鄉紳通力合作下，承古蹟修護原則繼續進行更完善的修護工作與管理。



主殿架內棟架木雕作品



主殿架內看檻雕刻



三川殿看檻雕刻「書」

圖5-5 木雕照片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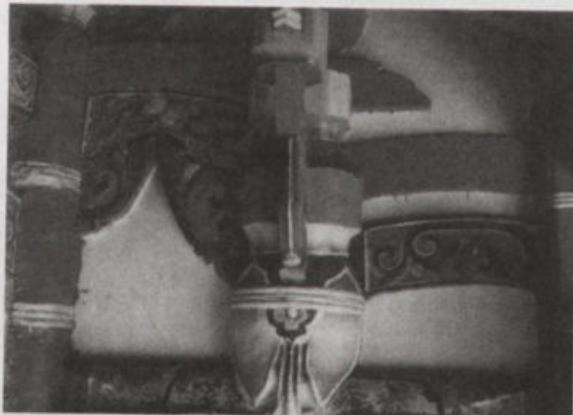
十六市雲林郭二選五十五



三川殿前步口明間棟架木雕



三川殿看檻雕刻「棋」



三川殿前步口附壁棟架木雕

雲林文獻

第四十一輯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發行者：雲林縣政府

發行人：廖 泉 裕

發行所：雲林縣政府

斗六市雲林路二段五一五號

統一編號

030729860024

